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二四冊目次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二)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刻本

一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一)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七一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二)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illegible]

徐萬疇足以前開傷民田坐廢人者吏平治後救水歲三萬人  
許商以爲古元河之石有徒號胡蘇萬軍今見在成平東元春  
中自高以先至後發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難數移使不離此  
律禁所飲開者在九河南爲馬河水之遠處勢平矣年則於  
水則爲敗不可惜公郡皆從商衣中初以時都尉常頤  
奉旨治水有決河深不可測之文宜博求諸川源河  
者將治費讓上議河川之有無川源之文宜博求諸川源河  
止兒布石塞東口塞不通其元有主而特之故日善爲川者  
內之使通事爲民者宜之使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使  
治平塞衝者決之陽雲亭決之使水入海河爲大山東  
之民言水衝者決之陽雲亭決之使水入海河爲大山東  
全從勢不謀遠有亡蓋期月自定難者深治如此收城成都  
唐城塞以萬數百姓怨惟晉大禹治水使水入海河爲大山東  
門謂伊開析城桓桓碣石石壁新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  
凡今河十郡治歲費且高萬里大決所殘無數人各處  
治河之費以崇所治之民達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  
其所而不相斨則則民安分殺水無懼非聖人法然亦救敗地  
其于異州地既民安分殺水無懼非聖人法然亦救敗地  
也讀者迂河大川難禁制今但據坐地爲石院多張水門非穿地

也勢必完而安使便口以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出山  
走高地諸渠皆往往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汎泉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豫于秋水平  
大作業水行地上漆閘飲民則病濕木皆生枯而不生故堤  
有敗為魚蟹食此三害也若有渠則雙商下臨填淤加肥故棧  
本溪更爲抗稻四五倍下四倍轉漕船之便此地利也○  
源河限其年秋高田五倍下十倍轉漕船之便此地利也○  
門人氏利其利○  
官國兵民利其利○  
與利除害千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臣守不治

濠海平章 卷四十 門戶志 六

濟勞費無已毀建其害此策也造玉莽條微能治河者以百  
款大都批讓然禁此放海也遺棄千乘運成十年陽武今  
張記上言河決積欠日月茂收修明之費其物不難宜修既防  
以女百姓當泰先失即爲卒方豈何功之後集全舉復獲上言  
奇元乞人間人居懷感錄陳璧境而給予河決局二十餘年不即  
擁塞今居家節地田田飽澤難求修理其患備可且新破兵卒方  
興力役勞怨甚多民不堪命況前平郭起義其事尤是上後并  
渠未浚日月彌廣而水門故壘皆在河中充漲而姓苦焉或或以  
為河流入汴禹襄其利我朝自左徒強則右泥借左右俱規則下

方傷宜任水勢之所使入隨高而廣則公私便塞之費百計無  
險之患永平十二年修治渠令有爲飛王景修理水者題  
宗乃發卒數十萬景與揚者王景修築堤自契陽東至千  
海口千餘里景乃南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直截漣源防遏衝  
決決壘積十里立水門今更相湖流無潰溢之患嗣是河入千  
而德棧之河又橋爲八水有防而力分偶合于禹功蓋自  
漢乾曆不至橫決如異時也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場劉宰相李穀監治既自楊板橋保秋  
廣治平事 卷四十四 治河  
以通之水患少焉然水不復故道離而亦河宋太祖楊二  
年遣使將治古渠議者以舊河不可平機力役川大矣但品民  
治通院以崇街治之其後亦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  
水災三年秋大而額開封府河決陽武又五州水漲中渚橋集  
運郭亦言河決帝以問陳履分遣使行視發帑旬丁夫緣治歲  
以爲常皆以正月朔事奉祀果開寶中治緣黃河汴河清河即  
河州縣率制東平水利使郭守志治河已又開開封等  
十有七府之治置河防官一員使守治河已河決復陽又決  
陽武登諸州兵及丁夫凡上萬人遣額州開使使督辦見從太

祖謂曰霖雨不止以開河決朕信前以東楚寄上壽于天也天既  
濟行屬在朕躬朕延于民曾輸慎省對問皆深察必備廣一  
善言更星運令陛下下及兆民朕始知民困即上歲天心必不  
爲朕輸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八年河決滑州  
林從演復督濟滑州柴民日居人處今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召發丁夫塞之限久不成乃命使者其視道從舊址使田條叙以  
爲治遂堤不水勢自至抵鄆雖有隄防皆與淮最爲險決  
可五分水之轉宜于南北界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  
入重河以通于淮鄆城基流一如汴口之涵其分水河重基建通

宋四下治河

廣治平事 卷四十四 治河  
作爲牛門啓開隨時務平均通舟運而農田必富庶之實也  
振時多陰雨河久未塞而要之這權極重學士張舜愈來傳諸  
高津州大宰加壁以奉發平治之乃其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秋  
河決馬家口及孝民鄉環城數十敗民舍多壞乃使以有河役  
與諸平著作張舜愈上平河形勝者三篇并開其畝而渠而  
下當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視之今考國志九河並在平原  
而北且河水浸漚未至平原而已決矣則其來利或漢武始大  
修之故道發損五之墓則溫寬流經流志中土坎河開平而害  
既十聖鑑容是寫切探其詳今大河東則全無而北魯邊之詳其



[illegible]

說以是而相視使者范百禄等亦言其未便乃羅回說及修成水  
 河議不義矣安特李倬力言東流而湖鄉村謂近截河而斷則  
 地中無可回之理上可議一篇大臣不以爲然卒以平議而獲  
 帝阿河北之民聞語雖守既三司議作北流狀權備上言而阿  
 事大利害有言三而不言者五進其說或見近志欲倖倖或欲  
 全彼濟張休理使使人利不明大害不金上成朝議下議  
 提費賄賂前所謂大利害者北流也金上成朝議下議  
 分水惠水不惟宗城阿決惠水不倖羅也說三者去其利東流  
 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據此而故放身開北流止知一可開  
 廣治平不爲利而不爲害○異○用○塞○上○知○北○流○依○情○之○水○易○力○不○知  
 以○利○而○不○知○異○用○塞○上○知○北○流○依○情○之○水○易○力○不○知  
 計○方○張○之○常○沫○○併○○入○東○流○○天○時○合○河○以○利○而○不○依○上  
 下○道○道○○異○○見○○近○○入○東○流○○天○時○合○河○以○利○而○不○依○上  
 不○執○其○善○乃○引○分○水○之○理○姑○爲○款○知○河○斷○之○不○可○以○執○權○盤○則  
 又○以○決○權○之○計○竊○思○其○款○有○工○費○而○以○河○爲○款○也○請○使○張○水○收○得  
 龍○大○河○之○勢○以○爲○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果○封○上○下○的○東○侯○河○門○院  
 沿○張○水○道○度○而○前○勃○化○慈○南○決○而○費○東○路○聚○村○北○出○湖○村○安○按  
 決○口○舊○行○魏○后○北○流○因○路○遂○斷○河○水○四○出○東○東○郡○海○縣○監○察○御史  
 郭○知○事○清○開○北○流○安○撫○使○許○幹○言○度○今○之○制○若○舍○故○道○止○從○北○流

則處下流也。而水漲橫潰。爲害甚。若至開北流。東徙。適則復處水不重。而破堤。急宜謂宜用果村之口。以行東向內黃之口。以行北。而重閉。計口。以見大名。德州之惠。使春水大。乃觀決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果村之口。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如常復言。河所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近月。欲請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亭。委之。右正。古。敢有英。委。元堂。聞河決。南宮口。謀議。累年。先帝。漢。神。禹。後。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令。今。後。不得。復。張。回。河。開。口。發。株。用。漢。人。之。論。俟。其。延。繼。自。定。

廣治平聖 卷四十 治河局 十二

也。元祐初。授兵部侍郎。爲都水使者。每以東流之事。凡八年而無尺寸之益。王宗望代之。獨力主東。以果村口。爲幼大河。今則果村口淤蔽。而開沙堤。而度。沃口。以泄水。有積。深。七。里。以。障。北。流。今。則。云。使。需。降。水。疏。與。兵。朝。改。尺。不。應。九。年。爲。水。官。欲。飲。此。水。凡。年。之。內。年。登。山。水。漲。霜。降。水。落。望。獨。今。始。有。陳。水。而。御。水。落。乃。可以。興。工。耶。已。遣。使。按。驗。盡。實。詔。曰。可。是。中。清。國。元。年。左。正。古。伯。而。東。河。爲。中。國。惠。二。千。歲。矣。自。古。時。天下。之。口。以。爲。河。者。莫。如。本。朝。而。幼。人。偏。見。疏。在。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于。近。日。臣。不。敢。遠。引。祇。于。元。祐。末。年。小。決。決。後。者。次。三。身。以。爲。

卒實不無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力是東流之議當決於中流  
 馬坡設橋蓋指身材木耗費百倍力道水導使之東注旋虛駕空  
 非特行地土而已蓋增設防備也愚決浚沙於泥久益高仰一旦  
 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若兩之稻水不  
 獨行其所以防北流者亦未嘗不用其築以導之為今之策正宜  
 勿寬立堤防於兩水勢使不至為大決故沿流若地北流既經  
 救宜周備治之舉皆投堤防乃為長策聞近日又有欲東流之計  
 者不獨北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乏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  
 可為抑亦自高堤下臨亂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與工公  
 新治汴渠  
 私徒託為非利民之舉實自固之道也故和四年都水使呂松  
 駁準河議言阿自大任山東而未至大任山西而南復折北  
 則又直注任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東流相宜若引使  
 穿大任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通於下流則三山為地勢海客家  
 者實可數十倍可寬河相指路之憂豈足提舉可竟其事而巨  
 濬成然方河之開地水流離通而兩端救猛遏山稍隨往之穴  
 近若民大多被淤溺其後遂成巨壑至于大河停滯一連舟  
 宗而之民尤罹其戕而呂於前見三山之第四大河之勢取其  
 僅為救數行洛之能濬治生數無萬計人官火眾歛相繼燬壞



廣治平集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還頃城經頭  
 上宋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元會通河故道遂淤自是永  
 樂歲為大徙不常修築堤岸民困弊至九年決益甚作濬河  
 河決道工部侍郎張信言詳符籍有舊河與今河向平宜河  
 濟大發平海之而主事簡芳言今于中分導河決復故道放  
 萬世利乃自決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五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徙許成金龍口下遠塌場口經二洪而入淮九月間月而底績正  
 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八于海人元集陽東透開封府底績正

廣治平集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還頃城經頭  
 上宋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元會通河故道遂淤自是永  
 樂歲為大徙不常修築堤岸民困弊至九年決益甚作濬河  
 河決道工部侍郎張信言詳符籍有舊河與今河向平宜河  
 濟大發平海之而主事簡芳言今于中分導河決復故道放  
 萬世利乃自決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五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徙許成金龍口下遠塌場口經二洪而入淮九月間月而底績正  
 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八于海人元集陽東透開封府底績正

廣治平集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還頃城經頭  
 上宋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元會通河故道遂淤自是永  
 樂歲為大徙不常修築堤岸民困弊至九年決益甚作濬河  
 河決道工部侍郎張信言詳符籍有舊河與今河向平宜河  
 濟大發平海之而主事簡芳言今于中分導河決復故道放  
 萬世利乃自決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五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徙許成金龍口下遠塌場口經二洪而入淮九月間月而底績正  
 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八于海人元集陽東透開封府底績正

廣治平集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還頃城經頭  
 上宋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元會通河故道遂淤自是永  
 樂歲為大徙不常修築堤岸民困弊至九年決益甚作濬河  
 河決道工部侍郎張信言詳符籍有舊河與今河向平宜河  
 濟大發平海之而主事簡芳言今于中分導河決復故道放  
 萬世利乃自決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五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徙許成金龍口下遠塌場口經二洪而入淮九月間月而底績正  
 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八于海人元集陽東透開封府底績正



決封丘金龍口障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衛通河而奔故千海  
一出中平下尉以一溫陽備截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滿漚四出  
可禁命分傳白帛往治之乃果陽武長段防長故中平之決以入  
淮潁宿州古汴何以達泗水小河南抵歸德故馬邑經祥符而西  
皆海今深廣又號月河十餘里以經其勢塞決口三十六故是河入  
淮汴之權難入河月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平汴又以前入淮  
非正也志年不能客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棣棣古長堤又自  
宋平北至興濟縣鑿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  
蓋東北分治而主視也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拿故水以入  
咸平十年

卷四十四 治河五

帝億者謂河不可復宜緩治海墾而朔儀弗是也今平江伯陳銳  
司都御史劉大是督治之時河流悍悍其決口闊九十餘丈大  
行視之曰是水下視之視水不可治治之滿其河而行之且築長  
石小束之惠陵河碩碩執而後決決不塞也于是發丁夫數萬海濱  
急募河田十餘里由曹出徐以經水潞穰家流開新河七十餘里  
導使南行由中平至穎以入淮又安州府李阿由陳留至臨德  
灋教二一由留連一由堯錫會于濮于是治決故而岸東西桑葉  
生長青棠網羅巨壑穴而塞之甯以土至決口去堂堽壘塞以大  
埽合且復決隨決隨塞塞連歲不患決况塞徐以石堤臨如長虹

又起河南許州縣經路長垣東州曹家樹林下蓋徐州作長堤立二  
百六十里石道通復道役歷十時  
九千斤有奇竹木斬薪不可計  
時山麓營壘官用以前河之石  
石而北而東宋以後河之石而  
營以隨之清者獨入于河故河  
一淮而石黃河之全入于河故  
能為至河州郡之害先今淮海  
唐河平望卷四十九河篇  
同神于淮也我輩時河水猶有西潁知非野桑山專虞獨有分  
如氏赤河之頭雖以人非河入漢而東北入海之道肅然有分  
存與否合則一惟欠水之喻而無前清之各海矣且本朝建  
國幽燕澤東南之粟以資京師必由博濟之流則河決不可使  
東行一決而東則傳果耗國歲運不絕其害非獨在民生且慘  
關計矣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多矣以高為法為  
專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陽之勢者必為法為  
放也衡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今惟以堤為法而通之性  
散水爭利其流行也速而害心其欲止也難而通之性散則之  
水爭利其流行也速而害心其欲止也難而通之性散則之

費石志其指之人遺也或業為大難此之功損於公  
 用漢之財不肯苟有日前達恤其後患則利而不為愈  
 害司之以召禍集矣有之不如此其德而不利於前代上  
 也任今日何勢與前代不同留山阿令其治不為愈  
 欲除其害今則棄資其用者以爲之度外不得免其害  
 今河疏已所以從滋焉考者以爲之度外不得免其害  
 又併以障以便年霖潦或增益冬水冰合為一山之積  
 濟壑至之溢則無所容其害之防使千原漲為巨浸  
 縣麻英之場為成流魚蟹之民也夫欲得上流之節  
 唐李長史下注之疏通國家食然不得幸地不宜動金小  
 漢必先使下注之疏通國家食然不得幸地不宜動金小  
 成其大者少以此太多種及其待決之號急來除其害之執  
 茲然必行海或擇任心臂之收宜以使宜之羅得其治河  
 相地勢就其下流之地擇其利之源於其下之處除為  
 數河之分米勢既分疏之後水自集消滅然後下處除為  
 于河身之中去其沙或有礙不通之使河身直  
 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有不至淤出石河之淤不及  
 有所始不至末溫河委易速乎每如是而又委任得人現  
 有法荷以歲月時刻荒荒見失則割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

右人民既其有塚乎正德中尚有胡世寧言今河伯作以水飲  
分二道其一由蔡澤橋中津陳頭至齊州入濮其一由祥符縣陳  
留碑至宋遠入濮其水都一通自祥符縣紅水遠北分新馬  
五道一自長堤至漸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至岳陽場一自  
儀封出徐州小濟場一出祥符縣雲陽一出祥符之開堤山之北  
過祥水六者皆入濮渠而灌于濮今又淤塞矣止存祥符一河  
勢今岸狹不待不強所以豐沛徐州濟為巨流匯入祥符之北陽  
湖以致水道屢淤漸成坳窪淤漲積久勢必復決而東矣其  
過獨小決而東北流不可言故今河濱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  
廣治十年 卷四十四 河渠

至衛水入船將運至又開入至武勝縣紅利口分流通  
 七十通衛近年始開是河流通也宜德方諸  
 紅利口或臨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通衛水以備徐  
 計也若指切河通德督處應期官宜于陽湖左利  
 美家口而至蜀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德其世守  
 後分條開鑿已而言者謂其功必不可徒糜財勞  
 役遂謂是處有伏流而無常流年年而蕭楊徐鄂之  
 鄰人民為蓄也創嘉慶四十五年河塞新集而南  
 而全河北徙不可清于是都御史朱衡親相度訪  
 廣為平基  
 因循古之治河惟欲避客今之治河又欲背其利  
 路丁用其勢而利事之斷新河以清而延讓以為  
 兼扶河之作然不灌而北即灌而東又撤極而反  
 無益矣為聖也開新河有三難不可為也於是新  
 件難基然使不真境山北出時一德沙淤之所為  
 而而二於道拉至為敗今幸出臺得直境山南五  
 河之任猶為有宋臨河而得直境山南五里而羅  
 能出新河而堤外而臨陽湖受之水得而停休為  
 今欲開新河起折集至而河也然論漢無河影著  
 二百五十餘里

創作保廣雖中有河形如郭寶樓至龍塘城未  
 古而止河之所含雖強之不如用而此河能已  
 而西堤亦成陰慶三年河復舊自清河抵淮安  
 里決方作二壩出渾平地水深丈餘實應開堤  
 刑部城諸處皆險假五河入邳州而人民無  
 繪圖以款此言維宜之計在臺道而新開堤又  
 河以理此水堤議以為杜者劉大星侯官布夫  
 日皮故新河而壘諸之害平非必河引順堤由  
 能引他水以濟增而新河之渠年未可就惟築  
 廣為平基  
 分界則故道宜可通至如山口之議雖工費不  
 底統聚費亦自滿于是復以衛往蘇之新古日  
 而今徐郭之清河即前河也往河後濬則決  
 上下諸開盡厥後趨郭則決野羅同以河決而  
 開今新河難而茶城以而獨屬黃河非盡斥之  
 將張者開山口之說下是臣詳議報可萬戶河  
 海難水不敵遠水為家堤于是河水分流而於  
 之路大阻雖安陽諸御患為臣議者主濬海口  
 郭御史高崇訓行相說以為海口開濬沙之積  
 從往來也隨濬



[illegible]

五

疏使而後去則清矣石河勢大愈激不可料故方之治河者易  
 而治之治河者難治然則於河之不可治者下流而無所  
 出而其患若河之未也而有所順則河之未可治者下流而無  
 受也故使濟上流而不流其下流而下流而不流其下流而  
 病不病其本而徒挽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今議者非不治下  
 然有淮而止矣又何之大且通而淮受之宜其流者宜有弗  
 自淮以外則其勢之可決而可通者宜有弗可決而可通者  
 流然則勢之可決而可通者宜有弗可決而可通者宜有弗  
 然河流分矣而石河不治則淮正且通且於石河未可終  
 廣治平墨 卷四十五 治河五 六

[illegible]

何河決滎州也。以故。使。河。入。于。海。南。河。以。後。所。決。北。行。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河。以。後。所。決。北。行。通。入。未。明。初。平。石。金。入。于。淮。與。前。代。河。大。不。通。禹。東。使。河。入。石。已。明。則。聚。石。妨。得。夫。上。古。獨。去。其。若。用。其。利。天。下。為。苦。于。決。科。而。不。勝。其。害。若。去。害。則。利。一。事。並。舉。則。決。其。害。石。難。于。為。利。激。而。石。難。于。為。害。若。貴。嫌。惜。人。使。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難。決。可。行。而。今。日。明。未。始。欲。使。不。改。導。之。使。北。也。抑。且。石。決。之。使。却。給。高。堰。以。東。淮。水。通。堤。以。未。黃。龍。歲。費。幾。萬。計。無。非。為。運。得。計。耳。不。知。河。入。淮。而。

|   |   |  |
|---|---|--|
| <p>             虞○早○亦○有○其○漸○則○荷○答○之○所○從○石○預○之○傷○稍○有○可○<br/>             為○標○誌○水○者○亦○猶○是○為○年○取○矣○賢○察○所○云○緩○則○必○本○志○則○           </p> | <p>             虞○早○亦○有○其○漸○則○荷○答○之○所○從○石○預○之○傷○稍○有○可○           </p> | <p>             我○之○收○特○力○以○為○然○非○澤○之○功○則○難○而○強○<br/>             以○使○我○之○難○未○不○成○也○不○作○不○合○張○而○惟○<br/>             緣○昔○人○之○古○曰○從○防○者○而○水○患○今○人○之○古○曰○非○<br/>             則○水○近○石○自○阿○亦○不○濟○而○自○深○孰○為○是○非○耶○<br/>             不○即○行○其○無○常○之○為○而○師○用○弗○成○之○然○何○耶○<br/>             夫○法○復○其○故○道○不○可○復○得○矣○庶○幾○步○得○以○殺○之○<br/>             使○之○變○于○水○而○不○使○之○以○無○決○也○可○行○于○水○<br/>             亦○于○水○之○後○也○則○惟○有○堤○以○塞○之○耳○而○非○<br/>             塞○明○知○非○計○也○亦○付○之○無○下○奈何○其○之○決○也○罪○在○旦○夕○之○           </p> |
|---|---|--|





右○經○水○者○深○內○為○深○之○深○自○大○川○而○注○焉○地○高○則○清○之○下○則○泥○  
 之○今○之○日○金○鐵○以○刺○其○上○相○倚○者○所○以○為○國○也○歲○修○增○而○不○  
 已○時○修○增○而○不○已○此○謂○人○命○為○世○無○窮○之○利○人○君○之○孫○守○之○故○善○  
 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幸○惠○焉○公○曰○預○聞○五○  
 害○曰○王○宮○之○屬○水○最○為○大○夫○水○有○遠○近○有○小○大○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到○於○地○水○入○於○大○水○且○海○者○命○曰○枝○水○山○  
 之○漚○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地○水○流○於○大○水○是○  
 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  
 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反○害○有○危○殆○也○公○曰○請○問○倍○五○害○之○  
 廣○治○乎○略○  
 廣○治○乎○略○  
 道○曰○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使○決○決○大○決○決○各○一○人○取○水○近○方○  
 一○人○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掌○以○各○無○事○之○時○具○臨○水○之○器○  
 涵○厥○深○各○什○六○法○陣○什○一○兩○濬○什○二○余○焉○兩○其○人○有○之○銷○藏○里○中○  
 常○春○三○月○令○中○士○作○隄○大○水○之○害○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  
 不○土○草○者○必○為○之○囊○次○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道○道○未○稼○不○  
 傷○歲○時○增○之○耕○以○刺○其○以○固○其○地○隄○之○以○指○揚○以○修○決○水○民○得○其○  
 饒○是○謂○說○管○說○曰○十○倍○見○水○不○大○濬○五○人○見○水○不○大○旱○十○一○倍○見○  
 水○則○輕○軋○五○於○五○倍○則○去○半○此○之○于○山○五○人○見○山○十○去○四○五○于○  
 三○尺○化○之○寸○澤○所○以○詳○水○地○者○如○此○自○非○田○漸○漂○澤○之○利○非○復○

國○官○之○才○智○勤○幹○之○士○始○出○其○經○學○以○規○一○方○之○利○而○崇○陽○則○  
 下○引○河○東○南○為○鴻○濟○以○通○東○鄭○陳○魯○曹○魏○與○濟○汝○淮○河○會○於○是○西○  
 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濟○江○淮○之○關○於○其○則○道○  
 三○江○五○湖○乎○蔡○則○通○滬○海○之○關○于○蜀○則○鑿○離○江○之○關○於○其○則○道○  
 引○其○水○益○用○洗○田○時○之○渠○以○萬○倍○計○而○水○利○之○說○自○此○興○焉○昔○魏○  
 襄○王○時○史○起○為○鄭○公○起○曰○魏○氏○之○行○田○地○以○百○畝○郭○獨○二○百○畝○是○  
 田○甚○也○澤○水○在○其○旁○而○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引○漳○水○以○灌○郭○  
 魏○之○河○內○民○野○之○曰○郭○有○賢○令○李○公○決○漳○水○以○灌○郭○郭○  
 漢○國○考○生○稻○粟○又○韓○歐○羅○泰○母○金○東○役○通○使○水○工○郭○國○問○魏○泰○  
 廣○治○乎○略○  
 廣○治○乎○略○  
 繁○經○水○自○中○山○而○即○谷○口○為○渠○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故○以○說○  
 田○中○作○而○秦○攻○鄭○國○即○國○曰○始○臣○為○開○其○臣○實○為○韓○起○數○歲○  
 之○今○其○渠○成○秦○之○利○也○秦○乃○平○使○就○渠○成○為○周○注○填○閭○之○  
 水○流○滬○曲○之○地○四○萬○餘○頃○故○秦○一○鍾○于○是○閭○中○為○沃○野○無○山○年○  
 秦○以○當○韓○國○為○曰○鄭○國○渠○及○秦○平○天下○以○李○水○為○蜀○守○水○渠○江○水○  
 作○壩○障○江○造○成○都○下○以○通○舟○船○因○以○灌○說○諸○鄉○於○是○蜀○沃○  
 千○里○此○皆○不○時○之○昔○以○無○世○之○利○所以○化○石○土○為○沃○壤○也○  
 水○之○為○利○不○大○哉○  
 漢○魏○六○朝○水○利○

漢典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遠地然水不分原隰泰布其利  
尤為詳備京師則有少府燕山海波渢之事其屬則有北監有都  
水丞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  
之職太守以領已使之郡國則有江有波湖官南海則有滄浦  
官而郡江夏則有雲夢官所以掌水事之政令也夫當時以文  
爵為首郡太守官中丞御史大夫三公九卿之中大夫御史中  
書引謂之掌水官也安世之南司澤田二千石頃光中大夫司農  
官引謂之掌水官也安世之南司澤田二千石頃光中大夫司農  
頃以待以既益肥關中之地得款天子以焉然今薪水工徐伯東  
素貴年數為人穿溝渠三歲而道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其後漢  
唐治千畝  
東守者集諸字渠引汾沁水氏汾陰引河脫汾陰城下度可  
得五頃五千頃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年數萬人作渠田數萬頃移  
得二三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年數萬人作渠田數萬頃移  
使渠不到則田者不能儲積久之河東渠田廢興越人以特越人有  
之渠少少以爲稍入渠多其後莊嚴渠臨晉氏渠  
穿洛以溉屯田以東萬餘頃重泉故地後得水可全畝十石於  
是為發年數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前縣下岸善乃鑿渠原  
者四十餘大徒役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頗足以此觀商榷來至  
山嶺十餘里開井井之開始年渠得能亦哉石曰龍有渠作之十

餘歲渠通自河決於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渠尤善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而河河南渠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石閘中補渠壘軌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潁引颍定春山下引汝水穿渠為溉田萬餘頃其他小渠不可勝計然最著者在空房元祐六年倪寬奏請穿鑿六輔渠並說鄴國步萬仰之田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楨奏穿引汝水首起北口入滎陽法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故之曰田于何所託陽谷口鄴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錫為棠決渠為南渰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茂長不泰水食京師饒焉之口

黃帝平氐 卷四十一 水訓篇 六

北而渠之號云元帝建昭中鄧弘治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鉅鹿陂累石為堤餘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漢中頃鉅鹿古田以為陂湖源流漸成歲增多至二萬頃信臣因為民作均水陂於田畔以分防爭汝南舊有陂鄧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築之建武中太守鄧晨破陂墾其功開計楊水陂田者楊為都水滎使與其事楊國高下形勢起陂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餘帝時建初中王景為厓江太守即鄧安世縣有楚孫敖所起陂陂先是荒廢景重葺之順帝永和五年馬援為會稽太守始立陂湖築陂周迴三百餘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復其利魏武帝時

以於閘劉觀為揚州刺史茲令紀殺乃修故城於彼七門去城遠  
堵以泥訛曰公私有舊歷代為利害遠為揚州城法水通新故入  
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實利害者之憂初中和渾為渾即太守鄭  
居下汎水湧為患障子黃相二縣與城隔關曰那人皆不以為  
使俾以為終有紐文之處遂斂紳百姓與功一未嘗咸此年頃弘  
歲增租入倍常即中額其利刻石頌之錄曰鄭明帝有龍門年  
司馬宣帝殺并文使即支利頌以東見壽春地又以為田良水  
少不足以宜地利乃修厚隄防百八二渠上引河汎下通淮顧大  
始諸陵子顧南顧北穿渠三百餘里汎田二萬頃自此諸食有儲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則志

而無水害晉初太始中光祿魏夏侯和上修新渠當曉陵三渠  
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顧川襄城水患滋甚雪陽  
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別非但五稼不收居常耕種下  
田所在停汚焉地皆多硯礫百姓困窮當今秋夏疾食之時已有  
不遇前歲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今比一方之  
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愚謂以水為用官恃魚菜螺蚌以洪  
汎汎然當貧者終不能待宜大鑿龍州東界諸陵隨其兩所而  
宣道之安豫者豈特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止暴野食  
其下田路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弘敷數鍾至春大積五

欽立設以盡此又明年五又言注者東南射人神役得大  
 不耕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彼竭矣決良田費巨萬人居沮澤  
 之際水陸失宜故設種樹木立柵以障之害也彼多則土  
 決落不下涸故每有水而復橫流近今之患古者不思其  
 去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倍今之數皆墾之  
 多積無用之水以于今者水條寬溢大為災害宜限  
 其限設陂池及山公私家小陂皆當修繕水其諸  
 以米所造陂池及諸國而水灌澤澤如陂之類皆水  
 竭得常當有補益者皆尋求如漢時故事朝廷之  
 廣治乎也  
 卷四十一  
 岷山之後漢在荊州俗信道流數用濁滑之水以此原  
 餘頃分額刊治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泉源類之漢水  
 唯汚漢道紅陵守教百里無道遠又巴水湖沅湘之  
 川實為險阻預為開揚引起夏水達巴陵千里以水  
 外通零陵之清南人樂之曰後世無由杜有執城名  
 時張闓為貴陵內史亦立曲陽新陂溉田八百餘頃  
 稍內史于句章縣復故城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  
 利義城為荊州刺史治壽陽陂良田萬頃陸倕  
 平乃盡濬引水入陂依木開溝水得道注而足  
 後魏魏地

偽為湖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元孫漢陽郡有故廣陵郡有故  
毀多許其能修復但謂通舊法勢必可成乃表奏遂遂躬  
度水勢益力分督未幾而訖訖田下萬餘畝焉利十倍莽帝乾  
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據督石龜陳孝昭皇建中平州長史稱華  
建康開山州督元孫漢陽郡有故廣陵郡有故廣陵郡有故  
記有梁以廣漢凡此皆南北六朝之建水利者也

唐代水利

唐武德七年開州治中霍待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注田六千  
餘頃貞觀末揚州長史李繁引雷陵水入渠自城塘注田八百餘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凡

項永祿六年雍州長史史孫祥奏言杜日鄧白渠注田四萬餘頃  
今為當向大省競造碾磑雖道清水所以得利遂少於是建祥  
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開元九年京兆尹尹元孫奏決三輔渠  
時宗室貴王權豪皆易渠決為碾磑專利私害之代宗廣  
德中撰李勣為督等奏教毀節白二渠之碾磑禁分水今得  
孟視田昇平以主有二碾其中請得世襲章曰古欲利民也法當  
毀各意為象况何令今乎竟毀之德宗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  
豐州開陵陽渠貞元八年晉王皋為荆南節度使先是江陵東北  
七十里有益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為決澤果始命塞

之廣良田五千頃元和中和中孟簡為湖州刺史開常孟  
得築四千餘頃湖州刺史才頃復長城縣方山之而湖田三  
千頃初湖州張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每遇霖雨水漲湖  
城人不為生產業升拜觀祭使莊洪乃以湖入江即以平門  
以走暴隙開闢廣南北里遠漢江置築堤五尺長十二里統  
咸明年江與堤平同縣六百餘塘注田一萬頃長慶二年造為  
湖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注田二千頃名為右史渠後造  
復為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餘塘注田  
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決錢塘開同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十

堤三十里北有石西南有麓凡放水溉田每歲一十丁溉十五頃  
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堤防如法當淺及時則漲  
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募度使營田使好與  
作於所澤于前門衙觀武城並海縣以通海運省功  
多運司農卿人之為同州刺史大決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附河以  
漢通渠使收粟地二千頃為上田四十餘屯師度奏渠灌所至後  
役勢無不能使使所處必為後世利時為好田師度知相地朝  
所省也當時水利其可考者大略如此

宋代水利

宋朝歷世忠義養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州有  
將二見有盜伍而郡守乞令皆得以行其後漢繼奮之制其在縣  
邊有塘堰數水固以限數河北屯田司緣邊委振司皆掌之以以  
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李中工部其河北  
將水有通轉物者有為方田限邊人者熙寧中各路置農田水利  
官沿汴授縣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尤盛而其後有行田園田  
沙田之制馬光忠非州東餘海多積水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  
下固水陸之便建阡陌溝海所以資邊應而限其舟車然後款  
用兵河朔之民農桑吏業多閒田且成共增倍結於二季連陳忠  
唐治平縣 卷四十一 水利篇 二

此水引於米湖而得中平之民大收水意都水監以  
 為非內情馬宗道往視宗道以見者為水水意都水監  
 奉許畝田五年御史張商英言開張議者請開鄭州孫家園  
 渠引滿河水灌漑民田大興官民道憲其家地勢偏仰水不  
 通流指宗馬路覆清達程街領其家地勢偏仰水不  
 氣余案由縣合此大深塘下土此處美能築由此縣不便治  
 入氣引澤河水此凡二千四百餘頃可灌之利不復治  
 但使河可東不習此可年其利後必開渠三白渠為利尤大  
 有舊隄可掘力修治凡此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故陰易治書  
 廣治平各畝四十一畝利甚  
 謂蘇少卿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月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作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春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始知難丘亭縣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視一畝丘亭縣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水利自今達使體畝畝不實不常者案按以開從修御史張說請  
 也色是杭州于惜無令好宜古蘇州環湖之地旱下多水治海之

此水引於米湖而得中平之民大收水意都水監以  
 為非內情馬宗道往視宗道以見者為水水意都水監  
 奉許畝田五年御史張商英言開張議者請開鄭州孫家園  
 渠引滿河水灌漑民田大興官民道憲其家地勢偏仰水不  
 通流指宗馬路覆清達程街領其家地勢偏仰水不  
 氣余案由縣合此大深塘下土此處美能築由此縣不便治  
 入氣引澤河水此凡二千四百餘頃可灌之利不復治  
 但使河可東不習此可年其利後必開渠三白渠為利尤大  
 有舊隄可掘力修治凡此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故陰易治書  
 廣治平各畝四十一畝利甚  
 謂蘇少卿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月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作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春畝渠老少湖視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始知難丘亭縣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視一畝丘亭縣水湖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一畝大畝  
 水利自今達使體畝畝不實不常者案按以開從修御史張說請  
 也色是杭州于惜無令好宜古蘇州環湖之地旱下多水治海之



漢水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復為湖○沙磧而開江之平亦廢于其  
 氏田有幾頃之惠○天運開清臣張○常○字○萬○山○不○開○  
 結間即守花仲港亦戰主海清深開土河汶和開諸露漢常開  
 今諸浦理○雲○又○排○前○比○十○是○相○監○察○御○文○任○古○視○之○古○至○平○江○言○  
 常○五○浦○通○江○使○使○依○而○請○陰○與○二○年○照○進○奏○院○年○結○上○三○條○  
 略○曰○蘇○湖○官○旁○自○紹○興○十○二○季○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水○  
 不○決○之○故○第○以○工○使○海○人○事○皆○中○輟○竊○謂○治○田○之○便○利○有○三○一○曰○  
 我○本○二○日○力○三○日○固○時○夫○古○人○治○塘○浦○湖○澤○者○蓋○欲○取○土○以○為○  
 從○岸○路○專○為○決○積○水○也○第○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通○積○  
 廣海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上

不與何親之人更相修葺○家○無○費○民○不○勞○從○之○淳○熙○十○年○  
 大理中○張○仲○舒○言○波○澤○湖○水○則○資○之○諸○淺○不○則○資○之○其○說○通○者○  
 浙西○蘇○常○等○州○為○田○藥○為○養○蠶○中○輸○輸○外○時○受○風○于○此○元○  
 日○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等○州○有○水○患○今○多○深○丈○五○出○千○此○元○  
 查○蘇○常○等○州○之○水○患○皆○由○此○湖○之○水○患○有○因○裏○者○以○建○到○此○既○而○清○江○錢○  
 之○條○每○年○立○石○以○記○之○共○千○四○百○八○十○九○所○今○諸○郡○通○河○湖○  
 二○年○中○守○令○到○任○以○半○年○以○後○其○水○患○之○廣○元○二○年○戶○部○未○說○友○  
 以○與○水○利○圖○通○解○其○說○者○明○者○資○之○廣○元○二○年○戶○部○未○說○友○  
 奇○古○浙○西○使○塘○津○濟○為○田○塘○有○水○則○無○地○可○藏○有○旱○則○無○水○可○  
 廣海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上



之所世蒙民之利以獲豐殖之實官仰之以享粗粒之入及其  
日增歲時之利而收地中為利置之則利之賦守令不推  
耕者今不勝早溫之害其偏令上官不利無之賦守令不推  
右之民毋為于紛紛之謀其利而利之則利之賦守令不推  
不勝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任心不盡者不任心不盡者不任心  
下者農田防一開水大故有開有閉以不任心不盡者不任心  
行者益以滋其利不勝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任心不盡者不任心  
卒無水利者

唐臨平略

卷四十一水利

元

元代水利  
元有天下注都水司外使各處河渠司以興水利修理河堤  
為洛陽變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特餽之勞  
其源河洛水而通于海以濟漕運而百姓無特餽之勞  
免決高之志開會通河于臨濟以通南北之貨既決而之三句以  
既關中之田池水則之海陸之利而之海陸之利而之海陸之利  
水惠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大吏郭守敬等通漕運而百姓無特餽之勞  
農桑之利以備早暵為先河渠之利而之海陸之利而之海陸之利  
治或民力不足者視其利而之海陸之利而之海陸之利而之海陸之利

集為國子祭酒嘗因謀職倫京師待東南運糧獨力以純不  
謝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今東師之東湖海數千里北極  
海南有青萊莖之場地海潮至漲為淤灘用斷之為法作堤  
擇水為田聽富民從得官者分授以地因乏其可以為能以為  
夫時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田為萬夫之田為萬夫之田  
漸征之五十年有積官以官統所儲常其積十平以年以年以年  
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異  
遠寬東南海運以紓民運官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漕食

唐臨平略

卷四十一水利

宗

明代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設開闢使司引河以通漕運而百姓無特餽之勞  
整理疏濬如河水決溢損壞房屋木稼者須要設法既除在農  
隙之時興工修築如木稼如木稼如木稼如木稼如木稼如木稼  
築堤禦患二十七布達國子監分詣天下郡縣將修水利諸條  
之日耕稼水食之原民生之所資也時有旱澇不可無備已  
今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時奉行今遠為年往各郡縣集吏民



八年雲南巡撫吳城奏雲南東面二渠之水係源松華黑龍潭  
 回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官給官錢今御史奏不修而  
 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田租給之帝曰水利有司  
 雲南遠方官物以修防有何不可其並行之弘治六年河南  
 政米鹽建信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  
 府有廣濟渠方口縣南臨府有召公等渠以年府有苑波等渠許  
 州有渠低河渠與重人力可蘇民困延撫修以開勸導專其事  
 國隨宜疏道置開政關及王府屯官之兼併豪右碾磨之侵據志

卷四十一 水利

三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  
 楚正之七年吏科給事中董卿奏曰臣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  
 嘉湖皖約其土地雖無一畝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水道  
 不通為六郡累司之害所係不輕蓋天目諸山之水瀄為太湖而  
 太湖入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于東陽則為壩堰而道其衝于常  
 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  
 處湖沙淤塞易子壅塞故前代或開江之年或使撥茭之大歷  
 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湖已浸道于平江河決于外溢于外  
 士民利其膏腴或墾而為田或築而為國上無之來者不窮而下  
 流之去者日深是以川澤浸溢冬不涸加以秋夏雨決決山

水積發源使四時深淺各因其所也夫根節為國計其用水  
 意為東南之大要相應于堤臣之中應差通曉水利者其委任  
 度其經畫量其事期大加疏濬以江即侍郎徐賁洪汝舟等  
 分工賊探使水神費無所出請以疏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經工  
 千成功有司多務迎合請目前止將近河沙土略加挑疏移  
 所常嗣後一遇淤淤約海深約魯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埋  
 自是以後水利官員去復不一與亦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捕  
 宜金事管會或以工部印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侮事難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  
 時御史周用鑑言治河聖曰事相表裏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曰  
 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治水者必曰大禹而孔子稱之不過  
 曰盡力溝洫而賜也則今日榮發溝洫之以以解神而平成永賴  
 為安力溝洫之賜也則今日榮發溝洫之以以解神而平成永賴  
 之功臣實望  
 蘇海無河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  
 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  
 大利乎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  
 積弊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  
 時御史周用鑑言治河聖曰事相表裏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曰  
 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治水者必曰大禹而孔子稱之不過  
 曰盡力溝洫而賜也則今日榮發溝洫之以以解神而平成永賴  
 為安力溝洫之賜也則今日榮發溝洫之以以解神而平成永賴  
 之功臣實望  
 蘇海無河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不治則水  
 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  
 大利乎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不治則天下  
 積弊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者不得種

汴淮河等河其凡間地皆不相宜注至年暮山俱休小水驟漲  
 則漫為巨浸一住驟則無從堵禦口普水遂致一望赤地  
 澤水不修故今欲修澤水之役非謂一一如古也  
 執地缺之宜限按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  
 器科勿違要之海而合行司府州縣規畫定界先通澆水為大  
 渠次因順其書為中渠為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  
 大狹之多寡錢之盈縮會之先後為三年規大略如今年  
 集令于諸河以鐵之渠達于大渠以次為小渠達于中渠其淺  
 寬狹各因水土勢難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  
 廣法平略基四十一本朝  
 處則疏為塘梁子清淤之開一游利可溉又雅其法與諸達  
 院定造程里圖冊上之則河可平民利可溉又雅其法與諸達  
 修古人分渠屯田之法使耕者墾于渠之側不唯何者餉餉  
 黃清池相梁所在皆陸地所謂高沃餘于地力資人于地利者也  
 為局中御史徐自明會西北水利來興業糧從二三篇定度之  
 信其必可行以為宋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源而土澤控  
 澤則潮漲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涌一決即通冰與田平一引即  
 至皆可其間有民渠不害之地召民置之賜其力也地牧地屬  
 官有隴其荒而收其入先之京米穀處兆其端而裁內則即可漸

行也先之哉內則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斬竹也在邊陲則先  
之蔚鎮而諸縣可斬竹主濱海則先之宜湖而遠海以東各徑以  
南皆可斬竹與西北之地早則赤地千里濠則洪沱萬頃一寄  
今于天水利與旱田俱利開中谷食餘積山將以控六顧  
待哺于東南水與石田皆利則中谷足有一石之入即東南  
者數石之益所入潮富即所省多利西北有其一石之人即  
以數石之益所入潮富即所省多利西北有其一石之人即  
十里之外無一溝渠為之惜也其意可得利四南北千原千  
石助之使盡澤不涸則河堤其利甚厚可利四南北千原千  
唐治之水

野使民交濟○漕○米○一○季○木○利○五  
土易于為乳木利興而○滿○余○湯○位○西○北○上○漲○而○民○游○人○輕○衣○鄉  
地不勝濕○民不安○其土今招撫南人修水利于西○北○道○當○之○野  
將民均田亦約利七西北由使之苦割去田更民賦則增而  
重由可輕利八○流○達○境○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也○田○隱○占  
之苦折乞以尼克邊田變則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也田隱占  
難於久矣力河此非無田也○惠○回○不○望○之○為○患○也○水○利○修○而○浮○戶  
佃家基可三號營而成而乞改自樂利十塞上之旱暴軍有厝行  
物之費班罕有春秋更上之勞蘇罕有越亡月補之苦水利無

七、故舉而勞費自利十有一古有者欲使井道意故民  
 而處乎時之不便者水務井田名田與此不行利十有二古  
 而北空閑之民不樂水務井田名田與此不行利十有二古  
 比畫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此之民不可多得此之民  
 而此邑民居之今泰陽之民不可多得此之民不可多得  
 此如古之陳蔡之民不可多得此之民不可多得此之民  
 水利修廢由人而難于得人二難于得人二難于得人二  
 不過計者何也一難于得人二難于得人二難于得人二  
 任念五租于突習是必有經略之功而無分史之權使利與而民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完

不則則李吳既上不行若東南水利則蘇常周三州之水為患  
 以自澤陽五堆東江蘇州府之五堆東江蘇州府之五堆東  
 其湖也百頃其心以震澤其腹以旁通震澤其腹以旁通震澤  
 江則其之也今上廢五堆之固而宜飲也陽九之水不入震澤  
 震澤則震澤下又有梁以障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為  
 震澤則震澤下又有梁以障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為  
 橫絕江流于是水汎漸泥沙淤而水湧之勢不激漸泥沙淤  
 壅積不激漸泥沙淤而水湧之勢不激漸泥沙淤而水湧之勢  
 太測一皆于長城并注于吳然汎溢之意理而必至此策獨所宜

經書長為詳如如置五堰于陳陽關百濟于宜興虞升門于  
 遠千橋于吳江則華鎔之入視也而環湖平下之地無浦以通于  
 江橫絕以分其勢原隄岸以禦諸悍必使浦高于江而田無  
 而容水則鄭之次也美之鐵于浦水之鐵于浦水之鐵于浦  
 而夫治水以爲田此治水而不治水而不治水而不治水而不  
 則未報何功其則二者事微而二子之議則固不可以爲  
 者吳水崇開夏原古以善言水灌其地一時亦得底綠惜其不  
 厥本而徒自范山開下界聖製吳江以建劉渚而吳水至子  
 水自華亭河浦三湖以建范家湖而吳水至子湖之  
 廣治平略 卷四十一 水利篇 六

不舉蓋知湖塘不去然非利權之盛三江不復然水之入為  
 今之計五堆之役于正德者其成可以其下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堤自吳江之役于正德者其成可以其下之勢當自吳江  
 漁古之為海三堆之役于正德者其成可以其下之勢當自吳江  
 唯指山計浦而已以能水者惟高經之為白茅楊林入江者  
 日連之港浦而堤以能水者惟高經之為白茅楊林入江者  
 江則水得而起而更可以遠矣若分湯浙江之堤則所以我大  
 湖之安今雖民家時出未可與敵其求遠者不若其勞而後者不

泥于道蓋當此北游之所歸也如大月以來之水可以自餘而入  
而勝得泉承下臨平而瀉之江南北則大湖所納止其害矣吉之  
現而勢成其事矣至若圩田四圍皆港環繞所以缺田中之水  
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者固便於修閘可為蓄泄之利也中  
之以積水可容十萬石之澤通則可散漢子塘塢消而不利  
可以決于江海而水不患其急也然常事莫奇於無恙見  
之計者水利遂置而不講天啓時水災叠告三吳告成巨浸余補  
卽位儀卿即席總說請曰三吳水利之不興已數十平矣松江  
入海故道化為平陸矣白茆七浦暨錢等淺水大川僅存一葉矣  
廢土疏○  
廣濟河南渡而流江湖淤亦非疎導所以一遇盛霖大河西來  
止對家河○  
數郡小山奔注縣城下民既乏茂牧有頃良田悉成巨浸夫  
臣卿雖一隅財賦天下仰今歲旱情仲夏未雨尤為焦急至  
切使及今不治而水患一日甚一日矣後易象稱望小民皮毛  
御實有他慮耶周賁將安濟哉出處常事謂臣移不熱如此焉  
要計而姑從私私廣不輕輸米臣愚以為幸遭聖明在上終令  
東南兵同和陽之寇即織造上供御侍冠履則此項錢款便可  
敷足并清蠲原底銀兩大河銀印之免開辦水利之費倘似租課  
似責任大臣假以便宜聽其相度臣實聞于成功而後報命是以



如何之有餘丈者漸為數十丈矣漸為二三十丈時不覺  
 至夏雨時之水一漲不特溺畜牧之遺害為巨且須使  
 以前所墮之木石一浮漲之無萬數千石之家必為之  
 其其水亦必以此決于河而前之利必不肯棄也夫  
 其次合松江之水河浦家多被大江洋沽激不可復治官  
 嘉興其中水林既皆淺窄雖而之河身已架高屋接房起為墳  
 其賢知至易于規濟終為原壤而之河身已架高屋接房起為墳  
 嘉興之以南華上以一望平為案察照馬百里之中不開併  
 此至北之北也宜也哉覺得目所及舉一以下例餘如吳江長橋  
 浙江北起先有軒乘無不紅顏試觀長橋之下為門七十有二以  
 役火故古人昔心極慮弱目可惡而謂有合利奈東西沾為災處  
 數百頃漸填為平壤郭為市房又數頃無生現吳江之民頗遭水  
 患然亦一舉而兩全之也夫夫之田萬畝為邑士民屢虞其害者  
 孰不皆欲乎而所治不治也又逆之而一縣全境不惟此也  
 之而和而所治不治也又逆之而一縣全境不惟此也又逆之而  
 秋時念活之心必惡一到此光範一處倒如萬餘家矣向松江

کے

開利源松江而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也夫以然則葉小利以  
 得大害捐情面以專責成是在今日當事必時巡撫張開雖力任  
 此事輯吳中水利全書繪圖八卷而不采行  
 息聞蘇氏曰昔神禹治水秦平成之功而猶盡力于溝洫正以  
 錢九河之支流防助汴之氣滲而底于成于永義也故松夏  
 之地無堤無堰而河水安瀾不崩有斯所善蘇松明州無  
 患水者造殿示之始有河決之患是運都以避之蓋治地之  
 成法非秦版木瓦礫求以溝洫乎治溝洫之法在周而大治  
 如遠人臣人豎稻人之處而無淤淤于五溝開者柝何縱恣  
 居者乎  
 卷四十一水利篇  
 詳明也自先王經畝之沙墾墾不可致于堤以九河之地稱  
 失其入支而其待其安則知而溝洫之利可謂知也天下才  
 地出其一川之管以謀一方之利雖木及古人偏利天下才  
 下之意不猶金十後世然乎地者天下之利而遺棄窮之  
 害者哉今諸約舉其入其事而置之在春依秋則則從有  
 于是者宜乎有之詳製溝洫水于繞於鄭身有稻之利  
 運運冰于泰方谷口有禾黍之饒在漢則文翁穿腴口于已  
 蜀之郡鄭當時通渭渠于長安之宮嚴漢穿龍首渠于馮翊  
 之地倪寬穿六輔渠于左內史之治白公引潁水于汝陽張

5



何○今○良○之○水○原○人○  
 供○濟○日○田○常○所○如○徒  
 月○論○時○公○官○由○隸○採  
 溪○之○之○則○可○惜○此○其  
 擲○鐵○上○昨○仰○也○中○議  
 年○亦○不○沒○之○江○之○則  
 者○事○科○年○亦○不○非○可  
 美○不○然○時○事○亦○惜○愛  
 之○千○之○赤○程○遠○亦○層  
 載○千○之○年○亦○不○堪○以  
 慈○賦○之○之○行○國○歷  
 慈○字○費○以○之○計○政  
 之○今○之○使○之○民○願  
 事○不○傷○心○之○生○建  
 亦○如○珠○十○計○而○尚○官  
 意○者○者○之○民○亦○者  
 何○右○之○之○民○官○徒  
 利○之○不○知○使○之○種○  
 不○使○心○化○之○大○而○  
 與○朝○心○為○心○湖○紙  
 害○疑○矣○創○報○數○上○  
 不○不○矣○望○之○使○之○  
 除○之○者○之○之○之○

[illegible]

○ 〇

伏



[illegible]



[illegible]

喜國石而原克國中是  
 譽家之保地以大爵也  
 精至壹之然于物故爵  
 執大以康取設可之  
 中事為可選因以正則  
 無幸龍也周本欲勝  
 俟我之此周安物切  
 臣于以臣臣利為口  
 之無為處義此召僕  
 頃視于民而民之細以  
 吉觀更自民事同史太  
 欲奔史自大民而心  
 快充更自大民而心  
 明臣然結憤天輔風  
 刑當久復以擇下天  
 何苗以復以擇下天  
 至須若單數數其力  
 呂臣今二屬無何德  
 刑共以成屬無何德  
 之喜共以成屬無何德  
 賜既為其故也中太

下常時春此鎮也居門  
 不指法林溪于自光  
 停矣明則也于節南有  
 矣由去則在溪山懷  
 所庚辰南天映見山懷  
 樂縣則蔡條見古忠  
 廢萬則蔡條見古忠  
 縣物支村則蔡條見古忠  
 物志支村則蔡條見古忠  
 不道白米米米米米  
 逸理南卷卷卷卷卷  
 南山則則則則則則  
 有雲無紅紅紅紅紅  
 縣則則則則則則則  
 為督華泰泰泰泰泰  
 國者不縣縣縣縣縣  
 基安縣縣縣縣縣縣

[illegible]



[illegible]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于戰役使敵敗百起必  
一二者傷其重也或曰昔戰甚得其意我無樂何之  
可會司之事大者主小戰我心事後者主先身不憂何為使之  
者居下是則患戰之弊已且春秋之法古法不修舊意在無告  
民海安天而惡之况傷民乎傷民而痛之況民乎故曰年年亦  
有則造遠邑則雖近多民小者惡之心也若民大者惡之人之本  
我使之于民其為害莫何方意而能指則春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驅民而伐賊之而勿用仁義之術之以時和夫其文格見  
四國凡春秋之所善之大德不以物親遠而又不知來遠如新

唐臨平略

春秋中子集卷第

斯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善矣己嘗辨義以雅者曰春秋  
之善戰伐也有惠濟焉也恩許擊而善偏私伐伐李而崇復仇秦  
你春秋教與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說文非以雅訓有教  
宜獨謂之無本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使成不可勝  
數而觀聖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本苗之有教豈然哉謂之無  
義戰也存春秋之行倫義也善與偏不善其我有以致其然也春  
秋定人而戰分殺人君子秉說善殺其亦惡也其春秋之于偏戰  
猶其于治夏之引之春秋皆之外引之安戰則謂之內比之軒戰  
則謂之美比之不義則謂之不義則取如不盟滅如有兩等

[illegible]

[illegible]

現未天見而唯際得于子清  
 輝(記)下(力)尸(其)僕(疑)有(赤)法  
 義(見)之(無)之(說)之(師)第(方)城(五)  
 絕(天)義(之)無(之)之(正)之(止)之(公)  
 之(輝)于(而)義(義)義(義)于(子)義(子)  
 義(中)坊(天)于(于)于(于)于(子)  
 于(安)(見)太(公)紀(儀)之(則)之(則)  
 空(之)以(平)問(見)見(義)見(四)  
 見(義)防(義)若(君)(臣)(明)合(仁)  
 德(于)德(于)為(性)有(宜)時(里)  
 之(細)心(花)正(其)謀(性)然(李)  
 義(義)義(于)然(于)然(外)然(外)  
 于(見)于(問)屈(從)之(而)則(之)  
 打(惡)肅(見)從(義)義(之)去(去)  
 見(好)見(孝)之(經)學(之)義(義)  
 榮(之)之(孝)之(之)之(之)之(之)  
 傷(之)之(義)解(之)義(于)玉  
 之(義)義(三)于(之)見(于)玉  
 度(于)天(之)付(發)江(大)康  
 之(深)之(然)見(傷)于(傳)見(見)  
 義(于)義(之)無(之)四(之)天(天)  
 于(見)于(勝)之(今)代(康)子(子)



純而附禮化于後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立燕  
 之禮莫不皆然若其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立燕  
 二禮之義莫不皆然若其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立燕  
 志關泰氏之說此于禮之全度其義者三曰議經也  
 也而春人變易之義此于禮之全度其義者三曰議經也  
 易而諸儒易之義此于禮之全度其義者三曰議經也  
 避于後世矣大書從伯孟之事紀辨月令之義此于禮之全度其義者三曰議經也  
 之義皆詩基說孔之達皆禮者未知焉教已謂之戰國之義  
 諸春秋者未知十二公已後三傳之失此謂之戰國之義  
 梁者荀卿之說麻華者東晉之贊作大元者揚雄之義  
 禮之實錄司馬彪之九州春秋非歷年之於乎下通之諸書  
 孔行之漢魏尚書非典義之義乎此謂之戰國之義  
 常公平而多詐不情到欲歸常左氏為自歡符命于宣以從  
 事易學之人板開數存後為以不誇怪力之言欺君自誣此  
 板經之罪也望乎穿經之人乎願安設詐偽之詩以誣此  
 經者知之則必不獨花達經之義矣然則必不離經而讀  
 下皆有大元之說少陵之詩以誣經者知之則必不離經而讀  
 施通言而不敢陳矣詩書發家之義見于燕周也諸經者知

所賴者注氏公穀之傳實重諸儒之利而是不王如幾此  
 明謂經不通求之傳實重諸儒之利而是不王如幾此  
 全諸儒補弄周為經之業諸儒未備先以雅廣定非經不  
 之大率觀至有宋大儒出而為之則先天之學以心  
 為本世之書以中自為名是周數窮理者一見之微可起  
 八卦梅枝之根可知乾坤之理者一見之微可起  
 之本體處一書為物之府也周數窮理者一見之微可起  
 之于此則不離門戶自中自為名是周數窮理者一見之微可起  
 或自曲禮入以大學為入德之門以少儀禮之事物我而  
 堂后著大小二戴何所取而為之乎顧章既絕策書不存  
 何而既脫酒後失城書非全也投非於此漢氏為注  
 乎既脫酒後失城書非全也投非於此漢氏為注  
 矣使臣中允韓為之胡鄭元貴道為之注後人何知詩  
 所提素以為為偏見及而之句而詩初為注後人何知詩  
 王弼其流使人何從見為乎詩自春秋而為注後人何知詩  
 而易初其流使人何從見為乎詩自春秋而為注後人何知詩  
 第以十篇存而實亡之經解所提差之毫釐以千里之結  
 之則必存而實亡之經解所提差之毫釐以千里之結  
 而初其流使人何從見為乎詩自春秋而為注後人何知詩  
 度清平略 卷四十五 經學集

[illegible]

文學篇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  
文選○楚辭○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論衡○白虎通○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  
文選○楚辭○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論衡○白虎通○

周書○隋書○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  
文選○楚辭○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論衡○白虎通○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  
文選○楚辭○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論衡○白虎通○

見○旁○通○至○司○局○有○探○求○并○關○採○換○與○故○詳○其○而○未○醉○中○其○所○未○津○  
 釋○大○漢○注○又○為○史○記○索○隱○而○後○良○史○之○中○至○十○歲○而○無○  
 後○矣○

前○漢○書○表○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前○漢○書○表○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后○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前○漢○書○表○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后○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后○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后○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後○漢○書○表○  
 高○祖○終○于○漢○平○王○莽○之○第○二○百○年○九○十○餘○年○初○父○見○以○  
 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胡○而○不○錄○故○作○后○傳○數○十○篇○永○平○中○周○為○  
 陳○其○秘○書○使○得○簡○章○乃○其○石○渠○之○藏○皆○所○未○得○因○此○著○而○故○  
 永○和○帝○今○其○錄○曹○世○叔○妻○時○既○東○觀○輯○校○乃○八○表○天○文○志○皆○其○所○  
 有○也○



三國志總略  
三國志總略曰魏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陳壽撰魏書命裴松之補注傳林泉說分八書中其多過本者數言王允數語索書高祖有法知孫權據本土而氣度俱得又關于諸費傳中則見高祖不復依託之子也高帝斯以者乃漢司馬昭之奏非也○魏人不待其死也皆損亡但以魏武之稱漢吳曰傳入改漢曰蜀世頗誤其失主謂其斷諸葛孔明契文而

為此釋求丁氏之末不獲不立後應傳之類亦未必然○華高屋通近同為遠方之姓因少文虞緣蕭蕭緣緣○魏世有碑三國志皆更修史者屢見注所載句有諸君不知蓋既以為奇矣註之所載皆壽書之素也

晉書總略  
晉書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身十八家譜史表善詔喬典議遂長許敬宗再加撰次乃龍鳳業緒寄增損之後又命年歷風采義尚年足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凡指掌四人考正類例西晉武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五漢四燕三秦二

[illegible]

顧師古凡韻達修遠微總其事序○  
澤風安社亭廷奔司修其代史志○  
亦歸元代史天作看五行志○  
本末明可以無遺月未言○  
求典定所為代解有連○  
影微然事某書周則君觀精五  
清難易青字如諸其書則有在日良由當時臣處及書其才  
類此通古今不明大義理之序故今外紀併而以十志付  
之志平澤風聲所由集然具此舉也時李廷秀復摭片入代北起魏

唐以上  
晉南起宋書高南北史則補闕亦佳史雖千機祥麟  
意階而起不盡使高南北史則補闕亦佳史雖千機祥麟  
小事與所不載然比于南北正史反益無藏之弊陳壽以優推延  
吾所以品之也

新舊唐書總目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終略不均以實錄多所闕漏因增  
書後注因其勳舊本所減至石公虎等狀乃刪定此陽修  
咸平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傳一百五十終略不均以實錄多所闕漏因增  
非失實之處新舊書則宋仁宗時嘗公虎等狀乃刪定此陽修  
三教家宗祖判列傳校舊史見脈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二十一志  
三教四部謂嘉則增于前文則着于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養

我每發議於京通小學推刺意文春人書出而于  
 以歸一德修以永邦為首望且人所見不同安能  
 易一字  
 五代史總略  
 先宋宋開寶中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書是為五代史  
 以薛居正史纂脩大梁重加修成于宋永叔法後朝建閣之  
 取以付周于殿刊印歐陽子之說替元子作春秋周世而  
 立法余為本以台法而正其舊故傳其史事歷代亦曰錄傳尤  
 世之書也其諸止事一朝由宋臣傳其史事歷代亦曰錄傳尤  
 有以見其史之難按錄成之太祖御本後世也其當在周世  
 宋史總略  
 宋史元臣門國脫奇而理比其實則陽侯之半居多計  
 本史中十七卷法一百六十二卷康王廿二氣列傳世家二百五  
 十五卷自有史無以宋史有若此多者七卷自謂詳大源諸事  
 文之古今以揀選歐自而一代書而不強附替人是也但有紀一  
 事而後不問一人之言行不同者而附之者非一手也書政史

[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溫公集賢治通鑑既成病其書之大許乃採其精善之語別

爲國之計  
 戰國之計  
 非秦之計  
 知秦之計  
 之正其計  
 之紀年  
 年  
 排  
 公  
 以  
 天  
 下  
 之  
 公  
 協  
 楊  
 本  
 仕  
 于  
 漢  
 也  
 如  
 日  
 爲國之計  
 戰國之計  
 非秦之計  
 知秦之計  
 之正其計  
 之紀年  
 年  
 排  
 公  
 以  
 天  
 下  
 之  
 公  
 協  
 楊  
 本  
 仕  
 于  
 漢  
 也  
 如  
 日  
 爲國之計  
 戰國之計  
 非秦之計  
 知秦之計  
 之正其計  
 之紀年  
 年  
 排  
 公  
 以  
 天  
 下  
 之  
 公  
 協  
 楊  
 本  
 仕  
 于  
 漢  
 也  
 如  
 日

亦大禍難蓋推之軒安否乃華英新名之日葬者止以燒  
 臣之心問階本段于宋此而曰時憲法尚潛差階之精萬節  
 社臣民代籍之曰晉者正以表名臣之節漢文曰帝太孝  
 者而曰視奉拜道也唐文曰向公今不曰向而曰明倫不曰  
 者主制之亦露傷公道之不行也肥仁傑自德開恩道之不  
 也元符六年特送欽太歲今頗異者嘆公自後欽吳九乃五  
 年大者今入財補郎者雖道有後差吳大抵一事之疑者欲  
 者竟一字二廟像字齊欲蓋階德之出光錄奸雄于已先者此  
 也則止問之真辨辨冠簪之殊分者此書也嗚呼公之書豈私見  
 鑒諸精微  
 則說而向為武米老之異開俗儒像之也雖賢諸公而無  
 不諸衆論而無視則取其庸庸駁之文禍則則胡公之論其書  
 秦劉地之和粹則則取其庸庸駁之文禍則則胡公之論其書  
 之談也其廷張良誤中秦事則程子之解也決惟魯憤林非  
 者也張右皆非一說也則是書之作非一也之私見力天下  
 公論矣者雖諸翁語門人曰某作通鑑綱目復之君子必有取焉  
 嗚呼諸翁用有無據于此者而後敢為是言也  
 是謂秦文曰實是哉世左史記言右文記事周文曰史亦  
 而文雖大分其事而諸侯之辭亦左史記言右文記事周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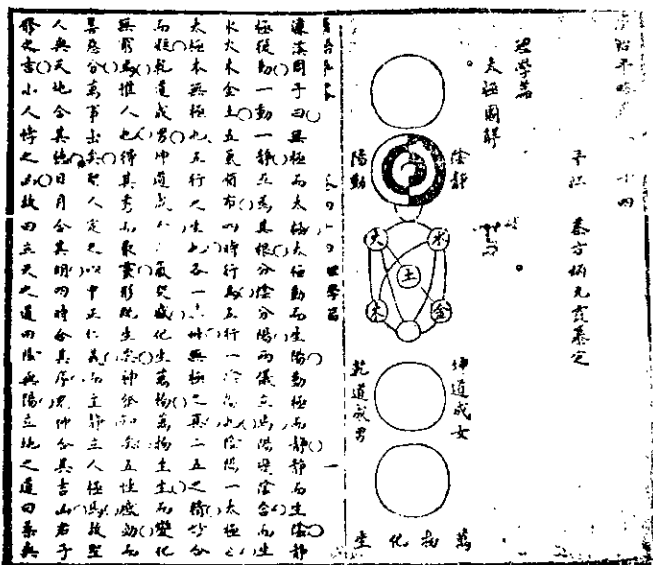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晉說而志天○史○晉史○周○之○隋○史○又○周○之○政○公○卿○以○一○代○義○文○  
 史○兵○者○從○事○考○大○傳○以○和○某○星○為○祥○赤○星○為○妖○而○不○從○言○使○  
 晉○之○義○此○天○文○之○符○體○也○此○司○馬○之○故○歷○代○之○符○一○  
 代○其○人○下○則○謂○之○天○書○請○遠○史○之○紀○傳○世○家○兵○于○前○則○始○以○事○  
 之○繁○于○人○則○謂○之○天○書○請○遠○史○之○紀○傳○世○家○兵○于○前○則○始○以○事○  
 可○以○其○人○下○則○謂○之○天○書○請○遠○史○之○紀○傳○世○家○兵○于○前○則○始○以○事○  
 之○作○以○其○人○下○則○謂○之○天○書○請○遠○史○之○紀○傳○世○家○兵○于○前○則○始○以○事○  
 大○于○所○傳○之○世○家○兵○于○前○則○始○以○事○  
 以○世○家○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此○  
 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聚○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  
 有○意○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浮○子○之○統○序○吾○道○也○以○莊○周○附○于○  
 老○子○以○中○不○害○附○于○韓○非○外○無○端○也○他○如○任○章○酷○吏○日○者○龜○  
 氣○消○結○皆○後○漢○使○時○為○當○世○而○蘇○王○屠○書○之○紀○傳○說○遠○亦○不○  
 多○選○紀○太○宗○而○張○以○牽○于○多○愛○之○言○非○是○也○紀○太○宗○而○責○以○  
 好○惡○不○同○之○始○非○地○也○釋○食○使○王○庭○漢○之○節○舊○史○定○其○事○今○  
 乃○害○其○實○蓋○以○此○思○臣○之○義○陽○城○探○延○終○之○相○舊○史○實○于○陳○  
 退○今○乃○列○于○本○行○蓋○以○此○思○臣○之○義○陽○城○探○延○終○之○相○舊○史○實○于○陳○

于○文○史○所○以○示○播○也○意○此○道○史○之○紀○傳○世○家○  
 真○得○其○直○幸○非○公○論○高○呼○世○無○于○無○以○示○  
 史○之○例○每○承○無○以○述○諸○子○作○史○之○體○然○南○周○而○下○亦○不○  
 可○不○辨○以○言○其○表○則○王○侯○表○漢○明○新○自○建○元○以○武○帝○始○有○  
 分○封○之○制○也○如○周○則○自○高○文○以○來○叔○之○何○林○耶○公○卿○官○表○  
 則○僅○以○大○事○以○略○大○臣○外○焉○之○職○也○而○周○則○刻○去○不○錄○上○書○  
 拜○羅○平○月○而○已○何○耶○古○今○人○物○表○以○一○天○之○見○而○政○  
 定○生○民○以○未○餘○聖○智○之○差○奇○又○何○其○不○知○聖○耶○以○言○其○志○  
 則○高○祖○之○制○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周○則○  
 不○志○先○夫○之○三○十○說○一○而○希○之○繼○民○表○精○此○一○代○忠○  
 則○不○志○志○郭○紀○者○不○紀○幸○里○款○之○遠○志○天○文○者○反○略○當○代○  
 是○祥○之○事○以○言○其○傳○則○紀○史○紀○皇○后○而○不○知○專○之○今○止○  
 周○紀○書○總○而○不○辨○連○順○之○理○嘉○者○晉○史○之○紀○給○華○愈○甚○敗○晉○  
 之○亡○也○其○有○繁○錄○三○小○縣○亦○九○服○之○言○故○史○皇○之○漢○卿○止○  
 有○游○著○之○義○方○聞○注○姓○之○音○軍○記○之○錄○此○諸○史○著○史○之○失○然○  
 也○周○論○著○何○之○理○家○而○不○足○紀○載○之○反○廢○論○釋○之○之○不○而○  
 不○思○傳○顧○歷○之○年○誤○詳○以○忠○敬○堂○列○于○酷○吏○之○傳○以○直○  
 蘇○郭○能○列○于○宦○者○之○使○秦○周○和○宋○漢○而○公○論○葛○陽○之○失○索○

未不獲○  
 錄數者○此○史○立○傳○之○過○然○也○世○之○好○錄○者○曰○史○之○真  
 子○史○與○全○桂○以○戰○決○細○吹○毛○求○疵○其○亦○非○知  
 如○我○有○漢○以○來○一○用○文○史○紀○傳○之○法○以○成○史○其○獨○予○之○體○置  
 不復謀主司馬溫公史如諸事名實始於二  
 其○十○二○年○之○祭○月○如○指○諸○尊○離○花○始○于○三○首○之○十○二  
 復○別○為○義○類○大○書○以○其○綱○分○注○以○詳○其○目○綱○如○經○以○寓○褒  
 而○之○以○錄○其○基○四○十○二○年○之○事○底○之○起○奇○古○史○之○止○創○





則主入之道曰仁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

斯其至矣。而紫陽朱子為之詳，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

動而靜，靜而陰，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維乎陰陽之動靜，而靜本

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者。此○之動而陰靜而陰也。○者，其

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

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

生水火，本全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

陽，或居左，或居右，或居上，或居下，或居大，或居小，或居中，或居外，

水火之○，交系乎上，陰陽之○，交系乎下。水火之○，交系乎上，

原治平書 卷四十四 易學五

而全而後水。如環無端，五復而時行也。○者，○之根也。○者，○之

陰陽五珠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

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主，各一其性，氣味質美，各

一其○，無缺備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

女以氣化者，全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者，○之根也。○者，○之

化者，○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者，○之根也。○者，○之

所謂人○者，○是乎。在○然○之○為○神○之○性○也。○者，○之根也。○者，○之

之德○善○惡○男女之分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者，○之

論交結，而古山海經，而所以主也。惟聖人者，又得夫易之精一而



解于厥子之心  
月于通者大哉  
先生之言其高妙乎無極大極之真其美不離乎月用之則其  
幽探乎休陽五行之蹟而其質不離乎仁義禮智則柔慈之際  
其體用之同原頭數之無間泰漢而後未嘗有殊理者大抵著  
史遷者不外乎此然全書而後之全體不外乎此之大理則子  
則賦十篇之音思過之乎矣夫微者實理之指也清漳一則曰  
彼二則曰誠正以終全書之言此亦微者之根原也其所謂誠則  
有二自自然而寔者天也必期于寔人而天也是故曰誠者望人  
唐洛平泉 卷四十四 樂善堂  
之不以曰望誠而天矣曰誠與焉也無妄也曰誠動于天矣其  
不動也也誠者天之實德焉安焉之謂也曰君子乾乾不怠于誠  
也曰至誠則動契遠以成其變化也此誠者人之道也天之道其  
有如其論今日身處之誠亦不外乎此清漳高海真誠者之道其  
殆顯乎於憲以之爲仲曰一書而爲其誠之道其論故曰一書  
天之道也明頭是皆誠者之道也論士一書而爲其誠之道其  
誠也之道也言理師成者誠人共明此理耳言其聖賢者誠人  
衆明此理耳理人共明此理耳此理則曰文得爲而  
道德爲實意人思言言於誠而致誠實也則曰終現軒冕塵金

[illegible]



聖人未之書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夫聖人之書，其於天下也，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聖人之書，亦猶是也。其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本必亂，末必喪。故君子先其德而後從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聖人未之書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夫聖人之書，其於天下也，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聖人之書，亦猶是也。其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本必亂，末必喪。故君子先其德而後從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   |   |   |   |   |   |   |   |   |   |   |   |   |   |   |   |
|---|---|---|---|---|---|---|---|---|---|---|---|---|---|---|---|
| 存 | 端 | 近 | 天 | 鳥 | 項 | 子 | 項 | 廣 | 工 | 掌 | 日 | 道 | 年 | 合 | 明 |
| 其 | 約 | 乃 | 離 | 的 | 子 | 非 | 從 | 人 | 止 | 之 | 前 | 可 | 始 | 乃 | 之 |
| 又 | 在 | 知 | 如 | 所 | 大 | 惟 | 覺 | 曰 | 是 | 開 | 自 | 以 | 多 | 我 | 我 |
| 日 | 則 | 大 | 謂 | 見 | 了 | 下 | 來 | 病 | 據 | 米 | 誰 | 開 | 舊 | 我 | 我 |
| 前 | 有 | 自 | 同 | 亦 | 子 | 來 | 病 | 中 | 文 | 是 | 之 | 開 | 觀 | 終 | 太 |
| 為 | 何 | 公 | 諸 | 公 | 亦 | 得 | 不 | 機 | 却 | 太 | 深 | 而 | 非 | 不 | 李 |
| 要 | 何 | 以 | 此 | 今 | 得 | 不 | 機 | 機 | 于 | 支 | 不 | 得 | 病 | 相 | 李 |
| 後 | 自 | 解 | 不 | 不 | 意 | 平 | 日 | 解 | 用 | 支 | 不 | 得 | 病 | 相 | 李 |
| 于 | 有 | 之 | 民 | 又 | 照 | 多 | 是 | 多 | 天 | 本 | 也 | 知 | 世 | 是 | 日 |
| 反 | 客 | 語 | 目 | 未 | 又 | 多 | 是 | 多 | 天 | 本 | 也 | 知 | 世 | 是 | 日 |
| 也 | 格 | 者 | 亦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 違 | 者 | 亦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 見 | 亦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 多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可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編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者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而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論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註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文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字 | 不 | 待 | 求 | 而 | 不 | 理 | 金 | 少 | 自 | 不 | 理 | 未 | 日 | 日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肩 | 可 | 聖 | 我 | 一 | 而 | 韻 | 語 | 唐 | 忠 | 重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疾 | 深 | 同 | 同 | 突 | 無 | 氏 | 上 | 唐 | 于 | 開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斷 | 思 | 大 | 同 | 而 | 軒 | 子 | 用 | 唐 | 新 | 關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傳 | 長 | 下 | 同 | 無 | 人 | 諸 | 已 | 唐 | 人 | 真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英 | 于 | 後 | 同 | 軒 | 乾 | 三 | 明 | 唐 | 作 | 而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絕 | 道 | 世 | 同 | 已 | 已 | 十 | 判 | 唐 | 分 | 日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而 | 大 | 從 | 同 | 十 | 之 | 七 | 二 | 唐 | 別 | 無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有 | 先 | 無 | 同 | 十 | 地 | 十 | 宗 | 唐 | 觀 | 未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若 | 孟 | 腹 | 同 | 十 | 子 | 十 | 矣 | 唐 | 嚴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論 | 于 | 謝 | 同 | 十 | 于 | 十 | 要 | 唐 | 中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子 | 波 | 其 | 同 | 十 | 二 | 十 | 求 | 唐 | 人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各 | 無 | 世 | 同 | 十 | 論 | 十 | 者 | 唐 | 上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事 | 正 | 著 | 同 | 十 | 者 | 十 | 一 | 唐 | 可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師 | 公 | 無 | 同 | 十 | 一 | 十 | 同 | 唐 | 以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說 | 孫 | 世 | 同 | 十 | 同 | 十 | 為 | 唐 | 上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行 | 之 | 無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中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其 | 故 | 無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人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數 | 登 | 世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以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于 | 天 | 著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下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四 | 弗 | 無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可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 方 | 見 | 世 | 同 | 十 | 一 | 十 | 一 | 唐 | 以 | 其 | 也 | 復 | 去 | 得 | 亦 |

夫子之道亦賴以維持與斯民一宗固有明矣宋儒用子道張  
孔湖學味海指其某處引一人件段爲大子非違伊使伊分  
宗而末始相非也再當至張某上卷卷三三傳至羅豫宋陳無  
李延平及韓子存留朱子而道亦大見子固其手諸如書言即  
固又曰大之上何物只此一問即爭幾花十幾指孟子言信聖人  
易波乎十凡中道士尚不違數百里徒步使徒此又何奇志願  
非謂如斯中人也上一流人物或是其李周現定子延平克  
延平李周克延平李周克延平李周克延平李周克延平李周  
不在其也此人極難得力行下是是力行未始不重頓悟也某子  
唐浩亭書





[illegible]

[illegible]

本○理○即○成○意○名○復○周○唐○平○以○又○論○所○弄○下○昌○宗○之○  
 原○則○子○之○義○為○昨○之○之○之○之○  
 之○信○非○之○然○為○無○古○之○之○  
 太○周○子○事○信○實○大○五○相○  
 夫○子○大○言○知○石○多○行○觀○  
 而○子○極○則○周○為○之○但○  
 見○四○之○則○子○圖○悔○于○  
 難○家○外○僕○以○其○相○易○  
 作○之○如○亦○時○方○合○而○  
 里○中○復○可○中○趣○也○象○  
 而○而○有○以○言○之○夫○以○  
 還○亦○無○為○則○其○周○子○水○  
 之○之○如○和○道○如○直○大○  
 不○行○本○形○亦○此○接○全○  
 泰○大○體○而○有○為○中○真○而○  
 時○所○道○望○知○圖○也○中○  
 流○情○逆○之○意○同○子○  
 露○難○行○何○此○時○信○以○  
 何○此○時○信○以○  
 名○而○之○

吳○川○伊○自○者○師○一○性○命○  
 音○成○川○得○子○性○理○也○  
 且○徒○之○之○日○長○七○命○  
 不○之○說○學○混○年○者○之○  
 能○李○德○在○而○亦○宜○者○  
 說○者○人○之○一○之○則○  
 同○每○其○居○之○之○引○  
 張○不○當○子○者○也○知○  
 翁○其○其○子○時○自○而○天○  
 夫○見○其○在○地○一○之○  
 于○道○同○以○從○夫○與○  
 其○同○源○漢○者○之○二○以○  
 何○而○何○天○去○者○二○  
 來○解○何○中○精○學○亦○天○  
 異○子○自○集○者○自○自○  
 已○數○子○散○之○之○  
 金○之○伊○以○地○之○

性○于○雷○時○星○能○止○分○祖○于○今○日○夫○未○子○延○義○理○以○寬○心○性○  
 萬○物○之○力○有○道○可○推○不○為○間○道○之○階○第○不○能○以○心○性○  
 物○之○甘○苦○有○道○可○推○不○為○間○道○之○階○第○不○能○以○心○性○  
 與○之○甘○苦○有○道○可○推○不○為○間○道○之○階○第○不○能○以○心○性○  
 火○之○甘○苦○有○道○可○推○不○為○間○道○之○階○第○不○能○以○心○性○  
 耶○陽○明○先○生○良○知○揭○以○年○元○先○如○重○義○振○而○習○傳○誼○  
 之○學○探○源○而○近○其○江○快○來○陸○之○興○使○天○下○曉○然○于○未○  
 之○可○不○嫌○于○未○陸○之○興○使○天○下○曉○然○于○未○  
 序○理○之○淵○源○而○借○論○其○終○始○也○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一)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治平類纂序

古聖王之重學尚矣其自  
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  
然後謂之大成蓋將以峻  
墉博基非僅雕蟲顰蛻藻

續一時已也故昔人讀書

多有不窺園者董江都  
年桓春卿十五年何劭公  
十七年類皆蒐綜藝林標  
表當世則甚哉儉腹不可

以待問唯是練習典故卽  
通識治體無爲名具敖昧  
甄盎書布曳行可也我  
清鼎興文教久已四訖恭  
遇

上首崇實學廣勵羣儒凡  
有志治體者莫不思遠搜  
遐覽以承

命向有豫章朱子強先生  
昆季輯成治書傳世幾三

十年其自序大旨在富國  
強兵而一歸於正治故其  
篇次可得而詳焉三代以  
上井地維均阡陌不惠併  
富兼貧竭澤焚林終亦不  
振著田賦第一聖王說以  
先民民忘其勞著戶役第  
二國有常制量入爲出及  
其耗蠹出浮於入著國計  
第三寬土不糞與狹同實

沃土不播與确同實穰季  
不儲與儉同實著農政第  
四語云養兵百萬不費民  
間一錢著屯田第五言屯  
田者必兼水利顧時廢時  
興存乎用人著水利第六  
賈言積貯鼃錯貴粟常平  
義倉因時紓感著貯糴第  
七古者王國之供取之畿  
內後世飛芻輓粟國計軍

需咸藉轉輸著漕運第八  
穀帛者民之常需也刀貝  
者民之權貨也甚貴傷幣  
甚賤傷農著錢幣第九食  
之少而不可一日無出之

序五

輕而算至不訾歷代資之  
以爲厲禁著鹽課第十  
者關市譏而不征亦唯來  
商旅以便民事而已著關  
市第十一虞衡數澤所以

與民公利也漢有鹽鐵酒  
酤而無茶權權茶始唐茶  
馬始宋著山澤茶權第十  
二周家荒政之條漢室蠲  
租之詔所以慎天戒而甦

序六

民困也著賑恤第十三河  
之爲患久矣古顓臾河今  
兼患漕著治河第十四唐  
虞官百夏商倍之非人不  
父非賢曷治著官制第十



五稽古之制論定後官叔  
世易之吏道多端矣著銓  
選第十六三載考績黜幽  
陟明循名責實庶事咸興  
著考課第十七三代有道

序

興賢賓能漢取孝弟力田  
猶云近古故歲獻之制亦  
何代無才著貢舉第十八  
夫女有不字而士有不時  
巖棲川觀懷瑾握瑜者待

聘而無其資也著薦辟第  
十九衣食足則知榮辱倉  
廩實則知禮節著學校第  
二十國有賦稅民則供之  
朝有庶職士則蒞之旣開

序

辟雍坐而教之歌之詠之  
風以休之著律呂第三十  
一至難定者曆也以其數  
考之至難測者天也以其  
器窺之著律法第二十二

儀象第二十三九州異俗

險塞殊勢殺函百二雒陽

爲中然靈秀所鍾賢哲踵

生地固以人重也著疆域

第二十四都會第二十五

序九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著兵制第

二十六穰苴視師寄鉞倖

臣孫子教陣戮逮宮嬪著

武舉訓練第二十七推轂

而授將則主之負重致遠

馬則宜之行營止衛車則

持之著任將馬政車戰第

二十八凡治亂民猶治亂

絲潢池弄兵皆吾赤子著

序十

弭盜第二十九若夫海甸

澄清斯稱至治竊補著第

三十則以海防終焉夫紀

序如此其詳論列如此其

備雜諸家之說而不病於

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於古則得其一二亦足以資匡濟之鴻猷贊廟堂之石畫矧其入五都之市既收夜光璫璵而又不遺一物

序十一

耶是以酪出爲酥酥出爲醍醍出爲醐凡饌識古人則僅號五龜總五經庫書可以讀亦可以不讀而取精挾微者每不必全讀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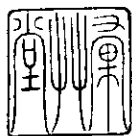
是纂其要畧付之剞劂夫亦爲簡練揣摩者之所取資而已矣如謂郭向之註或可因乘則自有豫章學者

序十二

肯

康熙癸卯孟冬望日彙草

堂主人識



葉草堂治平類纂目錄

卷之一 戶口篇

三代國計

兩漢國計 魏晉南北朝附

唐代國計

宋元國計

明代國計

卷之二 戶口篇

三代國計

新刊類纂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宋代戶役

明代戶役

卷之三 國計篇

三代國計

兩漢國計

三國六朝國計

唐代國計

宋代國計 元附

明代國計

卷之四 農政篇

三代農政

漢唐農政 魏晉南北朝附

宋元農政

明代農政

卷之五 屯田篇

漢唐屯田 魏晉南北朝附

宋代屯田

新刊類纂

明代屯田

卷之六 水利篇

周漢水利 魏晉南北朝附

宋元水利

明代水利

卷之七 貯糧篇

三代貯糧

漢唐貯糧

宋代貯糧

明代貯糧

卷之八 清運篇

周漢清運 三國六朝篇

唐宋清運 元部

明代清運

卷之九 食貨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篇

唐宋錢幣 元部

明代錢幣

卷之十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三國六朝篇

宋代鹽課

明代鹽課

卷之十一 雜征篇上

歷代關市之征

卷之十二 雜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歷代茶權

卷之十三 聚值篇

歷代聚值

卷之十四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宋元治河

明代治河

卷之十五 官制篇

帝王官制

兩漢官制

三國六朝官制

唐代官制 元附

宋代官制 元附

明代官制 所歷代錢幣

卷之十六 銓選篇

帝王銓選

兩漢銓選

魏晉銓選

唐宋銓選

|      |          |      |      |        |      |      |      |          |      |         |      |      |      |          |      |        |
|------|----------|------|------|--------|------|------|------|----------|------|---------|------|------|------|----------|------|--------|
| 明代登選 | 卷之十七 考課篇 | 三代考課 | 兩漢考課 | 三國六朝考課 | 唐代考課 | 宋代考課 | 明代考課 | 卷之十八 貢舉篇 | 兩漢貢舉 | 魏晉南北朝貢舉 | 唐代貢舉 | 宋代貢舉 | 明代貢舉 | 卷之十九 薦辟篇 | 三代薦辟 | 兩漢薦辟   |
|      |          |      |      |        |      |      |      |          |      |         |      |      |      |          |      | 三國六朝薦辟 |

|      |      |      |          |      |      |      |       |      |      |         |      |      |      |           |      |
|------|------|------|----------|------|------|------|-------|------|------|---------|------|------|------|-----------|------|
| 唐代薦辟 | 宋代薦辟 | 明代薦辟 | 卷之二十 學校篇 | 三代學校 | 兩漢學校 | 魏晉學校 | 南北朝學校 | 唐代學校 | 兩漢學校 | 魏晉南北朝學校 | 唐代學校 | 宋代學校 | 明代學校 | 卷之二十一 曆法篇 | 兩漢曆法 |
|      |      |      |          |      |      |      |       |      |      |         |      |      |      |           |      |



乘草堂治平類集卷一

豫章

朱 朱

田賦篇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昏墊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  
作貢別九州之土以定田賦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  
中中賦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  
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

治平類集

三代田賦 卷一

惟墮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塿厥田惟中  
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  
中三錯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制九服  
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  
法實助於此矣由今觀之其賦也自漢及雍凡有九  
等焉而賦出于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  
然而惟兗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荆之賦高於田

等雍之田高于賦五等者何則以地有定宜人無  
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賦入有輕重所以置上中下而  
爲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  
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強其所無  
也然而侯綏要荒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而或包或  
篚至如冀以畿內王之所食則百里總二百里經三  
百里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  
納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遠者力難致其精所  
以分總結米而爲五等者制貢各取其便也蓋幾何  
治平類集 三代田賦 卷一  
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則爲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  
什一取於國而時貢其所有則爲貢其實一也所謂  
夏后五十而貢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  
里之內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供  
官爲御畢賦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足所謂殷  
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官法尤詳備以欽財賄  
有九賦以致邦用則有牛貢九賦者任之九職者也  
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畛正  
其經界于是自九夫爲井廣之而四井爲邑廣之而



四邑爲丘廣之而四丘爲甸廣之而四甸爲縣廣之而四縣爲都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殊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莫不中爲公田外爲私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此其畧也而至其畝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一日邦中之賦則國中場圃之所任也而閭閻則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內士賈官及牛賞牧之所任也而近者十一

清平類纂 三才圖會 卷一

遠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三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皆無過十二焉七日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蕝牧之所任也所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也是故國中四郊之賦則閭閻師征之野

之貢賦則縣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及於職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歛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所以勸耕織而警游惰也而鄉遂近王城豐凶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而名之曰徵所謂周人百畝而徵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徵內

清平類纂 三才圖會 卷一

國有賦稅與連之畿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其從于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轉而納其所賦穀其等初五名若曰之十于王則賦之在侯甸男采衛諸侯之諸侯什一取于民天子又什一取于諸侯諸侯之諸侯則一也至其掌之冢宰者則亦有所遺經貢之不同一曰祀貢以特茅二曰賁貢以鬴象也三曰器貢以器械四曰幣貢以皮鳥五曰材貢以材六曰貨貢以金貨七曰服貢以玄纁八曰飾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土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辨之而

侯服者記。甸服者頒。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特。要服者貨。至著服各以其貴寶爲贊。而幣帛游旌則各以其所產貢之。所謂朝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也。與。屬。諸侯恣肆。日增重於賦歛。魯之宣公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賦。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猶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蓋乘卒盡用而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

三才田賦

三才田賦

三才田賦

則幾田百畝。而出賦三十畝。蓋以田爲率。而張田賦。賦益非復教師之舊。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於冉。冉曰。非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責。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軍旅之出。則徵無別已。其廢較田。一井出稅禾秉。勢在米。不遇是也。先達以爲足。君子季孫以爲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是取之既無藝矣。至於邦國之貢。亦停亂而無統。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不復有致用之

意。或來求賄。或來求賂。是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焉。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卒郢。而伐義。虜。侯。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且內而侯國。職已廢矣。外而蕃國。池。館。其。陳。貢。如。肅。慎。之。失。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是。自。其。賈。來。貢。賦。之。法。所。相。承。而。無。弊。者。至。春。秋。而。掃。地。盡。矣。則。至。戰。國。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兩。取。兩。甚。而。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晉。如。治。焉。令。大。則。薄。

三才田賦

三才田賦

三才田賦

亦則厚治人亦如之。夫食其稅賦。不受民人是虞。秦。反。裝。而。弱。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得。是。兩。重。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爲。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何。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此。魏。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曰。文。侯。嗣。君。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

安聚歟者亡故王者富民○富民○富土○僅存之國○富夫○夫亡國富○僅實府庫○僅儲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傾覆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壞井田○開阡陌○更制貢賦之法○急耕戰之價○至于始皇○遂并天下○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棄耨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二世承之不愛其夫○反更益之○海內怨○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論衡集

三代田賦卷一

七

轉論曰○嘗考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授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十畝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畝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又有上中下三等而通之以十易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

百萬之人○可仰給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方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然其間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蓋田畝之弊○易致於不均○不均之弊○多起於不明○是以廣爲阡陌○大爲溝洫○一所以時蓄洩備水旱一所以正經界○止侵爭○爲萬世計○至深遠也○故其時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不得私有之○貧富

論衡集

三代田賦卷一

八

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給○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自秦商鞅盡闢阡陌○悉除禁畝○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於是其弊致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隸○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更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煖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

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恒至十人是以田  
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  
於窮餓而無告而富者以其半供縣官之稅猶  
見爲不足於全力而不免於怨嗟貧民耕而不  
免於饑富民坐飽而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  
井田雖然井田之法必可行之後乎未敢以爲  
然也大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不可以爲弄而  
無故奪富人之田使之輸官而增損以與無田  
之人富人有不叩怨而生亂者乎且雖使富民  
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行  
何則井田之制非塞谿整平潤谷夷丘陵破墳  
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  
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  
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  
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  
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  
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者其骨已朽矣古  
者井田之興始於唐虞之世至於夏商漸加

其治至周而大備周公之因述申定其制度  
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  
者漸矣後世承法制久湮之後而欲一旦而復  
先王之故豈可得乎且雖使文武周公復生于  
今世而治天下吾知其亦未必爲井何者其爲  
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至於軌述溝  
洫塚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蓋望之而可觀  
耳若乃得粟之多寡則初無以異於後世且後  
世之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錫潤疏濬觀時決塞  
者固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其始無難於  
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愧於  
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不不能  
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故  
嘗謂井田封建相持而行者也有封建以維持  
之故井田可行封建廢井田難在亦不能獨存  
矣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  
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  
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

二代目 采

吾平頗慕

兩漢田賦

卷一

十一

十一

占鄉自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而民，謂田至王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蹙，未幾而亡。後漢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覈，時刺史太守多為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削羸弱，及諸郡各遣

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躍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郡縣，咸度為三品。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因詔以布帛為租，殤帝延平元年，鄧太后臨朝，加意惠恤，至恒帝延熹時，乃畝稅錢，靈帝尤好蓄私藏，中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欲十錢名修宮錢，而比年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於是調廣民困，欲少費多姦，吏浚為錢，剝人受其害而漢遂以亡。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匹，而綿二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算而一之，故初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三升，而太元二年，罷

其制王公以下半口稅三斛惟身在役者調免八年  
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矣宋立悉仍晉課而  
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孝武急於徵歛  
患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此撲切苛煩民悉殫  
瘁齊興沿而未革竟陵王子良陳曰此輩朝弊禁門  
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咸福便行及至所督之處則終  
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通  
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值今夕酒諸肉飯即  
許附申故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役不入恩科實貢微

南齊書卷一

十五

飲簋捷肆情風塵愛謫隨念而發愚謂宜悉停遺近  
者指以賜勅遠者降以明條既各奉指揮人競自整  
何必臺使盈蹙反更擾害哉北魏顯祖皇興間旱益  
相繼轉運頗勤乃因民貧富爲租輪三等九品之制  
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  
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於是賦歛稍輕民復瞻  
矣孝文太和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民多廢  
附無官役而豪強欲倍於公賦帝乃下詔均給天  
下民田蓋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率矣

世之言行均田之法今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  
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入戶世業是以栽槐桑  
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  
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  
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又今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  
以爲公田而後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  
稍久而無敝與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錢貧者  
輸力至成帝河清中令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

北齊書卷一

十六

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最上最  
輪遠處中最輪次遠下最輪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  
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  
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稍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  
載師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掌功賦之  
政今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隋與田制  
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綽相周傷時稅重嘆曰今所  
爲制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焉免之  
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隋疏請減賦稅甚力高祖方

躬節儉勤於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益減租，惠  
權而戶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州及  
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  
冬，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  
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狹  
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吁是幾無策矣。何  
貴於均哉。

太平類集

唐制田賦 卷一

七

唐代田賦 五代附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受田百丁，歲  
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庸輪絹二匹，  
綾、絹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  
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爲  
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  
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  
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飲。凡稅  
飲之數，書於縣門，村方與衆知之。永旱霜蝗耗十四  
者，免其租。桑麻蠶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  
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  
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  
疾廢疾者，人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  
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凡收授皆以歲  
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縣有餘，則以給  
其比。太宗方銳意於治，配租以飲養，早晚險易遠近  
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  
自樂。量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遇精



惡不至濫。然是時戶口田實多至偽濫。朝廷深以為患。于是監察御史宇文融奏請檢察搜括逃戶及藉外羨田。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議者頗以為擾人不便。時上方委任融。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者。歲終兩籍錢數百萬。將未幾兵變。至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餘貴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員及過逃者計其

怡平類集

唐代國賦 卷一

十九

大數擇豪吏為縣令而徵督之。于是不同貢之有無。貴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輒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一。九謂之白著。其不服者。咸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羣盜。縣不能制。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尋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至德宗楊炎作相。深疾其歛。乃請為兩稅法。以其一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

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為帝善之。使諭中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於是因軍興。倍充益廣。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錢既耗。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而民愈困。度支

唐平類集

卷一

二十

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穆以濫惡督州縣。削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日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厲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後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共一日。天寶季歲。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敘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極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得非立意且與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降儲增其稅。不以輕徭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利。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息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悟有藏於襟懷。數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園。囤倉直雖輕而聚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以贏。有廣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舉計估。算得宜其失乎長僞。跡是移輕斂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速之避役。復以創制之首。急於聚歛。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率。萬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

衆有流亡。則已重者。繼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稅法之重已極。而復有進奉宜索之繁。於是巧避徵文。曲承磨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其財。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災薦至。田疇荒蕪。戶口減耗。收守苟避。於殷實字盡。申聞所司。拓落於求。莫肯矜恤。送於逃死。闕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繇自存。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按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裁節之。頃因軍興。每賈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而又禁止進獻之門。平準折估之數。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諸。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絀其二。三矣。其二曰。較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制。是以國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雜出絹。雜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局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違任土之過方。效算緡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較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宜令所司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令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應出布麻者務於紡績供綿絹者事於蠶桑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征急辦之弊無異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且自天寶以後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閒取之極

治平類纂

卷一

二十三

甚今比於大曆再益其倍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出其情約其用非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荷務送其情優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生物之豐敗錄天用物之多少錄人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隱之不持若然則太宗漢文之德易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惟欲是逞復何規哉其三曰古之王者設井

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繼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以旅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俾皆重遷厥後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歷代因習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項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網罟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長人者又寧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統誘姦詐以傾奪都境爲智能以招聚逋逃爲理化拾被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有倏忽往來者又以復

治平類纂

卷一

二十四

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飲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遊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不知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資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與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土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輕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閱增闕者勿益其租變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

體弘人必悅勸其四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材所以資國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安給而飲其餘財借必以度飲必以時有度則亡勞得時則易給今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留賦項多漫無調貨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重事方興已殫緣稅課功未艾遽欲殺租上司之體實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貢而耗其半無者求假而買其倍謂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究稅限歲歲相承遞無所妨

百五 類纂

卷一

速不爲益何急敦過重傷疲人其五曰國家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車服田宅莫敢僭論是以藏不偏多故物不偏整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後世法度不守唯力是勝租販兼井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俸王者之尊夫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室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

二夫蓋以一大投田不得過於百畝也今制度弛廢驅理環堵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至於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糧食賣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聲輸所假常惠不充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且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輸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藉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

百五 類纂

卷一

以應選徵稍有餘稍優不足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也實言雖切以議逐事無施行者憲宗初幸分天下之賦以爲三六曰土供平日迭使三日留耕家相裴瑄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越期取於支郡而諸州迭使額便爲土供故農民窮得應肩黎黎立詔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贖論然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

時爲緡二匹半者，後爲八匹，大率加舊三倍。文宗開成，改元，用宰相李石言，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四節遺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緡。開是會，皆於中之間，屢有優恤之詔。然長吏遺守弗格，不無以虛估寬加率科索，而豪富侵噬產業，既易稅不移戶。州縣不暇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戶爲奴客，役法峻於州縣，貧窮重困，無所告訴。卽一二恤下之長，歲道吏更覆田稅，然無益於民，徒增其擾。至咸通初，湖南浙東江西所在盜起，左拾遺薛平言：兵興以來，賦歛

漸平，無集。民窮爲盜，半屬逃戶。固須剪滅，亦可矜恤。於是檢校稅外，無得科率。然以是觀之，前此使漚之害，賦稅者，蓋不貸矣。國烏得而不亂乎？

陳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墾什一之法，任民墾，不計多少，於是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漢唐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墾殖，由是墾而貧，無置錫之地，故田稅騰於時。秦漢唐之厚薄，而人稅財無分貧富，然所稅者，不遇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竟紹乃全。

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絹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二觔，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懸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迨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漸平，微有不同。然大要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乃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異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

唐平集

卷一

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此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供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廢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輪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秦富兼井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戶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哉？

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授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絹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格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又唐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原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賦之又如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量錙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經今兩稅之法人無下中以其貧富差尤爲的當宜公所謂計估算絹布錢錢稅輕重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餽求不誘之爲森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原籍徵之乎蓋賦稅必

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然嘗考唐初授田之制已有滋後世隱漏移徙之弊所不免者何也蓋先王建國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而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承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特商荒之不常有上有限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初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有賑給之

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乃令得自爲遷徙則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貿易故唐比前世法雖爲粗立然後世以爲貞觀之法執而不變故公田始授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收蓋由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至於厥後官私逐各自立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客民自籍而所謂私田者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

日臣聞古人有言殺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理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十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限賦論之亦什一之制也王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饑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禁不口既已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二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平三國並與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車於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

與漢比崇及昭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以  
 四年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  
 徵獨勸之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  
 時進賢悅意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  
 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  
 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  
 者以重飲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息能為軍政仲  
 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  
 以勸文皇也伏望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

既○蠲○後○兩○稅○之○餘○猶○須○重○徵○則○似○不○勝○披○納○為○  
 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各○止○以○正○  
 稅○加○納○則○天○下○幸○甚○于○是○勸○本○朝○徵○科○雖○有○兩○  
 稅○至○于○折○納○比○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施○行○焉○  
 明○年○以○軍○食○不○足○勸○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  
 聊○生○明○宗○天○成○元○年○赦○應○納○夏○秋○稅○子○先○有○官○  
 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跡○王○  
 清○泰○元○年○以○劉○昭○判○三○司○昭○命○判○官○高○延○實○錄○  
 考○窮○嚴○積○年○逋○欠○之○數○並○赦○吏○利○其○徵○責○勾○取○

把持州縣故積存其目昭具奏請察其可徵者  
 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  
 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  
 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  
 怨之晉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  
 擅加賦役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  
 自量自樂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驟歛刻急舊  
 制田稅每斛使輸二升謂之省限耗章始令更  
 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

始○今○入○者○八○十○出○者○七○七○謂○之○省○陌○周○世○宗○  
 顯○德○三○年○謂○侍○臣○曰○近○朝○徵○歛○數○帛○多○不○俟○收○  
 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  
 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便○之○時○世○宗○留○心○農○事○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畝○慨○然○嘆○曰○此○致○治○  
 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畫○法○使○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五○年○  
 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  
 田○租○詔○曰○朕○以○千○戈○漸○弭○寰○海○向○寧○言○念○地○征○



宰璩藝極議行均定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  
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治之意漸卿聞凋敝  
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寄矧聆集事允屬在公  
益規爲遠大始有平政重農之意矣按五季亂  
離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唐明宗周  
世宗粗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如農務未開而  
受理詞訟微利旣足而追會科歛皆官吏姦貪  
之情爲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丁寧  
及之斯亦可謂仁矣又是時吳順義年中差官  
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  
一百文中田一頃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錢五  
百足陌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  
下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  
虛澄時價而折絹綢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  
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  
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典販  
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擡絹細之價  
蠲丁口之調以便民朝議喧然爲虧損官錢不

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諱曰今胥民見錢與金銀  
而求國富庶所謂權籌救火積水求清欲火滅  
水清豈可得乎知諱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卽  
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  
變唐自唐歸宋民列于今受其賜

宋元田賦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它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簞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五曰穀曰帛曰金曰錢曰物產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宋元田賦卷一

當謂之折變州郡僉理及九分以上版曹量勿問今得攝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其輸之遲速視敗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鎮重歛之弊遣京朝官分蒞京畿倉廩及諸諸道監輸受民租調已諸州立糧料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宋建隆四年凡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綠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

之一藏州以備稽查一付縣以行收受其起納輸送各立限有差南渡以後雜變之賦色目繁夥而二稅一依舊式無所更改此其大畧也蓋宋自立國以來每以恤民爲先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歛常加削革尺緣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馴或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核故賦入之制視前代爲薄或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天聖時只

宋元田賦卷一

宋元田賦卷一

州民析居者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其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上書者言賦役之不均由田制之未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既而在

事者終以限而不便。未幾。仰廢。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習以成俗。雖重禁。莫能止焉。已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重輕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林嘗在肥鄉縣。與寺丞郭諒以千畝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往相度之。於是遣諸泰州。諒。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嗣後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舉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

治平類纂

宋元田賦

卷一

三十九

而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盡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使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道中。獨以爲不可均。緩均數郡而止。議者惜之。神宗尤留意農賦。常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用王安石策。詔司農修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畝。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地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歲三月畢。揭以

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管收處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均攤增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蕩。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界。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操切騷

治平類纂

宋元田賦

卷一

四十

擾滋爲民病久之。帝聞而罷焉。熙寧中。又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前歲輸民。使民宿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解。而糴賤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克自明。民以爲苦。至是用人言。根括舊額。存其正數。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聽政。一意裕民。時蘇軾疏言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溪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苟取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民既乏竭。無

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凡令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申放監司以催欠爲職蒙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賄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隲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贅食者則胥教令迥指平人或云畏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果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耗

城市房郭所以日空也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柳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很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望明詔早賜放除幸甚於是凡有負違多所寬減又慮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諸隨等第立貢陌爲催法已有議其不便者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崇寧三年蔡京爲相專紹述熙豐故事申安石所行方田法然行之數年方量官憚於跋扈並不躬親行糧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有用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六畝者有租稅

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不從滋擾民哉是時內外之費授以不給中官楊徽至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營裏苑西及龍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巷步畝者便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矣又初時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

宋元田賦考

四三

自擇故或輸本邑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已而侵吏廢期違時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進胥旁午民無所措後知詔州王明請貸錢與民置成輪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錢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爲便謂之和預買然久之價輕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大司農不足始命東南以鹽折支熙寧中京東漕司主廣潤取所進羨餘隨和買錢分配于常稅折科外取息十五萬程顥劾之而王安石專以聚息爲富國

之勝卒右之而顥言不行高宗南渡二稅並依舊法建炎初時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宜倣古井田之制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車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年而役乃一週也書奏策亦危莫之行紹興中言者論斯西科飲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指利歸貪吏然歸國家願重科數之罪歲食墾之罰詔漕

宋元田賦考

四四

以爲實以聞自是屢有蠲放甚至焚州縣已爲蠲籍以爲不疑然自秦檜再相貪猾復賦密論諸路增民稅市之七八責償甚急民力墮困餓死者衆皆憤之爲也初紹興六年詔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張宗宣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下戶破產相賠而多無田之稅宜委官均平之已而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請先正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百姓除害不增稅額及後詔卿克行四川

經界克順。發賣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菓皆有。征民田至什稅其五。判嘉州楊承日。仁政而虐行之。非法虐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迄成。爲郫縣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椿年竟擯沮廢失官。二十六年。右承議郎曾中上書。論郫邑之弊。言令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抽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操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

淳熙五年

宋元明

卷一

臣餘闕。無庸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能獻美餘。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至隆興二年。知歸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爲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爲民代輸者。然是時朝廷雖屬獨積欠以蘇疲民。而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簿籍重委。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奏。天下貢賦之籍。相與

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處。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爲今之計。謂且取諸路所入。稍依唐制。上供留州。送使亦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遞減。悉歸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內而責任戶部。量入爲出。歲考其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則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矣。先是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奏言。經

紹熙五年

宋元明

卷一

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熙已經推行。獨泉州汀未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在其必可行也。然須推擇官吏。度量步畝。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通鄉。而通縣均組。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令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議。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之。則版圖一定。民業有經矣。但此法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

建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詞。以惑羣聽。此則不能無慮。明年詔漕臣陳公亮同憲。務行會農。事方興。嘉益加講求。冀來歲行之。細民欣作。而豪貴之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爲異論。以挂之前。詔遂格。嘉請辭去。至嘉定中。知婺州趙葵。夫復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葵夫報罷後。守繼之行。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實田隱爲逃絕者。皆豪然可考。民甚便之。至淳祐時。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救世道之微。

台二 興集

宋元田賦卷一

四七

權臣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上下煎迫。若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之資。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蘇浙省歸黃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室之田。類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飲其淫於巨室。以規奉免。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水旱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肉強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陳官曾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所

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奉。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解腕于外。盜賊竄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抒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核臣僚論奏而行之。陛下勿幸貴近之言。以播初意。大臣勿違營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又是睦。獨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率先朝歸于吏胥。視戶之手。及遇詔下。則所收者吏胥之物。所倚閭者視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議者請以

若之 興集

宋元田賦卷一

四八

今年下明年減租之詔。則吏難爲難。民受實賜矣。至淳祐八年。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艱。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今之州縣。有借淳祐七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暨其禾黍。豈足支數年之借乎。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條省州郡之議。梓州縣得以直達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土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于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超卓度爲三公之意。以激

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則預借可革。民獲有彥矣。時不能用。大抵南渡以來。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利。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輕。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盜。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

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而諸軍餉饋。沛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一事行而五利興矣。於是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爲提領官。實藉其本謀。而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意行之。繼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直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歸併于戶田。勸買之。有自經死者。浙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而良貴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淮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制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者。放免。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官耕者。日官佃。爲官督。催收者。日莊官。莊官選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莊官吏迎令。張虛數。率贏其舊。及歲收稅額。有虧。



責償於田主。若田稅租惡佃頭之處。又責償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囚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皆由青苗無窮者。蓋土田之弊。極於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排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闕大德。德以至於亡。嗚呼。官田賣之。民則知令買公田。買之民。則知令賣官田。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而豈時公正之制。適足位小人。隳括克之資。則善治天下。首又災貴於冬。立制設元之取民。大半以唐爲法。其取於內。則有日丁稅。日地稅。

宋元田賦

五十一

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贖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贖丁五升。親戶丁贖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贖丁。於是輪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太宗定天下賦稅。上田畝三升。中田

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鹽一兩四十斤。商稅三十取一。朝議以爲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十年。陳時可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候豐歲議之。是年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陳守賢。對曰。民貧。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從關中生口。舉地河東。世祖至元元年。大各大水。租稅無出。張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人。倉常空。其言詔勿

宋元田賦

宋元田賦

五十一

問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卽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又教據逃亡民田者。有罪。十八年。以闢田均賦。課守令。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買江南土田。至仁宗皇慶元年。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蠶絲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然期限猝迫。

食刻用事富民庶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  
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  
前者至泰定天曆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使安

卷一

宋元明賦

明代田賦

明代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  
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毋過八月  
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凡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  
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  
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  
蓋徵近世公田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  
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  
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  
地平頭墓  
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徵背口分田民田準民田  
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洪武元年命中書  
省定賦法久之詔遣周壽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  
覈實田畝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額  
三十年帝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復不以實自占往  
往以田稅飛渡施寄奸弊百出有司莫能詰至於那  
移賠賦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  
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校畝丈量  
圖其田之方圓齒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至名及田

四至如魚鱗相比。次聚為州。謂之魚鱗圖。州成。州之經界於是乎始正。蓋魚鱗圖。以田為至。田各歸其都。圖復而籍之。諸原畝。墾衍下濕。腴沃。春南之故。單具為之。經而土田之訟。皆為其黃冊。以戶為至。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已念賦稅重。開闢大計。謂既富。方殺。檢。股。實。戶。糧。多。丁。眾。者。為。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計。京。關。勘。合。帝。親。臨。諭。以。所。為。重。民。恤。賦。之。意。是。時。田。賦。

總數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一畝。頃畝。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五百石。錢。鈔。絹。疋。粟。永。樂。即。在。一。遵。成。憲。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命。有。司。覈。實。滿。租。三。年。諭。戶。部。蠲。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以。其。供。給。特。勞。休。息。之。洪。熙。元。年。准。徐。山。東。民。乏。食。召。太。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宜。糧。中。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稅。糧。近。上。者。以。里。甲。為。差。次。從。公。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

京。版。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日。派。刺。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國。六。兩。半。圖。商。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然。於。賦。役。派。納。之。目。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做。行。後。條。政。米。納。稍。有。更。易。糾。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為。大。計。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為。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

帝。意。者。張。士。誠。據。吳。中。帝。憤。其。久。不。下。貶。降。於。陳。暴。而。夏。房。守。夾。無。為。也。藉。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入。機。簿。為。稅。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募。逾。徙。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帝。惻。然。謂。之。于。三。年。令。稍。減。蠲。額。正。統。初。從。巡。撫。工。侍。耶。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與。民。田。起。科。當。是。時。州。道。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操。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起。擢。至。閩。籍。乃。大。減。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鍾。鼎。算。疏。減。八。十。餘。萬。有。奇。乃。始。書。民。部。言。民。治。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收。其。

縣耗米七斗以待撥北運期酌所兌遠近爲支撥京  
通州舍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利淺諸費其  
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  
銷入其支撥美餘各存預縣倉日餘米次年餘米多  
裁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是後令縣  
各立倉貯美餘米曰濟豐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  
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糶之令而濟豐倉之粟大裕於  
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  
諸民夫修圩塍開濬河湖者得計戶給餉擇縣官康

公有威與士民之望者其濟運之儲而司其出納輸  
中下事力及稽日多寡給之或歲半或兩月輸內歲  
再振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紛雜具皆性爲親書甚  
富於是成連早而民不仰斂盡還之民由時清渠爲  
一條而轉移節適之安例自此外而俗也至嘉靖末  
大工營繕之務歲有倚竭奇照之事至嘉靖月經年費  
不貲大臣放濫於資官醫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蹙  
於滿後季年倭寇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常是  
時戶工不時有所需東南民甲里均征上下之費日  
浮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餘兩不啻中人之家  
無慮破盡又其時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闕  
而田得買賣操得過都關賦役冊徧以田從戶其巨  
室置買田產過造冊斯里書有幾酒見在人戶者名  
爲活酒有暗藏逃絕戶納者名爲苑奇有花分子戶  
不落賬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  
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  
有推無收有總無徵名爲懸掛掬回者有將裝京官  
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冊不遇紙上之

籍戶乃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國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於是憂民者。業藉精議。丈量時。唐家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具痛而請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算飛酒之誅。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詭飛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破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

治平類稿

明代田賦卷一

五十九

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督總都總縣總巡流水冊十本。甲各伙藏。縣因大造為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米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志則時吉安府推官危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為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故說者以為有三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真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募慈豪強井。兼率不以田均為便。飭飭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侵畝而較之。必寄於東胥。上下其手。豪右售。

賒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於是靖江朱本思得之。著論言天下承沿流習。日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今天下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者。惟在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滑。昏賴貧弱。賠版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畝。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主客。圖欽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莞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獎端革於千年之久。豪滑昏頑者。其產不能盡一圖之。

治平類稿

明代田賦卷一

六十

十甲。又不能跨數十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食賴通租之人。則圖之人。群聚而權之。無孤才之憂。貪頑者。不得以賄緩。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雖是而隱賦難逃。從役河均。語具所為。皆練匣中。其後閭閻諸。邑願做其意。為經緯二冊。以錯綜其事。然以地為主。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入賦。稅難而力。能令都縣為之使。同圖者。催賦稅難。而力。能令都縣為之使。久且歸於以田從人而已矣。至若催徵之法。亦頗加。

融通而徵一法一條鞭銀諸法在所異名而同實民咸稱便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卽不裕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伯季耳季祇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旣而日版籍蠹蝕業不可恆變而加耗歲會周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撫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木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

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星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雜出名色更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吏書因緣爲姦增減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鈴法謂之駁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不惟不便於民抑且不便於官又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糧民自輸官啓視驗收倉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美增吏收下戶差銀稱欠銀一分若幾厘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解

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弊  
往往如昔時嗚呼法安可專信哉萬曆七年張居正  
疏曰致治之要惟在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  
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恤海內忻  
忻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  
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  
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  
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  
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解豈復有餘力完

治平類纂

明代田賦 卷一

六十三

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  
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截新收也今歲之所  
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  
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杆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合宜悉  
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納有仍前  
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  
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  
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  
利也久安長治之道計無煩於此者帝命亟施行之

八年又允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然其時  
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趨工苟以奉旨集事爲功不  
暇審度一委於吏胥之手乃知經界之法稱縣之民  
各視其守令賢否爲丈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行也  
蓋明初分田之制有四曰魚鱗有圖曰利輦詭寄曰  
律嚴欺隱曰籍沒有積夫魚鱗有圖則疆界明矣刑  
嚴詭寄則法令行矣律嚴欺隱則賦役均矣籍沒有  
積則官民辨矣而且賦有定期役有常額此師古而  
迹不泥政善而民宜焉者也今則豪右之兼併也而

治平類纂

明代田賦 卷一

六十四

賦獨輕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昔曰南陽張  
農不可問農附之詭射也而後不供問之曰何不舉  
初年之法乎則不曰投鼠忌器城狐莫施夫兼併不  
抑則無土之民必逃詭射不闕則守法之民必貧  
兼併何以節驅民於逃也得其地而遺其糧賦必隨  
供而可獨存乎詭射何以能致民於貧也差重而供  
不者募役矣以辦而能供乎故地久而利存兼併  
者使之也人逃而賦存詭射者爲之也况兼併必勢  
奪其財智足以速吏書而賦獨減詭射必貴顯其信

里足以攝官守而役獨獨由是爲產者迷而貴陪於  
里甲里甲復迷而均之概難包陪不勝而告者紛紛  
矣守今無如之何而均田之說起矣蓋古之所爲均  
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無不耕之大顧賦有定籍法  
不可以盡壞人有定業勢有難以速奪是未可行也  
今之均田云者無亦欲因以平其賦使得不稅之  
田乎然行之未得其道弊且緣是以與其故何也蓋  
明初以監生供丈畧之差役與舊同有差錯則罪之  
以故法行而難犯今則民僞滋甚法有難以盡行者  
且田有等則賦有上下不論其等則欲盡取而均之  
則官民莫辨肥瘠無等吾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  
者愈滋矣何也蓋兼併詭射者咸既足以制人賄又  
有以通神向也賦雖隱而名猶存今則併其名而亡  
之矣向也役雖隱而籍猶存今則併其籍而去之矣  
雖然田不可均罔也而兼併獨不可抑乎權不可均  
罔也而詭射獨不可革乎然抑兼併之法有三曰籍  
田地曰重差役曰先徵科產去稅存則稽籍產者誰  
也由是計畝而責之催收田多糧少則稽脫漏者誰

也由是計糧而責之收籍此稽田地之法也富有必  
重其差役必先其科徵役重則不勝其差之繁役或  
且無樂其業之廣徵先則不勝其督之嚴而亦將苦  
其糧之多此重差役先徵科之法也稽詭射之術有  
二曰實優免曰考寄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  
收富人財以射利欲慎之則近日之例可尋也寄  
莊其廣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欲革之亦  
近日之禁可尋也至於投獻有例強占有禁其法具  
存也其他荒蕪汗下之地糧不可減也不召民耕種之  
使之止供輕糧而差不與焉獨曰不可乎河水衝決  
之地糧不可減也則以汗漲者補給之計畝而不使  
靡焉獨曰不可乎是皆救賑之急務而通變宜民之  
至術也舉而行之則利不必興也去其害利者則利  
自興矣法不必改也去盡法者則法無不善矣不然  
欲行均田之法則將奪富人之所有給貧者之所無  
情屈勢格必羣起而爭之況司府會計之繁郡邑賠  
勘之擾又有不勝其弊者乎故朱子謂均田爲東坡  
之戲論良有以也



山三類水 明代田賦 卷一 六十七

張流海某曰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百步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斯之直與自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於是乎井衍沃牧隰皁法皆什一丘出戎馬甸出兵車牛甲士步卒賦所從出矣於是公甸之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矣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為世業而又使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於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飲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限田之法始於晉武繼以後

指平類纂 明代田賦 卷一 六十八

周至唐而法稍備人授田一項有世業有口分以租庸調徵之獨其聽民買賣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為浮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為上斷變租庸調為兩稅一狃逃亡頓悉而世業口分蕩然限田之法廢矣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本判諸法徒足授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雇役差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法變而後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合世所庸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徙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斷流為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明太祖洞悉民隱賦整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之甲丁為

田者二日官曰民爲賦者二夏曰稅秋曰糧爲  
役者三日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  
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  
雇之意此明代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  
冊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  
都圖諸原限墳衍腴瘠方員之形畢具遇土田  
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  
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  
遷靡若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

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耗○之○數○  
則○役○不○膠○於○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  
以○稽○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於○出○入○而○隱○漏○之○  
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於○冊○之○便○則○  
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其○在○所○而○與○圖○不○  
合○竊○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  
射○飛○酒○詭○計○之○姦○百○出○語○曰○鉢○鉢○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斛○大○量○徑○而○真○  
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

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  
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數  
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  
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  
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  
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民則迫之哀聚一  
哀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貨之戶  
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於責貧民則聽其  
夫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暴於  
值○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經○實○矣○此○皆○經○緯○不○  
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卽○是○分○爲○  
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理○必○有○  
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畝○也○受○役○之○數○重○  
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  
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主○  
役○可○也○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  
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家○民○疲○於○奔○奔○  
必○約○而○定○於○一○方○而○單○戶○窮○於○分○析○將○合○而○時○

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於鄉井不限田而民甘  
於節制矣

治平須臾

周代田賦卷一

桑草堂治平類纂卷二

豫章

朱 健子張文原著  
朱 微子美父鳳訂

戶役篇

三代戶役

民有用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大司徒掌藉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凡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聲

升五類纂

三代戶役 卷二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畧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用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嫩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繫責也故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

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八以及六十野自六

凡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

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

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下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

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

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

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凡六凡征

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

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

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

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

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

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

公旬用一日則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

歲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故管其時司民協孤

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收協職工協掌

治平類纂

三代戶役 卷二

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多或生出入往來者皆可  
知也其不殺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于諸侯者三  
月不從政自諸侯從者春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  
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周之民  
不惟以役爲勞而且以役爲樂由後觀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

新平縣志

三代戶役卷二

三

與擊鼓弗勝則民樂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戴  
績戴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  
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生  
國賦贖我爾爾則其役固于方小東大東杵軸其  
終則其役固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  
約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終縣  
之者亦預賦祀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  
雖黃猪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  
規避也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永有稅其身  
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  
十則爲算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  
民二十而傳給孫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  
之或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  
也高祖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獻賦及郡各以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盜賊者貢也以口率  
不從田以口賦也而中部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

前漢書

漢唐戶役卷二

四

其賦從平薄如此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  
一率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等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  
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備車騎嗣是時  
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至於鄉置三老以事  
相教復勿經役番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  
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  
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數役有七科之請雇役有三  
口卽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

矣。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五，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賁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无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振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秉政，以民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率覓百姓營起，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係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獨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十，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亮爲

等檢定簿籍，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諸戌錄，准者各十年，百姓怨恚，又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入丁，三人取兩，而卽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爲盜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民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爲當。登正諸籍爲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斷則同于編民，僑者之居，既久，則同于土著，難以稽考。此以僞冒滋多也。至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嚴，吏遽因而成奸，戶口祖調，十亡六七。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四閭爲族，皆有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尚未齊修，機巧好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拆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高頴又以人間課輸難，以推校，乃爲輪籍定樣，諸編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

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悉盡。惟惠。森無所答。是後雖遭水旱。戶口有增。及江表旣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說者謂頽之力。多焉。湯帝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賦。後以工役頽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歲者過半。天下之人。十九分爲盜賊。以至于亡。唐制戶有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因爲九等。其比戶。民年二十一爲丁。十六爲中。六十爲老。用

漢唐戶役卷二

七

戶年差集。唐戶役卷二。人之方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爲編三。凡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無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遇時初。經隋末喪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將至永徽中。天下樂業。並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開元初。天下戶未嘗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置。宇文融請搜括逃

戶。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爲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大得褒賞。久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季又率戶以給軍糧。民其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爲版籍。法度玩弊。丁口轉成。貫籍不除。而王鎮爲戶口使。務爲聚歛。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乃按籍積

漢唐戶役卷二

八

戶年差集。唐戶役卷二。三十年。責其租庸。法愈大嚴。至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豪族貪吏。因緣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是以天下疲瘁。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管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至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擇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銀于令。縣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是則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豈

初定兩稅意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幾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適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于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失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舉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從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迂闊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頗分命縣限，重爲按比，收入公使，增倍而餘，遂令賦

唐二類聚

唐二類聚 卷二

九

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伎滑之氓皆被其籍，誠通時之令典，極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旣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勸晉隋故事，厥圖可增，其倍征緒自減，其半賦旣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夫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元和間，長吏以戶口增損爲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戶額者，是豈理平之本與？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勞官，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旣廣，徭役益衆，

唐二類聚

宋代戶役 卷二

十

自里正鄉戶爲衙前至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徭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婦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卑下，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實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請行鄉戶五則之法，以



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戶衙前視實產多寡置  
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  
息至熙寧時帝嘗問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  
七錢庫吏邀求踰年不得歸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  
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  
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  
上戶浸少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  
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  
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定議言古者教民賦以

錢訖卽弛然退自力於爲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弊  
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  
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  
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  
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既具  
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鄉立等  
第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  
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  
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  
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賄賂歲  
不可闕則是賦稅有特減闕而助錢更無闕損也役  
本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却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  
得浮混姦詭之人則格度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  
無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于手耆壯  
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  
騷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  
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  
五害於是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吹助役爲

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飄落者許告以其三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額從之於是民家尺條寸上檢括無遺至於雜賦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苦差役而銜前尤甚特辦免役錢

均數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事實解目前之困故羣議維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探安后職不用雇直爲額而展數二分以衛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待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詳究永散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聽教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多加多而歲入比前滋廣則安后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輪汰極

充常平本錢於是報修定役書而待御史劉學官坊  
場自兄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  
並用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指勘  
法以盡雙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先  
於是復奏令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  
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  
戶原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  
皆浮浪之人應募無賴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  
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  
官而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徵役錢廣積充剝此五  
害也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自願身自供役  
許擇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遁逃失陷雇者任之愆徇  
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賠備既少當不至破  
家若猶矜其力難徇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募  
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稅  
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  
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費上之州州一月上  
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

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徵役錢爲功。必說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

前年類纂 宋代戶役 卷二

十五

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入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

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特之益堅。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紹復免役法三年。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

治上類纂 宋代戶役 卷二

十六

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同。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長吏不得其人。是以罷雇役。復免役法。然非久輒棄。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歸。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庚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

此三十萬乃自實其費爲三等定着役之差次於籍  
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使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  
視等他戶戶升降則告於與而進退之歲三月舉畢  
會挈黍醢酒舊里正以授里正或盡退而役以太  
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土其害於時頗爲有司所持  
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於  
有司俗大歡洽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  
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未盡謂義役有未盡善  
者四事蓋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

淳平類纂

卷二

十七

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林  
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奪差役之  
權是實貪悅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  
以安其業履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  
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弊法豈可  
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源取無藝故轉  
而爲雇雇役照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  
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

淳平類纂

卷二

十八

戶自相與講寃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  
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  
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  
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  
則親舂錘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  
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  
黨鄰里皆以命官王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  
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  
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  
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  
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戾太  
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  
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  
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  
有誅求無藝追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  
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

宋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瑒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筆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孫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孫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役世以其困苦卑職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耆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繁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

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人州縣已自憐憫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徭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異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細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克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以衛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

用也。若夫一承職役。親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頃圉倒廩不足賒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百亦以當時稅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彈朒朶顧。惟恐墮奔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俸璧之爲殃。上下徂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惟原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鉅姦食之胥吏。以去其蠹。官削非法之支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嚴。無使代通欠之。

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彈。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日義之紛紛哉。

明代戶役

明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今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墮下薦之天祭畢而歲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

附志類集

明代戶役

卷二

二十三

日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附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下口登下其灰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并年坊里長清乏者於百十戶內遷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兩官吏里甲故有圖局造冊科徵害民及人

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構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

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庭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其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甲如實編下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審訖類編填圖署街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審訖類編填圖署街名上之省司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

附志類集

明代戶役

卷二

二十四

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費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

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錄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甲。各直一歲承辦役。而約歲中各邑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揀稻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困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有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

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處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蘇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各備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役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風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買賣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厘賦里布之法徵之。簡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苟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獎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令便於是。緩役。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落益坳。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管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



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重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干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祗應日值月郡守長而天下至薄尉各以坊長承值其銜若官司外出須旅經由諸夫馬供帳飲食畢於民是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蓋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露

治平類集

明代戶役卷二

二十七

妻質子以吏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職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縣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收買至領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至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爲獨憂又次者倉戶各斗給至守勞苦未論而臨臨查盤之費又查盤倉出米稍贏者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將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會所收受必支放滿

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半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本率各加倍獲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各備水夫馬匠以支應皆徭編卽簡僻地亦輸銀爲湊濟其所在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病又其後兌淮南糧長本色米有解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足鋪陳諸皆稱常例其吏胥百需賄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詔

治平類集

明代戶役卷二

二十八

撫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法蓋輪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令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累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

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就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定數，不可得病。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緡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停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且捐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令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則人不損直而戶不苦難，固甚便也。嘉靖末，都御史龐尙鵬奏革

明代戶役 卷二

二十九

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辛，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緡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孰不能分數戶以幾伴，則濫冒消累實數，以緡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得官，從人不坐名，則觀視嚴。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誣寄，則冊籍清。蓋始快至於此。然山谷民畏事而憚官，則條鞭行坊里自祗應如異時，得易十二總制八班改直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

明代戶役 卷二

明代戶役 卷二

三十一

彙草堂治平類纂卷三

陳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微子美父原訂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典自神農之世斷木爲耜採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

治平類纂

三代國計 卷三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柴慇懃有無萬國作爲股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某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敘財賄卽頒之以尤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養老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周用也必于歲之杪五穀

治平類纂

三代國計 卷三

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仿喪用三年之仿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輪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虞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庫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若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養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主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輪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卽使之輪輕乎家創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共其禮之需而以尊者共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富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故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競競下九式之是率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兩鬼輪必取之民間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通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之則太府

台正類集

三代國計

卷三

三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數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賦于受藏之府頒其助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南草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遠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

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審賜于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一職而欽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欽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于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

台正類集

三代國計

卷三

四

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數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凡在誓契版圖者之數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指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欽掌

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武焉凡邦治政焉職內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秉官府都  
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  
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  
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  
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  
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與職  
幣授之及會以式法皆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  
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

三才圖會

卷三

五

物而莫其錄以書焉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職終則  
會其出入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計之  
官然也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  
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籌  
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口將有弗繼  
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祇見于出  
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府若  
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  
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

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徵派之以責  
散者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者出  
入之數個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  
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互錯  
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思慮  
者所疎漏寧可既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府在  
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  
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  
而攷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出入

三才圖會

卷三

六

不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事耳必相攷則  
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則之出入無不稽其  
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  
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所  
知其存亡也凡有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決  
家有多而有寡散聚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  
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蘄而澤川澤之

種華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吝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太府

管子集

三民圖計 卷三

管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令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之變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況實總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四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流於食至于齊桓公典任管仲苗霸業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檢穀幣謹鹽筴乘其滂王山高之資以行陸王素實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禮祥以傾私家之國非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以監四方之好惡而財

其輕重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困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困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拔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屯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

管子集

三民圖計 卷三

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二孔者其國無敵出三孔者其兵不備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矯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倉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能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忠實千乘之國有千金之寶然昔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錢穀  
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  
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  
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  
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貴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量用  
耕田○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君若於步畝之  
數矣○諸木量要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饉不食者何也  
錢有餘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卷三

九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  
所歸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義不足分并財利  
而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爲幣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凡輕重之大利  
以重射輕○以輕澤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乎而不變  
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  
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銀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  
之藏○藏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饔飩  
糧食○畢取贖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收權而戶籍也

役人君守其本委謀而男女諸君若子○無不服籍者  
也○一人煎食十人得餘十人煎食百人得餘百人煎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數則輕○聚則重○人  
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家賤則以  
幣子食布帛賤則以幣子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  
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  
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  
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  
處謂之托食之君○千乘衝處謂之少半萬乘衝處謂之壤

卷三

十

創大半何謂百乘衝處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  
危解圍阻千乘萬乘之國○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  
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國之用○有功利不得解大臣死  
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繁○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  
于功賞而稅藏殫于繼孤也是特名難于爲君耳○無  
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足襲之用○故謂託食  
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  
國官賦輒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  
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

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城之滿，虎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難。然後萬乘可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剝手足以飽心腹也。窮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關則修，倚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

鳳賤下極則反，貴貴由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弊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路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魏文侯時有李亢，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親時受主之術，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子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趣時者，猛獸勢鳥之發，豈乎是徒商賈廢若居積之術耳。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

兩漢園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閭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算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所以司欽藏輪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晁後

漢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火，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帝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權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以為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更賦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而酎金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錫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觀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族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卽位。立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輒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益為。身衣弋絳。足履絳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未嘗鋒。器無文。樂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于是民大樂業。景帝後。益造花馬。以廣用。而宮室刻剝。輿馬始增。修矣。至武帝卽位。鼓鑄興。北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原庾皆滿。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按。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為義。而後誅。辱焉。官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竊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越。事兩越。江淮之間。萬里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給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獎。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勝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遇舉。凌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刑之臣。自此起也。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

貨官。今日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先時往十餘歲。河決滎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都隄塞。河軌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繁。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清渠。回達。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案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恭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於時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食。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賄用。而權

石平糶集

兩漢國計

卷三

十五

浮滛并兼之徒。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疎。不選。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遂利。於是算軹車賈人。繆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繆錢之故用。亦競益廣。開置左右輔。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還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

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外。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顯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酤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瑯琊郡人相

石平糶集

兩漢國計

卷三

十六

食。乃從貢禹奏。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司。藏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裁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織。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輸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裁諸戾王廟衛卒。省其半。又

咸開中卒五百人轉殺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例  
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  
奢後不以奢聚為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  
實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  
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銀月錄  
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  
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  
文帝躬行澹默無所規為而紅腐貫朽流及于後世  
大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

前漢書

兩漢書計卷三

七

漢之祿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學漢  
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  
字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閒疎饒  
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國固有粟也財夫  
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  
非不至也惠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惠商賈之  
重也而算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家  
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其區處調度權焉備具如  
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

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  
得祿何者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處也土地之所生  
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為以  
待其自迷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暇乎財之不  
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  
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  
送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  
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商金  
也而列侯國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

前漢書

兩漢書計卷三

八

所自出也使者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軍野日闕  
蓄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  
憂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敖  
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  
國並立其事惟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  
其鈞政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可農少府  
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還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  
相而為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  
者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

又有金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至鹽鐵貨幣又自  
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  
間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請問治  
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處好無有能知其數者于  
是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辛動數  
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  
少府版簿多爲貴戚冒襲足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  
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遭田車師  
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  
十九  
即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剗參甚不明而廩祿所給  
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喪不  
入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燭賦至  
六百萬是課是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  
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賈  
工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  
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  
泛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  
郡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藏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

租委于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  
出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縱造穀百萬而虛  
數至六十萬斛縱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或  
私餽賓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  
數者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  
租何至于無定數有強財受財如太府則剗參廩給  
何至于無定數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  
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  
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帑  
則羨租難數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  
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  
節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  
以盡肆其窳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  
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舍悉在郡國歲  
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算賦爲錢原有二  
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  
尚五十七吏之不役者出平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  
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剗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

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邊陲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難爲災患而不足爲憂。漢之所謂有尾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末。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費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誅役頗劇。旱蝗相附。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漢兵入遂亡。東漢先武寬仁。莽有民計。雖復三師乃聽。而九服盡

治平類纂

卷三

七

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版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具。見錢穀簿。其通者各別具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都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尙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澄白。不相淆亂。防閑密矣。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廩還積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族家。自相馳騁。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

載自是遂于元典。忠義相傳。壞土日闕。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闢閭。侯云。延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羌寇抄畧。乏興不給。大司農帑藏益罄。而部爲阿母起第。達里竟街。攻山採石。竄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往。令數十處。轉相追促。爲費巨億。江京哭豐之徒。實賜不費。又詔休貨賄。窮盜論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帝不見。貴承和建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

治平類纂

卷三

七

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貨王侯牛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欽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鬻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講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迫遣之。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穀雜帛。移積其中。又選河間買田宅。趙弟親帝本侯家。宿貧。每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十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及至董卓之亂。李催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半以爲戰地。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漢祚遂傾。嘗試論之。夫今昔共天下也。而光武中興。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共五六。又省十去共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

卷三

兩漢風計

卷三

五

摩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草之大農使官中私用一切皆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唐後世開邸鬻爵以爲私。蘇之弊。蓋官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爲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平。而列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樂大官御史鈞盾尚方考

工諸曹。別而爲監。用閭人以領之。于是不能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壞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爲私藏。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卷三

兩漢風計

卷三

五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稠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禦百條編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與師遼陽生甲江河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皓然後納百萬而整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富賴于戈于

晉書

三國六朝卷三

二十五

舟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麓未耕之所舉至者人皆受焉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闕增飾服玩相輝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與服鼎組之盛連衡帝室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承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闕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元后渡江軍事草創樂陳賸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

屢作蘇峻既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謂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于是人士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迨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爲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明帝繼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門于殿內埋錢爲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

晉書

三國六朝卷三

二十六

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卽位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爲先珠玉玩好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事有未遑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遺限不可勝算文符督切擾亂在所卽位之始卽詔免之百姓悅焉是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官室苑囿未足以傷財亦稱有齊之良主哉薛林失道貨賜左右勛至百數十萬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

至于東昏尤爲侈麗、興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綺靡、服御珍寶、至主庫舊物、不復周用、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復重征、取前後不息、蓋自永元以後、魏每侵代、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殫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竭、京官文武、月惟得粟食、多違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惟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太武平方難、收獲珍

三國六朝 卷三

二十七

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淮北告亂、命將往援、青冀懷戚、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之等、復罷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稍贖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法、賦役均平、公私足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尋而六鎮擾亂、

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更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之後、倉庫充實、文宣受禪、北與長城之後、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頗歲貲、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剗臺殿、所度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國之費用焉、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官、死造

三國六朝 卷三

三十八

修文儼武之臺、頻婚諸苑、起玳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刻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掾、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頗之權、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太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自夸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營山



治平類纂

三國六朝卷三

三十九

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馳瀕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難數遭冰旱，而戶口有增，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迨一肉而已。九年，陳平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常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輪庸。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于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于人，毋藏于府。」

治平類纂

三國六朝卷三

三十九

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送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迫促，僇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遼陽，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以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饌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明年北巡狩，又與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于赤水，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郡焉。且未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馬，於是馬匹至十萬，復點兵具器械，皆令精新，溫惡則使人便斬，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宜下，乃貴賣與人，且慕之，間價盈數倍，剝削微歛，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

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于遠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廢盜賊四起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壁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者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者土式樹葉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一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爇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蘇息矣

古五類纂

二十四史 卷三

三十一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元年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竊糧民務蓄息凶盜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又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如以武后之亂鉅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卽位勵精求治開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疋錢一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驛行千里不持尺兵其後天子技騎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于是錢穀之臣始事嚴刻太府卿楊崇禮勾剝分銀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

太平類纂

唐代國計 卷三

三十二

千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  
恩時帝在位多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侈不欲類于  
左右藏取之王綰爲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  
外錢百億萬緡云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  
供天子燕私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  
楊國忠判度支請令糴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  
帝藏充初古今宰侍天寶八年帝帥草臣往觀賜國  
忠紫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  
貴戚競爲豪奢進食相尚帝亦侈于佚樂命姚思勳

治平類纂

卷三

爲檢校進食使凡一殮水陸珍羞畢備費中八十家  
之產焉及安祿山反尋潼關失守帝出次咸陽距宮  
關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飲粥飯雜以麥  
豆皇孫輩爭以手拘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  
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回視向之進食果安  
在哉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  
右族嘗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  
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  
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

從市輕貨錄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以用明年鄭叔  
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道得名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敝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  
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  
平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  
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十習挖爲恨民行乞食者爲路  
乃詔能賑貧乏者寬以爵秩至吐蕃逼京師近甸屯  
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  
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

治平類纂

卷三

掌內承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銖錢幣平轉運鹽鐵置  
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  
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  
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待  
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同紂有助收西京功代  
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疋以緣帛百餘萬  
疋而中國財力竭竭歲貢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  
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將而中官爲  
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

恩詠帝復與戰貳君臣猜聞不協遂計其食置而不  
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臺天  
子不繩以公顧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  
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  
至再三欲以先天下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  
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矜朝多留事經  
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奏貢獻  
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詔罷  
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

治平類纂

唐代會計 卷三

三十五

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未幾詔減常貢錦千疋服玩  
數十事又罷榷酒自第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  
庫掌以宮監繇是公賦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株牢不可動  
至是楊炎奏日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  
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蠹不集今獨歸于中人出入  
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  
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量數輸入帝卽日下詔俾  
財賦皆歸左藏時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尋

以生日詔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繖三  
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  
天下望太平之治焉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  
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  
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規  
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  
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史惟書

治平類纂

唐代會計 卷三

三十六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  
如在目前無敢欺詒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  
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  
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  
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  
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  
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  
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  
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  
歛錢二十五萬餘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  
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  
而朱泚田悅等叛。用益不給。而借商茶筭之令出。然  
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  
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  
士卒出境。則給酒肉。卒出境兼三入之費。將上利  
之輒逾境而屯。及涇原兵反。倉卒出幸奉天。帝於行  
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梅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

加平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三十七

疏諫。疏奏。卽去其榜。先時儲蓄空宮。帝嘗遣卒視賊。  
以苦寒乞。羈縻帝不能給。致別親王帶金而驚之。及  
朱泚既平。於是帝嬖意聚歛。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  
劍南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  
自是節度使王緯李錡等。皆徹射忍澤。以常賦入貢。  
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貞元四年。李泌爲相。帝  
常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  
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必曰。古者天子不私求  
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宜索。

加平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三十八

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肆爲誅剝。則  
上供裕矣。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三十萬至。陸  
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有宜索。仍敕諸道勿令  
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自裴延齡用事。益爲  
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財計。旣領  
度支。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罔帝。幸因建白  
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罄不可校。請別別令以檢盈  
虛。於是。是以天下宿負八萬緡。析爲百庫。抽貫三百萬  
緡。爲祿庫。株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  
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  
貫與給皆盡。株物與帛則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  
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是時陸贄爲宰相。上疏  
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請令別  
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延齡  
欲寬其。乃大搜市廛。奪所入。欲逮捕匠徒。迫脅使  
就號。曰。私索弗錄。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  
出納。與大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  
覈。有御史以監重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措

冀上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聚而獲。皆美餘也。悉移舍以供別較。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搆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還贊等。及延齡。處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怨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

古五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三十九

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還原軍士之糜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空。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憲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貨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餽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鎛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

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循領度支。錫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勾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錫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歛。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由是競爲剝削。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絳。號能聚歛。乃以爲宜。歛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其號助軍錢。及蔡平。則有賀禮。及

古五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四十

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四張弘靖。鎮州假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

助軍錢皆輸焉。懿宗乾符初，大木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窘至於如此。遂以凶，嘗歷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貞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墜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緡，至李林甫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權茶

治平類集

卷三

四十一

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令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氓，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算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無宿

治平類集

唐代通典

卷三

四十二

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令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算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二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故其民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弘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檣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勸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靈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

也

蘇頌頌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廢之亂政素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莫五公子爭立伯樂隨毀蓋中人可以上

治平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四十三

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危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說佚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衡紀嘗言宣統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

治平類集

唐代國計 卷三

四十四

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怵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害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竊類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章貢之崔羣雖未足以方爲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成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銀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欲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異皇甫鏞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異鏞猶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異鏞



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幾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也。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蓋玄扈之淫佚。所。復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治平類纂

宋史國計 卷三

四十五

宋史國計

元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贖。而征取無藝。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私。王庫吏三年一易。其征地課鹽趙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與臨之。淳化元年。詔曰。開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準。滿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骨金銀錢帛軍備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為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為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度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為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帝褻。損破者數萬段。帝令裁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謂

治平類纂

宋史國計 卷三

四十六

退材給臺務爲薪俸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  
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輕度茶鹽酒稅以  
克歲用勿增賦飲以困黎元是時修禁愈密較課以  
租額前界逃年相泰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  
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初吳蜀江南粵皆號富強  
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舊歲守以恭儉簡易天下  
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  
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  
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美滿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

太平類集

宋史四十一卷三

四七

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  
於昔百姓亦稍殷修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  
經費浸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  
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靡費甚  
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  
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  
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戒內外宮觀  
清衛率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  
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

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歟厚利舍之無  
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民老利  
久與民共者屢赦有司毋輒禁止至于州縣征取苛  
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  
縣官之費益廣於是試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  
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  
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  
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欲損吏兵奉賜  
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

太平類集

宋史四十一卷三

四八

久不解財用益屈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  
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  
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  
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祿廩奉賜  
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六百一萬至  
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厲乃  
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使趙鼎罷冗官裁節稍徙戍  
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  
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古

者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蘇軾策有曰。凡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辨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弄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用。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

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費。若重藏寶。輕以不急之費而破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焚而不救。去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而欲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害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潰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安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令江淮之間。又有發運。諒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著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駒。裘也。又使一人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竊令為

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  
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  
以往莫不有蓋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  
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  
馬光等並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對言國用不  
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  
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  
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  
條析焉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  
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  
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宴辭堂饌時以爲案  
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其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  
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解不  
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安石因言昔  
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

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  
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  
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遂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議行新法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  
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遣使者四十餘輩頒  
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廢廢墮悉務興  
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  
措置河北糧便司廣積糧設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  
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咸平中嘗命三司具  
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  
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美恐生侈  
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慎重若此至王安石  
爲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  
當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  
通簿凡稅賦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  
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三司  
民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  
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爲歲

料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鹽鐵歸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曹衆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墊於是他司可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

宋史

宋史

五十二

許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裕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舊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楮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匱乎至紹

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籍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場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還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剝官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欽慈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令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羅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

宋史

宋史

五十三

入名類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歲入經數名額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年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役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食爲說每汲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宰執度前規而侈後觀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詆帝意始廣

恭利歲以一百萬緡建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其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京又動以筆帖於相貨務文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

餽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巳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爲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上供而上供所入不過閩浙數路宜具增設科案瑣屑重複數倍於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項子實并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之季終輪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折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元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餽赴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官取權止取於朝廷案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橫歛餘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過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增收耗剝交錢帛則多取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賄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還失王檢財產則不及里劫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違債之難索者豪民獻

治平類纂

宋史四十一 卷二

五十七

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賦錢除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禁而苛細及於盤合套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筆錢之類不可備舉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養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之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

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窮究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役等錢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案名以取之雖日增征商之羨餘或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倖忽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勉而頒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剔立苛橫之法取之于民則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

治平類纂

宋史四十一 卷三

五十八

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勦添案名費于游拂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通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孟庚以號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部催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復爪割蕃布胥吏疲于磨算屬官倦于催發凡今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士方共入仕執筆茫然其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有而嘆之于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椿在兩浙福建則

困于板帳上下焦然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渡水磨碾場之所入公上無所用以給吏祿而前有所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瑣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醋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蓋山天地之藏而賈販坐龍不費之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

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商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議也州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于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考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相也其未盡相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固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逸藏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放核名實而明取之得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果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成告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皆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



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體。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寂然。取民之制。不至增灶。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雖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批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政暴賦。以濟多愁。自連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庶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

民者。無可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舉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軍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徵取之苛。則民宜痛受。推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慷慨忠利之意。故民無怨。當州郡之事力。雖勝。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綱。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口。上供。日遣使日置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廢。廢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私。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捷奉。上之人因面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

於承平之時。益相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乾德黜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罔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既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免手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解面

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辦于州郡者。以其原有椿苗之賦。然有限之椿苗。不足供無藝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長吏廉能。則椿苗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戶之通應。對補無名之窳額。若郡計凋弊。長吏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過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持。財賦散失。更五代而

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置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帶爲次第。平一諸節度。俾縮維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悍阻僉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哀歛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示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欽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鬪津之要。徵至於小商賤謀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舉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贖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  
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竄地之資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修並開竭  
力相奉不幸黨與同屢後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  
十年閭閻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  
建府於河北而張懿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  
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  
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矣况乎大將殲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  
運所至剽剽攫奪朝廷得降文書文移守令丞  
佐追提鄉戶號痛無告賦貧之人又困之以爲  
已利而經總制之案名既立派酒折帛月格和  
買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  
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

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  
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于漢唐之盛時一  
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  
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  
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  
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  
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  
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  
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  
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  
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  
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  
至是哉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  
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  
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  
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

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夫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法，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

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闢，故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姑今之世，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也乎。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

希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樞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民。其意以縣官有巨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外走

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後用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資有司計度之所決者必審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二年三司使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資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益以助經費也。」士遜曰：「不如是則不可不免使徇民庶矣。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絹帛以濟市糴皆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晏殊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寬財賦。」又出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贈三司。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邊儲亦少紓吾民之歛。」康定元年合宜聖殿五庫爲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曰：「此

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開防簿以龍圖珍珠幣于權貨務數年不輪直亦不夠考嘗問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郵傳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郎張季實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絹內藏庫者歲以詔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益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接其所領不過閣道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局鑰鑰總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典用之亦時取以爲助

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留于其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鈎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破分祖宗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

治平新纂

宋代國計

卷三

七十一

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絹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猶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額，于

是益重。至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宣和之數，其時中都有戶部，有餘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境治，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如所謂軍資庫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倦倦於農

治平新纂

宋代國計

卷三

七十二

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二十一年，任盧世榮中書，即日本詔理鈔法之弊，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

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瑗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瑗。史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司官更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世榮居中書數月。特委任之。肆無忌憚。朝中震懼。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

倉庫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奪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選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罷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適負錢穀大賈。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成宗大德二年。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

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擇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卽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數。非朕命無輒與人。冬十一月。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幣裘足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鄧

水監傳旨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宜索。毋得極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剝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若官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當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謫譴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

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堅泰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樸素。衣無錦繡。公私富足。矢宗至治二年。以國用既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資。以紓民力。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綠素木棉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厥後國用寢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口。增而益之。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益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借。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明代國計

明之制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外緝絲綿等多少稱是此其大畧也二百餘年來郊養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最費者無過宗

明代國計卷三

七十七

祿養及蔭子三者為極然地方有限生育無窮今不無窮通裁焉邊費凡二一民糧起自各省起運後屯糧出自衛軍明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名目需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為輸納迄今墜潤澤矣若夫在嘉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除積歸之老庫太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問寺諸也內供則光祿贍也又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丙丁丙戌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屬人主

內府焉初洪武時近臣有言嘗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帝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也言者愧懷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一日閤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快一己之娛耳目之樂是以天下

明代國計卷三

七十八

之費為一已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早歲以省浮費其懷德公利類如此至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早潦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宜各樽節于是命俱依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益稍稍通融矣當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而躬行儉約率天下先嗣是宜德洪熙以來重熙累治宇內晏然且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正德初以冠盜日熾遣將出兵府庫日虛理財始益急矣景泰間

御史左鼎奏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思于不足  
迨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  
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誠能痛抑末  
技嚴禁遊惰導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  
率之慎擇守令嚴修約束以林勸之持之以悠久行  
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  
裕國用之不足哉成化十六年時內政相維奸王迭  
起妖僧異術肆爲竊儲土木頻興于都城內外建造  
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烟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不足

需索俱備復惟大喪婚相繼井內外及各王府諸遊  
賞賜無貲而戶部尚書韓文悉心經畫追究羽流幻  
術凡岐嶺中謂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窩占引鹽乞  
討織造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自成化以來  
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  
餘員天下常貢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  
給負累市井除借至是兵部尚書劉大夏奏言光祿  
日辦不勝查算日殺生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  
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惻然即令下裁減八十餘萬  
官民乃得甦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  
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  
十二萬八十頃有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  
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  
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正德改元  
八黨並起遊瑣剛很尤甚日造巧偽瀆蕩主心國用  
日益不足正德三年巡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  
送銀二萬兩各司貨千京師豪家回任括民財倍償  
之而股削民脂政由朘成是後倭倖益雜公漁國課

移責民。借內外經。驗中原。盜起而帝且。是幸無度。產  
無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輒。驛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  
年。籍沒江彬家。得金七十。槓銀二千二百。槓雜餉五  
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此皆錢財也。使移之于  
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  
氣。而乃蔽之于權幸。移家以致百姓困。食府庫空。虛  
况合群奸。入黨眾。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妄濫賊。賢畢  
其廬。明泰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蕪  
竭府。不足以藥。益耗。竊至此極矣。嘉靖初年。凡所營  
造一切。停廢。嘉興維新。時唐事。霍輶。費上意。其疏言。  
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  
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  
十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字內額  
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  
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  
南額田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  
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千僧  
民。不然。則冊文之說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

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  
里如舊。非荒廢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  
之說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墾墾百四十  
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  
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  
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  
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  
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  
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額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為心。  
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為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  
極者。來歲造籍。冊畝田額數。查豫恩設法處之乎。再  
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十萬。有奇。口六千五  
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家宜也。弘治  
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  
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  
年。減百一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  
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嚴實洪武弘治。連年  
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

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漢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多加八十倍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在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

怡年類纂

明代國計

卷三

八十三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三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畝。而四百萬畝。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題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初年。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蓋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自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題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困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

怡年類纂

明代國計

卷三

八十四

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十八為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三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千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大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戚復也。軍士猶守家之人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

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河而不難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望克已復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類興齋醮繁建又大軍數起雖以大臣貪惜姦賍無算海內虛斃日甚穆宗隆慶元年帝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平向帝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一百三十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一萬餘石以今數抵算餘足二年請崇儉約帝季福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森復奏臣查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

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常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須搜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年例再變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淤十折其四五民運十遺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昔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且乘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報可遂差總兵馬明謨趙嚴譚啓張問四人分查天下軍營缺額沈補元年所籌之數又勅都御史三人分往直省清理屯糧焉二年工科王望言內府之奏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守門科克曰茶果餽儀曰提徒需索誣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辦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令進庫至于紙筆臺席車價雖難盡革亦宜酌量扣算立爲定額

抽驗上庫者即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保獄者歲月浸深物交必壞當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旨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監三萬勛仍令二年後悉遵弘治綱帝嘉其節費惠民允之至萬曆初輔臣張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網至更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陛下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覆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賦之人嚴脩不貸加以北番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俟國用少裕情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

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積年賦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頓少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絀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所在皆虛無所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胥血已竭難復苛求况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帑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費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張國李公之臣唯漕糧銀庫出入之爲靡糜矣

太倉漕糧者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衛署昌平鎮兵皆倚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饒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稔燬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復損額四十萬且逾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折日稅契博節日新增屯地日節省公用日吏承納班日缺官柴馬日隨漕折席日抽扣工食日新增鹽課日廣餉積餘日帶徵通欠日扣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音緣草料借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薪光祿太常之果

品諸價修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役夫酒醋麪易之豆麥光祿寺之錢鈔厨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錢折絹工部器皿版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若珠寶市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之通卽以通者三年計之始償出浮千入今則出倍于入昔之通欠者什之三今之通欠者什之四五是何以故民源也財流也源大則流豐源竭今天下財源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嚴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搜金籍也而豪右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驛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羽饒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阿寺

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阿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刑宗累代遺蓄。屬餉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陛下猶是宇宙間有盡之財數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卽盡搜括。恐非不測之倉也。而况其未易集也。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鑛。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饕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效。則人也非法也。漢充國領屯田。不擢廷議。唐委鑛事于親王。秘閣劉晏爲鹽鐵租庸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慎。

明倫彙編

明倫彙編

卷二

九十二

儲蓄當時之選。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銅冶之使。缺焉未補。卽掌治粟而分饒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往往以嚴其數。不相覆也。更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往往以嚴其數。不相覆也。地日言無隱情。無隱情而功罪之積。往往以嚴其數。不相覆也。則人匿也。度彙成之難。既欲易徇其事。俾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梓梗其官也。則人滯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發洩融液以達之。未用者畢收于有用。則生也而

不任。卽利亦或有其害。我復接馴緘結以固之。使有用者不逸于旁。則生而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緯失而天地閔。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弊端。而中外實心而究理之。奚遽不可轉饒成豐。御貧得富。而紛紛末議。亦奚爲哉。

古平瀾集

明倫彙編

卷二

九十二



藥草堂治平類集卷四

農政篇

豫章

朱

朱子美父原訂

三代農政

自耒耨之教始于炎帝井野之說平自軒轅而農事  
為萬世承賴堯舜繼之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  
邢辟稷播種樹藝百穀蒸民以粒故五杜並用歸修  
土穀八政農用及寶稼稽文王卑服仰康功于田功

治平類集

三代農政

宋四

商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相  
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聖王所  
以奉順天德阜育羣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至于  
周官尤為詳備大司徒之掌建土地也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以飭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  
以教稼穡樹藝焉于是經上地而井教其田野其任  
主之法則有載師以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蓋  
有田中場圃以及甸稍縣畺卑墾之為田而天下無

治平類集

三代農政

宋四

不耕之地其在民之法則有門師以掌其數以任其  
力而待其政令自闢闢真術以及工商開民卑有事  
于田而天下無不耕之人于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  
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  
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  
中地地瘠肉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上地夫  
一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畝田  
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二  
百畝餘夫亦如之于是以下劑致畔愛其力以田里  
安○昨○厚○其○俗○以○樂○昏○擾○昨○洽○其○恩○以○土○宜○教○稼○穡○阜○  
其○產○以○興○鋤○利○昨○通○其○力○以○時○器○勸○昨○趨○其○功○以○疆○  
宇○任○昨○防○其○惰○其○治○野○也○則○匠○人○辨○之○而○夫○閭○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周○周○上○有○路○以○達○于○畿○  
其○修○祿○澤○也○則○稻○人○掌○之○而○以○澮○奇○水○以○防○止○水○以○  
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  
而○作○田○夏○則○以○水○珍○草○而○芟○夷○之○及○其○澤○草○所○生○則○  
種○之○芒○種○其○掌○土○化○也○則○草○人○相○之○而○辟○剛○用○牛○赤○

經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澇用桓勃壤用狐壇  
壇用豕磬梁用蕢輕燹用犬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糞種凡周悉如此于是遂師則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則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而以  
教稼穡稽其功事縣士則趨其稼事而掌其賞罰鄰  
長則趨其耕耨而稽其女功甲宰則歲時合耦于鄉  
以秩叙其耕耨而司稼又爲之韓穡陸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則衆者于土穀  
之宜矣又爲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法均萬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民之食以賜其給而平其典則衆足于豐歉之常矣  
當其時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  
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  
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急盜之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  
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駉屬  
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  
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蓋有不待勸

矣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  
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  
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典皆于鄉遂中得之  
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  
數出則預問族之書故教之以詩書者所以勸農也  
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穀之登必  
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實書能書之  
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于  
府而農亦待農亦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日  
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四

殺羔羊踏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戒攸  
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卽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  
烝卽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  
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所以爲王政歟數傳至宣王  
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棄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予  
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典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教  
麗淳固于是乎成是故先王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

而棄其大功。匿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聽。已而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至于幽王寵嬖褒姒。荒棄厥政。羣小用事。奪人之土。田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周于是乎東遷。嗟乎。農桑係王業根本。觀周之所以盛衰。不益可見也哉。春秋時齊桓公蒞霸。與管仲謀所以富國足民之道。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都。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乘。則民情可得。而御公曰。爲之奈何。對曰。士農工商四者。

有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違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故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農事先則野不積草。謂之野與市爭民。歲于民則府不積貨。謂之家與府爭貨。家用足則市不成肆。謂之全與粟爭貴。鄉分治則朝不合衆。謂之鄉與朝爭治。此治之至也。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宣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凡地十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故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桓公嘗問乘馬之數。對曰。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公曰。何謂也。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而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衡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十五日則五衡之內。四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十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

起于人之經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十穀失于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以貧九矣有術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利罰之所以聚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故曰觀其耕耘計其農事而稅餉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沃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肥者不必澆以人觀計其野草田多而蒿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蕪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蕪草雖多六畜有征用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石雖多官室必有度江海雖廣地澤雖博魚鼈雖多網罟必有正船非私草木愛魚

然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無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奉上用財毋已足民用力無休也故曰官斷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有餘蓄者其禁不必上衆有遺苞者其賦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字不必因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微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輕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廩與之事此四時本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故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義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天下之物盡矣其後魏文侯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里之增城輒爲粟一百八十萬石矣及秦孝公開商  
鞅益務耕戰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  
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  
三代無知兵事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  
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數年之間國富兵  
強天下無敵其粟今日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  
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  
私利于民則農不敗粟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營業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官不敢爲

官三 奏集

八 農政

卷四

九

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  
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  
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  
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  
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  
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  
而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厚解而稅多食口  
果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彫辟  
淫海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以食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農情之  
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糴  
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歲惜之農勉  
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屏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  
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滯行作不顧則意  
必一意一而氣不滯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  
家長不見緒愛子不惜食惜民不慮而庸民無所于  
食則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緒則農事不傷愛子惜民  
不慮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官五 類集

代農政

卷四

十

廢逆族則姦僞踴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族之民  
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一山澤則惡農情慢  
倍欲之民無所以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貴酒欲之領重其租令十倍其僕然則商賈少農  
不能喜黠夷大臣不爲荒袍商賈少則上不費聚民  
不能喜黠夷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倍主無  
通舉上不費聚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禍急之民不閑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  
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

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乳農景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愚誅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游居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致更其制。遇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替代者不更則官屬少。

注三類集

三代農政本則

十一

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傲。民不傲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微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徒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于吏而饑食之則農民無主。農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援。姦民無援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

主待農戰而尊。今夫蛆蟥蚋蠅春生秋成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蟥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求家一員割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戰。農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民避農戰則必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殺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十歲者百歲強。作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大則生力力生強。強生成威。威生息。息生力。粟生而金。金聚矣。幣手類集。二三代農政本則。卷四。上。

漢唐農政 卷六 附

漢興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高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脩節儉又安百姓然民猶背本趨末者衆賈誼說上以積貯于是始開藉田給卹以勸天下見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封而食之藏而衣之也爲開其生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過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

治平類集

卷四

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租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者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

十三

治平類集

卷四

十四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劫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廩給餼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隙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有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降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古者取倍租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至于粟有所滯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盡

勸農上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而功未興。是吏未吾詔不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又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差。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上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誅，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景帝二年，詔曰：明文刻鏤，傷農事者，

以。西。早。復。修。賣。爵。除。罪。之。令。以。廣。用。然。屢。敕。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武。帝。承。之。外。事。征。伐。內。興。功。利。役。費。並。興。民。失。本。業。董。仲。舒。言。曰。春。秋。地。祿。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閭。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每。後。時。迨。至。末。年。功。費。福。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帝。乃。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處。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耨。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緲。田。畝。一。解。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從。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趣。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秦。光。以。爲。丞。教。民。相。與。磨。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于。是。過。以。離。官。卒。試。田。其。官。墾。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



家若公幸田三輔公田又推之以教邊郡是後邊城  
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  
而得穀多矣至昭帝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  
自此貸種假租之詔間歲輒下孝平元始中置大司  
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墾田  
八百二十七萬五百餘頃天下安樂戶口繁盛焉世  
祖中興更亂離之後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者十二三  
帝生長民間見百姓極窮艱難所疾苦又數引公  
卿將廣求民瘼建武六年以郡國旱蝗蠲價騰踊

內五類集

漢書成

卷四

十七

特詔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久之以屯田糧儲  
有積遂減田租如舊制至十六年以郡國盜賊徒其  
渠帥他郡皆使之賦田受廩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  
閉明帝嗣之躬耕籍田嘗以穀麥登豐大赦天下元  
和改元詔曰人政以食爲本古者急耕節用厚儲畜  
以備凶災日牛疫以來救食連步良田吏勸課未至  
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也其令郡國募召欲使民界  
就肥饒者悉聽在所給公田爲假耕貸種餉費與  
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美三年後欲還本鄉者聽迄孝

和以後如匱乏不能自農者貸之糧種貧民無以耕  
者給雇牛直給屨田餽故兩漢不失富庶俗多近古  
而一時循吏亦往往以勸課爲本有足述者與遂守  
渤海勸民農桑令口種株榆百本雞五十本葱一畦  
其三畝家二毋致五毋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令趨田畝秋  
冬課之收飲蓋畜果實差矣使民皆富實召信臣守  
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  
舍鄉亭希有安居時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治之類集

漢書成

卷四

十八

提闢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久之  
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黃霸爲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皆  
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窶者務于耕桑節用殖財種樹  
蓄養諸爲令東漢之初杜詩爲南陽守善于計畧愛  
省民役作造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  
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畝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  
方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時尤真俗  
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智支趾每致困乏在  
廷爲之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而王景之守廬江亦教其郡以牛耕境內  
由是豐足焉後自董卓之亂天下流離民失農業教  
不至五千餘鄉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  
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東祗建寧太守募民  
田許下教耕作于是諸郡國刻置田官數年之中所  
在積粟含廩皆滿以故國用不匱晉初江南木平朝  
廷勵精于稼穡躬耕籍田以爲天下倡詔郡縣長吏  
奉宣德意競勸農功元帝爲晉王課督農事詔二千  
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者宜赴

漢書食貨

卷四

十九

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  
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墾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  
故之交于以周濟所益甚大是時周訪在襄陽則務  
農訓卒劉弘督荊州則勸課農桑而桓宣之鎮襄陽  
也或載錫未于輶軒或親芸獲于隴畝王駿之鎮關  
中也勸課與士卒分役寮佐及兵將計畝至咸康中  
荀羨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甗公私利之此皆當  
時之著績勞徠者史謂其太元之末時和年豐穀帛  
殷阜幾乎家給人足厥有由哉北魏初定中原接喪

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畧之先  
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僕鑿開河北自五原至于相陽  
塞外爲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十萬餘家以充京  
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都邑東至代郡  
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秦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  
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  
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成大熟匹中八  
十餘斛太武帝嘗自爲定與論刑政言其細官因問  
允曰萬機之務何者允先是時多禁耕良田又京師

百五類集

卷四

卷四

二十

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  
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二萬  
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  
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  
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  
禁悉以授民至恭宗又下令脩農職之教此後數年  
之中軍國用足矣逮于唐貞觀初太宗方銳意于治  
官吏課考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  
減戶論而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

田有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天子以至誠行之。故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高宗即位。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珣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今珣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耕。竟九推乃止。玄宗開元十九年。躬耕於典慶官側。後以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爾德宗時。關東淮南浙江大水。確德與建吉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旁為數道。曼故天下大計。咸仰

自三類集

漢唐風俗卷四

二十一

于東南。今漚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乃遣奚陟等循行慰撫焉。貞元五年。宰相李泌請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種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土庶以刀尺相問。遣祭勾芒。祈年。從之。七年。以關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置牛散給。耕者大抵自安史之後。兵亂存典凶荒。沓至。人民流徙。蕩其本業。又佛老盛行。為遊食遁逃之藪。而農政不復講矣。

### 宋元農政

宋初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母等減二十。有差。梨棗半之。今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其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論民有能廣植桑。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美。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瘠。不宜種桑者。不須責課。遇雨不時。若水旱。農祖輒罷。祈禱。受形于色。召學士咨訪。即田家卜。歲豐凶雨。陽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藏。

自三類集

宋元農政

冬月

二十二

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最為薪者。罪之。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捕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息于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曉政之次。出示。臣是歲畿內收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蠲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言者謂江

北之民。雖植諸穀。江南等種稻。雖風土各有所宜。至于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亦種諸穀。民之粟黍禾豆種者。于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杭稻。並免其租。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條陳其利害。曰。方今天下土田。除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闕。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二三十州。連接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半家破產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願就

治三類集

宋元虞政 卷四

官中借逐處之閒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有來荒廢。且今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水種蔬。或養蓄牛羊。或孽蕃鷄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保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管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史勤勤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

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帝覽之。稱善。令靖條奏以聞。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未幾。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開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種。時以沃瘠分三等。輪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沒。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于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

鉛筆類集

宋元虞政 卷四

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之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勅什器遂除。生熟鐵渡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削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上之。已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且虛別置官頒授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詔可。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時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植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

旱○年○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總○長○  
而○無○匹○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  
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  
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責○其○罪○初○朝○議○置○  
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  
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  
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  
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倚○鑄○印○給○之○凡○奏○舉○規○民○之○  
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長○自○景○德○以○來○四○方○

古○石○類○纂

宋○元○農○政

卷○四

二○五

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茂○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  
數○本○重○農○屢○詔○勸○助○觀○稼○于○郊○廩○一○再○出○又○都○耕○籍○  
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爲○兵○詔○大○臣○條○  
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  
新○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閒○  
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  
募○民○耕○墾○從○之○帝○每○以○水○旱○爲○憂○寶○元○初○詔○諸○州○每○  
上○雨○雪○着○爲○今○皇○祐○中○於○苑○中○作○貨○岐○殿○每○歲○公○輸○  
臣○觀○刈○穀○禾○自○是○罕○復○出○郊○矣○帝○問○天○下○廢○田○尚○多○

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  
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  
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  
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  
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民○聽○人○耕○墾○爲○言○民○  
被○災○而○流○者○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元○豐○元○年○詔○開○  
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  
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舊○宗○卽○位○宣○仁○太○后○臨○朝○首○  
起○司○馬○光○爲○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

古○石○類○纂

宋○元○農○政

卷○四

二○六

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  
農○夫○寒○耕○暑○芸○沾○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當○節○  
治○賈○績○麻○紡○緯○糞○糞○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而○又○水○旱○霜○雹○蝗○蛾○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  
償○交○爭○互○奪○穀○未○離○芻○帛○未○下○機○已○非○已○有○農○夫○饑○  
殍○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  
服○田○私○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至○使○世○俗○排○  
諸○其○以○農○爲○嚆○鄣○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稅○租○  
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敵○重○斂○給○陳○納○

折免役則剝窮民。敗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肅之  
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藉者天下  
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  
遠徵。稽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  
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愁怨無所  
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與於側。破民閭閻。事固無不知。所  
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  
稼穡。與宗皇帝。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  
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

治不類集

卷之六 卷四

二十七

以不知。昔漢昭帝。耕鉤盾田。共事至微。史臣書之。  
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  
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植。太宗嘗謂  
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衍功微劬。而  
繪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  
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于內殿植稻。麥。臨  
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遺之。惟陛下深留意于  
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初熙寧六  
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遵令。開墾屋粟里布爲之罰。  
然長民之吏。不能寬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立民  
胡昌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詢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  
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惡還之。南渡之初。愚於招撫。  
命有司誘農民歸業。官賑貸之。而餉其租欠。免耕牛  
稅。意至懇矣。紹興五年。立守令墾田最格。又令縣  
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明季上轉運轉  
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歸  
業之民。其田以佃者。以附近開田與之。免三年租稅。

治不類集

卷之六 卷四

二十八

無產願受開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糶  
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  
逃田稅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設置力田科募民  
就耕以廣官莊孝宗隆興六年詔曰朕深惟治不加  
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柳游手務  
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爲朕任之七年知楊  
州是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  
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間之官皆十纔二三成  
蠲後來稅重者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

治平類集

卷四

二十九

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  
加賦庶民知勸詔可沿及理宗端平元年以買似道  
爲精田令四年二月遂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盡變造  
楮和糴之法迨蒙古兵入軍旅倉皇而農政不暇問  
矣元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  
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于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俾  
民崇本抑末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樞通曉農事  
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十五勸農司以陳建崔斌等八  
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水利仍分布勸農

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  
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  
之日注于解縣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  
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  
十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屬村墾凡五十家立一社  
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  
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  
能相合各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  
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爲事凡荒閑之地悉以付

治五類集

宋元農政

卷四

三十

民先給與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  
楚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九年命  
勸農官舉察勤惰自是每歲申明其制故終世祖之  
世家給人足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  
優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  
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  
然旱曠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  
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准西舉訪食事苗好謙獻  
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

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播桑  
樁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太師農總掌  
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  
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延祐三年以好謙  
所至蠶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年  
十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  
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  
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文宗時  
關中大饑方數百里民死徙無存者帝問學士虞集

游五類集

宋元農政考四

三十一

救禦之術集曰方承平時人情溺于宴安故難勵志  
士急乎近效故怨謫生今適不幸二三千之旱二  
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  
之人稍寬其禁令使隨郡縣釋其入而使之用相地  
宜修城郭制閭里治溝洫畝畝而薄其征歛招流凶  
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爲典發補助一二歲間來者  
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復經界可正守望相支數年  
之間四封之內蔚然治象將三代之民復見于空虛  
之域矣帝大稱善集方有去志因進曰陛下誠善之

願假臣一郡以推行其法數年之內必有以報國侍  
臣曰虞生欲以此去國爾遂罷議

方平集

宋元農政

卷四



明代農政

明太祖起自田間，係膏艱勤，故注意農事，獨爲腕擊渡江之初，庶務未遑，卽以康茂才爲管田使，諭曰：此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于務農，故設管田司，命爾此職，應行隄防水利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諒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惟汝功已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罰洪武元年，卽詔遣周鑑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

自年類集

明代農政 卷四

三十三

以養，母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後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嬪，暨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以爲常。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初四鼓，帝素服，草屨徒步，詣山川壇，躬設葵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于地。皇太子捧檯進農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帝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

接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隄，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

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又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處民，開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母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令俠鄉之民得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也。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種。帝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路澤民無田者，往業之，蠲其科徭，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已

自年類集

明代農政 卷四

三十四

又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遮南潞和等處閒田，仍蠲賦給鈔，以湖廣辰永寶衛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其處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蓄備旱，蠲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民。二十八年，旨下戶部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鼓鳴，鼓衆皆會，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

情不督勸者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水麻、海  
散之民，人人發，月且召京師父老，諭以力田，故行  
大哉。明太祖之爲烈也，文皇繼統，乃命資源局鑄農  
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普謂戶部尚書曰：「近因兵戈  
蝗旱，民流徙廢業者多，不及令勸，相使盡力，農祿將  
不免有失所者。」其早遣人督勸毋忽。聞柳州自正月  
至六月不雨，憂刑于邑，乃命戶部丞遣人往視之。下  
詔中外，單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發五  
臺山，輸作。單日就北京爲民種田。文帝躬親戎馬者

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所以率天下  
務農，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  
蒼生，使明德致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  
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  
咸趨稼，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哉？」嘗召戶部  
夏元吉，諭以移文戒飭郡邑，省征徭，勸農桑，貧不給  
者，發倉粟賑之。又諭吏部，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  
守令，出御製《農詩》一章示之，令揭便殿，資徵勸。又  
令北直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凡民  
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任其種作。當  
是時，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猶  
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成化九年，添  
設省直，頒創府州縣判丞官一員，專理勸農，時貴戚  
內臣往往受姦民投獻，奏討莊田。孝宗銳意治農，  
秦不擾，蠲恤頗行。蒞政之初，既允撫臣言，疏治河南  
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  
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部游吳松白茅港，以泄  
積淤，便農作。諸勸恤深厚，類若此。至若皇庄田，國初

所無亦起乎成化之初。蓋徵宋季年公田課租而典以中官。正德間倭倖用事。皇庄始盛。至跨州連邑三百餘處。畿輔大田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惜糧。稱湖蕩不耕之地。投納勢要。奏立皇庄。比近民田多所影冒。宜嚴加查勘。以歸民膏。于是詔科臣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會撫按查覈。還奏曰。皇庄之設。初不甚廣。正德增加。計為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屬階起下。奸人依規減利。以媚朝廷。流弊溢于勞家。

治平類纂

明代農政 卷四

三十七

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官闕則中官禁卒綠是肆出。而郡縣欲其驍擾。在勲戚則豪奴悍僕藉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誰何。實累朝積弊之政。至正德而極也。自今皇庄租稅宜照原例。納銀三分。解部類進。而皇親功臣處關關領禁中官宦僕母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集蓋率至九年。乃建先蚕壇于北郊。十年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召學士翟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獲。上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

之委為粒粒辛苦也。又特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其旁。曰。省耕。曰。省耕。曰。省飲食。曰。恒裕。刻典獻考。磨製農家。仁律于殿壁。御為文以記之。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為賦。麥浪時。時益玄。裕米。裕南北兵戈未熾。祈為垂章。光于燕屋。酒露潤于露。益猶有恭儉之思焉。嗣是神宗初政。勵精至十三年。春久不雨。至期步詣郊壇。乾心霖雨。起赴署。無陰色。蓋河帝相承。雖是休養生息。恪重農事。如此其至焉。願說者謂燕趙古稱雄富。而今遼漕數千里之粟于東南。近

治平類纂

明代農政

卷四

三十八

素可耕之地。于三輔使畿甸一望。荏葦海濶。率成沮洳。如是西北之地。利未盡望也。三吳昔號澤國。而今急期會之報。于惟科緩。勤相之法。于撫字。致將滿淤。而不治。隄防缺而不脩。是東南之水利未盡復也。且也戴茅服。微道。瑾相望。而廢居。鬻販之家。乘堅剝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莫不綸衣而美食。則農害也。四方刻肉。醫瘡。幣田質子。而貂裘虞晚之族。比節崇端。履絲曳縞。彈丸變鉤。漿酒醢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教則農害也。時食禮用。謹藏具餘。以待凶荒。而乃奢

修成俗靡洒林畜饒于錦繡奇巧之觀窮場千室  
應典馬之餘而一簪之值幾千百金一席之饌半平  
中產則農害也細民手胼足胝竭廩上供而管漕鹽  
當之竭其侵蝕至胥吏舞刀筆之奸貪墨恣竊堅  
之欲賦則盜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之借辦送  
瞭脫以爲何已蜀之通欠殆搜索而訶完則農害也  
至若富者可耕而不屑于廢饑貧者欲耕而多絀于  
牛種稱貸課業則勤在軍弱而利歸豪門冒濫派科  
則未耒釋手而追呼踵至遂使困佃災及其身遺通

明代農政 卷四

三十九

累及乎鄰則農害也凡若此者不有以開導而懷保  
之欲其盡力于南畝豈可得乎大誥有曰凡州縣官  
以戶口增田野闢爲尚所行事蹟御史監司覈報明  
實以憑勸懲益明初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常  
特爲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  
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蓋設官分  
職原以爲民舍此更何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  
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以經  
理之彼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憚

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弛也誠爲饒皇祖  
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噴霍之儲以勞來  
安集莫流移以實農勸穡驅游惰以鷄豚畜牧廣學  
字以開荒鑿渠普利類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  
可耕之地人汰其飛詭兼井而通都無敗壞之奸人  
開其禮樂教化而比屋倡任恤之風人整其保伍率  
乘而合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  
上巡按御史部院一視以爲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  
之俾一如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不亦濟濟  
之鴻烈也哉

清本類集

明代農政

卷四

四十一

農草堂治平類纂卷五

豫章

朱健子強父原著  
朱微子美父原訂

屯田篇

漢唐屯田 魏晉六朝附

三代之隆。寓兵于農。因厥井田。以英軍賦。出則兵居。則農如左右手。故戰攻守禦之道。盡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疾。聚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予戟也。簞師蔡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鑊鍾斧

治平類纂

漢唐屯田 卷五

鑊斧。白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雖大其何。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軍。其戰車騎也。夏耨田。其戰步兵也。秋刈禾。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室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堅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昔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紉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

治平類纂

漢唐屯田 卷五

也。故曰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大戰巧矣。自秦人開阡陌。起利急戰。而良法墮地。絲漢以來。弗克復古。疆至其後。征戍既頻。召募日廣。於是始有長從之兵。而朝廷浸增養兵之費。當事者以地遠遲報。師久糧匱。乃思通變以就利。而卽兵以務農。得地以興墾。則屯田昉矣。以今攷之。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於是始有屯田之說。自武帝屯田車師渠犂。於是始有屯田之名。自趙充國留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大抵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于唐宋。其間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宋之屯田。或民或兵。率因時制宜。有足取者。請得而詳言之。武帝元鼎六年。初置犂依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關田官斥塞卒六千。募人戍田之。又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師行三十餘年。海內虛耗。帝旣悔遠征伐。因議屯輪臺。遂下詔追咎往失。自是不復軍屯。然昭帝後又遣鄭吉田輪臺。并及車師。副置戊巳校尉。而常惠屯田於烏孫。甘陳固屯士攻郅支。傳介子夏鄯善屯田于伊循。奇功不一而足。然最善者莫如趙充國。宣帝神爵元

年先零諸羌叛充國顯馳至金城關上方略既至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度先零必敗遂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塞口度臨羌東至浩離羌戎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同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一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北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障限以西道礪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因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精騎伉健各千作焉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并及其器用簿上焉當是時以爲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諸羌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衆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耕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秦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衆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寇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必經阻遠追奔傷之患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羌得乘閒之勢九也又必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障限之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緣役豫息以成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奏每上輒報可以故羌卒降而置金城屬國以處之是之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故足貴也世祖之世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於是分遣屯田而李憲屯於武當馬援屯於上林張純屯於南陽王霸屯於新安鄭興屯於威武候進屯於順陽自是軍士屯田糧儲差積乃令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矣至如邊陲蕭條郵塞破壞則令馬援分築烽候壁壘稍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疏浚龍朔滿使以充實之時朝廷以金城張之西塗遠

多完議欲棄之援言不可帝然之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令各反舊邑授爲秦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部中樂業羌以和親明年遣杜茂屯田北邊而王霸築亭鄯自代至平城則助茂者也馬威屯中山治鄯塞皆十里一候則繕茂者也至若伊吾爲西域門戶宜五設桑麻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而茂已校尉更互屯壘蓋始於祭形繼於任尙書固是皆屯於伊吾者也章和中鄧訓

許平類集

漢書屯田卷五

五

出擊燒當羌迷唐於馬谷遂罷兵歸郡置弛刑徒二千餘分以屯田永元中侯霸擊滅叛羌於西海於是繕故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屯於龍者後上官鴻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置東西部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羌叛乃罷是皆屯於金城者也順帝永建中隴西羌反馬賢擊降之虞詡疏曰禹貢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龍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坊省而軍糧足故

許平類集

漢書屯田卷五

六

孝武光武築朔方閼河西置上郡皆爲此也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謂者郭境繕城郭激河後渠爲屯田省內費歲一億計其後韓延壽因轉漕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通平羌馬續代之還屯漕中而以漕中地所更增置爲十部是皆屯于漕中者也至千中平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事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餒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軍中取給蒲葦魏武既破黃巾徵稅略四方而皆軍食不足羽林

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關之必多競。於是魏武從之。流入果還。關中豐實。操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陵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諸葛亮治蜀。務於農穀。開闢息民。後將北伐。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以運。十二年。率大衆出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吳黃武五

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棄城遁走。宣王因欲廣田積穀爲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來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帝著之。背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頡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兵田雜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後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施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戍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及咸寧元年。詔以鄒桑官奴婢著新代田種稻。五十人爲一屯。置司馬如屯田法。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非宿衛要任。皆令赴農軍。各田作。卽以爲廩。大興二年。三吳



大饑百官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軍興以來，征戰漕運，用度殷繁，而游食者以十萬計。聞者流民奔東吳，今已還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報賞，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兼濟，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齊孝昭皇建中，于州刺史穰華修城左右屯，歲收稻果數十萬石，北邊得以周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緣邊城守之地，填稅食者，皆營

治平類集

漢書地理志

卷五

九

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北魏太祖初，鑿開河北，自五原至于朔陽，塞外爲屯田。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乃令番戍之兵，管起屯田，以實邊徼。文帝太和十二年，詔求安民之術，有司請立農官，取州郡十分之一，以爲屯民，因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免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之數年，則穀積而民足矣。帝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隋開皇三年，時突厥犯

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于河內勒百姓立堡，管田積穀，隋以富庶，唐興，開軍府以抒要害，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二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于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獲多少，取中熟

治平類集

漢書地理志

卷五

十

爲。凡屯田數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東廣項，賦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進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諷作不時者，天下屯田畝數百九十餘萬斛。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勤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銀五六千萬緡，沂河舟湖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

豐州發開輔民墾陝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鄧書從  
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邇又奏五城  
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權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  
開渠功直市帛先給田者按估轉發如此則開輔免  
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沒來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  
罪議不用而陝陽渠亦不成貞元中德宗嘗與李泌  
議復府兵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征關東卒戍京西  
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  
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

唐五教集

唐書

卷五

十一

對曰誠能用臣之策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  
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藹之間  
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鎗築爲絲欄  
因穴項以布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  
卒耕荒地而種之給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採時  
價五分增一官爲糧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  
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

少軍士月食官糧粟米無以告其價必倍名爲增價  
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府兵亦集何如對曰戍卒  
因屯兵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今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  
家人願來者本賈給長限積食而墾之採應募之數  
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遇  
數番則卒皆上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安關中  
之疲弊爲富庶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  
六至若振武天德長田廣袤千里元和申振武軍城

唐五教集

唐書

卷五

十一

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  
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  
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未  
耕牛穀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  
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  
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耕二十墾  
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重華入朝奏請  
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十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  
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又杜佑鎮淮決宿寇以既

斤海濱棄地田之困窮完實積米至五十萬斛則營三十區以處卒乘功省利博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隸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問苦之憲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太和三年李同捷既平以叛僞爲義昌軍度使於時瘠荒之餘骸骨蔽野強里生剽僞單身之官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終流戶移屬而還遂爲營田可耕牛三萬詔賜度支帛四萬疋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初至一歲自以賜入贍其半二歲則周乃秦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厝儲盈腐上下便安其節寧靈武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僖宗光啓中張全義爲河

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民之來者經撫之除殺人者外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于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乃奏置今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致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僮僕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貧桑者收者或親至其家恣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聞言張公不

○年○第○集○  
○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萌○則○笑○耳○有○田○荒○  
○後○者○則○集○衆○杖○之○或○所○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  
○後○誠○乏○何○不○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有○蓄○積○  
○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宋代屯田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管田以省餽餉。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聞河朔連歲耕織失業者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至於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諫議大夫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管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

治上類纂

宋代屯田 卷五

十五

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管田之議遂寢時六宅使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引揚河築堤爲屯田計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舊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繼上書言閻地雖種水田綠山墾泉倍費功令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數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浚水灌溉初承矩建議沮之

太平類纂

宋代屯田 卷五

十六

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于管葦既種稻不成率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崔蒲屢給之饒民賴其利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管田者輒詔遣臣經度行之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永安軍管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葦水以限戎馬而已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使度隙地置管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管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拊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提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管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

用時歇。嗚呼亦泰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自今觀之。其勢艱而難田。其者趙充國急迫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自京以西北。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耳。久廢之地。其利數倍于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

卷五

宋代屯田

卷五

十七

九州以上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選壯之使耕于棄城。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且鄉民本農也。籍而爲兵。則棄業。今幸其去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祇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遂而言。歲在耕。庭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殺不可勝數矣。自是以後。乃令三司戶部。則使夏安期等議。並邊

置屯田。迄不能成。熙寧初。以入不償費。罷緣邊水陸屯田。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兩軍。時陝西曠土多未闢。屯戍不可徹。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鼎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七年。樞密使吳充上疏曰。祖宗時。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于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典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極邊兩不耕之地。並迫多流徙之餘。因地利之利。課以耕耘。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息邊

卷五

宋代屯田

卷五

十八

以民固有兵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隣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寧間。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于募弓箭手不專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佔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請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請路兩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于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以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大受困。百計別以

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廣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散給之費民有耕墾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方簡手初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處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方簡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點廟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項歲終參較方簡手廟軍所墾優劣爲賞罰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募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

古史類纂

宋代屯田

卷五

十九

辟宗廟樊榷指置屯田渡江後營田蓋始于此其後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最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遊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某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別給十畝爲藏圃命樊榷主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先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制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張俊尋覺其擾請以監司領之已而用改宜撫吳玠治廢堰營田歲收十五萬石以助軍餉賜詔樊論賜

二十二年督視軍馬汪澈言自昔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密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往廣西馬湖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闕言今月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優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余一方騷然罷之誠足也然自去歲以

古史類纂

宋代屯田

卷五

二十

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踏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給食則老幼餓死強者轉而之他又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虞允文同王珪措置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端平元年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久之知大寧監邵潛

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維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宣諭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則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若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原業。

論平糶案

宋代屯田

卷五

三十一

葉心水論曰。今之用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爲邊郡。湖廣閩浙嶺。岷山各局。皆爲內郡。非兵無以爲守也。今日養兵。以備邊。而稅之入。征權之利。皆以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于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沃野。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爲屯田地乎。祖遜積穀。棄丘吳至屯田。漢陽荀美之東陽。陳慶之之義陽。劉真欣桓舉祖之芍陂。鄧艾之青春。羊祜杜預之襄陽。都貴薛

處子之徐州。以圖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丘在曹滑之間。壽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渡江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廢後邊之民。佔佃已久。謀者憚於起民爭。今也或戰或和。豺狼相噬。何要約之足恃。兩貨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恃。乘流轉之初返。而以安集爲名。當畔綏之相待。而以防拓爲說。行屯田之策。省養兵之費。誠當今之急務也。至於就高爲堡。以固民心。則韓重華之法。可行。外爲募兵。

論平糶案

宋代屯田

卷五

三十二

以護田作。則趙充國祖述之策。可用。計夫給欲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爲三等。則當如唐之軍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既以之運。漕則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漕消劉美欣之疏。芍陂。凡此數者。不及是時。少爲根本。地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腹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爲恢復計哉。

明代屯田

自古屯田或用兵或用民皆于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明代之制就于衛所有曠閒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爲率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爲良後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總糧于粒則司於戶部有衛則有屯有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

治平類集

明代屯田卷五

二十三

約租六石而餘可則又降殺焉以言其數則外面還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項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項推之於南北兩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爲極備焉太祖常言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其惟屯田乎以故天下既定卽改營軍萬戶府爲軍衛以統兵遂撤民屯並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其法每衛一指揮指揮一人督十千戶千戶一人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共屯而耕達之天下初命諸將龍江等處屯田惟惠茂才

治平類集

明代屯田卷五

二十四

所屯充飭乃下令車論諸將而歸之人力助憤激辭著矣既因採其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軫恤至矣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廣矣今有屯軍士樹桑株結果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歲歉規畫詳矣用宋諸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誅侵暴屯卒百戶之吳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信此用法聲矣命秦晉二王凡邊徼屯種五月報屯發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以實有四漸度越萬古之主而依依南敵若此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矣文帝卽位之初首徵年於朝鮮以布帛分給屯軍重農具也詔各荒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誘民力也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或取盈也設按察司屯田會事綱紀之取武弁也顧謂待臣少獲田家兄所食租糶每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施軍



情也。以諸衛屯田。牧物不一。令蕃糴糗稌。麻豆。各獲  
末均等。便人力也。勅寧夏擇屯有水草者。築城浚濠。  
以聚糧糧。無警則各居木屯耕牧。有警則驅入土城。  
待援。防寇掠也。定屯田則例。刊著紅牌。以定考校。而  
寧夏總兵何福積穀最多。則降勅發諭。歸勸政也。屯  
軍擊登聞。以京操妨耕。子粒不敷。而本衛資微無已。  
遂者今免徵。紓軍乏也。此文皇素器守。可以爲法者。  
也。後列帝相承。代有紹明。而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  
其農務。凡京操必畢農事。而後東。先農事而遣歸。則

此其孫都御史葉盛。巡按宣府。修復官青官田。法壘  
間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  
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  
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典上也。優故土。奮其取利也。  
彙故利。博即所稱。漕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何以加  
茲哉。雖恬既久。法漸廢弛。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  
自便。命之日養廉。而屯軍始困。蓋膏腴在官。而瘠薄  
歸軍。官享其利。而軍受其賦。賦不準。則不得不苛。甲  
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則不得不攤稅于佃  
軍。而包賠愈苦。此應占之弊也。自邊城變亂。屯政每  
缺。必於取盈。而屯田愈廢。茲但聞清查。不聞勸除。但  
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  
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占  
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於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  
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  
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搜役之弊也。  
況在邊田。稱膏腴者十之一二。而沙石者過半也。則  
憂又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

夏又在旱秋水時至百用暴深而桑田變清澤也則  
夏又在水以此三弊兼之三害是以新田不可墾故  
田又不守於是則有謂膏腴多為莊田閭閻悉歸遊  
紳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有整堡不修引  
弓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墾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  
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有耕種之際  
自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為職者優逸  
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趣以典屯而來者悉信簿書而  
不較倉廩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有擾之以弗靖持

明代屯田

卷五

二十七

之以太急今日曠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  
變率令荒地儲備邊地凋瘵且叛漢而入番如王偉  
所陳者有貧難者未免將田佃租無人租者未免將  
身備僱充其一年之僱息猶不足充一歲之徵來而  
屯官又或將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提揚至  
有終歲賠納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一清所奏者  
嗚呼屯政若此豈終不可舉乎蓋天下之民各自養  
則均足養於人則憂養人則誦必然之勢也若古聖  
王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

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徵待者憂能者謝故今  
天下以民養軍而期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對  
以內地養邊徵而竭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  
而竭夫執戈受號戰鬪能扞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  
游手而惰偷取食者罷民也乃今所謂軍多負販雜  
作游手偷取食者其一日有事求執戈受號戰鬪必  
友募之民而顧令民慮乏此所謂以勤苦養游惰也  
治北燕齊等善地多可墾者而丘濬王榮龍號為名  
儒皆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為營若漕運費近  
倍皆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為營若漕運費近

明代屯田

卷五

二十八

日京東之議既行而久不得其要領亦攝去財賦專  
倚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臂以  
屬右臂無益于右而左必大傷矣然則講求屯政豈  
非今日急務乎說者謂其要在於清兼并以紳豪強  
給牛種以恤貧難援科征以作眾起嚴斥墾以護力  
作要殷最以禁怠暴無過數者而已至於正軍充役  
餘丁撥屯此制雖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  
屯丁科實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不可酌議  
乎經界模糊飛龍百出其源雖不可稽則如胡璉所

秦總括軍餉畫一格式詳註都尉土名明開除收新舊庶虛糧可斷逃亡可復者卒不可施行乎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倣漢募民之法分阜鄉之餘贖買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勲廣示風厲者不可一舉乎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預數謂士之廉恥重於功名曹吏懷義止為縣秩者不可倣歟乎又其大者則屯鹽興典俱與農興俱廢自崇洪建改折之說而凡粟以金金不之寒而之局大粟不輸則屯不復乃

意募來優資耕課調租除餘今縣官李屯田之利而屯軍不見屯田之苦或有不終有濟乎哉如此則存留在山澗屬鑄在閑閑垣莽在田野不特可行之於民亦可行之于兵不特可行之主兵亦可行之客兵不特可行之西北一邇亦可行之諸邊不特可行之諸邊亦可通行之天下不特可行之軍興飭急之日亦可常行之安居宿飽之時益民屯而兵受和權之便裕則利在兵兵屯而民有科徵之折納則利又在民客兵戰而主兵屯因坐不受客兵之害客兵屯而主兵亦競于屯尤可賄客兵之利西北屯而本邊有一石之入東南省數石之輸則內地利諸邊屯而邊果生腹金亦生腹金生而邊愈無虞而不生之果則邊地亦利天下術所皆屯而不使官屯益民屯則民屯益軍屯則朝廷益利有事而屯固不失許下渭濱之策而兵以飽強安居而屯益可廣李愬是錯之計而國以儲富且屯田既興即因屯田以制邊縣凡願耕者編之使悉為兵一切他役無所與知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

萬兵○兵至清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為一郡○則大郡矣○  
 得良守令樞紐之良將帥親御之敵雖強乃是吳越  
 新縣既立俾沿邊舊縣若州皆從此制什伍其民盡  
 習兵戰專以守禦除其差役則不惟可以足食而重  
 可以足兵○追縣既立即因屯田而窮地網夫敵騎利  
 在平曠易于馳突今阡陌既成溝洫交錯敵騎難  
 長驅勢多阻遏而又桑棗蔽野榆柳成行足為藩蔽  
 難可衝突則不惟可以益利而且可以增險至于信  
 屯精守借屯精戰分調主伯亞旅千耦可強合則材  
 官張萬憲譯鉅尉候相望一切芻糧悉行炳蠶之  
 屬不輸稅而具出將前卒後勁皆屯卒也先策後笑  
 師克相遇皆屯敗也則天不惟可以善守而且可以  
 善戰先若此者洵非屯田已試之明驗哉然而講求  
 雖詳而度閭如故故因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  
 生發騎就草為田者為游兵必得趙充國其人而後  
 可無憂也耕者雖千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憂也大治諸  
 陵穿渠既開天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後可

三十一

無擾也○每屯百三十人○說高為堡凡六百餘里○  
 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而後可無憂也○雖然唐平之  
 堅定成于魏相之中特振武之武爵出于李靖之機  
 罷則法與人貴相御肉與外尤貴交應而久任以省  
 其戚毋掣肘其職專責以期其功○沙棠舍其謀破格  
 超遷以勵其績毋徇徇其事是尤在廟堂有碩畫定  
 論也哉

治平類集

明代忠臣

卷五

三十一

榮草堂治平類集卷六

豫章

朱 健子張父原著  
朱 微子美父原訂

水利篇

周漢水利 魏晉六朝唐附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而于農事爲尤重。故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其之一夫百畝。夫間則有遂。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千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而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于耜耜。

治平類集

周漢水利 卷六

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百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是廣四仞深四仞則萬大之田謂之川。是何也。凡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是故溝洫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塗謂之不行。稍溝必三十里而廣倍。若行奠水必蓄折以參伍。則其去有漸。可以灌溉。而欲爲洫則句于矩以深之。故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

治平類集

周漢水利 卷六

勢蓋溝以導水。不曰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故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濬之。凡爲防虞與崇方。其綱三分去一。大防外。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畢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其法之背。偶如此。至若天時之雨。賜不時。地形之湫。澇不等。則又有宿人掌下地之豫。以澮者。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爲水。以道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汎溢也。而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春則揚其芟而竹之。其川歸于原委。

有四尺之溝。積而至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畝也。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人。以治溝洫。故澮者。凡幾人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入。賦歛之收。而棄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蓄泄無時。則旱澇得以爲患。而潄滙不廣。則蓄泄不足以制水利。故多其地。大其蓄。使其有餘。固可以疏通。使無壅。而不足。又可以停住。使不涸。則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于公上者毫。

髮而所以福斯民。澤天下者無窮。此所以經界疆理之制。明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環南畝而無非治水之人。故農有餘力而地利盡也。其後齊桓公問管仲曰。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何如。而可。對曰。聖人之處國也。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者。澤內爲落渠之溝。四出而注焉。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者。所以爲固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三

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公曰。願聞五害。曰。五害之屬。水最爲大。夫水有遠近。有小大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澗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反常有危殆也。公曰。水可扼而使東南西北及高乎。曰。可。夫水之住以高。走下則疾。至于澗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迂其道而

達之以勢行之。水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之高。卽控杜曲則倚。倚杜曲則激。則躍。躍則倚。後而妄行。知備此者。人君天地矣。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曰。請爲置水官。令其水者。爲史大夫。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左右一人。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常以冬無事之時。具備水之器。藺兩版。築各什六。土車什一。兩。墊什二。食器。而具。人有之。鋤。歲里中以朝。日出而閘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歲冬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衛州大夫將之。唯母後時其積薪也。以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四

事之已。其作土也。以功未起。當春三月。日夜分水。糾列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蘆之以相揚。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濬。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則輕征。至于五仞。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則十去四。至于三尺。比之于澤。所以詳水地者。如此。自井田漸湮。溝洫之制。非復周官之舊。才智勦弊之

士始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而渠陽則下引河東  
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于楚  
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  
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于蜀  
則蜀守李冰鑿離碛沫水之官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噲之渠以萬億計而水利  
之說自此興焉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郡令有令名至  
其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

卷六

周漢水利

五

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民之行田也以  
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  
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  
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失漳水兮  
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典事  
欲罷之毋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  
自中山西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  
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曰始臣爲間然

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  
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  
水溉潁鹵之地四百里收皆一鍾于是關中爲  
沃野無四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  
興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派瓜分原濕  
基布其制尤爲詳備京師則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  
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丞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  
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  
巴陵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

卷六

周漢水利

六

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皆所以掌水事之政令也元  
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  
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溉益肥  
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  
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其  
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  
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  
民爰收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莊熊言臨晉民願穿洛澆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益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自之卜餘歲渠頗通。谷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輅成固華渠引諸川。波

節水勢澤中有鉗盧古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信臣爲人勸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爲民作均水約束。立于田畔。以防分爭。汝南舊有鴻御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豚召與議之。因畧揚爲都水掾。使與其爭。楊固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穰。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華校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尋釋之。而陂成。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都尉安豐縣有楚孫敷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地周迴三百餘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魏武帝時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馥乃修芍陂。如陂七門。吳塘諸塘。以溉稻田。公家有舊歷代爲利。賈逵爲豫州。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流。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竭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



利遂躬帥百姓典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  
祖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青  
龍四年司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  
春地實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  
以大積軍糧宣帝從其計乃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  
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  
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晉初太  
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  
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

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往者東南草創入稀故得次  
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蕭蒿  
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  
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觀  
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  
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前見南  
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又宋庾相應遵上便宜  
求壞泗陂徙運道將下部督度支其處當各據所見  
不從遵言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利害也人心所見  
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  
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以偏利忘其害者也案  
潁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  
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  
蓄無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寬溢大爲災害宜數割  
吏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渠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  
修繕以積水其諸親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  
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源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  
比及水凍得租枯涸其舊陂竭溝渠當有所補塞者

皆尋求徵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  
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其功夫川濱有常流地  
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  
宣瀉之跡古事以明近理固可坐論而得也朝廷從  
之及平吳之後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濁渭  
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河漢達江陵千數  
百里北無通俗又巴丘湖汎湘之命表裏山川實爲  
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

晉書

周漢水利卷六

上

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復  
世無叛離杜翁孰謙智名與勇功賄張闔爲晉陵內  
史亦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孔愉爲會稽內  
史于句章縣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宋  
文帝時劉義欣爲荊州刺史治壽陽芍陂民田萬頃  
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盡溝引芍水入陂伐木開  
濬水得通淫由是豐稔後魏裴延偶爲南州刺史並  
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堰  
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

晉書

周漢水利卷六

下

多饑饉延僞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  
躬自履行相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  
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齊天保末頻歲不熟米糴  
踊貴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龍陂歲  
收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干州  
長史稽奉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  
收稻粟數十萬石周武帝保定二年初于蒲州開河  
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汎漕凡此皆南北六朝之建  
水利者也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  
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貞觀末楊州長史李襲  
稱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  
陂塘溉田八百餘頃民獲其利永徽六年雍州長史  
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官商  
大賈競造碾磑堰遏漕水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  
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水田六千二百餘頃開元  
九年詔決三輔渠時宗室貴王權豪皆旁渠立磑爲  
諸塢專渠利元紘敕從史盡毀之分渠水下田代宗  
廣德中敕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令得並溉田是

平公主有二體其中請得母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德宗建中時曹王皋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爲浸溫皋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皋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爲便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清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千頃初湖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每遇霖雨水

周漢水利 卷六

十三

漲輒灌溺城市人不爲生產計韋丹拜觀察使蒞洪乃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開廣衛南北七里濶濬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因鑿六百畝塘溉田一萬頃益勸農桑民賴其利長慶二年溫造爲荊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後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圍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覓凡放水

溉田每歲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始所溝千畝門以限奚契丹僞魏武帝故跡並海鑿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久之爲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關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錄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

周漢水利 卷六

十四

知相地嘲所嗜也當時水利其可考者大畧如此

宋代水利 元附

宋朝憂世慮深，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州有倅二邑有丞佐而郡守邑令皆得以行其決導儲蓄之利。其在綠邊有塘澤聚水，因以限敵。河北屯田司綠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河北諸水有通轉輸者，有為方田限邊人者，熙寧中各路置農田水利官，沿汴設淤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尤盛，而其後有圩田圍田沙田之制焉。先是有雄州

白平觀集

宋代水利 卷六

七

原際于海，多積水，與丹忠之不敢侵入，而保衛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圩。沿溝洫，益樹五稼，所以資邊，而限契丹。雍熙後，教用兵，岐溝君子館敗，郛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開田，且戍兵增倍，端拱二年，遣陳恕等經督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統衆，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其營堡，而營田之議遂寢。淳化四年，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舉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

白平觀集

宋代水利 卷六

七

禦焉。至景德元年，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醴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形壠，徐河水入鵝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漑饒益，大蒙其利矣。仁宗慶曆中，參政范仲淹陳李言，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潦，雖有旱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墾，則不涇于潮泥。蘇州詢訪高平，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七八千，專為田事，築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于當時其費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困不得虛矣。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患，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

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勸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疏陂塘諸可爲旱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幾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功狀以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則下無饑瘼上無費繕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者令而宸時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之亂田廢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以墾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

治平類纂

宋代水利

卷六

十七

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貧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上其事命置再任且旌擢之神宗卽位志在富國尤以勸農爲先熙寧元年遣劉冀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已而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

夾河公私廢田畧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于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漑田詔叔獻行之叔獻于是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洳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爲都水監今飭事墾于沈丘張葦何能辦集久之帝問淤田多侵民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

治平類纂

宋代水利

卷六

十八

說者爲妄于是以叔獻等特提舉沿汴淤田五年候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鄆州濮縣永國渠引瀋河水灌漑民田失卻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剗河去淤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路各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昉又奏引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漑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



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運○或隣人射下脚而廢其  
隄○或官中間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而不加  
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潰沒○或張捕魚蝦而  
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墜壞○或貧  
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  
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竄之論可謂切矣○然指置  
事○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其役○元豐元年二府  
表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  
腹○故淤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

治平類集

宋氏水利 卷六

二十一

土親嘗極爲潤腴○然而奉行者○鮮愛民利國之實法  
雖善亦美益哉○至二年罷沿汴淤田司○而元祐以後  
朝廷方務宵事水利亦沒綏矣○四年知杭州蘇軾○淤  
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歸以時啟  
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鑿西湖○作  
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淤西湖○引水入運河○復  
引既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  
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  
取給于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淤○爲市井

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淤二河○復以餘力卒六井  
民獲其利○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  
蘇○遍詢民史○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浦浦○蓋太湖  
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  
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降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  
積水○視昔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  
江○繼滬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滬  
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勢精覈  
之吏○備請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

治平類集

宋氏水利 卷六

二十二

與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  
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  
以聞○而開江之議復興○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  
故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起圩田○固田陂塘堰閘之利  
畢設○紹興三年○始定州縣圩田租額○五年江東帥臣  
李光言明述之境○皆有映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  
于江海○早則成湖水○晚則成田○水入海○故無水  
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  
嚴○政和以來○初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

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其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兩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者，縮水號曰龜塘。堤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崗，望委守

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自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清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決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聚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趙霖復常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于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既古至平江，言：常縣五浦通江，誠便。若侯所請以五十功，月餘可畢。詔以濬貨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隆興二年，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園田，壅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三年，監選奏院李祐上三議略曰：蘇湖常秀自



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竊謂治田之便利有三○一曰散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夫古人治塘浦○溝渠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滂○潦○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宜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主○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所謂散本之議也

船車類纂

宋代水利

卷六

二十五

夫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各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且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固饒歛○難免顧募○今民方饑饉○但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兼以秋冬旱涸○涇浜斷流○連畝修築○尤爲省力○故曰非因時不可○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濬○欲時有力之家○各依鄉原步畝○出錢米與佃租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陳澗湖塘水則資之浦洩

旱則資之灌漑○近者浙西蒙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堤○中植楊柳○外捍菱蘆○於是荷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探○尉警覺察之○有圖裹者○以違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既而漕臣錢冲之請○每開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興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開田相望

船車類纂

宋代水利

卷六

二十六

皆千百畝○陂塘淺瀆○悉爲田○噉有水則無地○可滿○有旱則無水○可旱○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于是以大理司直留佐賢措置之○又令知縣並以照察團田事○入衙○每歲三四月○同尉廉其有無圖裏狀○上于州○州聞于朝○至其沙田之說○自紹興末○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特命根究之○既而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爲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以受其害○于是言者極疏論之○乃詔沙田於

塲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而行者以經量失實責焉久之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爲可取或以爲不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飲怨君子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八年詔官田所產三路沙田廬場租錢併歸戶部已又遣官實其頃畝悉追正之嗚呼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豈可以

治平類集

宋元水利卷六

二十七

爲常哉至若湖數陂澤水之所涵而河渠賦遂水之所泄衆民望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輪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以爲創置之良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矣倘令官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廩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萬有指鄰國以爲壑說焉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閩之蒼溪入太湖東坡何託以此諷熙寧興水利者哉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導渾河疏濬小而武清平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澤沱而真定免決嘴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流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旱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

治平類集

宋元水利卷六

二十八

太史邵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也其農桑之術以備旱穰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築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濬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美宗時虞集爲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

人而因地利也。率同列進口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資青濟。蒼葦之場也。海湖且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作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因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用。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中為率。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

治平類集 宋代水利 卷六 二十九

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明代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開闢陂池。引河水以灌田。私利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溢。損壞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以禦患。二十七年。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天下郡縣。督修水利。帝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潦。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運之法。雖遇旱潦。民不為病。秦魏井田。溝運之經。

治平類集 明代水利 卷六 三十

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矣。已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時奉行。致民受其惠。今遺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蓄蓄以備旱。虞宜洩以防霖。霖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永樂元年。江南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有司督治。訖無成績。于是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治之。已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講究經治之法。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易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

綿五百里。納杭州宜欽諸山水。注潏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溼寒。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岱。屢以當潮汐之道。沙泥淤積。旋旋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漉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旋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

治平類集

明水利 卷六

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流浚。傍有肥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浦上接大黃浦。以通茆湖之水。使其勢行。庶幾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帝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盡督揮益去日。泉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如是。水淹農田大利。

宣德四年。福清民詣闕言。光啓里官田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肯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帝覽奏太息曰。廢弛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且苦既得請。奈何復倚閣。緩廢之論。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縣。陂塘閘堰。年久坍塌。不能清泄。淤塞不能灌漑者。令修築復故。爲家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具實聞已。詔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嚴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鑑。

治平類集

明水利 卷六

爲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沒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許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許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堤堰。近民老倪。皆卧泣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沒矣。許不聽。強之挑濬。青墩浦橫歷塘共五十里。以通白茆。塘壅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鮑魚口。其海口汙塞。浸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天順三年三月。吳淞江舊設勝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渰沒。役漸廢弛。八十年沿。

江之民歲遭溺潦至是巡撫龍泰親詣其地相度督工挑濬分江爲三段節挑濬至今爲利民因日清悉爲都自滿以識不忘云成化元年閩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巡撫都御史項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徑陽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鑄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八年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渠之水發源松華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樊豐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田租給之帝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用官物以豫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弘治六年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波等堰許州有東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

之侵據悉登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漑旱蝗有備七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曰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日諸山之水漸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與而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濬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湖洑往來易於埋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樁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園上涇之來者不裹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繼冬不相屬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洪海山水潰發渰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饑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臣等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以振儲備國家之大用永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

重其委任。設法賑濟。俟民心稍定。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汎溢。九月。乃以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督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入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惜其急于成功。肇自七年之冬。詎十八年之春。而有可多務。迎合。補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畧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

古公類纂

明代水利 卷六

三十五

遇淋雨。仍淤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捕盜。食事帶管。或以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侮。又何由舉其職業哉。至嘉靖時。河數敗。爲漕梗。議者始藉藉言固國本。興農田。水利事矣。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壘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畝。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

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猶未決也。至秦穆。井田開阡陌。而溝洫掃地。及漢。而河決酸棗。至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疏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澗。謂名川之水。與納每

清平類纂

明代水利 卷六

三十六

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由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陛下養愛元元。無所不至。墾田勸農之疏。屢蒙俞允。則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歲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與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兩

得之也。今河南州縣新決者，權宜於頃，耕者不得種者，不得收，而耕種稅額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至還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淮泗等河，與民間用，地皆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溢且浸，潰決城郭，深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乾涸。築堤堵築，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十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溝洫不修之患也。使許溫既修，胡率惠此，今欲修溝洫之患，亦難。十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就

卷五

明水利

三十八

通溝洫，使農者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遠而近，是利而達矣。之患，則已遠矣。不可以停。其功亦不容以難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冀魯之民，里以積，正糧集，乃以取夫後，竭荒糧以復荒，其害委任以責成功，持家論以舉難，毋以欲速而更誤。毋以自利而生損。視則治河，顧民之計也。所願至願里以積，其程者，益糧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終不貫而彼此，終相病。合行司府州縣，規畫五界，先通流，盡為大渠，多者五，少者三四，次因頃，而宣

治五類渠

明水利

三十八

為中渠為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於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為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為塘，深於溝，洫之間，以游衍之，湧則收蓄，旱得取用，經畫既定，造疆里圖冊，上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為之，耕乞行河南山東直隸間刑官，除特旨并情理深言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微宋人民屯之訟，隸其名於附近衛所而屬之，有司責令開渠，并墾除穠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願附籍佃田為永業者，聽其州縣，徒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徒以里計，杖以丈計，隨所犯輕重為放免差次。則軍犯免衛所陵虐，且省軍餉，徒罪得以力充贖，亦不廢法。外此更清驛傳應付之濫恤稅糧賠累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官

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行之則溝洫既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卽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迭循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與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餉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黃河一帶州縣。積年拖欠查理停免。而現在積荒田種。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佐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

治三類纂

明代水利卷六

三十五

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說當不惜本費。量於蠲糧數內通融扣補。畧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俟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與再三不得已之役。徵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萬曆中。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憂懼從之。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源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埽決。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皆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鴉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遼陸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渤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一寄命於天。水利興而早潦有備。利一國家全盛。海上游以裕。六合顧待哺。

治五類纂

明代水利卷六

四十一

於東南水利興而田疇之間。皆倉廩之積。利之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卽所省彌多。東南民力幾獲甦息。利三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數十里之外。無一溝一澮爲之諸者。今築爲渠堰。疏爲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使馳突。溝澮舉而野皆金湯。窺伺既難。所樹榆柳。聚粟資民。用者又可設伏而邀敵。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去鄉土。易於



爲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亂從弭。利六。東南生商。日繁。地不勝其民。民不安其土。今招撫南人。修水利。於西北。達萬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縣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縣可輕。利八。沿邊諸境。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自通轉輸之苦。折色以兌賦。邊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屯田。隱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浮戶佃客。募可立致。貸田成而屯政自興。利十。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秋更上之勞。藉軍有逃亡勾補之苦。水利修。屯政興。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宗族勢將離。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支庶漸繁。示不再授。使及始授之時。勸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墾田擴產。爲長子孫計。卽上下俱利。利十有二。古有志者。欲徵井田遺意。授民產而奈其時之不可。窮家強兼井。欲限名田而限其勢之難行。今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耕井田名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三。古量地盡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也民居適均也。今舉莽蕩之地。盡井居民。哀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成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四。夫水利修。資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帝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鄆郭。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畝之地。四萬餘頃。閭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說。溉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杭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凌渠爲屯田。而甯內。穡之費。盡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親秦國。極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稻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季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棄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其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

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僭。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遂甲於天下。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又行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閘。急則阻塞。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常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渾泥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因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沈隱之虞。然世之疑而不信者。何也。蓋一難於得。入卒憚於費財。三長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徂於變。習不可不察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收養斯民之首務也。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濟泉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利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什

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華於陳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與。卽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常有定論。誠得收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便者之處。督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今不煩而事自集。若樂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極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撤下諸邑。開治水利。輒飽吏書之豪。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然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悉隱而官深奪。豪右之利。悉顯而謗速。既不樂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發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人。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民恥

於逸而趨於勞矣。乃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然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役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墾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同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盡井而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肯都子依因河中軍，嘗乏食，適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

明代水利 卷二

四十五

糧官宋康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募給事所請，議未之安，方之操戍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貨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欲虞丈堦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川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爲兵於其間，與良法也。民之流

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益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調其負寬其征，時其聚貨，則流離效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僅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遂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于官，則力田者效起矣。贖罪有條，借介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方者，損費墾田，官課其墾田。

清平類纂

明代水利 卷六

四十六

之費與贖罪相當，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此國法行人亦樂從也。倘舉較者而行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疏上水衡當事者，迂其言，尼不行。既斥復召，而人情安故，駭創爲浮議沮事者衆，又竟尼不行。惜哉。蓋自遷都燕京，費用率仰給清運，舳舻千里，啣尾而集，率取於東南。於是言水利者，莫急於東南。顧災沴頻仍，惟科嚴迫，東南之民力竭矣。而體公議遠之士，談清運則莫阻，談江

南則虞謫談無事則虞股肱談有事則虞扼先始有發憤言西北水利者二者均行國之大計也夫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也宜與荆溪其咽喉也百濟其心也震澤其腹也旁之衆流其脈絡諸竅而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周而宜欲也陽九江之水不入無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入塞其聚散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蓋自宋慶曆以來欲便糧道遷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于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淤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湖是以壅積不脩吳淞之理無異壅陸而太湖遶游之道始失其趨矣夫太湖一壙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况雲雨不集諸郡奔流壅焉注之欲其不爲患舍稼穡之良勢乎行乎然則治水于慶曆之後較之馬臻輩殆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相之書陳正同有言相視之札史才有圖田之議李結有放木之說而畢鈞鄭寬則經畫尤有詳切矣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閘百

清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錫之入無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濫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都貢之大槩也蓋鑄之議詳於道水宜之見乃工於固田夫治水以爲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濡足何益治田而不治水則禾稼何功然則二者事誠相需而二子之爲議則固不可以偏廢者矣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得蒞茲役一時亦稱厥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洩吳北去之水自華亭河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損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規自吳以決三泖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按其未洩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

途多而四達之勢沛矣。是故近理之湖則水利所容而橫流可銷。遠濬之江則水利所趨而壅壅可避。然則所謂障患以興利或者萬一有禪於是乎。至若分瀉浙江之議則所以殺太湖之受而省專治三治之難也。擬之今日雖民窮時誅益非可以舉廢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者不泥於近昔者實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堤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從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常按地勢之所歸而取之畏老之智者曰天以奉志水可以自餘梳入德勝出沈唐遷阜亭下臨平而瀕之江如北則太湖所納止幸豐安吉之流而勢穢基半肯在淤浸之田可以復膏壤之舊矣。至若耳風驟驟竟為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灌諸湖勢露遠之海者也。必使修治湖可以為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流通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浦不竭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患不自此息哉。至于卑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衝願以全河建領而下

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外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枚類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鉅鹿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里置手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白二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昔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佛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其利潤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膜。張何至如今之兩莽而獲耶。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蘇寧人稠乃中原連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終無適樂土之慮非帝和謀而開導之孰知致力哉。雖然渠一也鄭國開之則為利息夫船閘之則為害陂一也翟方進決之則民怨杜預決之則民悅有治人無治法是在於善推行者。

豫章

朱 朱

朱子美父原訂

貯糶篇

三代貯糶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養夏歲曰小人無兼

和五穀集

三代貯糶 宋七

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蓋積貯國之上務久矣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餼粟屋粟閭粟而用之以贍劑致民平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餼之凡新吐之治皆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數惡爲之等令人掌

和五穀集

三代貯糶 宋七

人之歲辨九設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像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部設用以治年之凶豐凡邦民之食金者人曰闕上也人三闕中也人二闕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闕則令邦移民統家部工部邦用貳人掌邦之委積以備施用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長其道路之委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以歲時縣種秣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粟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其後齊桓公問于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日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殺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塗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擊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公又問曰。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對曰。唯籍于號。今爲可耳。請以今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十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今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價取之。千皆棄困窮而不能把根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勸獎之責。則債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債藏之粟足以餽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蒞菜鹹肉斥澤山間墳壘之壤無不登舛。此之謂藉於號。今故膠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膠魯之粟

西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今引之以徐疾。故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十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十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才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賣而去。是君令一怒布帛流越而如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

山阜此謂不待戰而內敗。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難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倍。四百石。中熟自三倍。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令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敢取有餘以糴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時文侯卻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卻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卻廩者。寡人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以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筐篋。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鄒穆公有令。食鬼燕者。必以糶。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以請曰。糶食屬爲糶也。今求糶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食屬。則糶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墮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收。懼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臣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糶滿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千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會。與其在于民。于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因立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鉅橋五載。毋籍。天子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銜黃金百萬。終身毋籍。金于民。此准之數也。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



不節也。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嘗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因木而用節，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惡而自養險也。故夏書曰：「湯五年旱，此其惟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餒者，何也？其生財盡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姦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

治五類纂

三代新編

卷一

七

漢唐貯糶 三國六朝附  
漢興天下既定，民凶蠶燕，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文帝卽位，恭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猶多背本趨末，蓄聚寡少，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損。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戹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

治五類纂

漢唐貯糶

卷七

八

賊也。錢賦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亡，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獨失時不雨，民且餓，顛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食，具胥政治，未必通也。遼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收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庫也。竊爲陛下惜之。已而見錯復說上。以勸農實粟之道。曰。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降罪。夫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上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卷七

卷七

七

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至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于邊。得賜爵。自上造至大庶長。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後奏言。陛下幸令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都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收農民租。上復從之。以故民逐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實。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居官者以爲姓號。則倉氏庾氏是也。其後功費煩興。取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

卷七

卷七

七

南夷。造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檐擔餽。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叩。焚以輯之。糧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及桑弘羊爲治。粟都尉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必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末年行趙。過代田之制。用力省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還聚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得幸于上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各日常平倉民便之上通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邕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後漢顯宗時天下安寧民無橫征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中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積至十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獨殷對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晉受命武

漢平糶集

卷七

十二

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物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歲則窮圓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漚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遠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儲豪人富商扶輕賁糶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

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勤而猶武勝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久之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糴以利百姓焉北魏孝文太和申詔求安民之術李處上言請折州郡常調充分之二京師度支庫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糶財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糶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帝給穀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至魏武帝西遷連

漢平糶集

漢書新傳

卷七

十二

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場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糶糶粟以充因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漚運自是之後倉廩充實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饑穀斛至九錢至北齊時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穀穀賤斟酌充入貴則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

依價糴財是時類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糴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後周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飲之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爲水旱之備于是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

治三類集

漢唐附錄

宋本

十三

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歸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庫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張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覲出私財進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

厥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十六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類年霖雨皆因水災所在沉溺天子遣使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不遺水之處祖訓皆免自是類有年矣嗟乎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肩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

治三類集

漢唐附錄

卷七

十四

耳後世義倉之名因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倉舍之康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肯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錄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

之政民其庶有瘳乎唐初有社倉以備凶荒貞觀中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米稅給墾土地所宜寬鄉飲以所種扶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阻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有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今高宗以後稍假義倉

常平類集

漢唐附錄

卷七

十五

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著本錢德宗時劉晏爲轉運使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白使司豐則賈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給之端則先申應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弊流以餓粃然後賑之也錄是民得安其居糴而戶口蕃息其後陸贄以諸道所得稅茶錢均輸分配每至穀麥熟時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

倉收納以義倉爲各除賑急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多少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灾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欽散遂以爲常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貸借百姓至豐年填納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常

常平類集

漢唐附錄

卷七

十六

平義倉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敍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克縱逢水旱之灾永絕流亡之處從之至文帝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作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出御史督蔡州縣運發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視糴益美自是玄宗不復和糴于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磨三錢每歲進輸京倉者百餘斛米歲則少有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助盟官請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代兵道給粟十七萬斛皆糴于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其畧曰陛下項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起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既有司隘狹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糴而顧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飲糴遇災而艱食者則糴糶乏糧抑使收

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用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托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賂權子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紳衿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常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賈通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細條轉成糞棄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國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苴引口偷安若遇歲餘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

之謂也。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免於積財而務實  
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資。  
泉夫國家理安，錢穀俱富，悉聚蓄息，力役靡施。  
然後恒操美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  
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  
制矣。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  
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  
輸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于常時，  
米貴加倍，陞庶墮之流，備頗多關輔以穀，幾傷  
農室，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教貴民，困空  
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空糴，  
之處則無米而又連被所乏，蓋此所餘，斯所謂  
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計運米一斗，總需  
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饒，陳尤為京邑所賤，據  
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  
九而在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  
深失矣。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

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  
務且合悉停，暫例從江淮諸道運者，請停八十  
萬石，運三十萬從河陰運者，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從太原倉運者，請停二十萬石，運一十  
萬其江淮所停者，請委轉運使於遺水縣，每斗  
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斗折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及所  
減運使，令行發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  
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  
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  
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其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  
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所糴得米粟，擇倉善收，  
儲專備軍須，非緣城守絕糧及承辦轉處分並  
不得輒有支用，違儲既富，邊備自修，乃乃詔京  
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

然後貯納。積令所司自糴運至太原。先是。糴糴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斥飲而後給。直追集停撙百姓之苦。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意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熟。請糴內。和糴富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追悉鞭撻。甚於配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自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生口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糴。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感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

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宋代貯糶

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馬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糶。片逕倉貯之。命曰常平倉。歲饑卽下其直。

治平類集

宋代貯糶 卷七

二十三

予民景德三年。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浙皆立常平倉。計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卽回充糧。應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

郡正稅歲八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賑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需之。樞密使韓琦請。簡弗需。募人耕。散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

治平類集

宋代貯糶 卷七

二十四

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之三司。熙寧二年。神宗旣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于是條例司言。今天下貧富不均。兼并之家乘凶荒之閭。新陳不接之候。往往徵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食穀積爲朽藏。必年凶出糶。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輸。其願輸錢者。聽如過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路有無。

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獲濟。得趁時以赴農貸。不異于民間。息不至于倍稱。誠富國裕民之至計也。安石與呂惠卿議。令既具。會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制。司檢詳文字。安石出其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制。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

治平類纂

宋代附錄 卷七

二十一

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常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茂常平法。爾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袂也。安石曰。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

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民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保民閒喧然。不以爲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顧小民。不使兼并。東急要倍稱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下條約。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召絕相違。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典利之臣紛紛出。以致違邇之疑哉。乞盡罷提舉官。第依常平舊法施行。帝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

治平類纂

宋代附錄 卷七

二十六

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湏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說爲疑。初。韓臣進讀邇英殿。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還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妄。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苟不

言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  
光璣有曰言奇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  
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轡州縣擾擾百姓止論今日  
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  
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  
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  
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俱倒也貧者嗜慾偷生不  
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  
償至于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

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得之依  
關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  
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卽年所  
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蘊息之期也貧者  
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  
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與師動衆凡果吊軍  
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  
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  
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于朝廷因乞郊赦  
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且可視其流  
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  
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  
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開胥里長于欺督之際有乞取  
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矣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  
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所能爲也穀錢不傷農較  
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  
此比來所以廢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  
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糶轉

運使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  
供軍倉自不能足用故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  
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所  
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贖贖平  
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權  
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  
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  
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  
害猶大也疏奏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  
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臺諫官呂公著程顥等皆以論  
青苗罷歐陽修繼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  
鎮七年帝患依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請縣置一主  
簿專主給納役錢及常平從之十年詔開封府界先  
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蔡承禧言義  
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今年夏稅之  
給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而京東西瀋  
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稅爲始民輸稅不及  
斗免輸額其法于川陝四路元豐八年并罷諸路義

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撥作  
常平錢依舊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  
平錢穀給欵出息之法限二月或三月以散及一半  
爲額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等交章論行青苗之  
非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  
舉官遂要見功務取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造罰  
亦有無賴子弟設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人冒名  
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  
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試訪聞人情安便欲  
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  
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以  
疾在告已而盛諫皆言其非不報光至是始大悟送  
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經  
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原支本錢驗  
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蔡京用事復議行爲  
時上官均疏曰備災恤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  
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埤置義倉令人戶于正稅  
斛料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

周憲蓋所欽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于民。致之。則民易以輪聚之多。則上足施予。皆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于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帝。唐太宗。嘗行于治平之世。已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出所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處。則當時已有著令。又况水旱不常。儻間有糞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于倉。卒不若備之于無事。今平糶之法。既以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

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裁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餓。食惟負郭義倉。令就州輪運。至于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初。乾道四年。江南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于官。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欽放。遇歉。則蠲其息。以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馬自是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閭閻遇凶年。民不乏食。至淳熙八年。奏於朝。請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史志焉。嘉定末。真德秀踵行于長沙。人多賴之。然事久而敝。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豈不深可嘆哉。

至於和糴宋歲漕以糴軍儲實京邑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遠民飛報之勞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繡計直付河北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糴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賣市糴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和市隨

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惠遂詔崑崙火山軍開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是三路封椿所給其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糴

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生余之法養四小  
郡之米而庫有餘錢故能就單人糴米以給次  
月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  
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錢使積久陳腐其爲  
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  
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  
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  
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擇取以  
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貶傷農夫矣且民有  
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  
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  
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于河北東  
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抵價抑糴之弊詔禁止  
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  
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直聽民以絳綿綾  
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  
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  
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

量川茶因便結糴熙寧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  
運治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  
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寧河財用孫迪寬  
治以聞迺奏總管王君萬負熙寧河兩川結糴銀  
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  
馳往本路勅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  
市易降黜有差學寧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  
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請修闕政罪陝西河東  
結糴對糴其曰依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  
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  
言依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  
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在糴即百姓米  
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  
以米鹽鈔錢在京糶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  
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  
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  
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紹聖三年  
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預貸官錢之半循說

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遼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日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秦熱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秦熱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交轉兌糴其日寄糴元豐二年權便糴草王于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違厚價故寄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歲定二

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于諸郡寄糴恐緣恐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傳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會緩急運致非難于是寄糴卒不罷其日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崇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卽官儲有乏括索贏穢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日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宜撫陝西議行之鄆延經畧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于有斛斗之家未有害

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雖奏生貶五年者謂均糴法嚴然已帶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爲名低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量勸糴之法其後寢及于新造郡郭州縣石軍需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寧章等當溪洞沈起劉玘啓交趾之隙韓有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

禁哲宗卽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惟務安靜邈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鄆遼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蔡京用事使務掘土勸糴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遼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



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為料給青稞、幸皆入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令遺臣不獨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收、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虛、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匱、將士或有餓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于陝西建回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

治平類纂

卷七

二十九

軍通陝、若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瀛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永為定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豈克有濟、論民

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郡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澤多者、給官詔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于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緡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滯不即還者、官吏並徙、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權米十五萬石、無援民、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

治平類纂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

不置、及勸誘賑糴流離、皆出一官、七年、以使州之羅石、取耗四斗、罪郡守、自是和羅者、計剽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浚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無強配于民、四年、經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旨

從之。紹定元年，給銀會度牒于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鬪合輪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通考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如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爲軍餉，迨一大事。熙寧而後，始有結糴寄糴。

治平類集

宋代時價 卷七

三十一

依糴均糴博糴免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賤買，遂至抵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仰急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于民，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蓋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不數其數，則爲民病。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矜，終也民又爲官所矜，其失一也。

治平類集

宋代時價 卷七

四十二

林氏綱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于元帝，復于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命司農隨時運用，未有定制。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賴于貸，官則增價以入之。粟色隱雷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爲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楨，官幣厚矣。如民貧何？需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于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弛于永徽，壞于神龍，隨置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以石輸五升大覲，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

定焉。夫古之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屬。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會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人遂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敝。民知其散。民見其人。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講求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驥驛。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

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瘦身從事。彼知官長。是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于塲。以活其已飢之民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焉者。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飲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糴頭斛面。重飲

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于特糴。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奉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喚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嗷餓之民。何益哉。卒願爲不取贏絲之尹鐸。毋願爲精制權發之汲黯。卒願爲惟利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紹。則移民實政。隱于常平義倉之外。

明代貯糶

明太祖起自民間，歷試艱難，尤軫念民瘼。洪武元年，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爲糶糴收貯，以備災荒。擇其地年高篤實者，管理已而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益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銀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糶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爲四所，于居民最集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錢者，許運赴倉交納，俟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備糶之。就令富民守視，

清平類纂

明代貯糶

卷七

四十五

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饉之患。已又令未備處皆舉行，而召天下老人至京，覽朝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協同所在官司，糶穀爲備。後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毀，有司漫不加意。大學士楊士奇奏申飭之，擇廉幹官督理，平糶以備荒。而郡縣官以廢舉爲殿最，嗣後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湖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避

凶而租稅益輕，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詣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糶，且勸借儲積，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各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州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瞻恤，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逋負者累歲，枕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留場招人總收，而發運焉。

清平類纂

明代貯糶 卷七

四十六

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富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餼，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洛場儲積之歲，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江、常州次之。忱白：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所漕河

民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  
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輯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糧縣官廉  
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  
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畝分給之秋成  
值官凡其條約皆枕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  
又大旱令諸縣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饉  
之力也咸化中穀所資異時州縣設預備四倉所  
以廣儲蓄備旱荒爲民賴也比久廢弛安覈實見在

待斃室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  
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  
而惟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  
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債中  
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  
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密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  
從之直隸巡按御史宋鍾言各州縣歲派積穀之數  
徒資貪吏括剋無益實用中間羨者往往首鼠兩  
端不能自決欲監守撫字則畏黜黜論之典欲從事  
科罰則恐失素履之員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上  
策莫如罷之不則稍減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有積  
穀備荒原非弊政但保奉行行之賢不肖不可輕議  
變法且先年給事中胡廉已奏行減半之例必不得  
已再減其半可也上從部議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  
王君賞奏請寬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  
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卽日入民  
于罪不可得盈空再減其額十里以下歲頒幾千石  
十里以上遞增百里以下二千五百石二百里以下

三千石卽劇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不擾而教易積從之時戶部以茂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五員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况皆出贖買紙贖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宜止治其侵漁者若止息玩仍當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劣處不必遽議降調制可五年巡撫山西靳學顏疏曰邊鄙強固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北東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悍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聞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彌之之計無他不遇日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賑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在京師今徐陝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前疏謂一日官倉益發官錢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日社倉益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夫社倉卽義倉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

歲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募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返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歛。賑極貧。大歛。賑中戶。又大歛焉。乃法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夫民之饑也。必至於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令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畫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者。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於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彌。

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都覆請以防秋。各兵銀并鹽課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又修復社倉。令所在有餘積。無爲文具。嘗試論之。古之積貯者。藏富于民。而今之積貯者。藏富于國。古之積貯者。導利于下。而今之積貯者。專利于上。在下則民自足。而君有賑恤之恩。在上則君有餘。而民無周匱之望。是以唐虞盛時。雖有九年之水。而末始無倉廩府庫之充。觀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歌可徵也。成周盛世。雖有軍國之需。而末始無三年九年之積。觀水旱凶荒。民無菜色。可徵也。厥後管仲之在齊也。通輕重之權。立聚散之法。似矣。而乃陰爲富國之謀。李悝之在魏也。量豐凶之節。制糴糶之政。美矣。而何救於地利之盡。無已。則賈誼晁錯耿壽昌之策乎。誼欲驅民以歸農畝。而抑末技。此上策也。誼之說行。當無一夫耕而十人食之者矣。錯欲使民入粟塞下。以開習。得贖罪之路。此中策也。錯之說行。當無千里餽糧。士有餓色者矣。壽昌欲立常平倉。使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

難此下策也。青昌之說行，當無官常有餘民，常不足之嘆矣。唐宋以來，雖有義倉、社倉之說，大率皆常平遺意，自熙寧以後，散爲青苗之本，南渡以來，取爲軍國之需，不能恤民，而且害民矣。自今觀之，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義倉之法，四年則散之，豐年則飲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貨，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詐爲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說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効尤，將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覓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故粟場於官有出無入，鈎與于民有貸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糶以爲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糶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厚，而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今空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

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旬豐而糶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糶不出一人，人不遇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糶本而粟始可得矣。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答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暫起而卽廢。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雖然，亦在行之者何如耳。明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以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則義倉之意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詳而終略，或乍糊而旋聚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與在民之以費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食



入者乎城且者必以粟贖乎。卽有之能十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賈錢行省餘美。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龍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歛手而已矣。場間闢以資公藏。場州縣以資太倉。竭太倉以資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且平日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算。斂投一訟。縣輒計有方無力耳。

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諸多而既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較稍貴。暫聽輸贖。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則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貨民。懼貨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會之制。一如嘉靖中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生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會以賑急。縣令以賑社。居豈多羅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灾多散而虞。恐放歲不病。爲今時之計。實無善於此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黃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杜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

策草堂治平類纂卷八

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儼子美父原訂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備者、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辟既作、烏夷皮

治平類纂

周漢漕運 卷八

服自夾石、碭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澤達于河、是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沔、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舍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渠、五百里、木、則藉而輓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藉、則租而重者、以賦近、是雖旬服之中、猶量其地之

遠近爲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千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有炊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舍之具、親之于詩、邵伯之徽、申土疆也、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舍于內、時糧于中、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彞、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

治平類纂

周漢漕運 卷八

師、陳鄭供其資糧、屏履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資糧轉送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河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滅州、溝通江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字小月、聘歲同、天子食其蠶、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于戈不紛、優然享均和之奉、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不免竭土地之所有、罔恤遠近、以慮供輸、而

漕輓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猶不至  
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斂使天下飛窮輓粟起于  
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事三十鐘而致一石  
又使蒙恬戍于北河飛輓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  
樓船之士攻越使監諶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當是時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益漕運始爲生民大  
困而先王之制蕩然矣漢興擊楚于榮陽成皋之間  
蕭何轉輸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帝又苦甬道屬河  
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卽位都關中阻三面而

治平類纂

周漢漕運

卷八

宇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卽有  
變順流而下可以漕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  
運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甚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  
之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  
勞縣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寸之地  
欲盡自有之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  
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

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  
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  
今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  
南廬民貧鄉也縱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弊強  
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西閭也頃焉不敷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貲法而送  
之其來歸使者家號泣而遠之俱不相欲也遠送而  
歸諸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毋以資奸人則當時  
之苦民已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內南夷道作者數

治平類纂

周漢漕運

卷八

萬人于星舊擔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破其勞又時官多徒役衆困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及官自糴乃足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  
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  
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  
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  
能令齊入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

以溉田久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滿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益穀二百萬石使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已而渠不利遂廢後又有上言欲通渠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問言振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渠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渠水通汚斜水通漕皆可以行船漕費從南陽上流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

治平類纂 卷八

五

穀可致山東從汚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村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于是拜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聚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請入粟賞爵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萬天子用稅蓋當時用兵四荒凡郡國所積錢穀園囿轉送以供國用遠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軍給損益多寡取相給足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積之大稅郡國之財以給邊費徒自爲勞擾而已此轉漕之術所以特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

豐獲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平之言築倉治給費直二萬萬餘有勑衆之功悉生旱災民版其災壽昌徒留于商功分鉢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輦車繞駕轉輸不絕及至事定省官節用經費簡約因罷護漕都尉官永年張純爲司空上穿腸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

治平類纂

周漢漕運

卷八

六

安帝永初中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用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候直雇僦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魏用鄧艾之策自陳項以來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漕之道每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雖詔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年修于金碭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海賊寇

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十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僱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奔疲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大隨便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淇、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賃帛皆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

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為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饑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漕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冬風波澶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石平類集

唐宋漕運

卷八

九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恭儼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輒失繫草釘於胸而繩多絕輒失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與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可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及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類河倉廩遺迹可尋至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滑州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治平類集

唐宋漕運

卷八

十

輪聚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輪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漢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儲錢三十萬緡及耀卿罷相

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清。謂其山嶺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俟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校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閘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達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偃歌曰。得體乾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示。後綠衣錦半臂紅袂。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解服祝歌。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聯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渾名曰廣運。渾是歲。潛山東聚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連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

矣。肅宗末年。史朝議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汴漢江而上。河南尹劉宴爲戶部侍郎。兼勾當農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農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砥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華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斯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若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疲。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廬。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寇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金。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十餘。居無尺椽。饑無盛稻。歌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說。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厭遮。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龍池北河。

之間六百里皮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爲礙。爲三病。淮陰去蕭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織。食牛菽。輒清所至。飯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卽盡。以清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空絲水置。舍轉相授受。卽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安。故轉運船由涇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歌。經

太平類集

唐宋清運 卷八

十三

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船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竹篠爲絢。稅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歇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諸禁引汎。自是河漕不涸。其

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運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郵偶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紓關中。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拿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揚子置一塲。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塲。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

太平類集

唐宋清運 卷八

十四

據典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脫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兩制。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貞元初。關輔寄兵米千千錢。太倉俱天子六宮之腐。不及七日。禁中不能應。酒以飛龍駝負。承豐倉米。給禁軍。陸運中。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額利。問上。乃奏諸道觀察使



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歷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古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鄧岳福建淮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金諸道有鹽鐵、度支、置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後

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或言滉聚兵修城、陰畜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原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諭其子、舉歸覲、今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舉歸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是時汴宋節度使、秦夏遣官監汴水、察盜漕、既者歲清、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初楊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梁、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水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湜、議、萬斛亡三百斛、

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都吏舟人相挾爲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方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曾遠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輿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郁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

之八年。乃擇幹綱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開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遼滯之弊。遂革。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至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雜糧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掛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則湖路租糧于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汴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濟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

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延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全角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劍傳置分營。負糴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造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耗。而解船市林木役衛前勞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皆轉運使以本路綱輪真楚潤州。轉輸金穀。盛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輪京師。歲指運者四河冬。潤州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

治平綱鑑

唐末漕運

卷八

十九

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綱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坐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昧請吏得請富饒。郡市賤貨。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空敝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厥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

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報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明年各造船補卒。固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待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舫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府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

治平綱鑑

唐末漕運

卷八

二十

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蔽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獎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洙石謂驟變米二百萬

石米必陡賤。驟至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宿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輸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運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十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

治平類集

唐李渭運

卷八

二十一

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倭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逃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糶。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

因地之宜。以商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資漕臣將輸而歸其餘千行在。錢帛亦然。願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大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統驛千沿途諸郡。復就興利開州置場。聽商人入中。然商民之勞且愆也。又減成都水

治平類集

唐李渭運

卷八

二十一

運對糶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時內亦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間轉輸不絕。淩虛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者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京西之儲。襄鄆猶可徑達。獨東陽陸運夫告調于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遠。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屢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並差。見在官闕。則選募得

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亦時爲干蠲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澤旱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運漕勞費不貲卒無成功初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

治平類纂

唐宋漕運

卷八

二十三

備海濱沙清因賦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白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雜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屢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推却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知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

從海道至京師時船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期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澤京畿漕運司自中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湖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頓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海兩處發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

治平類纂

唐宋漕運

卷八

二十七

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漕瑄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財賦府歲辦以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那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

過○鹽○捲○沙○大○洪○又○過○萬○里○長○難○放○大○洋○至○清○水○洋○又  
經○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梁○沙○門○二○島○放○萊○州  
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數○明○累○又  
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  
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  
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  
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  
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

船平類纂

卷八

七

見○出○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  
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甚○多○矣  
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  
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  
絕○濟○直○屬○衛○河○建○牌○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  
黃○漕○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  
負○重○載○客○大○舟○又○絕○江○淮○邇○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  
處○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時  
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千○萬○民○不○勝○其

梓○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呂○平○縣○白  
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  
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  
里○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制○一  
牌○以○時○啟○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  
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  
見○鱣○鱣○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殺○典○之○日○命○丞○相  
以○下○皆○親○採○春○鍾○爲○之○倡○置○牌○之○處○往○往○于○地○中○得  
舊○時○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便○焉○是○元

船平類纂

卷八

七

運○至○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爲○國○計○者○大○矣○然○歲○久○弊  
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渡○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  
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悉○爲○食○贖  
鄉○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  
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再○改○至  
元○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及○故  
額○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  
浙○東○西○之○地○雖○廢○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  
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元○已○不○因○矣

明代漕運

明初太祖都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會、引江帶湖、舳舻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蠲稅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之京師、大爲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合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漕事、堰築崩淤、廢而不理、及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壅淤、乃脩師家左石佛諸門、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郭、黃河通梁晉之

新集

明代漕運 卷八

二十七

累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洪邊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通運所往來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給餉、遠東則仍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萬石、以輸遼東、冷海舟既多、宜增其數、帝命增十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諭戶部、以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頗有贏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其致謹于飛輓如此、及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江南恭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

新集

明代漕運 卷八

二十八

一仰漕于東南、于是漕議始重、初、洛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露縣界、逕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詔命詳議、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郝新等又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頰陂口、跌跋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

至、跌跋上、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冷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既而命平江伯陳璘、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楫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募田土膏腴、命調公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言、京都各用餽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亦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董理、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運道、都運使其

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充親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緣江入海、緣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并運至京、然海險覆溺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置遞運所八、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輛、民困其役、先是屢有言開河便者、咸謂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俾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

河達海、鹽古河而築壩于汶上、擊之、黃林橫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踰元舊相地勢高下、增築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乃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二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于倉、漕受、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竿、而、足、六、竿、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今支運轉漕、而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漢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壅、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漕、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渴者、置倉于淮安、徐



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且四千里數十年清河事宜皆瑄所經綽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創蘇州井山東兗州糧輪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輪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類並輪淮浙南軍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放國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輪太倉日支運一歲四運盡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清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阻往復動經歲勞費于正糧數倍

船平糶集

明水清運

卷八

三十一

且以轉漕故失歲月苦甚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席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隸各省軍俱行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至減北七年復用都御史騰昭言罷瓜淮兌運令吳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兌運遂爲一代良法然初將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後尋增至七升已又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

耗于是類運輕齊有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蓋加耗隨地理遠近爲多寡而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則耗三而折二故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先連耗俱本色俟抵灣倉車起解則易銀爲用弘治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潘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賣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等輕賣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

船平糶集

明水清運

卷八

三十二

是故旗軍官饒饒運于斯爲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無輕賣之費亦于兌運輕賣均賄之總價運四百萬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告匱迫于正德京師權要始有官俟虛立文約逼奪輕賣而弊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率引爲害借爲物爲私賄以希寵庇于是始有翻封還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灣過發之盡以章遏奪之弊而把總甘欲遂引黃練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例飲羅族以戰敗而復之相繼

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厥數務多獻為功至太倉庫所積羨餘盈數十萬而官旗都借賠費貽害不可勝言飲之作偏可盡誅耶夫一六等輕資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漕中起糧之費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資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忘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通專驗封而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俸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俱每石一釐謂之

治平類集

明代漕運 卷八

鑒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過兌銀會錢銀較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參將只選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不准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別准河南起制以抵其費為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兩理不可通講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齊統給焉

名使旗甲不免銷扭追償而軍民反獲餘惟初年除不多為假欺辱旗甲動輒誅許官司莫可誰何于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弊極不可整理嘉靖初部申飭嚴禁為二年清總楊宏請清運輕資跪題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裝鞘封算以苦運軍部謂清規惟船不守陳糧不掛籌軍不借債為急輕資雖貴運費宜解漕運視驗過准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巡倉御史酌定餘著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年新定運軍隨正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便之已令輕

治平類集

明代漕運 卷八

資銀過淮予五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如和漢餘便款者許軍陳訴至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都城乃元郭守敬所建者而承繼漸朽以通漕後尋湮廢今通流等八開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西而咸之為力甚易仍令開運廉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囤儲五十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可通設敵人鄉黨輕騎疾馳縱日可至魏鼓倉原用原儲一空京師生因此非細故請以原書下所

司議遲遲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  
京倉與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為便計帝命戶部侍郎  
王軾工部侍郎何紹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  
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  
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官吏編夫二百八十  
造斜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貴經紀領之使製布裘盛  
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槩國漕歲四百萬八  
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  
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

治平類纂

明代漕運卷八

三十五

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尉斛  
把剝浸磨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  
之兌與旗軍也譬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害  
復如之而德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田  
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  
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  
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于所運之  
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實  
不啻費二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

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樺之停留舳舻之衝激除兩  
則應濕漏淤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  
苦宮櫓之留難及其回家席未及暖而文移又促以  
再兌矣凡艱難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處也哉况  
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回瀆之水為漕用而自  
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衛衛與河為水道餘  
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旱亢  
流細縮則行頗壅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  
決溢蝕漕為漕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

治平類纂

明代漕運卷八

三十六

大臣奉勅專臨焉益其重也先是成化中大學士丘  
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日陸日河日海陸  
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  
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  
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  
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  
漕河通利旅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昔謀國者  
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都蓋極北之地  
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

吧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湖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失度。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果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蒿以料向。

見雲起。卽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謀者紛紛。議開膠萊河。復遼洋總及海運。事時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副使王猷。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管按元遺迹。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漕張皋白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竊入遣御史何廷鈺往度之。廷鈺還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隆慶四年。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而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

宿遷至徐三百皆淤舟爲逆流漲損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餘人夫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予是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遣工科胡禎相視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旋淤塞其分水嶺下礮礮則頑石粗礮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益吳客更議旣而讀勸視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說者謂海運縣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綠洋而來則解浮勞之險放舟入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頭經

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宋良佐議曰今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遼洋一總盡行議復移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歸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隸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博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下清司詳議以聞于是山東布政使王宗沐聞其議以爲膠河必不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悉撫梁夢龍大然之教猷起行海上歷巡視其梗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道指揮王惟楨等自淮安運米自膠州運麥今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安便大約每歲自

五月以前風順而桑。退此稍助。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汎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楫。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師。羽翼漕河。省掣挽之力。免守紂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落又可敷海禁。壯京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賑其效。從之。至萬曆初。宗湊以都御史督漕運。撫鳳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襟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受其費。宋人都水。背負大河。面積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晉無關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京師。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寇盜猖獗。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

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逐進。一舟疎則連舫數十舟同時俱廢。是不可遲也。一夫大呼。萬楫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在濡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統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官尾則東西相銜。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閘家口出支河。近得離雲壁。又幾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務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遠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所近。雨水綏。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

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蛟龍。有往來而無窺宅。卽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諱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大抵海運之間。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也。耗米幸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聞廣舟船不踰月可集。或用烏虛以規復廣。

帝手類集

明代諸司卷八

四十一

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況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溺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掇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既銳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卽入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況海運乎。乃何以一登而遂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湖沙等。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

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迨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置。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不危。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餐運。而趨漕御史俟期驗覈。限漕竣。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速。爲其勞叙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

治本類集

明代諸司卷八

四十二

漂流者重。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于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拱京。京師米直平。不翔騰如異時矣。

嘗稽轉運。迄今事經幾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兌運變而爲改兌。今且爲長運矣。始猶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于漕卒。賦出于田。田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危尊疾。

之矣。軍不輸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軍口饑。是軍者爲君足國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軍而血肉啗之矣。軍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經年飛餉之勞。遇難運則富貴聞而貧在役然而富者不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當差則逃者倖免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

老廢憊頽之軍勾魂以新集之衆。儒不更事勢必假手于積年飽斃之使胥。於是賣船盜餉而運官經年縲絏。傾其產。罄其族。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爭升斗之羨。賦役長以全力逆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托衆有力以推之。糠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運軍就寬。憲臣稍二行法而勢豪且反唇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聞軍爲強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駭蹙。有泥滴露蒸之苦乎。有淺泥盤剝之艱乎。有展展扇

箴之虧折乎。兇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計臣不能強出先者之精在其虧而欲責轉輸者之兼任其苦。貧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身於統轄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惟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事權而軫軍旗之疾苦。有經牧之主司在。有監臨之使臣在。而株役之需索。倉積之阻勒。直同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橫。當事者誰不明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

萬苦攸靡之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攝家丁爾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傾兌而邀舊卒於塗。家無二丁且極其親屬。噫。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運軍也。率繇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而事計又安知所爲。軍國萬民根本計。故今最急者惟漕運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脉。此一線水馮夷司其吐納。天吳宰其紀綱。飛沙相噴



影沙石時以鐵力與激洪森渺之天河抗衝  
手膝一決塞即以金幾數十萬委之激波汨汨  
中自嘉隆以來秋風紙子壁不勝枚此通彼滯  
前淪後淤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歲又以疏排  
請飭以游龍變幻之勢爲畫國域地之工三方  
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伯之鼓掌漕之  
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吭時受病  
而腹心安然無恙者也往當事者感頓憂漕則  
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請以一丸泥

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深米二十四萬石五千  
有奇至大二年深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甌船  
汨沒者盡不知其幾千人矣當元之盛歲運主  
百萬以上及其衰也僅十有一萬枵腹而乞靈  
于海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昔始皇驅民  
於邊猶掩骼長城之下而元驅民于海運納命  
流涕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運安得靈長  
人羣安得永戴有爲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  
海運耶以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閘定  
消餘糧以供殺育之刼掠爲封豕長蛇之善處  
卽丘文莊公而在亦必執口咋舌不敢抵掌而  
談斯事矣海運旣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長  
保此江淮永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遠  
謀強幹之軍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  
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來時以鹽易米  
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直驅之以害有  
不以漕爲昂饒者耶然大盈之充積皆財也君  
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當時有巨測而索

者于四千里之遙。京通所積。俾同點水沃焦。精  
鑛。白銀。不可以熬饑。故有國者。無財非。而無  
糧。爲。置。急。時。而。緩。餉。急。催。科。而。緩。灌。輸。有。三。年  
之。疾。而。忘。七。年。之。艾。正。恐。憂。在。蕭。塔。豈。獨。九。邊  
軍。士。之。能。大。呼。號。中。已。哉。

明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  
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  
是有饋運而海運乃罷。連洋海運。猶不廢焉。然  
饋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

近世平糶表

明代漕運

卷八

於是。有。免。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  
矣。蓋。凡。五。變。焉。

豫章

朱 朱  
微子美父原訂

微子美父原訂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伏義氏聚天下之銅，仰觀俯觀，以爲煉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莖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矣。太吳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列郡于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黃帝氏作。

太平類集

卷九

立貨幣以制國用。乃焚山林，破屠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財用自是作。刀棘由此顯矣。陶唐氏謂之泉，夏禹之時，天下大水，五年，人之無糧，有鬻子者。禹于是采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民用以阜，至湯有天下，大旱七年，民復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賴以不困。及至成周，武王問于癸庚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夜不善于羣臣，吾不欲收積戶藉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庚對

香齋類集

開張錢幣  
米九

曰吾國者衛處之國也遠近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  
道財物之所遵故肯入吾國之果因吾國之幣然後  
載黃金而出若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  
奚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玉起于禺氏之旁金起于  
汝漢之右衡珠起于赤野之末先東南西北距周七  
千八百里水絕壤隔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  
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  
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緩也  
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牟財物以御民事善  
爲平糶集

周漢錢幣 卷九

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於是太倉乃立  
允府國法以掌其政令要會其法錢國幣方輕重以  
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臣故貨保于金  
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用足矣太公退又  
行之於齊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嘗問  
於管子曰請問權衡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  
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  
何也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無入于溝壑乞請者  
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公曰吾欲行之奈何曰梁

山之陽，鑄錫夜石之弊，天下無有，以守國，故藏守一  
分以行五年，則穀之重十倍，與日請立幣，重銅以二  
年之果，與天下相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  
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災也，不備失權，下除相  
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公曰：請問國會，曰：幣  
權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笑，一鄉必有一鄉中  
田之笑，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鄉爲  
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任，行此奈何？曰：王者藏于民  
府者，藏于大夫，錢國公家藏于篋，何謂藏于民？請以  
稅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于  
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官故官無錢，布  
府無藏財，貴藏于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買去  
上歲之分，以幣錄之，穀爲君幣，爲下幣，輕穀重上分  
上歲之二分，在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  
在上一分，在下歲三倍重矣。邦布之籍，終歲十錢，八  
家受食而孰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笑而藏  
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  
一在下，乘時進退，則刀布藏于官府，萬物輕重皆在

于賈，故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人君操設幣  
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國以霸，強其後百餘  
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  
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  
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之，民  
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于  
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  
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國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  
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由今？今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  
之曰：剛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  
楸濟濟，豈弟君子，千祿百福。夫旱麓之榛楸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十祿焉。若夫山林賢明，林麓故亡，蕞澤  
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除哀之

不服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儲蓄  
原而爲濟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雖而財置矣至  
而備公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灾備也其所急并  
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藏而發其人也  
王其國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  
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  
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  
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備寶藏不爲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  
鑄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能逐利之民蓄  
積餘贏以格市物病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  
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願租鑄銅錫爲錢敢誰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禁然  
錢錢之情非殺難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散之甚微爲  
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  
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  
日報其誅不止遇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又

之所疑摘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弊  
孰積於此最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更急而壹  
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疑而弗呵乎則肆  
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面可哉今農事棄捐  
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妄錢日多五張  
不殖善人憚而爲姦邪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  
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待  
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  
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競不勝而  
法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天下其爲禍博矣今  
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  
則民不鑄錢照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  
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錢  
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銜飲之重則以斷飲之貨物  
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剝貴賤  
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

民困大矣制吾棄財以與單于逐乎其民則敵必懷  
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  
選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  
卽山鑄錢當將天子後卒飯迎鄧通大夫也以鑄錢  
財遇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貽天子有事于遠  
畧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賒不足而民涸  
結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  
錢造幣以贖用而權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歲久定少建元來貶官多往往卽山而鑄錢民

治世類集

卷九

七

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  
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人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  
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銖錢益輕  
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績爲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乃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其如馬人用其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  
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其二曰重若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捕之其文龍直三百今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減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已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  
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今不可磨取銖焉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者  
者數十萬人其下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  
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治世類集

卷九

八

側一當五賦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又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今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  
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下大  
抵皆遇告而縣官有鹽鐵鑄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帝  
時貢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漢家  
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  
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

也。鑿地數百丈，銷除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十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生盜鑄錢，破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暴露中野，採草把土，手足胼胝，已未收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鑄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田，起爲盜賊，何者？未利深而惑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空罷採珠玉，令銀鑄錢之官，以復以爲幣，勿販賣除。

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一意于農，乘便而議者，以爲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謀雖志于古，而近本然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錢，造昇刀，鑄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甚漢以書到字有金，刀乃罷鑄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四裔，而貨貝價亂，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而公孫建在蜀，廢五銖錢，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之語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及莽還，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改鑄大錢者，下四府郡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陶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饑，是以先王觀象有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適，女不下，機誠以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貪者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民苗盡于蝗蝗，杆軸空于求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務，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逮農殖之本，多言治鑄之便，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建鑄之寡，於是乎生，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焚火之上，難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且不給，況今一人鑄而萬人奪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廢，至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連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登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毒戈火焚官室，乃切鑿，駕西幸長。

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銅人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鼓鑄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鼓鑄爲市至明帝世錢廢沒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鼓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肆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謀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間有所改創孫權

嘉平五年

第九

十一

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各人聞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室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昇其值勿有所枉者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雖行太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誠欲廢錢用鼓鑄孔琳之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竟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鑄

錢由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晨自務設工自務器各謀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有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適具歷代不廢者也鼓鑄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于商販之手耗棄於創裁之用此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錢之處不爲富語曰利不可不易業況又錢便于國耶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

嘉平五年

第九

十二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坊之已不便乃罷其後荇蕞鸞服疑議請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而盜鑄者雲起雖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刑不能禁齊永明中孔凱言鑄錢之弊在于輕重更重錢患于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于盜鑄盜鑄之禍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屢法不禁者由止之鑄錢借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難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刑罰之頒始此矣有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世有典廢而五銖



不變者以輕重行貨之宜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  
一準五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廢  
斷剪鑿破小缺無周郭者今無得行於以利貧良之  
民塞姦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鄭  
江襄梁益用錢餘州郡雜用錢布交易全通金銀武  
帝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鑄錢而私  
鑄騰起所在鐵鑄如丘山貨滯不行交易者以車載  
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貴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  
廢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郭已上七十為百名  
至

為名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  
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改  
鑄常平五銖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  
鑄鄴中用錢有赤熱青熱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  
有青薄鉛錫之別武平以後私鑄轉其或以生鐵和  
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  
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  
利與布泉錢並行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  
至宣帝大泉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  
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行隋初患錢品輕重不  
等更鑄五銖如漢而錢幣始一已大稱私鑄而錢更  
濫惡甚乃剪鐵葉裁皮細紙為之磨用相欺由此觀  
之始末嘗不重利惟勸國力無受銅惜工坊偽濫以  
福利而末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嘗尚書言臣聞  
君子行禮不求褒俗固所宜而順之太和五銖終自  
孝大皇帝誠不易之式雖利于京邑而徐楊充鄭各  
便其土之錢貨費不用也本律所為禁者謂齊氏錢

鑿鑿之鑄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大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已不行。專以單絲之線線之布帛幅促度不中式者聚為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饑寒之苦非子植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為名欲修行如泉流而止非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竊不法及毀大為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

周漢錢幣

卷九

十五

沈約論曰民生所資惟食與貨貨以通饒食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時民未濟情賸寡奉生難已事有易同一夫躬耕則餘餐齊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慈惠之道通用濟乏瞻見之益為功恭親而事有謬變矣興代起居作役苦故孺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故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端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遺貴未名之貨明珠翠

羽無足而馳絲屬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萬物或以奉本為事豐行則同泉裕之資饒肉又蒞田水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于湯世其為害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藉于懷璧為市未易于趨鄉斯可使木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抄買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經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且夕

治平類集

周漢錢幣

卷九

十六

無待雖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制華止偽還醇反古低壁幽梓荊殊清整然後驅世之民及耕桑之路使緣粟蓋溢同于水火既而露露翻法銷鉛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此蠶絲之端異唐世恒未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製其末而不說其本豈慮其間塞將一往之說而然

唐宋錢幣 元開

唐初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于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而民間盜鑄者死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施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如舊然天下皆鑄私錢犯法日蕃有以丹徒鑄于江中者乃詔所在納惡錢千官姦不爲息後原中

治平類集

唐宋錢幣 卷八

十七

浙江民多私鑄爲業詔浙江官督捕而載銅錫銅過百斤者沒官四年令東都羅米粟一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契舊錢不可用者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今官錢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得公鑄試下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刑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

治平類集

唐宋錢幣 卷八

十八

載籍國之典章實繁于是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擅之則非有補于緩也捨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資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謂人主之權今若捨之在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變則傷農錢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物重則錢輕錢輕則平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雅以鉛鐵則無利難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目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今乎是故陷阱而誘之人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隲於來候其不可四也夫人富強則不可以貴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今法不可以制人之墾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

爲恐彌貧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用不賸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錢。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誠重銅禁。則銅無他用。銅無他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緩民鑄爲不便。于是禁惡錢。而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

唐平叛集

唐宋錢幣 卷九

十九

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處處取之。身車相屬。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卿者號官鑄錢。一以當偏鑄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鑄者。西京錢有鸞鳳古文錢環之別。奔賁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辭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有。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鑄九十九。第五琦爲相。復令絳州諸鎮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複者。亦號重稅

治本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二十

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併小錢。壞錢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卒不能改。由是錢有虛實之名。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共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寶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

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由殖。貨之功。改用銅爲器之禁。苟制特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椎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飲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歛。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

太平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三十一

其奸一也。人用不投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潤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既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益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錢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疏入。皆不報。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延奏院及諸軍諸使官家。以輕業趨四方。合衆乃取之。號飛錢。京兆

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帶藏物。價輕。議者計許商人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令吳元濟王承宗連衙拒令。以七道兵討之。經費用竭。皇甫鐸建議。內外用錢。每緡鑄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贖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一贖。告者京

太平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三十二

師監賜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豪富買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妨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延輕重。故農人日困。求棄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錢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貨運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趨人

必從之古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實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于平、原今洩之于邊、裔又有間并送終之哈、商賈貨事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鑄、歲盈百萬、今幾十數鑄、歲八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權歸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泉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

唐平類纂

唐宋錢幣

卷九

三

收市塵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室之積、則貨自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土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半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焉、文宗本和三年、詔佛像以錫鉛土木爲之、鑄釐釘銀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已又病幣輕錢重、詔有鑄錢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鑄錢、于是禁銅器、官爲一切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

千斤、及武宗磨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請以銅像鑄錢、皆歸巡院、州縣益多銅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淮南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會宜宗卽位、盡勅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八百五十萬貫、每百鑄八十五云、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及寺觀鐘磬飯鐺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還

治平類纂

唐宋錢幣

卷九

三

期隱者、論刑有差、時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與僕爲疾、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膜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嗟夫、令之而行、禁之而止、爲人所難者、其惟世宗乎、宋初鑄宋元通寶、輕重大、準歷開元、實是時、嚴私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外郭、杭州南安軍各有監、久之、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勿擾、後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錢、與銅雜鑄、錢輕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

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卽液流速而易成。難以鐵。則液流澁而難就。初申自說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成文後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年冠之。然輕重半準。開通度曆中。西事轉而軍乏。需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而三可使禁諸臣與學士張方平等議。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若河東

治三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三五

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所鑄爐便。自是姦人稍無利而濫發多。卒未能絕也。其後罷商州所鑄青黃銅錢。又合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于資用。多咨怨。先是當十錢行。中書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爲得衷。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尋卽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章其盜鑄。而終已不行。今禁旅戍。連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略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過芻穢之價。必增矣。已竟不行。

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乏。非銅禁之不嚴。以數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禁。而違關無議。於是諸路各置監鑄錢。已諸路務增額以爲功。而所鑄錢銅錫雜。肥惡易毀。元豐末。西師起而邊。匿卽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賴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闕出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熙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寢輟。乃命公私給納貨

治三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三五

易並專用鐵錢。而官稍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嘗圖用陝西轉運則許天啓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飭七兩赤銅。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使。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用倣古招天下。公命卽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于陝西行鐵錢地。公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契丹益市中。國鐵錢爲兵器。器厚利。若雜以私鑄。則曉不爲敵所利。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凡貿易

不受夾錫錢聽告糾民索其患而私鑄者後起又立搜索告捕之法嚴官司漏逆之罪天下騷然宋南孝宗時舒蘄守臣以鑄錢增羨選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典積錢有禁而民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轉運而鑒圖法爲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閭與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藩船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于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蕃者乃國家富貴之

治至新集

卷九

三七

操柄錢之不耗於海船也無幾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鑄銷海靡之器飾公行于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宜專急於民之積錢不已達乎惟陛下昭示檢德斥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起四方合參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爲難贖易請禁之便宋

置便錢務許商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債之猶之參質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資私爲參質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爲錢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後貨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轉運使薛田議以爲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爲交子務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子始屬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乘錢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爲之限禁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

治平新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三八

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復用兵邊廩西寧藉其法給糧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屢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楮辦合用錢而陸贄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末免



抑配而推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得錢數  
 滯道路嗟怨矣其復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  
 並用以七年為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  
 實取工墨錢十五交實始以楮為錢南宋徽之造會  
 子行之諸合發官錢並充會子輪左裁庫時參政沈  
 值為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再提之乃得  
 行蓋會子價減即以錢提收貯之候闕乃復出故行  
 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  
 宗深然之其後偽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  
 行賈似道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七界  
 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總而論之泉  
 布之設乃阜通財貨之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也考之  
 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  
 之金皆緣四年故作幣以故民機考之周官司市凡  
 屬者凶禁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陸王之  
 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故民  
 然則是商周之時所以作錢幣者蓋權一時之宜務  
 民通果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也所以三

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而九貢九賦用錢  
 幣為賦甚少至于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  
 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為祿故其人多地著不為末  
 作蓋緣錢之用少所以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猶存  
 古意自王公至佐吏班職高下俱以萬石千百石  
 為數則亦以穀粟制祿而人民出錢不過口算至武  
 帝有事四荒國用不足乃始立告緡之法以括貴天  
 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王以錢粟為本  
 布帛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  
 寡作之徒少後世此制既壞以匹夫之家藏錫千金  
 與王公爭衡古意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  
 機帛為本此則見害懲艾無枉而過直矣後世如魏  
 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累已施行遂有濕  
 錢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以  
 重穀帛而適以輕之然則天下惟得中適平為最難  
 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  
 用二者皆非也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如要  
 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故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

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故開元之法終不可易何者論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輪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為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為法錢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法錢雖多其精微不及前代當時唯務得多不思大體夫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養民務為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議論紛紛或立法以禁惡錢或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是錢之廢也至于南渡以錢為患數十年矣百物皆所以

為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而猶不足至造楮以權之凡當時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事意營造假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抵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銀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惟囊而趨勝一夫之力既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其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必并乏是設法以消天下之利也此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于百物者焉其能驅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于一物猶性融液月鍊歲化此其廢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錢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後楮於外以代其勢而天下有坐鎮其移之義此豈智者之所為哉雖然聖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所至于此也資行者有千倍之輕兌幣者有什一之復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雖然又

有疑焉計當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而猶患其少者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外宋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當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其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

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典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輕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領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老舊是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費輕則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則自川淮自湖自湖而使後來或費或用或令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輕用而節靡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足錢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不知錢其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質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

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何資于楮？自物貨難于阜通，于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貴，賤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楮，挈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欽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

唐文苑英華

唐文苑英華

三五

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實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實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徵宋金之法，有行用鈔，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以百計者三。

唐文苑英華

唐文苑英華

三六

以貫者二，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而銀貨蓋未及行。云凡鈔之舛觸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陌分明，欲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解赴省部焚毀，謀行省者就焚之。十二年添造疊鈔，其例有三，尋以產鈔不便于民，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伍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然鈔本以紙造，易于昏爛，又貫有成幅，零碎貿易不便，碎貼成宗時，鄭介夫議曰：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金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錢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之民間者甚少，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天下之物，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前出者為母，後出者為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

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與子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論前非止於大壞樣幣亦非吉兆美議也夫錢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資藉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

唐宋錢幣

卷九

三七

無害之利也先賢常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于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嚴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前不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無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

唐宋錢幣

卷九

三八

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錢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則懷十文而出雖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何也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雞豚畜產等物所宜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時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身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廬山歸懷鈔既難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換不開若討物還錢則零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譽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求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則盡歸于商賈之輩此所以益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積可以取資國用二則市廛交易不須貼換免有挑偽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民之所出者貨鈔以鉅萬計國

不可以得民貨。貨以幣計。民不可以得國銀。若使幣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銀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兩便之計也。議雖善。未見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改造至大銀鈔。定爲十三等。元之鈔法。至是益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明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錢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鼓鑄弗給。新舊資

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模倣舊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不能華人心。而變法何益。至元鈔僞。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益多。假哲篤曰。錢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下鈔。輕重不倫。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之子。爲不聽卒定更鈔之令。仍鑄至正通寶錢。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恤海內大亂。軍諸供給。賞賜餉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軸轆相接。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旣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開元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

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慮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滯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買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寶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

出之溝壑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清也。僭使所入之溝壑通、所出之溝壑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溢觸之患矣。此其理也。嘗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利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明代錢幣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勅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闊橫起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關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圓錢買米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偽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九

錢子金銀十兩自五百文通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爲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克賞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益欲以賣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難徹行况洪武時賜鈔千貫爲銀百兩金二十五兩而永樂中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鈔三千貫不過四

兩餘矣自是鈔法遂廢格不行嘉靖初諭戶部議錢法浙江巡按御史潘敬言兩浙鹽糧商稅課程俱收錢鈔固爲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收買臨期則全沽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相欺夫以欲取小民錙銖之餘而委填奸人錢壑之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司給散官軍俸鈔從之十三年命工部造嘉靖通寶錢依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續解貯庫十五年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九

御史劉隆等言朝廷所用錢幣有二一曰制錢如祖宗列聖及皇上折衝洪永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三錢并用民厭利之雖有偽造不遇竊與售藏其于原制不甚相遠也邇來京師之錢輕浮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鐵不以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遂爲壅遏乞楊示五城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偽造私



藏者期以半月日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偽錢進呈帝亦惡其濫惡詔與命都察院亟揭榜禁私如敢有仍前鑄造及阻抑者嚴偵捕之治以重罪久之以新舊諸錢定爲二明上則七十文准銀一錢中則倍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已又出內府貯錢折給俸糧是時民間行用濫惡錢卒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狡僞者或剪楮夾其中卒不可辨乃詔嘉靖通寶錢以七十文准銀一分洪武等年號錢與前

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又競私鑄事諸道寶錢與制錢通行嗣是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大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旋銀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鑄革以濫溢代之于是鑄工就雜鉛錫易剉泊而輪郭粗糲色澤慘暗與前造大不侔矣由是奸僞之徒做做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忿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帝憂之問閣臣

于是罷寶源局鑄錢法隆慶元年錢法不通詔議所以復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嘗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餉戶溢收惡錢以充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始弊一也又法令疎濶私鑄者多真偽混淆則煩神祿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為偽錢及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洪武以來制錢并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偽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則偽錢不售錢法自通詔從其議未幾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鑄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為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

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以輸之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差而不過之患請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仰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多則工本富益省錢制必輕重通均每歲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俱以大明通寶為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開錢及先代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是還折色令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要贖銀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為便軍餉其用銀不可得矣從之萬曆初帝從科臣議行天下皆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必輪郭周正文字明潔以銅質厚即易為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即素非行錢地亦鼓舞稱便蓋以銀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清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為

便也。然方開鑄初，許借官幣銀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解縣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也，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與一矣。及既開局工作之資物料之需，滿湖抄看火提權之人，剝取穿條薰色之匠，與解銅質壓錢模之工，又多費而不告，然可誤日不受銅而帶工，此錢始流，民樂奉令，則銅以告之，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不在于錢之不行，而在于錢之不繼，不在于錢之不繼。

擬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誡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責其之備則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舖名為銅換實恐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之于下，勸收受于彼而不開銅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乃民愚相扇閉匿觀望而豪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而黃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令下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又安望其必行乎？夫錢實于金，利千力而取法于泉泉者未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卽山鑄銅誠原本初議今議于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漚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可議凡課程之征賦贖之緩一以錢為課，授上而朝廷資予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例換而稱提之則欵于上而復散于下收于此而提引之于彼如泉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峻防之其銅廢者皆收之以入于官而諸用銀貝之地悉遵旨各從其故不强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法其行哉。

聚草堂治平類纂卷十

豫章

朱 健子強又原著  
朱 振子美父原訂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三國六朝附

夫鹽民之所食不可一日闕者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養貢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鹽之

治平類纂

漢唐鹽課 卷十

用而供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液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令謂供鹽耳待其戒令謂煮鹽耳自祭祀賓客

勝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爲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降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富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萊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之所食千萬鍾偶筭之商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過則舉賢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

治平類纂

漢唐鹽課 卷十

是齊有萊之鹽乃伐齊薪煮海水爲鹽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餼而煮鹽如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羅之得成金萬斤齊以富強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而元狩中天子用兵四方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

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置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爲半盆放私鹽者欲去其跡設其器物使僅成陽乘傳舉行之久之卜式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貴或強令民買之而給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之上不悅而博士徐偃行風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徒爲太常丞御史大夫湯劾偃制害法偃以誅死故法必用而行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而桑弘羊反覆難以爲往者桑餘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鑄煮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大不便夫家人有資器然且押而藏之况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荒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置帝未有胸鄙人君有吳王專其使以成私威而違節制今從入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強暴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爭以爲住民得占租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今官絕其原一其價鹽

價益貴貧民有木耕于樹而淡食以從務者矣言甚切而爲弘羊所絀鹽鐵待不罷弘羊諫乃罷尋復置已罷行無常其後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東漢明帝時發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患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至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章帝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建安初關中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荆襄者十餘萬家關本土安罕惜塗塗思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覲議以爲鹽者國家大寶以養民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益市率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內計之太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屬禁令取之以時毋戕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母官有群生各有醢鹽而權之者也今立官障護置池而散其利爲父權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與民庶共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尊復置唐

初稍弛其禁。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外勤遠畧。內興工役。費十倍于今。而用海其有餘者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于農。今取諸實人。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有官。輕重欲養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于國。今誠役農稼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歛。息窮苦之嘆。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于是詔將作大匠姜師虔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諸軍

古五類纂

卷十

五

鹽屯皆隸于度支。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棄鹽者爲停戶免。雜徭。莫鹽盜鬻者論罪。已盡榷天下鹽。建中初軍興。固用大田賦稅不足。以供億。自許鄭之西。皆食海西鹽。度支主之。汴秦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于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投宜。但于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于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糴。日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

以鹽生于寡。涼則虞薄。生早。曠則土溜。墾時爲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池。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解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尅。急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厚。厚利積于私室。而國用益耗屈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請益州劍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解利。請官自賣

古五類纂

卷一

六

鹽以富國。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州縣差人自糴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今所在百姓。富少貧多。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除升斗。俟時熟填還。用此濟彼。兩利俱便。今吏自糴。不得見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糴。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欲怨已多。恐生失常。課也。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糴。糴毋令關鹽。臣以爲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

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質不盡少則得錢無幾  
商人自負斗糶與百姓買平價而上不遇利得一二  
錢而足所由依官必索俱應所利至少為弊至多平  
叔又言所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板鹽輪都倉毋闕府  
州縣和僱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  
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檢次實為諸  
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官凡和僱其弊皆然故百姓  
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  
也不和僱則鹽無從載和僱則害及蒸黎此殆不可

鹽務類纂

卷十

七

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舉債通稅額粒無餘若官自  
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遇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  
奈情迷亡之患臣以為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為  
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時日枝一錢月枝僅三  
十錢五口之家為利幾何豈此便能免舉債通稅之  
患耶非事實臣以為百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  
漸復不在受法也子叔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  
由浮語云嘗界無人糶鹽請差清強巡察官檢責所  
在實戶據口圖保給一年鹽令因季輸納其口多糶

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宜  
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穩息而乃令責實戶口開保  
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  
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微價辦與不  
辦並須納錢即欲淡食度生亦且不得延違條件罪  
譴嚴峻官吏畏罪必加濫刑臣恐百姓流亡轉死此  
又不可之大者也三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于諸軍  
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鹽以求影庇而富商  
大賈或行賄賂逃稅詎訴者嚴加糾獲令所在決殺

鹽務類纂

卷十

八

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視厚利比  
諸百姓實則較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為生不知何  
罪將變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賈  
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覈羣  
者也而以為事儘至重須宰相充使刺吏縣令職在  
分受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  
事得寢而前此立糶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業依  
款抑配之矣

宋代鹽課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諸鹽未鹽鹽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而較關入羨餘若其鹽入城市之禁未鹽出於海使電戶烹煎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散鹽也顧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龍決水其中得雨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雨則課虧周官所謂監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沈爲真州發運諸漕運

治平類纂

宋代鹽課 卷十

九

轉輸至者空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于是諸路鹽溢溢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于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轉爲制置使而命內殿崇班杜承磨副之承磨行關視爲帝言往鄆延環應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其直于青鹽不遠是以民安于法而蕃鄆青鹽欲售無從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闖入蕃界販青鹽以逐利而蕃者亦禁其價廉

與之爲市是助寇盜而結民怨也請以頗樸不售得饒罷祥符中轉運使張彖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遺利宜可增帝撫然曰地利阜矣過求義將有時而困抑不許而官鹽闖入私鬻法已重詔屢侵覺至是敕犯止配流先是官鹽鹽而三京二十八州軍成困于輸輸淮南自通秦楚運真州行江浙荆湖而綱吏舟車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西池及淮南積鹽多無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

治平類纂

宋代鹽課 卷一

十

可較天聖中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盡通商五利以上略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其疲勞一通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懷役連歲通逃今悉罷之道途隨復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難以泥沙納石其味苦惡民食之生重脛之疾今得食其鹽三利也錢幣固之大用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則益置今商人藏出船錢貨鹽裨助經費因利也又歲省鹽官兵卒駐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于是詔罷官自



竊聽人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典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勝趨京師權貨務受錢已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者侵其直予券以在所鹽給債由是羽毛筋角膠漆木石煤炭之類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樵木二估錢千而費給債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中鹽始于此自開寶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弊上

治平類集

宋代鹽課

卷十

十一

封者請禁權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并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權之價必騰躍民懷怨懣悔將何及議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權令具未下學士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權鹽何也帝始愕曰今始權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邊迺泣訴願以鹽課均兩稅中輸錢而弛禁世宗憫然許之制兩稅鹽錢

是也今兩稅鹽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權何且未權時契丹常以青鹽闖入邊盜賣今權之即鹽貴而彼鹽必益售是爲我飲怨而獨以爲寇利也禁之則邊隱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感泣勒石置北京城南集僧道轉祠報上恩會河決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羅鹽直斤五錢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之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弊在于官估高而私販

治平類集

宋代鹽課

卷十

十二

轉輸也然國課爲益虧誠優恤亭戶便不至困窮休惠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希揚官吏使不爲格飲如美而裁官估罷鹽綱令儲戶衙前得諸場販取鹽則鹽吾而賈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益益矣因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末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果帛處適久不能輸者謂之訪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既難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由是盜販者衆

捕急則聚爲盜。度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歲秋冬田事畢，恒聚數十百爲群，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沒溺，滋多。制置使募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廵捕吏卒，又損雜徭，盜以浸減。而歲課視舊額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屬督私販，察祥和而鹽法自舉，毋自改制。于是命盧采專提舉鹽事，部十萬爲甲，而鬻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輒科同

台平鹽案

宋史鹽法

卷一

十三

鑾子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勅給課達，安石爲布言，捕鹽法急，所謂稅以注刑也。而聚催償鹽益急，有母無子，至殺其子，相繼配流，至萬二千餘人。詔勅乘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權，而自鬻微桑弘羊遺智，各一利權。而知滄州趙鼎在河北，章惇鄭重，在湖南，建州韓張士澄在江淮，皆股剝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倍克設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河

北鹽獨無權，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按視，尚書蘇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損以千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塞外有可禁止之遺，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猶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所漸無異矣。臣在修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異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軍，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懦者節口，并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悍干

蘇軾鹽案

宋史鹽法

卷一

十四

惟鹽甲居推剝之，常甲他路而一旦權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通事之宜，何名張恩哉？且權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斜？以酒色伐之，可乎？謀不用而權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兩鹽者少，乃由是搖之，令嚴

避免沮壞之誅。季輒比較務峻督以取盈。于是京南鹽利特厚。禁閉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西北解池。天產美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遂售以罔民。法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與鈔鈔未給。更爲貼輪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貲更鈔輪錢者。前數十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丐。至赴水投繯而死者。南渡以來。每因開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封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利立

明代鹽課

明代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賑民。故天下芻樞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于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酌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無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壘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請場行支。鹽如月而展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塲。經批驗所。依數發。擊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逃販商所中者。鹽壘發已。卽所在退引還官。還司類進。爲造引者。新而發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寬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橫克優雜。泛絲其犯笞杖斷決。依流運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道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

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監陀河東場以出有專所  
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洪武中監運使  
呂本言舊額監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  
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寬民然其間  
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畧非均也臣謹與各道分  
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  
場除額免科外他薪自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詳定  
而均平之詔曰可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司  
提舉司查中鹽商若上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

治平新纂

明倫彙編 卷十

十七

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其優惟至  
于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寬丁  
逃移者監課司嚴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窶有餘鹽  
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販者聽以十  
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司支給不願  
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  
聽于所在官司驗給文憑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  
已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戶部言鹽法阻壞勅刑  
部郎彭韶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因

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甚于鹽戶  
鹽戶者上所使養海爲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  
如之矣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爲之涕下破屋缺椽  
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凡居食之苦也由蕩  
渺溲人倫物賤欲守無人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  
鹽淋之時奉家登塲刮泥吸海陸寒砭骨亦必爲之  
此淋瀝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  
如湯不敢暫離此衰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  
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塲無鹽

治平新纂

明倫彙編 卷十

十八

抵價備極艱難奉養無從此賸鹽之苦也逃亡屬身  
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存恤遇有寬恤  
因爲給濟海濱民艱難然煎負薪折閱若朋儕之苦  
景微事煩爲國計以上而章祭酒悉親鹽事利蘇代  
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日存恤鹽戶以爲鹽之由產  
在地而成用必資于人濱海之民以煎鹽爲業耕辦  
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莫辦不  
前課入不敷支又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  
販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隱者也其販賣

戶爲勸催者。場蕩歸其兼井。鹽課爲其乾沒。煎煮既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儲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今行優恤。且照黃册事例。遇竈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之數。二日輕減。鹽糧國初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遠糴于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日申禁鹽。

治平製纂

明代鹽課 卷十

十九

高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餽乏而飛輓勞費也。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使近遇關中。則豪勢家說名諸詔占富。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于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前朝雖有禁例。而法玩不得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因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于官有賴也。于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數斤以益之。至有得以倍獲者矣。已運入江。又賣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

者。十止一二發賣。說引不卽繳。往復數四。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行而正鹽愈壅。請赦巡鹽憲臣。嚴衛人私載之禁。違者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覺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群。駕小舟。舟多置篙。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買之。卽不售。輒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而其責在巡江。時天子加意國家盈縮之變。召關

治平製纂

明代鹽課 卷十

二十

學士許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太學士東陽李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關中。而商實失利。額不實。申納帝問何也。關學士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請之。帝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私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矣。日零。羣有判准積日。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臨言國家茶馬法。皆有飲陽附馬者。爲夾販。高祖震怒。以我機一行法。乃卽欲首壞之。邪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帝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于是下戶部查

議而部尚書文條鹽法橫弊七事以上一開中引鹽  
二與販私鹽三販賣官鹽四賣補殘鹽五夾帶私鹽  
六越境賣鹽七運司稅庫倉保人主鹽于是謂下言  
鹽國用所須近年徵貨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  
買存積常股盤剝私餘鹽乃遂至提越支賣并夾帶  
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任支  
運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報買糧草稅要並毋得  
求討窩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部  
吏糾劾若無何上賓正德中大赦決而極嘉靖初天  
子次察于百司登耗利弊每詔下輒申祖宗來鹽法  
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臣梁尚書材周中丞用李  
戶部夢陽舊唐事輯張學士邦奇東莞陳建疏鹽法  
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國家以鹵地授民歲課其鹽  
亦循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國初峻竈丁私鹽  
之禁而條有夾帶者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  
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  
深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  
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

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  
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  
南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  
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  
而鹽價賤貴也國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  
家雜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  
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利  
二千文也賣之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  
薄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寬戶上以總權利  
故餘鹽抵禁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  
米一石較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  
可言也令官司從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  
而猶峻賣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餓而死也夫天時有  
生地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  
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  
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于是  
貧弱迫逃四出除死其富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賈  
占斤鹵煎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

愈嚴貧窶愈多而豪猾愈益。故日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奸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船。千萬爲群。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司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執之。巧鹽充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竈戶。鹽徒之利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萬。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鹽果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市平類集 明代鹽課 卷一

二十三

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免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于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領之。以居貨而圖利。亦烏在其爲王體乎。且自成化已冰。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買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古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

輓輸爲粟也。又有管攬取索常例。刀燈磨難之弊。舉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勒令者。費復不貲。甚至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斤。正數外。賄場官私加至三百餘斤。近納銀于官。聽買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皆貿易于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招免峻深之臣。復嚴科夾帶割沒之令。每斤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關中商力不

市平類集 明代鹽課 卷一

二十四

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關中商先于北鹽院具。齊行淮揚校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給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土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票下批驗所。類爲冊。聽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府守年年不得掣者。而鹽課重不如昔。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于是江運諸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爲旺。相餘月爲衰。閉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爲生息之候。脫連兩旬月。沙灘

崩塌淋曬無地賣者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迫併而官  
憲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國初命鹽運司以  
舉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廢  
司無餘鹽開給而鹽鈔不銷吏緣爲姦利已命于兩  
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達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  
灘石陸乃回達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此  
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較矣  
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微嚴切皆以私鹽之今月  
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爲姦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  
徵者比而公共販之時獲一二貧窮肩負易米度日  
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既驗鹽給引  
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違何道也始  
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日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  
復不銷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違何義也天下  
一家也權鹽而利之古以爲循父權于病之矣死于  
食鹽必責食其達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  
又違何道也往鹽所自出者販家戶給足今運鹽諸  
小商引引掣放之屬難費十倍于昔所從出益資價

不得不騰躍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僻之民  
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永樂  
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凡富商大賈于三邊自出財力  
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  
田日熟年發廣鹽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  
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尚書葉淇言法商  
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  
予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錢一分  
支鹽一引大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  
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于國利而銀納運司  
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  
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南地而輸粟于邊之法既廢西  
北商亦徙家于淮以便鹽于是椒業自歸田作坐廢  
墩臺坐額保伍生圯遊民日散邊地爲墟外寇入而  
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黍蕪米石直銀五兩而  
邊儲竭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  
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數也誠專利則弊生未有



利專于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誠專利則害作未有利  
產于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  
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  
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  
爭利也。今縉紳達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  
託買鹽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開納之歲。內外權豪  
陰以其間。託撫臣爲之所。而撫臣者。率視執尊卑太  
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賈窩。則不出閭閻。而引獲六錢  
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千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  
手游俠之人。不移趾步。而生致千金之獲。其權寧夢  
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商  
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扼其腕。繩呵而奪  
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  
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  
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韋。而欲鹽法之無阻壞。上下  
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鹽察  
御史分關監課。宣德中始令于淮提督軍衛巡捕私  
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趙任

益專而查鹽清理。糾治典章。文武官吏。皆得聽其條  
約。非如始命專運私鹽要束而已也。此于鹽甚事。然  
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  
官矣。今其官非闕葺不職者。不除拜。是貶之。汗職之  
地。而求其索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  
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汗況道之以  
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亦且募事  
事之勞也。如絲然。絲之多。手理之無緒。而亂之也。今  
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展分地之禁。如敵國外邊。誘  
致誘察如述。姦尤不欲舉纖芥之利。饒之民而邊關  
行者。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勞之之道也。今治之  
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于諸產鹽設運司之地。實屬  
急重。民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察弘羊。唐劉晏本  
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經陞別靈。濟源決流。而久其任。  
則官專重。既不可屬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遷補。廉吏  
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召  
鹽商耕墾。下入累如異時。則鹽課遙儲。文爲接濟。邊  
方腹裏。而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于邊中。果

已卽給引赴場循常販以差次聽寬戶發引夫蒙青  
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寬戶  
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訓其緒肅曠代  
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今分地之禁中固一家恣聽其  
所往唯嚴通遼之禁則上之關中養歸之商買下之  
場場盡歸之寬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  
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末由操利國家得鹽利自饒而  
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寬丁得賣鹽自給而不必更  
免差徭以優之鹽可通賣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

給李類集

明代鹽課 卷十

二十九

不養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遼境漸實  
遼儲新克遼通稱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  
必慮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  
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俱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申瑤泉議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  
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  
臣借著計司特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  
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國初置轉運提  
舉爲榷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

東閩粵蜀滇與天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  
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更有富貯有  
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  
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遼利也令商自爲便  
而國不聞鈔將之費士飽馬騰杆禦強固則國  
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八分耳粟二斗五  
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商人巨輸粟夕  
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  
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

給李類集

明代鹽課 卷十

三十

論死至嚴也寬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引給  
朱一石半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官  
自出鈔收之下以資寬戶上以權利柄至周也  
蓋國家榷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政大嚴  
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遼亦足稱美善  
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  
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買開  
中越次收支是居值用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  
果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榷司也自度支葉洪

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總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間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恩賜。或權倖請求。與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穆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支守始也。美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

明代鹽課卷十

三十一

費便也。乃鹽丁之困也。自總催總巡。場務新興。費甚重。課爲其乾沒。鹽丁不通總催家。一需而已。公衆焉然。乃賣爲生。欲無過。已不可得也。乃觀鹽之濟也。自課重。雖有微利。所輸課耗。費重矣。而且自肥。吏有貴富。有科罰。有勸懲。鹽項不貲。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濟。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衙衛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寬丁因。乃曰扶鹽者。故貨私鹽者。故

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寬丁枵腹以驚。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姦人囊中。裝不可得也。夫商電俱困。若此之甚。安可不求其故乎。愚以爲欲救電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夫電民之所賴爲生計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賣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于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牟于國法。似宜做正統年例。除電民所辦

明代鹽課卷十

三十二

餘鹽。卽爲公家之物。候商人來場輸鹽之時。電民或莫辦不前者。卽以本價當官給領。毋使賒貯。以待取用。庶幾電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亦無守株之待。乃爲策之良也。至于電民身家富厚者。則必嚴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下衆者。必折戶辦鹽。如民風富差之例。其有遺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于富電也。蓋灶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

而已。惟盟之外。甚有飲窮憲之餘。盟人爲己有。以同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憲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已私。貪官亦利其餽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今宜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無所倚仗。不致罔法行私。而貧憲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憲之弊者。莫若弛餘盟之禁。而尤必致嚴于富憲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中盟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違

續齊書

明代盟錄 卷一

三十三

義。望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盟。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盟既通行。復爲私盟之所阻。以致國課。墮商人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本憲至于辦盟。而民至于方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晝夜劫掠商人。盟始爲本。下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漫不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咬以甘言。誘

以重利。甚至盜徒反出數包之鹽。遂爲功績。差人偶值至官。以微厚賞。是殺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徒素覺勇悍。積黨成羣。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始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于耳目之末。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孰以致私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補緝。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卽給以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于激勵。且鹽徒亦有所畏。而

拾年續纂

明代盟錄 卷十

三十四

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于富商之有力者。每夾帶餘鹽。甚至每包重八九百斤。鹽所失于查盤。或反受富商賄賂者。則必嚴爲侵防。遇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懲。而貧商之盟。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貧商之弊。在于弛私盟之禁。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其勢常爲低昂也。



葉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一

豫章

朱

朱子美父原訂

雜征篇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嗟嗟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登取諸康財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  
啓閉國門讓出人不由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治平類纂

歷代關市 卷十一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  
除四方之賈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傳不  
出于關者舉其貨同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國商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議是所謂古之為關  
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歛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  
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  
禁令焉其為制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中以商賈阜通而行市

治平類纂

歷代關市 卷十一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質民禁  
偽而除詐以刑罰禁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  
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晏而市百族為主朝市則  
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  
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賈也將入市則胥執鞭度守  
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直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領師灑于外次而聽小  
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雖布者量度者刑戮者  
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人者亦如之三日而舉  
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蓋貴其恤  
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害者使亡靡  
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  
肆掌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敘其總布掌其戒禁質  
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  
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施而考之  
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總期外不聽國人掌欽布

秋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泉府。凡原欲其皮  
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欲而入于膳  
府。買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  
其成而莫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惠禁貴賤者，使有恒  
買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  
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劑而書之，以  
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  
毋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歷代國市

卷一

三

治平類纂  
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  
納其餘。先王之政，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相  
乘，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  
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  
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  
暮孽孽，凡可以利己而生患者，無所不至。溫惡爲飾，  
凡可以欺人而牟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賄，不  
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  
民病，乘急鬻假，衆方以爲灾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

治平類纂

歷代國市

卷一

四

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  
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青囊  
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  
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  
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  
混淆；買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察其  
犯禁，胥師察其徭行，價惡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  
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  
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獄禁誑亂，  
司稽執盜賊，而張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謀，  
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買師  
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  
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賤，  
其多者，則使之早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  
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  
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屨或低昂其價，直以  
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  
適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

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雖富貴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買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恐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

子過之，則罰一帑，命夫過之，則罰一益，命婦過之，則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聚商賈牟利，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欽散之權，曰：歲有凶穰，故設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警械而去，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網國幣。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凡輕重之利，以重射輕，以賤濫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得家奪吾民矣。此其笑姦稅商賈之途，欲作一搏力于農，遂用區區之齊，霸顯諸侯而齊富強至于咸宜也。迨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令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爲挈，始皇承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

一亡命二贅婦三典買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大父母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之近千酷矣漢興投秦之弊公私空匱而不乾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踴騰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特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蓋人亦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

多饑乏遣使服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買幣財役貧轉販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治錢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元狩四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輅車買人之繆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買人未作賈貨買人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繆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繆率繆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輅車一算商買人輅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族沒入繆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買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今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人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起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錢縱矣。乃分遣郵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繙錢、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僦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稅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

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不發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倍薄。倍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貨穀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龍獨之丹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櫛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瑤裘、充豫之漆絲絳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廣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罷錢官，以瞻農用，開均輸，以足民。

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逞巧聚也。故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歸。竊鑿是以釐度聚斂。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莽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謂為非也。凡上之為利乎。務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廉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卿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

歷代國市

卷一

十一

頻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獲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卿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雖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賈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徵發。關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得利。自市。俾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貨。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罷。布衣有胸。部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

海平類集

歷代國市

卷一

十二

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益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利。而兼井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為藏。開天子以四海為匣。櫃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管納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相為弘羊所待。不得贊。寔罷議。夫為民父母。行政而

均輸鹽貨效尤尚賈子之所治而後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辦貨張五均設諸幹之文齊衆庶而裨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鑄龜取員及畜牧者若婦桑蠶織紉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所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爲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用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編紵衣物周于民用而

治平類纂

卷十一

十一

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叩責過平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貴賤者人有欲祭祀器祀而缺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除之祭無過旬日器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貨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既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則皆爲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至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參差收探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朱暉曰糴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至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菽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脩置官司稅飲既重賒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

治平類纂

卷十一

十四

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邸長顯贊成之後至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皇時邸公縣咸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隋末冬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聚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樂即附市

緒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命善之日體內之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除關市之稅諸不恨工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未辟故從而征之也令行者皆稅本末同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南指閩越七澤十蕞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軀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銷納稅則檢後檢復則遲留此津綬道彼

太平集

卷一

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說賄船有尤小稅有多少量物而稅屬途淹久緩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怨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詭任俠之徒富中壯悍之夫居則藏銀出便鍊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歇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又待有文秦政以庫圖武力檢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畧英姿棄之而勿取何則關爲禁暴之所市爲衆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

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國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流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未流現小利上天下洞然亂大倫戕嗣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消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貨蓄十敗其二謂之幸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貽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初頗以邦貢獻弛贏利于天下會兩河亂國用不給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

太平集

卷一

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歸足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償錢之券約罷兵乃償之稅督甚峻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關商稅商賈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關茶并除陌其法屋三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地資者出錢數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萬餘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納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

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令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讎滿天下，及歷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貲，不稅兩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為宮市使，押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本年不復行，又書置白空數百八于兩市，民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為宮市而實奪之，順帝即位，乃一切罷之，宋興，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掌行之，齋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市嘉謂之任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橋閘魚池水陸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賣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幣當算者，毋發篋搜，又詔務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

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並酌減以利網民，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毋抑配役民，以京朝官主市務，內侍副之，給實直毋抑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騰，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論成得為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度廣，有請算緒錢助經費者，拒不要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未所潰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取商幣物，前後稅錢詔頒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議以為天下財用所為不足者，典領之官拘于美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欽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絀，于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蓄以半價，從為商賈予之所利也，亦俱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羅買稅款上供之物，特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督藏，咸知見在之數，當供辦

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欽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以均轉輸省勞費廣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輸費以絲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井者之所因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質所有若借他人資產充低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有礙既收市視抑務所抵當物許請贖立限歸放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戶所需物民貨乏

影平類纂

卷十一

十九

飲車手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用宅若金帛爲抵而貨之與期責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者月加發四之一以滿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美處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于是出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隸焉已又言官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即用物或時缺少費率以倍蓰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所用之物各行戶家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

白免行錢歲中不用卽出賣息無過二分而行戶得免時急數倍之價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俗稱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繁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損五百萬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同海有所得而征商

影平類纂

卷十一

十九

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菱雜米鹽所鬻物物輒踴食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償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棧場于泗州商賈至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輪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而商賈入門市易司輒遮欄起務各驗貨盡勸買之其更欄諸役月食錢畢取盈于商商憚避逃從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諸小賈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買于是細民負水鬻粥貨諸日食用物者亦無

敢不赴官投行戶矣。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開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乃誰何也？」三司使言：「布具對言，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並收市肆所無者舉索，扶官府而爲商賈兼并之事。」呂惠卿此嘉問同上，嘉問今市易之爲虐已衆，舉乎唐季，葉開案除陌之舉矣。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端上意，發達急治嘉問以自明，爲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怨，助擠之，故布嘉問並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免役出錢，或末均，乃

治平集

歷代國市 卷一

二十一

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宜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養息之錢，一非用養食粟而輒隱匿者，許以有貨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釋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身爲五等，既見，釋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賞輸錢部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錫麻亦備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來傷五分，以上不預判，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民

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嗟乎，均輸市易皆建議于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均輸之事傳于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局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迫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逮足以希其

治平集

歷代國市 卷一

二十一

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徒費就賤，用近易遠，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饋，車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耶？介甫志于興利，苟幕前吏均輸之名，張官置吏，發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賤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矣。元祐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

息二分十五年之間于當數十百倍今僅復其半  
 而官俸糜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  
 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爲况今所  
 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制前後事官呂嘉  
 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餘設價  
 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皆命權調惠止  
 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梁陽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  
 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上言臣聞設太賤則  
 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  
 賈爭輸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責事糴以厚太  
 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歲令始有王  
 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夫皆病轉運王不恤之  
 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變法百世之下書之簡策曰  
 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切爲聖世病之  
 者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人運車載米入市不爲  
 鹽酪之廢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蘇西  
 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嚴珠金餓死  
 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

治平類纂

歷代國朝

卷十一

二十一

人只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似創  
 去近例附令免稅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而稅錢亦  
 必不至大段夫暗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  
 載見錢必有回貨而回貨之稅所得未必減于力勝  
 且災傷得以有無相通易爲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  
 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調之後  
 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臨給都下亦一再免旋  
 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  
 爲南渡以後都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  
 置及于江海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同易亦並收  
 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園  
 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  
 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  
 于牛米薪芻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  
 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  
 七年稅一半尤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  
 將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  
 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東糴菜茹之屬擅

治平類纂

歷代國朝

卷十一

二十四



用稽察指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禾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典販甚者貧民貿易項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索金方紆路避之則網戢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輪倒糞而歸聞者各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害仇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明制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泊有所諸歲辦商稅漁課引絲契本有額洪武中令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

五類集

歷代國市

卷一

二十五

司局投稅記聽平買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屬商賈者從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銅珠砂磨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礬毛木銀俱起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鈔黑錫石膏商稅室課俱折收金銀鈔輸京師惟五穀農書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延擱所辦令計額課述日旬辦府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機侵欺致延擱賠納者罪又故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賦甚耻焉自今凡軍民嫁娶

悉懸狀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銅民撈捕蔬菜魚肉果貨并與販者毋得稅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和運米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日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麻濟九江許登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

五類集

歷代國市

卷一

二十六

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景泰中劉廣金涉洲江西九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等珠池進內臣起發戶採珠俱嚴御之用其後各鈔關停卸史不遵違部主事而天下州府縣承治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即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壑或蕪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其府州縣設巡捕所更不在是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

半兼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收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各及抽分解不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弊而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蘇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于萬餘兩歲歲加增股削無極言利之由貽惡如後二十二年詔天下有司後稅明減除價弘治元年御史陳瑄言崇文門舊設官課分司上以客稅近更御史中丞往監其由以招徠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十三年內官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麻會工部主事申中抽分得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麻竹木等料俱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毀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拖欠他若賞賚朝貢者人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

需抽分所入者補還况今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止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追寢前命不聽正德中布政司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亂不可以無禁都邑縣集如聚家澤宜課司巡緝小豈是過哉使巡緝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物部車簷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意清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減諸商貨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籍地方不得闕出上人明門宜課司查驗應稅之便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還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撫御史朱越請還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祖臣奸狀得旨抽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按劾奏抽分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救許取官銀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制可時世宗初登極新政故也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已或傾煎脂隱匿或類解貯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

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縣爲之派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屬委官收其惟鈔以船梁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惟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預煎成錠季冬差官類解委官委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至萬曆二十五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權稅令內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

極始詔蠲徵天下咸慶更生焉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在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發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權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權粟者也而權之說則放于齊桓公紀文侯之平權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糴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權之又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權之甚慈惠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漸失其市物也亦讓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權粟也亦讓曰採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人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權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

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以爲民何也。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者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鄉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之于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鄉迷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積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欲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鄉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教其德藝糾其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序

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茷舍大閱之法。以旌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盡獎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繁者。蓋以私土于人。上下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官者。宰制六合。寄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議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賢貴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暮而已及瓜矣。其有疲餽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暫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週。授成于吏胥之手。既授成于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雖已極矣。是以後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養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

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是法立而姦生。○今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廢。○六稍涉繁。○則不勝其潰亂。○且生于千載之役。○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以辟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儉。○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因服爲忌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爲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君民一體。○豈有助君以爲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已。○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曲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桑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二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微子美父原訂

雜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  
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戈矛之所發也刀鋸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治平類纂

歷代山澤

卷十二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  
是謂國用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  
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列其堯而樹之吾謹逃  
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  
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  
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諸者下  
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荷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  
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棄者下行行者趨  
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數十年

治平類纂

歷代山澤

卷十二

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劍鎡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  
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  
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首一怒伏屍蒲野此  
見戈之本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  
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箱新季材  
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  
輪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  
祭山林則爲王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  
及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  
府頒其餘於萬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樊田植虞  
旗以屬禽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  
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  
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司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若斬木材則授漆於山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澤  
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

共川與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屬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闕而授之巡其禁令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量度受之以供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翎之政于  
山澤之農以當邦役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  
爲搏十搏爲縛掌以時徵絲枲之什于山農凡  
舊征阜貢之什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  
之掌崇掌以春秋獻桑草之物以備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掌其藏  
與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上皆以物受之及  
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  
之政令上之賜予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  
家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祔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  
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  
其化也則春秋交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蘇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獸人掌晉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獸物時之則守呂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  
祭肥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  
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聞人掌國游之  
獸禁牧百獸祭肥喪紀賓客其其生獸死獸之物場  
人掌國之勇聞而制之果茲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  
之凡祭祀賓客其其果茲亨亦如之魚人掌以時魚  
爲梁春獻王鮓萍魚物爲蠃蜃其王膳凡祭祀賓客  
喪紀其其魚之蠃蜃凡漁者掌其政令凡魚徂入于  
前奉類纂  
王府龍人掌取互物以時繕龜鼈龜屬凡親物春獻  
鼈屬秋獻龜魚祭祀其屬鼈蜃以授醢人掌凡邦之  
籍事大畧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  
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洲山川澤藪  
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  
與諸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  
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所以弭諸  
侯之侵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以幾

外山澤尚爲之縱。悉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除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北人之圖。羽。鬬。齒。

前本類集

解代山澤 卷一

五

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錦。絳。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爲。以至柴。草。灰。炭。疏。材。互。屨。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飲。賄。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官之所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至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廿人。則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鬬。以當邦賦。則

角人羽人飲之。絳。紵。草。材。以當邦賦。則率焉飲之。以至掌炭。掌柴。草。掌桑。掌屨。之屬。無不以時而觀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益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取之。京。以爲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未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時。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三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後春秋時。魯。隱。公。將如家。觀魚。臧。伯。諫。不聽。遂往。

前本類集

解代山澤 卷一

六

陳魚而觀之。齊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舍可得而聞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燔。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資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譬。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贄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飾。大夫散。



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  
猛獸若從親戚之使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于外  
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教也故  
當時鑄山煮海縮山澤之利而國富饒後至景公之  
時征歛煩重民多怨咨公嘗患結不瘳梁丘據請誅  
祝固史黠公問晏平仲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  
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  
之鹽筴所望守之縣鄙之人人從其政偏介之閭暴  
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

治平類纂

歷代山澤 卷一二

七

室日更湮亂不違內寵之委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  
令于鄉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謂視  
有益也謂亦有損耶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視豈能勝億兆人之誼君若欲誅於視史  
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蓋三代之時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  
節未嘗多取于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天下山海之  
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百姓豪強者  
所擅其說發于管仲而盛于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

通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至金爲天地之寶  
實而歷秦迄漢獨未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銀  
者伏左趾博育使郡國鑄詔令民給農器者罪至死  
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偏于天下  
獨不聞有犯金之禁夫鐵至賤也而權之折執毫金  
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果無資于  
金耶卽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曾內  
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  
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亦不繇于金耶上下之間好

治平類纂

歷代山澤 卷十二

八

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晉南渡  
以迄梁陳大抵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  
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宋孝武  
大明初楊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嶺之禁雖有  
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嶺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類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至鹽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當  
去絕宜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詔書占山護澤  
強盜律論贖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

辰之利。過于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施。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看章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煊燠。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鱉菁場。常加功修作者。總不追奪。官品第占項畝。皆依定格條上貨簿。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南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盡皆保塘役。發則以功力有餘。悉許歛爲錢。送臺庫。以爲便。

治本類纂

卷十二

九

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渭使衛信五州。銀冶五十八。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魯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坑。發米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庸言可。

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是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熙萬紀。麟德二年。廢陝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鎮。采之可以富貴。王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木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帝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處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滉。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

治平類纂

卷十二

十

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省二十。遷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刺史選吏王之。其後諸州言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千三萬。

二千斤。宋興金銀銅鐵錫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日商饒歙徽州。南安。單產銀有三。監日桂陽鳳州之開寶。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一場。三務產銅有三十。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十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場。產水銀有四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制。下益抗敵。每念茲事。深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杜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弗定州諸山。

四萬一千一百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十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治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治。或復古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今之論次諸治。以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興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部令轉運司易司其計之。以所入為熙河糧。本七月詔。近坑治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內及于坑治有犯知而不糾。或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坑治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及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受舉司者。謂之新坑治。用常平息錢與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禁之。

大稅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稅罷後然告罄之處  
 多獲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書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迫其後臣僚言諸路產錢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  
 請做茶鹽法權而鬻之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濫治  
 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既微者今民出息承買以所  
 收中賣與官每得私相貿易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  
 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置軍器及上供簡  
 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  
 給請以鐵從官典編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

元時嘗于此署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衙等入治處  
 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帝曰朕  
 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  
 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  
 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  
 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  
 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近臣有進言山東  
 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  
 于官者少而損于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  
 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  
 言者漸而退二十年廣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  
 州地有銀礦可復採以資國用帝謂侍臣曰凡言利  
 之人皆殷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  
 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  
 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  
 徵收取無已有司貪焉已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  
 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放之臨潯縣丞  
 上基言乞發北海之藏以通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

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兇發之未必得而勞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故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郡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成祖曰國家所重在民不在利。皆斥之。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出五色石可爲器用。帝曰官府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不許。仁宗時學士楊奇聞折薪司賦棄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自採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辦鹿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適多乞賜寬恤。帝諭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此美事也。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百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卽位下詔封坑治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廩相聞發者。福建諸臣各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奏曰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責官典守嚴禁加捕則盜息矣。朝廷是其言而司科給事中陳傳復請中貴與官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今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盡

比宣德時減半而此洪武時已十倍矣至于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于是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輩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至正統十四年師出有功民始安戢成化十年時內費日侈幣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設等縣開原領金場淘煎以進延撫等官命所屬十縣開二十二場該役民夫五十萬有奇而武設之民傷于蛇虎死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延撫等官奏工多金少耗害生民請有司收贖銀易金應用從之嘉靖中備折糧記

帝幸類纂

卷十二

遷造方丘朝夕壇大禮須珍寶青黃玉發行採取奉行者耗庫藏不費至萬曆二十五年二殷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帝用指揮千百戶王允中鄭一麒等言分遣內臣陳奉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採辦銀錢屢言不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群小抑勒酷詐而陳奉尤甚至於逮分起會事馮應京因激發地方殺傷多命百姓誼譁甘心千辜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疑撫臣支可大庇護焚燒都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奉趙鳳鳴韓汝差

官伴送陳奉同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時又有以浙江土產開青猷者事下礦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之東陽縹緲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弊橫索民歸陵礪州縣言官交章論奏守訓反誣奏後臣云嗣神宗廉知其弊漸就停廢

帝幸類纂

卷十二



歷代茶權

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蓋未始收之，以爲利。如後世之不徵茶而稅其直也，嗣是漢魏以來，俱不入仕。自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與利者益連，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極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

治平類纂

歷代茶權 卷十二

十九

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奉，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璣，上疏諫曰：播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飲傷民，不可也。若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也。也。山澤之使，其出下，皆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園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

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備施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僭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律，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盧諲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

治平類纂

歷代茶權 卷十二

二十

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槩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悤每斤增稅幾五兩之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宋于江陵淮南官爲揚置吏，以榷茶放鹽法具令，民私蓄商盜販皆有禁，而令以青須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主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日用曰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種才

三錫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日、交引、雍熙用兵、令貢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端拱三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置於江淮、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羊齒、謂之三稅、而塞下惡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全無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急售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錫茶商及交引、錫得收書貿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券不足

太平興國

卷十二

三十二

價而及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乏茶法、日大壞、三司使丁謂欺以爲邊羅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沆言、淮南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十三萬緡、每券直幾十萬、需之皆五萬五千、爲實錢僅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行帖射法、以十三場本錢爲定中、俾使商與國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斤需錢

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商人如芻粟塞下者、度地遠近、即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權貨番立、償以緡錢、不給茶、謂之見錢法、大率使茶與邊疆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輕、而煩費頓省、已論者言邊疆價見錢、恐府藏不繼、詔遣官行視、諮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

太平興國

卷十二

三十三

邊疆不給本、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三年、而東南諸茶無所償、意雖行新法、功指已見、蓋積年侵蠹之弊、而新開茶商賈利於後、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賈爲之說也、詔有司飭諭、論者猶不已、竟罷行久之、官給本錢、無直不平、入中者寡、公私兩失其利、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圉置吏、隨處立禁、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既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熙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即今有厚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恤、猶將



於救兄度支爲費甚大。惟易所收甚薄。而制割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伺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美。臣竊管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今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茲倍諸。惟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罷取。又况不費度支之奉。不置。

資本囊囊

歷代茶權卷一

三十三

權易之官。不與營運之勢。不溢徒竊之辟。臣竊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侯聖不或也。雖復不用嘉祐中權茶法。益獎園戶。困於征取。閉塞其城。產地匿者。處有著作。佐郎何局。三姦奉職。王嘉麟皆上善。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從美歸權。貨務價邊。繼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特當轉並相下。三司議行之。范仲淹通商。歲收租錢五十三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備。以給邊。于是天子正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溢蠹之入。私藏

經販者。禁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販買。數千里。爲陷。弊以害吾民也。朕甚憐之。官遣使就問。皆歎然。願弛權。而歲以率輸官。其者。令毋復更。然議者籍籍言。往來茶戶。摘山者。受錢于官。今困于輸。錢不時入。以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推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權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于國禁也。可謂交利矣。熙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于奉鳳。熙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韶。百西人。願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敵所嗜。唯茶。今茶

資本囊囊

歷代茶權卷一

三十四

乏無從上布。是坐而失利。詔起水陸各運茶赴河。而市馬而茶。馬之。今始于此。已即蜀諸州。設官開場。歲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開鹽者。爲衣鹽。晉州有鹽山。民開鹽者。爲衣鹽。固當合。朕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希擬稅。稅賦與解鹽。晉鹽異。而推爲禁地。隨買隨賣。聽承。之。三槓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皆繼。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產。數十州。茶司盡權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

太平類集

歷代茶權 卷十二

斤者，又官所給錢名靡于牙侖，名平市而實奪之。國戶或逃或死，猶及降伍，欲代茶則有禁，欲增置則加課，故蜀人以謂非地產茶實產禍也。願選使者罷茶法以蘇疲民，死上不肯，後蔡京說天子為茶務，排茶大都如榷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似天子私奉，拊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引倍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建炎初，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財利富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在茶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碍之患。因指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一千一百餘匹，自置司榷茶，增歲額四千匹，殘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為姦，以空券給故人，不時歸茶，恐恨必生，遵忠萌起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鹽運司凡五十二萬緡，于常平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未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為三害。權茶初預依茶戶本錢，已乃收稅，後于數外增

二七

太平類集

歷代茶權 卷十二

和買，最後乃抑預使錢充和買，于是茶戶破產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為偽茶以相抵償，于是茶官日盜鹽惡，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入奉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書額，加以茶官吏兵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假嘉祐故事，罷榷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或額以蘇茶戶，輕價以惠茶商，庶私販泉而盜賊從可弭也。諸權關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開說官買茶賣茶之法，給

二七

大小德園進高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獨採  
茶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  
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請在所買茶已具數  
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時零不及種者  
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釋以賣  
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前批驗裁角送引以准鹽法  
今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  
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緩為影射茶山山  
時不從公整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  
又法賄入諸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  
蘇州千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送不下數百里道苦  
遠費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題  
補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引照茶半  
將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由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  
具數開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過茶商經過照  
批驗將引裁角放行有夾帶送在所官司問理年終  
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  
影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有茶

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役千官  
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縣署懇  
急乞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帝曰天產茶為蜀  
民利不獨為公家奈何盡之既責納課復加他役何  
也悉免之乃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悉宜從寬其大  
畧如此

葉草堂治平類集卷十三

葉草

朱 朱

朱子 朱文公 朱熹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存恤之則民安得而生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日舍禁六曰去幾七日告禮八曰殺哀

治平類集

歷代賑恤 卷一

九日蓄樂十日多昏十一日索鬼神十二日除盜賊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厲又時若彌之密矣二溝洫滄漚之周矣嬰芽代鎌鑿之索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面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數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遣人掌幣閭之委積以恤艱阨壽考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敦邦

周稱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飲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豐穰糗餼無侵卽糗餼不爲災卽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旱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大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緡本開深不租山澤列而不賦上功不興大夫不得遊車

治平類集

歷代賑恤 卷一

馬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者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太戾則不舉舉者救強盛饑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示所乘之事凡百興作皆爲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垂於阨危頒於死亡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至其

表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書  
當時天下各自有庶藏之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  
已故欲散輕重之式未嘗講而後何采衡皆有饋遺  
不至於殺價翔踴弛張飲散之權所以不復究也至  
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一不登  
則乞糴于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而管子輕  
重諸篇不過君民互相換奪收其權於上而已舉周  
官荒政一變爲飲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及民之意  
哉至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

治不敷集

歷代賦役卷一三

有以自樂而吾百姓緣寡孤獨窮困之人或危于死  
而莫之省愛爲民父母將何如其權所振貸之于是  
賜帛粟有差武帝元鼎二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  
東饑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共之今水潦  
移於江南追隆冬至則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  
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  
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  
具舉以聞已而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  
罪上賢而釋之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  
種食者宜帝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  
今歲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  
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關者得毋用  
傳元帝初元元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  
陵湖固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  
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轉旁郡穀穀以相救詔曰聞  
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

治平類事

歷代賦役卷一三

充入舊貢之居其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  
祿敘食馬水衡省肉食獸二年詔罷賣門東與狗馬  
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次乘外池嚴禁池田假與  
貧民成帝鴻嘉四年春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  
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  
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  
鄆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憫然者詔當助朕憂  
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貧不滿  
三萬勿出租賦通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

內所之郡國謹選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又日關東北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即照官賑贖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舊錄以上一年。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九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詣吏。以石計。受錢。天下民貨不滿二萬。及被災之

冠賊奸軌。百姓流離。予甚憐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後漢世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農爲災。教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贖。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原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詔錄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二千石分贍五岳四瀆。郡界有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齎齋。請與家喜。謝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廩。及涼州諸莊。爲自京師。離官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悉得采捕。不收其稅。然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改。就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號行邪。是以令下面奸生。禁至而詐起。費帝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言。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率承。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瞻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楊熟郡。既省轉運之費。

且令百姓各安其所。宜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糴貧者。遇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守光祿大夫。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仓米。豆作糜。食餓人。晷飯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疑賊卹有虛。乃親子御坐前。屋試作糜。乃知言實。使侍中劉文出責有司。收候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晉

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北魏太宗  
承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役  
巧自餘出賜鰥民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  
加以牛疫公私閑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執轡  
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  
長贍養之道使者時曾察焉至隋文帝開皇時關中  
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醯豫鄭洛伊潁邵  
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  
給又命司農丞王劼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

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糴與人買牛踏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運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爲之流涕不鄧通將二期乃帥民就食于洛陽牧斥氣不害輒有驅過男女參厠于休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陰之處見負薪者令左右扶助之從官並隄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陽帝謂牛通幸無度百姓廢業屯集城壁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初吏皆治平貢集

歷代雜錄

卷一三

八

懼法莫肯振救。繇是益困。及義師入長安。發示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太宗貞觀初。饑。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皇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寶贖還之。中宗景雲三年。關中大饑。米斗百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者什八九。群臣多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

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  
賴天子耶乃止玄宗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餼法制曰  
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紀  
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關輔旱河  
東租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康  
入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對曰有所恩帝曰何邪  
諝曰臣有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民人愁歎穀菽未  
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  
未敢仰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

貞元集 歷代職官 卷十三 九

貞元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  
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  
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  
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  
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  
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  
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退而奏曰  
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子腹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

有昏迷不共是縣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  
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綱  
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有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  
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  
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恤患弔災諸道  
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募聲教者絕望懷反  
側者得詞棄人而因其危懼恐非所以爲計也夫悍  
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愚則猖狂當其迫扼之  
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慎慮乎方亦

治平類集 歷代職官 卷十三 十

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曾有  
兇逆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  
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貢帥及人恐未  
爲免也傳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  
書乞勅州縣一切停止餉免稅徵仍發義倉至加賑  
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周顯德六年淮南饑  
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  
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也大繁漢  
以來始有鬻貸之事其所鬻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



債二也。雖三代之時，獨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又有難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法。孟子謂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治平頒祭。

歷代賦役 卷一

十一

環令其輸納不數，而至于通懸，既無通懸，則官有子。蠲貸而管時之民，亦乘義以恐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徵幸其我蠲。至于賦賦之外，則亦未嘗他取于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債也。春秋時始有稅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通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察不視時之

宜勤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縣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謂賑拓土字，則有所謂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亦必有所謂以爲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速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驁頑犢之徒，至有故違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乃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女，置諸庭，而

歷代賦役 卷一

十二

治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方賓服也。宋之爲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于王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倉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俸，勸諭官吏許書牒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賜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置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稅之未入，入未償者，或縱不

取或寡取之。或倚閭以須豐年。寬通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迫呼不忌。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畝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餓民。劫困害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闢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造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閒田。或聰練軍籍。或募少壯。與修工役。

治平類集

歷代職官

卷十三

十一

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機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田饑後若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若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共其價于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兵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救果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石。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

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廉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歛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饑。其勤恤遠人德意。淳厚矣。太宗恭儉仁愛。淳淳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損。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下見推恩。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捐簪。微服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然哀矜。形于詔旨。慶

治平類集

歷代職官

卷十三

十四

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貧疾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惠于民也。既周。共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皇祐間。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論諸守官以荒旅價廉。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勅奏杭州。不卽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廢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儲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堪壑。荒政之殘。莫此

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富鄉自鄞移會河朔大  
永民流京東公以爲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很  
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歎獎百端繇此人多餓死  
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  
有青柴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卽豐給  
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麓爲窟室  
以處流民富民不得擅販澤之利分遣寄居閑官往  
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脅爲吏胥走諫者皆  
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  
爲塲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  
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  
至人人感激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歸餓死  
者無幾爲大塚葬之謂之董塚其間疆址堪爲禁牟  
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  
以青州爲法滕南知鄒州睢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  
所米爲餽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  
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廬屋以

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  
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  
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  
之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問上其  
事有詔褒美益活五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  
騰貴彥博因就計城門一十八院城價糶賣與貧民  
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糶限升斗或抑  
價適足以增其氣餒米卒不可得而平凡知臨事當  
有術也趙忬知越州值吳越大旱忬前期爲備令州  
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二千一百  
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人而止公欲  
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美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佐  
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疾  
相賑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  
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  
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  
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  
自食者有是其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

○○時諸州省榜○衙路禁增米價○忤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于是米商輻奏價頓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于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徵民完城四千一百大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糴官爲責其價凡寡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原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五○

歷代職便 卷十三

十七

○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諸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晝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飲埋皆公力他如賑振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午知鄆州劉夔於廩振饑民頗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詔褒美若之政不可悉書故于先王救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糴糴便廣惠倉粟以賑民熙寧二年時差官支撥糴米于永泰等門

○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論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徑近便熟州軍存活○司馬尤以爲有損無益○上疏曰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奔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俱足○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饑饉則糴糴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卽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于無事

○治平類纂

歷代職便 卷十三

十八

○之時不在于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親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悉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持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指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乎得人○莫若謹擇

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令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偏者須救土著農民各據販籩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牌聽其舉貸候豐熟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既而王安石秉政改貧糶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

解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皆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責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置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糶于是崇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政日以聚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于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

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置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錫公私做舍幾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卽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疫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關其生天祐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療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地利錢增爲八百萬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額孔毋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飲貧者樂而富者擾矣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頃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然而常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賈實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實各有

差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發民有遇難  
致盜者詔開糴者斷道十年通判蔡州陳正同賑濟  
南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  
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  
濟民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  
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  
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  
米貴減價出糴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  
急務莫過于平糴乾道間郡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  
宗聞之卽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今社食  
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跡  
實富家大姓所至開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  
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  
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  
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大抵至後世歛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謀禍害急迫之政一  
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之

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易  
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非王道也。秦漢以下卽以  
爲善政漢武帝詔令永漕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  
乘荒年則幸陳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且  
有遷賴天子之語後至玄宗溺于安安不出長安以  
此論之時會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卽後世所謂  
善政也。後世有志之士如李愷之平糴法雖非先王  
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思其大之  
良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  
其居而無流散之患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以饑呼之  
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策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  
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愷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  
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至設糜粥  
最下者也。雖然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以便其民雖不  
及先王而措置有法亦無不可。且如漢載粟入關中  
使無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  
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

公在青州處流民于敗於所課室置種有法而季當時皆游游士公掌其事而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有舍於不城焚資四方商賈輻輳此皆近時可舉而待者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而已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愷平糴至漢取計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置設官之司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廢解島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治平類集 卷一三 二十三

天下者民蠶繅正欲備荒以濟民急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留戶部卽論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先是帝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許入院瞻養月給米三斗燕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又念天下貧民以水火瘡傷風化詔京師設漏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城寬閑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葬者舉葬之俱著于律永樂五年帝聞河南饑而有司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掘草實爲食者乃亟命發粟賑之逮其官悉其於法仍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八年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恤謙等尋告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敗廩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波黠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仁宗初爲太子時赴召北京過鄴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

日○茂○荒○以○爲○食○因○爲○之○望○然○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鵲○衣○百○結○不○挽○體○窶○釜○傾○撲○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報○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黃○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勤○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日○饑○死○尙○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通○飭○饑○民○口○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日○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原○告○見○上○當○自○奉○也○及○卽○位○令○有○司○凡○政○令○

治平類集 卷一三 三十五

不便於民者修具以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特違者守令處重罪宜德元年青州府言民艱食諸僧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拯焚若待覆勘必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使民分給庶幾有濟是時寬恤之令數下役簡賦薄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大饑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又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松屬大饑穀貴稅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募金

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其用是三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買懷觀望只得脫糴忱復推牛腰酒謝之各買悉大歡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陝西制襄唐鄧間川谷編千里饑民通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糴必亂疏請遣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

治平類集 卷一三 三十六

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謀憫之著流民說都右副都史原傑泄其事無恥諸鎮編歷諸郡縣減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宜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者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簡才分給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至嘉靖元年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願審戶不待妨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



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靜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甯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縣三之一小縣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展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

給事中奏

歷代賑恤 卷十三

二十七

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會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日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日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共急日垂死貧民急辦疾病貧民急醫棄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瘞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日借官錢以糴糴糴與工作以賑賑貧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日禁決漁禁擄盜禁赴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日戒遲緩戒拘文戒遁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萬曆十四年水旱頻仍

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曰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六十石流徙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赦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濟濟之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畧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霪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泔爛廩舍漂流若不大施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

治平類纂

歷代賑恤 卷一三

二十八

積通而在新通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通之捐奸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通貢之虛數民危在肩輿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微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圖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免者也袁伯修策日者天災頻仍萬戶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所食公卿所餽可蠲元元者不難斷手滿足圖

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卽不能外獨賑二議者以  
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  
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故今獨賑二議卽管晏  
持筭賈晁提籌計必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  
也持其迹而拘學弗變獵其名而奉行鮮實也拘學  
弗變奉行鮮實雖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金而馳之  
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  
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災郡邑其稅應  
存番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子遺  
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  
邑不肖之吏黃封單下白紙猶催時應之夫腹無半  
粟而手足猶繫於桁楊竊嘗寧之曠思爲潤篋之便  
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卹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  
黷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尊食不充而大吏猶舉  
軒輶使至餽送充斥供張豐腴此非民膏何以給之  
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  
遐鄙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  
賒急給州邑之糴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

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貴  
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  
也里之厚貴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模旌之若而千  
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蹶以超者乎  
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  
邑百里晨起畏輶蹙蹙趨城胥吏待持其短長非少  
賂之弗得經受賑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廉平者  
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資私有罰  
蔑不貸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大珠  
不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壁以殞  
者卽得州邑及貨戶之賑而操金貨易轉糴而賑故  
使下民貸粟則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  
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蟬  
隙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  
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  
一以墮濫澤何濟乎故在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  
應一準祖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  
賑之易私家不必溢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覓見

意旨不墮羔羊之節。以珣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  
且解組去不爲蠶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  
救民否也。

治正類集

歷代賦序 卷十三 著

三十一

葉草堂治平類纂卷十四

朱 健子張父原著  
朱 微子美父原訂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爲災帝咨四岳治水昔倉葛鯀帝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殛鯀而更益啓治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諸舜于是進之司空俾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暨虞余度人徒以傳土俾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 卷十四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履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新禹番下定高山大川疏導導滯鍾水豐物身耆艾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濟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潯河所被其尤重而雍梁次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之患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及盟津緣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遇澤水至大陸楮爲九河合爲逆河

以入海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徐聲洛而入河楊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楊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楊又西次于荆以故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淪清漂決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由荆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真江河之上流梯泉策以汴諸衍濬汴以距諸川汴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成蒸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 卷十四

民乃拉萬邦作父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命乃北見六子獲玉璽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錄字于濁水乃駐岳山棲桐柏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聞完委黃帝書乃登臨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德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擇地遂周行天下至名山川以利于民當是時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則樹居外三十年三週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用三百支流

三千而弗自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起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濟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託矣。夫天下唯河患最大。河始入于海。而至于冀。冀者河之下流。而充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為之功。自冀而充。則疏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源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海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

治平類纂

三代內傳第十四

三

塞之虞。于是自期而豫。以濟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濟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濟河渭之源。此所謂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路或滄。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壽世幾歷之智。孰有外是者哉。至殷。河軌決。決至五邊。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礙塞。漸近循弼之跡。故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漸滌滄川。起自田畝。冀屬封集。取諸農隙。早蓄濬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平力征。救土不隄。而固水不隄。而灑。

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為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洛斷。將毀王宮。王欲塞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歸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施。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是以民生有所財。而亦有所養。然後無天昏札喪之憂。而無饑寒之虞。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慎此之懷。昔共工棄此。

治平類纂

三代內傳第十四

四

道也。虞子燕樂。謂失其身。欲塞防百川。墮薛涇。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存崇伯。鯀其居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殛山。其後伯翳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之。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取四岳佐之。高下下。隄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嶠。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炎暉。神無圖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主。師黎禹之功。度之于。

軌儀其非嘉績。克朕帝心。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日奴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嚴官生物也。昨四岳。圖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必督以養物。豐民人也。今吾執效。無乃實有所缺。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官。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養者皆焉。佐闇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過。而况神乎。王將妨國。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闇。其無乃章禍且過傷乎。王不聽。卒遷之。魏。轉至定王五年。河南徙。除。梁。失禹之故道。

白之新纂

三代通纂卷一四

五

自魏諸侯各作隄防。塞邊百川。以自便利。甚或成。成。快。灌。以。隄。爲。壑。而。河。遂。壅。滯。滋。爲。患。害。治。及。漢。興。孝。惠。時。將。決。隄。東。濟。金。隄。于是東都大興。布。塞。之。主。武帝元光中。河決。於。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入。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復。徙。歲。以。數。不。

登而梁楚之地爲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于。河。于。吳。上。以。用。事。甚。里。沙。磧。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璽。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糗。決。河。是。時。東。都。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礎。于是帝悼。此。是。久。勢。衰。傷。太。息。而。作。歌。卒。塞。鄒。子。築。宮。其。上。名。曰。宜。防。而。道。河。北。行。二。梁。復。再。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陽。間。方。事。北。邊。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

白之新纂

三代通纂卷十四

六

其也。有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土準高下。開大河。上。續。其。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邊。方。不。憂。塞。可以省隄防。塞。士。卒。轉。輸。寇。盜。侵。凌。覆。軍。殺。掠。暴。骨。填。野。之。患。天。下。實。備。辦。方。而。不。憂。百。越。者。以。塞。水。絕。塘。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輒。許。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宜。房。後。河。復。北。決。于。鉅。野。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都。滑。河。信。都。勃。海。天津。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關。通。

於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宜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且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避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郡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脆易傷頃所以開無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

第平類纂

三代兩漢 卷十四

七

隄防終不能津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觀郡清河決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築九河今既減能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紀未久其處易沒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沒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僻時郭目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前合今其曲勢復邪直且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報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

之幾矣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都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監關上切責之處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揚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裝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以延世爲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

第平類纂

三代兩漢 卷十四

八

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六月隄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昔所縣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賜言從河上下患患枯隄可銷廣之上從其言使爲鑿之鑿之義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流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汾海清河滎河河水溢灌滎縣邑二十一改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郡尉許商與丞相史程璜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道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通大河今入故舊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

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供  
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  
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屬今見  
在咸平東突厥界中自扇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隄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  
河南爲馬河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  
險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  
言九河今皆實滅掩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  
防塞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卷十四

九

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  
舉吏民能者莫有應特詔買讓上謹曰治河有上中  
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遵川澤之分度水  
勢所不及大川無妨小水得人險障卑下以爲汗澤  
使水多得有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壅夫土  
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  
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通善爲民者官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邇

戰國、秦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  
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抵齊隄則  
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  
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  
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略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今隄防歷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從河內北至  
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  
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卷十四

十

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一歇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此前世所必  
排也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達客  
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達  
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  
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  
之故鑿龍門開伊閼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潁河十郡治堤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



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遷其  
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里。登其與水爭咫尺  
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從洪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  
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但爲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  
往殷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卷一四

十一

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激。民則病濕。木皆  
立枯。而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  
渠溉。則鹽鹵下。照填淤。加肥。故植禾麥。更爲稅稍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都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能。民因  
道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典利除害。支數百萬。  
敵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治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

經語。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  
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淤塞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  
發卒。方營河功。而沒備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先之間。  
人庶熾盛。緣堤望廬。而飢丁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  
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木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募兵。華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  
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役。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  
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堯豫百姓怨嘆。以爲縣官恒興

治平類纂

三代兩漢卷一四

十一

也。後不先急民。時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爲河流  
入汴。而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  
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憂。  
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  
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  
便。景陳其利害。應封敕。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  
渠書。禹貢圖。及錢帛。示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  
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于千乘。海口千餘里。  
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直截溝瀾。防遏衝要。

疏決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灌注無潰漏之患景  
牌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果成帝親自巡  
行詔廣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  
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濟而力分偶  
合于禹功蓋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常間溢  
爲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  
益工矣

能平類纂

三代西漢 卷十四

十三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偃自  
楊穀抵張秋以遇塌之水患以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爲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兼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還  
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堽中渾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隄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時歲以爲常皆以  
治平類纂 宋元治河 卷一四

正月首事李春而畢開寶中決澶溺被數州官吏不  
時止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生棄市知  
州杜審學生免詔錄黃河汙河清河御河州縣率置  
制藝桑棗外別謀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  
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各置河  
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  
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頓州團練使曹翰護其  
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俸宥以來  
焚香上禱千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

輪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輸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溢。漢曹濟諸州。墾民田。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令使者按視。還隄舊址。使開條奏。以爲治。還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滎最爲險狹。如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

附年錄 宋元治河 卷十四

開減暴流。不如作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共遠。通作爲。尋開。啓開。隨時。務爭均濟。通舟運。說慶田。此富庶之資也。至魏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木加壁以塞。發卒治之。乃塞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魏家口及李民隆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于南。源徙。與城年者。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摩訶三篇并圖。其畧曰。兩溪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開志。九河並在平原南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

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任之故。通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充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隔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海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機。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廷臣議其煩費。遂廢。將黃河以時漲落。北人舉劬候爲之名。立石後東風解凍。並河人候水。寸夏秋爲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竟始。華水長。謂之莖華水。春水無莖華。

附年錄 宋元治河 卷十四

新名。莖華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蔓。水明野水。堅盛。夏。汾。縣。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碧。歷。謂之。雲。山。水。七月。莖。華。水。不。利。於。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道。水。太。十。二。月。斷。水。華。流。乘。塞。復。舊。謂之。楚。凌。水。其。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艾。薪。捷。飲。竹。石。艾。索。竹。索。待。塞。治。兩。之。春。耕。稍。艾。和。重。雜。以。土。石。貫。以。巨。竹。外。備。艾。索。老。而。東。之。積。置。平。薄。之。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鋪。牙。水。岸。變。水。勢。薩。昆。焉。仁。宗。時。河。決。大。名。館。陶。殷。中。丞。李。

仲目請自澶州南胡河穿六塔架入橫堤故道以被其勢丞相富弼至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水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水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臺尋塞之復故又于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堤大決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

事平類纂

宋元治河卷十四

注

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堤之水又自下流先淤于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既開河勢自減今六塔開而兗冀之患正苦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固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河德博之患若全固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

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河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為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為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滑民夫漂溺憂無算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艱大不敢論同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言內侍程昞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

治平類纂

宋元治河卷十四

十六

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涇渭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臺疆顯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徙舉河渠王亞等言貫河御河通北行入海東崇經乾寧滄州等八營直入海近海口倉深闊勢赴海疾力始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肅開北流此乃宋親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商輪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先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土約捍冰令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舒恩

冀深源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前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海者也。時議者多與帝意。至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留守大名。具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壩。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奔大河而行。緣二股及敝。舊開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責有餘。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塞。廣過滿。怒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就無隄防。必侵民田。當令河門束狹。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

則復往。魏光入辭。言輩欲開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涉秋。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多思冀深源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成。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于輩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北之水。併于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艱。光曰。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減北流財力之半。傳東流。不亦可乎。韓琦奏。東流及六分。尤以爲煩。及八分。乃可。安石以光職。屢不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時詔。聚。輩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流。阻。水。有。恩。德。滄。永。解。五。州。之。境。又。明。年。決。竹。剛。永。濟。諸。隄。已。塞。決。潰。村。漸。州。時。新。堤。凡。六。壩。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貝。河。爲。帝。優。之。數。遣。使。經。度。而。至。者。後。擬。貢。三。股。河。壩。塞。而。河。溢。大。名。於。時。聽。過。人。李。公。義。者。獻。鐵。龍。所。揚。漢。

法以澹河而用輒不效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盡已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盡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屈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問者程昞以愛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潰堤破大名北京大抵熙寧初事欲導河使東流開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愛惜民力思

卷十四

宋元治河

三

願水性而中官程昞水官范子淵故爲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仲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今聖意有所向爲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利純仁王存

胡宗念言縱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卽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功且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陰易固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關豈無黃河未見其能有阻也況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而角書省守前議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又言其未便乃罷回流及修泚水河議未幾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勣則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

卷十四

宋元治河

三

篇召赴政事堂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旱饑詔權罷修河蘇轍通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聞詔譁呼宜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差遣正其罪六年乃寬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鼎代之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議作北流軟堰偁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患遽徵俸盜功或取此令彼請張疎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貳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豈勝窮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

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議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微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始爲歌謠，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枉有工費，而以河爲廢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北。

宋元祐四年

卷二

三

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漲，漲水遂壅而滯。南紀德清西決內貢東，洪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梁店北流，因洪廷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開北流，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梁梁村口開清豐口，以東錫灰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軾力以爲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鼎深不以爲然，奏利上官均助之，而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

道止從北流，則虛河下流已涸，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虛受水不盡而被壓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濟，可以保其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檢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

宋元祐四年

卷二

三

開河決南官口，請議累年。先帝嘗曰：神禹復生，不能以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開河。開口壅積，愚民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又彥博曰：大陳以前戰非是，振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凡八年，而無及。水之故乃還安持，太僕卿王宗稷修宗稷至，則對奉世猶以彥博大防爲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奉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澁而開決堤兩處，沃日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侯霜降水落與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

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磐山水漲。霜降水落。尊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即乞遣使校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陘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殺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漫流。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曾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獨衆人偏見。欲屬大河之勢。以從人者。其甚于近世。臣不敢違引。極於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錐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遇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防。幅幅恐決。湮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卷一百一十五

宋元治河第一

二十五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適還淤。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甚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欲東流。遂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者。恐則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溜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固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任山東而來。直大任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任山之東。曾不寸餘里。而地形水勢。東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任。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津園。三山。為址。繫浮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潮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濬城。詔自奉山大任。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天欣橋。自大任山至廣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橋。磨崖刻之。而蔡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續禹繼天。建閣門曰導功之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

卷一百一十五

宋元治河第一

二十六



聞也。水流雖通，而湍激狂暴，遇山稍阻，往往泛濫。近  
昔民失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澤。  
至于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尤憚其役，而目  
爵首建三山之策，同大河之勢，取其費僅為數歲行  
路之觀，漂泊生靈無慮萬計。又官吏聚歛，相繼領職，  
每興一役，乾沒無數。至靖康雖罷，而國已南矣。史  
臣曰：黃河自昔為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博望之  
說猶為未也。其源實始于吐魯桑，甘肅西鄙曰星宿  
海，其四山中有水百泓，漚而為海，望之若星，宿布列

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  
任，嘗兩經泛濫，尋以疏治，復再蹈不遑，而一時姦臣  
建議，必欲同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  
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  
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況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  
一河以為敵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  
至大德初，滿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  
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離東，西有餘里，南岸  
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  
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  
壞？水安得不北也？滿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  
隄，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  
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採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  
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便避，其衝矣。  
誠客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處所亦  
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滿口不塞，便帝從之，會  
河朔郡縣及山東兗鄆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  
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滿口復決，障塞之

殺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月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漸河郡邑皆罹水患九年冬脫脫復爲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論及河決卽旨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常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限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

易遂出遊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千黃岡略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有奇與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招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谷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陳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力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效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畧質吏牘作至河防記

報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  
 有接水堤有石船閘治堤一也有岸堤水堤有龍尾  
 欄頭馬頭等堤其爲堤壩及推卷牢制灘淤之法有  
 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用繩之方塞河一也  
 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  
 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最道之濶也又魯常有言水  
 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  
 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  
 治河新集 宋元治河卷十四

三

明代治河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  
 至項城經頓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道  
 遂淤自是至永樂歲爲決徙修築隄民用固弊至九  
 年決益甚時鐵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祥符  
 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可濬大發卒濬之  
 而至事斷芳言今于中濬分導河流使復故道誠萬  
 世利然新築護岸堤壩用蒲絙泥草難堅久宜編大  
 木成圈若欄閘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石脚

治河新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三

之功草雖至柔柔能御水水清之生泥泥與草并亦  
 重如錠然維持夾輔纒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  
 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而樸木貫于椿表李集隄上便從之河以分復徙故  
 道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榮陽  
 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于淮景泰中決張秋  
 治久無功道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波濟論衛  
 及沁新河道濶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  
 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  
 出險即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橫流  
 於是決而奪濟汝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  
 渠淤溝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禦埋之則

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宜無溢。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今不爲思。顧聞之。令爲惠。耶。上遣中使。叩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統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漢陽澤。經博陵。青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舉至蓮花池。大湖潭。乃踰范堡。渡。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湖。拔河沁矣。有

如平輦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三

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于平。既成。賜聚名廣濟。開各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溝截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健以鐵。曰合土。木大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開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云。當是時。獨賴河民牧馬廂。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勞祥符長垣。而

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格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年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日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淮。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

如平輦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四

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至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洵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助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

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  
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賴、  
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濬爲二、  
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于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  
臺立表、貫索綱、巨艦穴而室之、實以土、至決口去、  
室沈、經壓以大礮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  
決既塞、縋以石堤、隱如長虹、輪以泥柱、森如列星、又、  
起河南許州城、經滑長垣東明曹縣諸縣、下盡徐州作、  
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清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

治平類集

明代治河 卷一四

三五

夫十二萬餘人、鑿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新舊不可、  
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縣名安平鎮、而是勝丘學士、  
濬著論、言則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  
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  
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郵民患者、烏可不慮、  
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清者、獨也、  
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清、焉、今以一淮、  
而受大黃河之全、益合二清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  
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縣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

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  
有淤、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  
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  
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且本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資京師、必由博濟、  
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清渠乾涸、  
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然則爲、  
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  
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

治平類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三六

聖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  
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  
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  
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  
強而遏之、惜微渺之費、而忽其所損之大、積已成之、  
棄而興夫難就之功、損民力于無用、糜民財于不費、  
苟顧目前、適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  
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加聽其自然、而不治、  
之爲念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

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鳥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益信。實讓上中二策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為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溢。去冬之汎。湘水乾。嗣歲之溝澆。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束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瀕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波浪魚鹽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遶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汗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係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

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于鳳陽。皆腴之地。歲為河淹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遶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為多少。宜有以權此矣。正德中。胡尚書。言。今河自徑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榮澤。徑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歷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海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北。六者。皆入漕渠。而南瀝于淮。今且淤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湯為巨浸。溢入沛北之陂。陽湖以致。邇道塞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

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谷魚臺二  
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澤開孫家渡決矣  
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  
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  
流之勢或恐豐沛湯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  
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  
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  
遂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  
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鑿沛魚臺

右三類集

明代治河卷一四

三

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調五六尺以通  
二舟之交冬月水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  
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開閘初清運在淮達河由  
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船轉運至京又開沁  
以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週閱六十里通衛近年  
始於是河流因淤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臨視或紅荆  
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  
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  
靖初河道總督盛應期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

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  
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瑄覆議從之乃集夫役分標  
開鑿已而言者噴噴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勞民  
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之謀遂寢嗣是歲有  
決溢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楊徐邳之間漲城郭人  
民爲溺也劇甚於而南以陽泗州逼近懷地接歸德  
虞城適河亦下流之衝爲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  
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江宿遷清河狼受  
其下流爲壑溢無極至四十五年河塞新集而南流

右三類集

明代治河卷一四

四

阻再應麗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漕於是都御史朱  
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躬相度訪應期故迹因疏  
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官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幸今  
河直泰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新河以導而延謀  
以爲河濬濬以泰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漸溢  
而東又抵極而反于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幸  
故道淤未久宜可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便新  
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  
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

卽出徐州南而二洪並北爲敗今幸出泰溝直境  
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東隘而河流  
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卽夏秋  
水極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  
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整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  
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制作深  
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賈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濬者  
亦以盡淤先臣所謂據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  
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淤注開之今決  
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而堤以固色漸便於是  
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三年河復溢自清河抵淮  
安城而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  
大餘費廳湖堤往往崩潰山東卽城諸處皆溢  
殺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算總河翁大立乃繪圖  
以獻且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  
在開湖河以避洪水廷議爲自往者劉大夏設官布  
帛而河南之患息近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  
然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池水以濟漕

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桑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  
則故道空可通至如湖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  
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于是復以衝往菰之衝官  
自景泰間奪河爲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往  
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開盡廢後  
趙邳遷則決野雞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  
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衝局黃河非盡斥遣之無以  
善後宜將議者開湖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曆  
初河決崔鍊李淮入海洩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  
河惟身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  
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洵洵爲諸決口當塞開支河  
以殺水而至濟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  
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因湖決之所從往來也隨漕  
淤何可導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濟  
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決水  
入地益深則治坊卽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同宜疏  
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甚豈必疏哉復岐分之  
卽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



董萊掘起武家墩經大小劉至阜寧湖以得淮東役  
築堤起清江浦沿錢池山柳浦灣進東以利河南溢  
處河內衝開而獨漕也嚴五壩起開獨以待漕般鮮  
船如法故官民船並壩壩禁於開者於是自徐抵淮  
亘六百餘里皆春壇土膠泥築南北兩堤堤相聖  
如長山來時以東水諸幾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  
窪下者各增築原堤短堤防潰未周者建築築培薄  
增高警重門以待暴增續以築築即有異常泛濫之  
水幾度不支至逼堤而極既著諸者寬勢固不能潰

平糶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四三

而對也於是淮必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海以不淹  
而漲過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疏沙日壅  
口日淤酒陵水患實基於此二十一年河復決淹  
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濫泗州  
幾成魚薮之鄉是後御史牛應元上其陳神宗赫恭  
易河臣遣科臣堯度之迄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重  
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清臣  
欽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壺關清口之沙以  
導淮正流止則周家壩下通金家壩以資淮積導

無事遇為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  
分之露而之黃壩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晉  
大司空假手伏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而  
徐邳之流幾斷致屢易河臣終以天心效順而河雖  
萬小普無大變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  
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遶華陰與  
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山分而西流與徑渭  
濟相表裏為北河河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遶  
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

平糶集

明代治河 卷十四

四四

與淮漢相表裏為南河顧江在中國右為陰注漢廣  
而泗漸故江永漢廣兼匯澤湖湘之濟而普魯燕秦  
險不為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動又北地土望水泉  
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依賴時行萬尋  
餘里之水其弱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  
淺者可豫會不足為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  
七月之滔漲蓋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為勢  
故濤悍迅猛奔激直瀉湧湧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  
自昆侖入中國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初

由積石而還渾中則斷關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  
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  
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通至九原豐州則又  
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  
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  
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  
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其行也數折  
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崖以障之無  
河庭彭蠡以蓄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也同其

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遺子宜  
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  
諸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橫之河復堵爲八潁人猶以  
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  
所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  
決于館陶及東都金堤泛濫堯豫入平原千乘濟南  
凡灌四郡三十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  
堤防自築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壑  
壅令更相潤注鄒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  
遂以爲王景堤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橫  
諸河之大以洩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  
禦之是猶以崎嶇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  
言之河之分不其利常耶然可駭矣然始由東北  
引入于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徒頓丘隋楊之  
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滋陽焉南渡之後遂徂  
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  
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  
無此理也迄明時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

蘇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入一自  
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集封  
北折經黃陵砀山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  
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朱學士濬有言曰河流合  
則勢悍分則力弱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  
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  
一則全屈矣空濶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  
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  
是卽賈讓之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

海平類集

明代治河

卷十

四七

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股之患而今爲咽嗑  
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漕  
令河地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隄使南而  
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  
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  
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  
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  
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  
本而徒執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

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  
僅止于草浮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  
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  
迅而淮受之空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  
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宜因而論之使其流  
既分則勢益殺而河常漸寧雖指尺寸之地以予河  
可母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逼且  
河而河患未可終弭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  
卽有八珍之羨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餐而夕

海平類集

明代治河

卷十

四八

病故治漕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  
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  
海口而後河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  
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逼而自殺疾  
幾昔者先冀充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漕固以  
汝而不以河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鄆陽之九河不  
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閘漢人指爲大史馬頰河者  
尙未泯可尋倘可棲折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  
之千乘以入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

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橫潰○爲民害也○矧河北川洑○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清○以溉○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因隙墮○而動巡視○謀修賈魯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南○陽而上爲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爲履○夏綠而南爲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溫營○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清○決○單縣則橫截○殺亭○沽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

平水類集

明代治河 卷十

九

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爲河牽○而腹腫○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湖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遇黃河之入沛者○歸泰溝○而雖支河○設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談○欲全湖河而朱莊口之大挑○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爲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運○以奔○

騰○彭○拜○之○勢○而○束○蕭○陽○百○里○之○間○主○善○者○見○未○必○盡○真○借○筋○者○謀○或○不○盡○効○又○況○中○外○異○勢○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崇○魯○周○懸○主○臬○之○或○錯○也○學○者○者○經○費○學○醫○者○人○費○奈○何○始○則○假○學○製○之○錦○壁○其○成○終○則○顧○已○破○之○鯀○追○其○敗○且○工○雖○主○于○事○中○議○或○懸○于○局○外○議○從○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以○生○後○費○雖○不○脩○船○艘○而○謀○利○鉅○足○不○履○挽○而○議○通○塞○蓋○斷○之○于○獨○啓○後○日○之○氣○口○不○若○狗○之○

平水類集

明代治河 卷一

十

於○衆○昭○今○日○之○食○謀○也○且○地○臨○二○省○議○或○參○商○總○河○者○欲○爲○一○體○而○穿○土○者○或○分○爲○二○支○故○議○相○反○輒○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釋○負○于○此○則○甘○心○于○經○却○欲○嫁○禍○于○彼○則○籍○其○於○某○舍○且○上○潰○而○下○方○汙○堤○防○之○責○也○而○或○護○之○下○下○淤○而○上○立○潰○疏○濬○之○責○也○而○或○護○之○上○獨○議○之○則○各○諉○其○責○而○偷○護○其○短○并○勤○之○則○兩○執○其○咎○而○通○省○其○罰○其○成○則○禁○檉○油○幕○居○其○功○其○敗○則○責○緩○斗○食○當○其○罪○監○司○護○之○倖○令○簿○尉○棲○

之編丁甚之已告決而告奏其成方告成而旋  
爾其潰總之治朝多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之  
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爲通選以責成省議論  
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焉得泄  
泄乎然防軸之折而更戴軸遠其折也見徑之  
塞而不別啓徑蓋其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有  
必衛之議雖其說如是屋者之爲半料而前人  
已言之而已試之豈其自壞之說以人廢乎文  
皇帝雖能海運而遮洋獨不廢且不以入北軍

而屬之南兵也然則神機聖處未嘗廢海運而  
至計者又烏得不達思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  
之周之喪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日無曲防乎周  
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爲備以防之機武軀子  
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華爲法不同要  
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洪無聞焉華  
置河口轉場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可爲  
先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日大

防文彥博亦思遷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  
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  
懋矣乃殷獨懲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旱墊八  
年崩厥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  
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  
各其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  
歲排之利達也三代而下漢費復矣乃唐獨省  
於宋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爲一自圭壘水壑  
鄰國刻戾務盡地力千載淹淤待時崩潰漢

始承之物力既富謀求未精宋初河患倖以堅  
寇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淮  
汴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  
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夢逸之形殊也有都  
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  
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今之清畧與元  
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  
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敗勝國以後挽漕  
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鮮無

疎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為漕斯漕永興患耳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如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轅百萬皆浮飲酒安所藉而承共飲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數酒蓋必有石脈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卽有衝決如汗液之布于膚外而況水之所聚卽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也祖塏鬱盤雄視淮泗何至而過虎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日治漕源之開可得較無

卷十四

明代治河

卷十四

辛丑

蘇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漕輪非止足用亦平糶身身且廢之必令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果益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開闢棄本業也向者開墾至藉市于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賦曰歸民矣且田有潤齒民須召募此乃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達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萊河也然漕廢而河不省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故是

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損脈潮沙觸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况舍二百年之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此又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於濟張秋淤矣一引於徐茶城竭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迂遠千里交承其害謂漕源之安流而疏岐回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議也

卷十四

明代治河

卷十四

辛丑

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陵也因為河也時以為害而愚以為不害何也若身已移而肘之不止後之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陵也時以為利而愚以為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藥之不置雖然謂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乎謂河不妨陵可求人不籍口得乎為河故其末也必復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漏之漸河盡于不竭之謂人疲於奔

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當寧者何可。不為變通計哉。一日議分黃。謂分得其衝。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青徐兗冀。家園千里。震蕩衝突。惟方所射。僅而容之。今象堵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壁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雖出荒原。清目鑲。雖半無完土。即欲分疏。正如甕中畫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獨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久魚之民乎。衛水自

臨清而上。土脈堅厚。地形駢戩。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日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莊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撤下郡縣者也。持樸裹糧。肩釜荷鋤。亦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掃。樵薪斷絕。烟火僅居言之可為。陵阜費播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吞餉之費。稽墾之費。樵車之費。亦稱倍是。河之

所及。既以河壅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壅之。變窟宅為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為堤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決為土崩也。苟無大害。毋板之而俟其定。一日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為防也。向者河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豈專其責者。蓋其事費盡。分則各牛其土。而人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指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今異日皆可繞河焉。而況以數

軒祖之。雖費共防。護而已。參水左後。變壩。變。以精勤。不為。其有難。日。謂。官。不。若。解。實用也。神。智。不。保。而。之。決。堯。聖。矣。而。不。之。謀。夫。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已。矣。卒。志。可。也。先。利。而。後。害。修。葺。之。可。也。彼。皆。可。謂。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精。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廢。故。處。誠。不。知。其。解。也。夫。分。黃。之。議。法。乎。疏。止。也。工。費。之。省。法。乎。委。中。也。責

陳之重法乎防下也土之不敷用坤之序青用  
下面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  
其輪滋熾則爲道旁菜壘而無一可用者矣斯  
又古今之通患也

紫加河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第經管  
之始或因渠而流或就陸而穿鑿山剝石引泗  
合沂流爲大川以通晚運當穆宗朝都御史翁  
大立倡議開之差勒而寢嗣後尙書朱衡都御  
史萬恭會勘未決至萬曆三年都給事張千慮

明代治河 卷十 疏

御史朱衡等奏經督御史劉光勳勸諭各  
不果遂并欲開之益增濬治之初提廣運  
二十五年河決青鄉其後黃河經黃河  
劉東星等韓莊故道縣良城候選並入提黃河  
由黃泥滄至宿遷董家溝以故行運而仰  
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提縣都御史劉  
橫衡運道三十二年總河李汝蘭以黃河

運不可停將縣村割舊河而都水司主事每舉  
和爲陳河利運於吳趙諸關如河陳言曰  
河自開歸而下今運入海其路有三歸關陽  
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  
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經清軍經豐沛出飛  
雲橋迂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  
銀河爲北路經潘家口運司家道口至何家堤  
經符離道駱寧入首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  
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運行之

明代治河 卷十 疏

運也數而實定有難難雖險然有險險障其上  
肅此與十八塞關其中有肅和既重臺下險  
無害也第其北提于山南近于淮僅下流  
不逆流而上則清陵而南是皆能亂風情  
久之而淮亦險難於面沮沛之患上及陳國  
且全打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前  
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  
濟徐呂供足東風流且汶河有接濟之利也  
第其下流往往潰堤隄潰而無事之開城郭



結路壞不直殊民亦且使運則北路者利害正  
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達於陵亦濟于  
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惟是汾河之役向來數  
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  
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  
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蘇宿遷入運  
則徐邳泗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甯豐  
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緯是以有水難也  
汾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

治年類纂

明代治河 卷十四

李九

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如  
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  
以二百六十里之汾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  
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  
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固我當不憚勞費而  
治之還不惜河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  
會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  
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尚書開新  
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

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  
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功倍者也善  
四江之北山之東艮水極矣召募行而富民不  
苦于賄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  
散以仲淹之既潮代汲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遇  
洪約在春盡盡長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汾河而  
安流逆浪疊幕無妨過供之禁可免參罰之累  
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起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  
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迷恣橫流而沼鳳泗

治年類纂

明代治河 卷十四

李十

池奈何夫閘封歸德上下于里宋閘濟運未開  
不治河也後直爲民禦濶而若此矣何況聖爲  
使擇忠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  
日漸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  
岐遷虞遷亳第審利害安何重輕且徐泗房河  
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汾河之役且轉必  
隱痛曰奪其利也汾河開而徐城之寶遷化居  
者必且移之汾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  
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此爲國失徙

藉於徐無疑者二故。湖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蓋其議起自夏鎮，訖於直口，綿延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敗李家巷以避河淤，開王市田家口以達湖，於中鑿山以展河渠，建貝城臺莊，候遷頓，築丁廟，萬莊張莊德勝等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湖之遲始行，總河漕時聘復建壩，遇沙修堤，渡料置郵驛，設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而湖爲坦途。總河劉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

治平類集

明末治河 卷十

全

湖以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濬。閘曰：爾今降空額，責於是湖，黃並用云。議湖之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李公用二十萬而役竣。自三十三年三月，放水行漕，嗣今四百萬軍得以避險就夷，厥功爲竣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舊修歸仁堤，時淮海道朱統展議曰：看得畫家溝、陳家溝二口之議較計難易，迂直總不如駱馬湖爲便。蓋以此處在水發重運時，原可行舟，歷年往來，目擊非臆說也。今第於中間歸一，自成安瀾，如

此則歸仁亦可以緩防，而慶遠無震驚之虞矣。下之而邳州之郭灣、千保州城，此就歲修中實實修築，可以免患。其下卽爲直口、唐莊等險，有見在駱馬湖之修，無容論矣。而下之則自桃源以至清河，尚可無虞。惟至清口，則爲黃淮交匯之所，是漕運通塞之大關鍵也。查通濟一閘外受淮二水之入，而淮弱黃強，每年水漲，正重運經行之時，淮既不能敵黃，而黃水每挾沙而入，以運船則難于登天，殆水落時而運河頓淤，淡

治平類集

明末治河 卷十

全

不過舟矣。去歲雖大加挑濬，目前儘可無患。然年來糧運日遲一日，既不能復伍月開壩之舊，則重運所出，卽黃沙所入，一二年後其能免於淤淺乎？此必然之勢，而又非區區人工所能勝者。自非速會漕運諸衙門，大加調劑，力復五月開壩之祖制，恐將來憂方大耳。自此以下二百餘里河入海矣。此二百餘里內，惟南岸有堤，顧歷年防之而不決，北岸無堤，無所事防，却無甚害。則以河身日高，而有堤者一決卽成建瓴，無

堤平地與河並高、無處可決耳、此亦天地平勝  
之大勢、而非一時可定、一方可築者也、總而言  
之、淮徐河道情形、概可想見、惟是黃河之爲河  
也、從無十年不變之局、目今四十年三山決  
口而後、狼矢決、雙溝決、青田決、黃鋪雙溝再決、  
皆係全河之勢、所用斜工、庶材、皆此沿河數州  
縣百姓耳、年年大工、錢糧措處既艱、而所估料  
價皆係一定、其實民間賄賂數倍、無論買辦、卽  
裝運一節、苦不可言、如去歲安清桃邵宿五處  
所需船脚所運料數、費盡心力、至今猶未結束、  
惜而他可知、及今河流東注、纒堤不遺、似宜次  
加保固、預爲修防、務使萬分有餘、此沿河數百  
萬生靈實皆賴之、

治平類集

明代河志卷十四終

六十五



樂章堂治平類纂卷十五

官制篇

帝王官制

章

朱

朱  
朱子美父原訂

古之類集

帝王官制 卷一五

一

氏歷正也。佐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鷦鷯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平民者也。九尾爲九農正。見民無滯者也。頤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唐虞之代。分命羲和。宅四方。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有天下。設五等。建百官。置三公。四輔。師保。疑丞。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穡百穀。

古之類集

帝王官制 卷一五

二

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伯翳作秩宗。典三禮。幾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多。承虞制。殷湯初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制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時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曰。三公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通於人事者也。行猶矩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忠正強諫。而無奸詐。去私立公。而懷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

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至其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殷制也。周興，仰監前代，建訓厥官，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洗事惟能，成王董正治官，作周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注三類纂

帝王官制卷一五

三

人少，師少，傳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稷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乃施八法於官府，建其正，立其末，設其考，而陳殷置輔焉。施八則於邦，卿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施六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是故以掌邦治，則有天

官之屬六十，而太史而丁史者五，則書達命，今有人焉，大府而下府者四，則掌藏財賄，斯有人焉，宮正、官伯而下，則王之起居、服食有制也，司會司書而下，則國之會計出入有節也，以至勳祿之有司，則官秩得敘矣，馮保之有氏，則天戒克謹矣，凌賢之有人，則物和允時矣，此修身齊家出治之本，隸於天官者如此，以掌邦教，則有地官之屬六十，而六卿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州黨族閭，此詳於教，六遂多農，故遂大夫而下，縣鄙鄉里，鄰詳於養，有師保、陳教，則糾過失者不憂

注三類纂

帝王官制卷一五

四

其乏人，有訓、巨憚，調則和風俗者，不憂其無術而樂以和禮，則大司樂以下，諸職共勳中和之美，故本乎富則倉人，以下，諸職愛所教養之全，此安國又民隸於地官者如此，以掌邦禮，則有春官之屬六十，而儀衛服物之有章，則典命司常諸職是也，朝聘接遇之有體，則大行掌客諸職是也，祭祀祈禱之有敬，則典祀守祿太卜司巫諸職是也，死喪贈賻之有制，則職喪喪祝諸職是也，以至環人象胥，則因行人而見附，雖牧鷄儼，則因祀供而備設，此和國諧民隸於春官

若如此以掌邦政則有髮官之屬六十而司馬之職實於家都伍伯不憂其不實司險之守達於門闕防禦不虞其不謹若乃近而宿衛之嚴則太僕虎賁肅其位遠而道路之阻則僕方合方宣其職而問車之攻則戎右大馭之諸人是任問馬之同則校人圉師之衆雅攸司問器械之利則司甲象人之威官具舉至於師旅克詰朔方來庭則又有司隸以下凡六隸統蒞焉此平國均民隸於夏官者如此以掌邦刑則有秋官之屬六十而訟獄欲其平也則士師之設由

衡作難及戲獸雍泮之各麗其事焉以收物產之宜則絲枲羽角及桑炭茶麋之各貢其入焉此富國生民隸於冬官者如此外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大夫士宣序其下一依之以建官從事焉於是乎五服羣后各以其方入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天子時巡觀申明黜陟焉此周制之大畧也是故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迹至是而大備鄉服昉於陶唐而九畿封國之制至是而益詳典刑叙於有虞而五刑五罰之制至是而綽悉具矣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并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封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惟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謹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吏者十有二爲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其大者猶兼。而況于百官乎。故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樞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苟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事。各有攸司。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

宰實舉其綱而提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此附聯終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此附聯屬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與然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又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兄夫內庭宿衛士之虞者也。烹庖養膳事之辱者也。洒掃醞醢物之微者也。次舍饔餼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皆是入焉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

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趨走使令之職，日與人主晏狎，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何所不至？故雖文武之聖，侍御僕從，皆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他日立政之作，猶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蓋昔先王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侖，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聖德，而宦官宮妾不得以乘間取寵，竊威福，固以此哉。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而非屑屑於樂親細私，集

治品類纂 帝王官制 卷一五 九

權勢以益己為也。故事權欲其合於一，而內外廷之勢不容分。雖王宮后宮，正宮伯之輩，皆統而臨之。自其宰王宮也，則兵衛那衛，凡宿衛之人，皆領焉。飲膳衣服，擺掃啓閉，次舍糧餉，凡供事之人，皆領焉。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焉。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大宮六嬪，無王內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翦正其服，僉禁其奇袤，稽其功過，其間損益增減，揅擇遠御，始

有晏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官，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以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與始可治天下矣。故當是時也，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宰夫率其職於下。大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宰夫舉其法於下。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舉官之禁憲，宰夫又以法致群吏之警戒，書其良能，是於治內之法，無不

治品類纂 帝王官制 卷一五 十

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入法，以為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威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為八職。小宰既日不用法者有常刑，宰夫又日夫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眾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筆禁令，徵政弊，治叙考，是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為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為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有易紀律者。且官各有職，事各



有聯矣。而設官分職。則又有小事大事之分。不惟六官之然也。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其法守而聽政事。在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義以佐宗伯。在布憲則凡邦之大事。惟合衆庶以號令。在鄉士則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在訝士則凡邦之大事。惟讀其誓禁。如有宰夫之官。則必以詔冢宰。小宰之歲會。必以贊冢宰。司會之歲治。必以詔冢宰。卿大夫之法。必考于司徒。猶人之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故。青之法。贊司寇。此則

論主類纂

帝王官制 卷一

十一

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此爾。若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因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之長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責得專。如內豎則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則凡國之小事。治其禮義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族掌焉。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事。皆然。此皆其屬得以專達也。且如膳夫一官。有烹人庖人內饔外饔等職。皆屬也。而飲膳之事。豈必且

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等職。皆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且稟於司徒。是以官長則治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而小抑何嫌於專達也哉。蓋以宰夫人職觀之。創其職已有長屬。詳畧之分矣。一日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與治。凡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府則惟治其庫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秩其先後。徒則惟任其奔走。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可以上侵司之目。師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

治不類纂

帝王官制 卷一

十二

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行旅之數。小事則專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一卿。百官之所聽命者也。夙攝及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濫於王。而其大者且不敢以自專。於已。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祭之尊。太宰之在一。人。則有法。守之責。符道。之尊。則不可以下侵。細務有法。守之責。則不可以上侵。大權太宰猶斷。而況三百六十屬乎。而又有官

聯焉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鬱鬱尊嚴。典祀等職。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贊合。鄉師治役。司徒贊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士。鄉師帥民。司徒率旅。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

官制類纂

帝王官制 卷十五

十三

副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飲應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縣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源天官甸師之殺。秋官蠻隸而得執夏官教人之役。鄉師地官而攻于司空。納人地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協恭而無咎。官雖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明。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親。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聯焉有助。與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

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邦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遠也。則隣里鄣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爲聯。十家爲聯。八州爲聯。至於司閭之官。亦掌國貨之節。財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爲聯也。官治其有不合乎。邦治其有不合乎。惟其有官。婦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脈絡。有貫通。

官制類纂

帝王官制 卷一五

十四

而無杆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杆格。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誅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利。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攷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既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叙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攷事。復察之於其終。而太宰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治中之疎。不真可與天府寶玉俱重而無愧與。

晉書云三台六星兩兩而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白虎通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或三等法三光也春秋漢合羣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公爲帝佐以匡綱紀三書蓋同一旨矣

兩漢官制

漢代官制有公○有侯○有卿○有大夫○有士○而遷秩有爵○有秩○有職○官○有○加○官○公○有○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爲○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大將軍○驃騎將軍○將軍○爲○此○公○侯○有○三○等○皇子○而○封○者○曰○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曰○諸侯○異姓○以○功○封○者○曰○徹侯○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爲上卿太常至少府凡九官爲正卿執金吾至三輔等爲陪卿大夫有三等二千石爲上大大夫千石爲中大夫六百石爲下大夫大夫之下復有

太平類纂

士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凡四等皆曰士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曰爵自百石至萬石凡二十級曰秩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自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曰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爵恩無常員其二千石而上有此者真者中者他官皆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兆官最尊其次之此又次之守爲遷擢行爲權攝試則試職必滿歲稱任乃爲真而官吏多久任惟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初高帝廢事草創叔

孫通荷趨時便，劉儀多雜秦官，而丞相宗正之置，率不過因秦舊歷惠迄文，一意休養，賈誼請更官名，見阻灌絳，景帝雖稍有更革，然自以奉常爲太常，以廷尉爲大理，至於以郡守爲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聞焉。至武帝雄才大畧，曼出千古，慨然定一代之章程，定元二年，遂省太尉之官，明年置期門，又明年復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十三部刺史，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立名，至太初元年，而又加詳焉。然

古年類集

周漢官制 卷一五

十七

議者謂置加官，侵奪公卿之權，以宦者主中書，議成左右之勢，易內史判尉議，輔之端而朝廷輕立大司馬，細抑丞相之裁，而俗竊移增校尉分折禁衛之尊，而征伐慘孰，非自帝更張啓之哉。其三公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制定官制，初不以此爲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未置三公，而相國爲極重之官，無以復加，故人多以三公遇呼之耳。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更爲墨綬，不言位爲三公也。御史大夫掌副

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御史，何常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爲太傅，當時建議者必以爲古者三公，問官無職之義，故以處陵耳。非定制也。至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則又失之矣。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備三公官。於是改御史大夫置司空，而官之名職始亂。丞相御史始併均秩等，而皆得謂之三公。末年又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爲之，哀帝雖罷司空，復御史大夫，未幾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古年類集

周漢官制 卷一五

十八

則是取古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節古而名不正，曾不若曩時背古而名號不類，猶可借呼而無官也。先武爲受尚書大義者，不知革正，而亦相沿爲名。且既以之爲三公矣，又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丞相之職，漢初選用人才，盡出丞相，高祖詔舉賢良，必遺諸相。國府書行義年，後以陳平周勃屬呂后爲相，而平勃宰相與協力，謀誅諸呂，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共權重，不獨此也。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度，左丞相

相平而不及趙堯文帝錢穀斷獄之間不過右丞相  
勃左丞相平而不及張蒼九章之律定造於蕭相收  
琴之令議除於平勃是法令之更必歸之造命之地  
羣有司不與焉至於申屠嘉欲斬鄧通而勃是錯文  
帝既莫之罪且遣使以謝之則其時相權為甚尊至  
景帝寵任晁錯多所變更內史更法定令而列卿未  
免出位之恩御史謀削七國而無復副貳丞相之實  
漢制之壞開端於此武帝之初衛綰得奏罷賢良治  
申韓蘇張者實嬰田蚡權輿趙綰王臧薦人起家至

台手類纂

兩漢官制

卷一

十九

二千石權猶自重後帝懲其事欲陰殺其權遂增重  
加官之制相選文學才智之士朝夕在側以薦導人  
物又令侍中持詔事至得舉白至往往授經書古法  
與大臣相難難而宰相自輕自其任中大夫侍中而  
謂丞相為外朝則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以  
九卿更選用事不關決於宰相也則外廷之事宰相  
不與知矣自其以吏六百而上調於尚書也則天下  
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其者御史言事日肝而事多  
決於張湯中大夫更定律令而議竟專於趙禹又帝

性嚴峻多誅殺而丞相御史往往得重譴坐誅至有  
引拜尚涕泣不肯受印綬者宰相之輕一至於此蓋  
自太初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久矣非特石慶  
劉屈氂輩之醇謹罷黜已也且大事不得與聞而坐  
小事輒誅死豈理也哉及末年寵假大司馬之權命  
霍光以周公之事當時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  
委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於光可也今也千秋  
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  
於是大司馬至散騎諸史楚樞要者為中朝官自丞

對平類纂

兩漢官制

卷十五

二十

相而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故燕益之賧系弘羊之  
子遷與史吳係獄丞相千秋召中二千石二千石博  
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為千秋罪則宰  
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於職之曠故目  
邑之廢楊敞為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使  
汗出浹背而已蓋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楊敞  
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斯時未見其害終  
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政而丞相具位行文書至成  
帝之世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

孔光爲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桓君漢祚咸  
因海之禍其來遠矣若御史大夫初不過副丞相而  
御史府有兩丞皆秩千石每人至有大事欲與大臣  
九卿議則日制詔御史或羣臣有奏請天子當下與  
大臣議則日下御史如制書班下諸王國則御史請  
於丞相同書而行此之謂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  
王也或班下諸郡則御史與中丞同書而不經丞相  
此之謂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是也以御史乃丞相之  
副而中丞又御史大夫之副諸侯王尊於郡守故丞

御史府

御史府

卷一五

三十一

相主行其尊而御史王行其卑耳及御史大夫抗丞  
相之權封立而爲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  
御史得以意平決之而武帝又急於功利乃專任御  
史大夫事多自行是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  
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程不與議倪寬爲御史大  
夫典上議封禪徙流民而石慶不與議夫大臣既不  
與大事則大臣得以輕制臣而大臣無權小臣益橫  
至於其權既分列四出而貪權者欲起而攻之雖簿  
書期會之項屑不惜以身目爲於是上多事而下多

數矣至中丞則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初時尚書諸吏等職未設  
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聰斷者惟此  
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給於是始置中  
書居中受事又監諸吏居中舉不法又每詔下自兩  
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  
官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爲掌治刑獄等官而已中丞  
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  
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爲奸猾不能制於

御史府

御史府

卷一五

三十一

是內置司直司隸外置諫議直指使持節舉劾於中  
都郡縣之閒猶不能勝益不如中丞之職廢而刺史  
奏尚書事多掣轡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  
故也宣帝懲之復初制令丞相遺掾史按事郡國每  
事奏上丞相一一爲拔陳之是以政修事舉內外稱  
職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故元帝時石顯用事奪丞  
相之權而刺史奏事京師復爲石顯等掣轡及陳威  
爲中丞欲申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卒爲石顯所  
排以此見中丞職久曠而奪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

矣。至成帝罷中書之職而薛宜爲中丞。所舉奏遂白黑分明。則中丞若職其效如此。初制益可忽哉。至其九卿。初以京輔豪右非一縣可令。故屬之太常。九卿之長而列侯屬之至。爵尚書主章奏屬之少府。皆有本末次第。及武帝分更始改爲三輔而太常之權稍微。主爵之職遂廢。用宦寺爲中書。則者下屬少府而章奏始不由於廟堂。以至是木衡之官而侵大農之職。置中都三十六獄而秦廷尉之權而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促寬等權文學九卿更迭用事。

兩漢官制 卷十五

二十三

而大臣之權盡去矣。不思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豈爲宰相不可盡信而爲九卿固可信耶。且朝廷重宰相所以自重。若使九卿各行其志以與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將軍之官自周未有之以攝兵得名而國權重在兵。呂后時以呂祿爲上將軍示提兵尊重專制朝權。文帝以外藩入踐卽日拜宋昌爲衛將軍。薄昭爲車騎將軍入宿衛收兵柄蓋安危係之矣。至武帝外事征伐建置頗仍後尊寵大將軍。青薄將軍爲泰官而假周官司馬置大司馬冠大將

軍之號。又設驃騎車騎左右將軍副之。而大將軍特重。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每大議冠百僚具奏上而事趨決於光。因用廢立天下莫能難其子山顯卒以專橫買禍宣帝誅滅之而詔大司馬不得冠將軍權稍綱焉。然名號未除至成帝專用舅氏平陽侯鳳遂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而兄弟繼起在位威勢出呂霍之上。天子寒心哀帝卽位罷王氏列侯伴就國當矣而寵幸人董賢至以人司馬復卽殺官屬位司徒上事益尊勢無何帝崩而王莽遂倚叔說起

兩漢官制 卷十五

二十四

大司馬入柄國又置三公官而莽以太傅充三公尋以安漢公徹四輔已復以宰衡位王公上而內移漢祚廢其所以益外威攝兵專政之日久雖哀帝奪之不以其道趨成厥勢而實自武帝寵霍光始也可勝悼哉。光武帝時務從節約并省官職固所以懲孝武者廣之矣。既省三公之屬而九卿之屬則又省。既省朝廷之官而郡國之官則又省。惟司隸校尉獨無所省尚書之員反增其二帝意固可想見矣。抑不思武帝之制可變而高帝之舊未可輕易也。帝徒憤數世之失

柄爲相權過重於是罷丞相太尉官不置踵西漢末  
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尋改司馬爲太尉  
各三公折一相而三而故時丞相有長史得以舉劾  
有司直得舉不法皆罷省所以奪其權也又七采以  
識文用韓歆以直諫死司徒鄧禹好外而尚書伏誅  
行所以替其尊也登其視三公也輕則其用之也  
易去之也不相在內不過責以吏事雖在外亦無所  
不可旋體不正事歸臺閣而三公爲虛名矣至明帝  
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而三公居居將

新類集

兩漢官制

卷一五

二十五

軍之下權益替焉若乃災異策免所以責之者益苛  
自徐防始就外除拜所以昇之者益輕自張滂始而  
終漢之世三公去爲九卿者不可勝數則雖免謂何  
至如節書之制自秦時置禁中通章奏少府令四人  
於殿中發文書漢興公卿因少府以白事故尚書與  
中書調者黃門皆爲少府屬自武帝游宴後庭妨士  
人入內始用宦寺主中書調者任以偏重宜帝察核  
名實而宦者以恭不顯以便慈絕中書追孝元帝竊  
以中書比周用事轉移上意英威其聰明蕭望之自

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當之更置士人竟爲  
所傾奪自裁死成帝初始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  
侯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實始用士人任猶輕至  
後漢事皆關決於尚書而帝又躬親政事左右近臣  
往往因時用事於是增尚書之官所以廣其職也不  
用今使而用孝廉所以重其選也待中尚書黃門諸  
官不以職屬所以威其勢也和熹之世女主蒞政以  
奄人便於傳達始復用之典領中書出納王命其後  
奄人引用族姓掌樞機與尚書漫衍及於鹽鐵至其後且

新類集

兩漢官制

卷一五

二十六

領羽林軍宿衛樞機兵柄於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  
君得封侯襲爵爲將軍而禍亦依烈焉建安中曹操  
實始置丞相以大柄自予自尚書令而下偏置其私  
人又都督中外諸軍則盡先漢體重諸職身悉總之  
遂以篡漢

大抵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  
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宦官在朝廷則治在臺閣  
則亂在宦官則亡漢自孝惠蕭何貢成輔相人  
主不自有所爲至是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



帝而文帝始不用輔相。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招徠賓客薦進人物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使宰相得陰用人才亦奚不可也奈何欲擅威福之柄旁寄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起家亦自驟貴然則與其假借左右就若與宰相同之也夫舍大臣而與小臣謀罔非矣然此等猶屬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於是任用中書宦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盡屬宦寺而丁傅董賢相繼驕橫然則與其委之閹豎又孰若任之臺閣近臣哉故後漢始猶以吏事責三公自明帝有錄尚書之制而三公始不預事矣康弘爲司空欲舉侍中以法則三公猶得劾近臣也自楊秉勤侯覽而尚書詰其越奏則三公不得劾近臣矣選舉委三府尚書受奏御則三府猶得辟舉也自呂強請選舉但任尚書則三公不預選舉矣陳寵一失其弊遂至此哉古者

諫官無常員工執藝事以諫晉誦詩士傳言至元狩五年始置諫議大夫後更名光祿大夫自此諫官有常員矣古者左右前後皆通明經術之士如伊尹作伊訓周公陳王業援引古義以訓燕人王至武帝猶有古意從倪寬受四書歐陽生問尚書是也成帝置金華殿講業而鄭寬中張禹講經其中非講業者不得執經以訓人王自是經筵有常所講讀有常人矣至若開石渠而劉向韋玄成施雋周堪之輩出關天祿則易唯之徒闢蘭臺築而班固傳授於是乎達東觀設而黃香盧植蔡邕馬融於是乎登白虎闕而賈逵丁鴻由是而升則漢之人才不多出於秘書臺閣也哉而光祿勳又有議郎中郎郎中無常員多至十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故省中郎曰中郎散郎曰外郎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至羽林則以六郡良家補而武

帝以便從獵還宿殿陛殿下名曰殿廊凡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袁盎劉向是也有以富貴爲郎者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上書獻策爲郎者婁敬王父俱是也有以孝者爲郎者馮唐是也有以戰車格伍爲郎者衛綰吾丘壽王是也有以從軍善射爲郎者李廣鄭吉是也有以經明甲科爲郎者召信臣王嘉是也然多以士人爲之則待御有正人矣而承明金馬門公車黃門丞相府又有待詔之官

百類集

兩漢官制

卷十五

二十九

無定地而俸祿薄厚亦往往不齊有待詔公車者東方朔之類是也有待詔金馬者公孫弘之類是也有待詔丞相府者劉德是也有待詔保官者周慶丁姓是也有待詔承明者楊雄是也有待詔黃門者李諱是也然以未試職者居之則俊又有旁收矣至若外則分天下爲十有二州初做秦設監察御史分別諸州不常設武帝定置州刺史一人秩六百石成帝時何武言刺史位下大夫而屬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哀帝時朱博請罷牧復史未幾復爲牧光武中興罷州牧復置刺史焉乃其職專以督察爲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薦達於朝而州部所舉奏司並得而察其能否以懲虛實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但因計吏則不復奏事此刺史之畧也初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許以給士卒其於恩賜閭里止令丞相親致而

百類集

兩漢官制

卷一五

三十

歲時遣表丞相掾史按行郡國每有調發則虎符參合以爲驗未聞遣使以生事也武帝一切務興功利始遣命使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於天子之使而長安令買馬不具則當斬內史負租課殿則當免會稽守計簿不上則詔書詰責甚者均輸鹽鐵等官分布借置而州郡無一孔之遺綉衣直指之使誅斷戰伐而州郡無一日之寧末年奸宄迭至於不可制蓋州郡之權輕動有牽制而不得逞及流命之法嚴州郡

惟恐自累得罪。又奚暇理其職哉。宣帝懲其弊。一切還州郡之權。而丙魏爲相。時遣掾吏按事。郡國所奏者。不過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聞殺橫道。則親過而不問。蓋不欲以事外之職。侵郡國之權。是以趙廣漢守京兆。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張敞相膠東。請諸吏捕盜有功者。一切比三輔尤異。黃霸治河南。則獨用寬和爲名。龔遂治渤海。則得一切便宜從事。此所由吏解而民安歟。至食貨志。則又有好農使清。

志。則又有河堤使者。谷永傳。又有護苑使者。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地有水池。以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凡州所監郡。爲都。置尹及丞。他郡置守及丞。邊郡丞爲長史。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景帝更郡守曰太守。都尉曰都尉。武帝復置關。農陽國等都尉。縣萬戶而上置令。秩千石。至六千石。萬戶而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游徼。此外制也。常考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自盡其才。趙廣漢將兵。屬蒲類將軍。征朔方。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伐矣。朱博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而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屬郡縣。易置惟其所爲。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而又減省他用。自與學校尹翁歸論治東海大豪。一郡莫敢犯禁。

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上取之。亦有道。杜延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竊發則置書詰責之。而治行第一。最上附者。有增秩賜金之寵。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然自武帝以來。凡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大中大夫及博士以上。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外任治效昭著者。則入爲九卿。若治郡無狀。則不復升用。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亦良法也。故嚴助以中大夫守會稽。而三年不上

計因留侍中不復轉他官朱賈臣以中大夫守會稽破東越有功汲黯亦以中大夫守東海廢餘大治乃皆召爲主爵都尉倪寬以中大夫選左內史議封禪稱意公孫弘以博士爲內史數年績最遂皆遷御史宣帝頗留意守相申明武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如蕭望之以丞相司直守平原是也至其雖有待從文學之才而不明於政事則老於郎中大夫之間不得遷選如東方朔終身爲郎第與枚皋

不拘於律王遵是也韓延壽爲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爲煩擾朱博爲琅邪太守不肯令縣行縣曰縣自有長吏府未常與也薛宣得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爲而不制於州郡故能不迫於勢不拘於職得以盡其所當爲而聘其才益未始視令爲卑也初選補之法記者以爲自郎以上至中郎凡四等專以待補縣令故後漢猶言郎官出幸百里然詳而考之亦豈盡出於郎官哉蓋有自孝廉賢良舉者有自直言方正舉者有自茂才四行舉者有自能治劇而選自郡吏積功而遷者則進之路亦廣矣然必出於天子之命非州郡所能辟置故張敞補吏有功者數十人爲縣令必上名尚書薛宣使兩令換縣亦必奏聞此其實也至於治述既若則頃刻起遷之貴亦厚故有遷郡守刺史諫大夫者有遷京輔都尉御史中丞者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

者果何有定制哉。甚者魏相爲茂陵許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爲長令。侍中犯法者。至斷頭。權任亦可謂重矣。大抵漢設官尚簡。無冗員。治尚久任。少伺察。擢任無流品。資祿之拘。遷轉無內外輕重之別。建自無文武尊卑之差。而又有洗沐之制。有予告賜告之法。均爲近古後世之所弗及者焉。

三國六朝官制

魏文帝時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輕機之任。其後或置丞相或相國或司徒。而中書監令常掌機要。多爲宰制之任。於是權在中書。晉承魏祚。首建八公大封宗室。置十九州。而刺史不領兵。渡江以來。王族首王華殷景仁之徒。皆以侍中總門下樞要。密侍帷幄。爲國謀主。於是權在門下。宋齊有三臺五省。梁武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編小。唯循舊制。魏起自朔

野分部以置大人。既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皆用文人。孝文時王肅來奔。爲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魏分爲二。而高齊名遵後魏。宇文周始用蘇綽依周更定六官。自餘百官皆倣周制。其他將如都督刺史之類。則依秦漢。隋初廢周制。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增益。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焉。蓋自後漢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始爲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與聞國政。未常盡奪

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貴為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為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奸諂之謀篡奪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然三公未嘗遽廢也，必擇其病老不任事，侯遠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為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之徒也。魏之末，司馬懿昭為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冲。尚書令中書監則賈充、荀最、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選懿懿惟謹，佐命移祚之人。凡任

治平類纂

三四六朝 卷一五

三十七

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乘機，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懿。及晉則不置正符堅，所謂朕以龍驤建業之說也。然東晉以至宋齊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為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為宰相之任，而常為覆代之階，則廢其名字也。今魏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為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則為一品。

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常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將受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桓溫、侯景亦常為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亂臣賊子遠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聖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初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焉。分九州今之刺史幾所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

治平類纂

三四六朝 卷一五

三十八

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生置官屬，諸所屬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府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事不如清心，清心者，蕭曹相漢，裁其清靜，民以阜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省小失，有好變常以微利者，必行其跡，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

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衆。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代官制

唐之官制。名號殊秩。雖因唐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曰祕書。曰殿中。曰內侍。此六省也。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太府。此九寺也。臺有御史。而其屬則有三院。監有五監。而其名則自國子而至於都水。左右衛而下。有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而至於金吾衛。千牛衛者。凡十六衛焉。左右率府而下。有曰親府。曰勳府。曰翊府。而至於司禦率府。內率府者。凡十率府焉。然其中別位叙之崇卑。則有品。自一品至於九品。有正有從。而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別。凡三十等焉。定食邑之多寡。則有爵。自子男而上。以至於王。而各比其品之數者。凡有九等焉。自武騎而上。至於護軍。自護軍而上。極於上柱國。凡十有二等者。所以爲勞能之別也。自開府而下。至於符佐。二十九階。自驛騎而下。至於陪戎。四十五階。所以爲文武之

別也。自東宮官屬及藩王府屬爲京職事官。自州縣鎮戍及岳瀆關津爲外職事官。所以爲簡劇之別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常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而循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讀周官嘆曰。真聖典也。不升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矣。於是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太平類集

唐代官制

卷一五

四十二

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敕之制。而貞觀之遺意盡矣。開元初。玄宗慨然感周典六官之盛。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付集賢院。命張說等定官制。令取衷於周官。而臣下莫能遵明。書久不上。至二十六年。唐六典始克成。宰相李林甫上之。以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九寺五監理群司。六軍十二衛嚴禁衛。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輔儲宮。牧守督護臨畿外。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名甚具矣。武德初以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而貞觀中又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雖三公上無實。無其人。多缺不置。此三公之制也。其三省宰相之制。尚書省統會衆務。舉總持目門。下省侍從。祿秩規。駁弄宜。中書省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尚書曰都省。門下爲左省。中書曰右省。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蓋折一相而三。又以太宗常爲尚書令。臣下避讓不敢當。兩省長亦不以特授。於是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上常諸僕射。當以洞察耳目。訪賢才爲弘益。諸細務宜悉委兩丞。惟寬濫大故。

太平類集

唐代官制

卷一五

四十三

當白奏者。乃聞審蓋重相如此。已又思相重大難任。思爲官擇人。毋沿資於是。常以他官行相事。而杜淹以御史大夫。魏徵以守秘書監。蕭瑀以特進。劉洎以中書門下。及戴胄僕君集之倫。並得稱參預機務。稱參議。稱知政務。皆宰相職也。於時貞良忠智之臣。密勿漢議於內者衆。無相之銜。致相之職。而獻替啟沃。補垂簡。以能朝無批政。號稱太平。則集才並用之。效也。其後李勣以詹事。蕭瑀以官保。同中書門下三司。而同三品之名。勣焉。李勣以疾辭位。優詔疾少間。



二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而不章政事之名  
賜焉至高宗後改易官名張文曜以東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而同三品入銜自文曜始永淳中郭待舉  
岑長倩以待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入銜  
自待舉等始終唐世即僕射侍中中書令兩名銜必  
同平章事乃爲真相不改矣開元中建左右丞相命  
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同日上帝賜宴賦詩寵之然罷  
知政事爲丞相亦別爲名高天寶元年又更門下爲  
左相中書爲右相未久旋罷此宰相之制也武德初

唐史官制

卷十五

四十三

詔置修文館於門下省後改弘文館教授課試生徒  
如國子開元中詔寫四部書置乾元殿見名麗正書  
院已又改集賢院中書選書館員屬望者侍講讀其  
中貞觀中置史館門下省已從中書掌國史以宰相  
監修與弘文集賢三館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  
召以卿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中始號北門學士仿  
梁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典  
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抄制文章多  
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

唐史官制

卷一五

四十四

掌制詔書敕開元末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  
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  
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  
無定員內安若宰相下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蓋古  
中書尚書黃門既任給納稱政府則內延寄勿啓告  
出納之柄當必有所歸亦其勢也而館閣翰林樞與  
樞始此矣此學士之制也其在內則有六部外官則  
諸夏方鎮初各置大總管府已改爲都督府定爲上  
中下等制數更無常其後分天下爲十道道置採訪  
使得建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詠戮入朝則置留後領  
府事其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關隸防禦各  
有使下於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又有  
觀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員至於京兆河南太原三  
府各置牧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六府各置  
尹安東安西安南及北庭各置都護而州有刺史有  
別駕京縣有令畿縣若上中下縣各有令丞縣尉以  
其地爲秩差軍有將軍有同馬門有令丞亦各以上

中下爲差此皆見於六典之可考者也追建中初河  
朔用兵賦無所出制度支柱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  
省用莫若省官乃上議曰漢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  
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考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  
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内外  
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  
奇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  
切也昔魯鄆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丞縣也  
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

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族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剛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剛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監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州縣官約戶豎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

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本例  
裁議入不省元和時李吉甫爲相疾吏員實由漢至  
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限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  
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列寡易求官少易治  
從之遂詔段平仲等參同到按凡省定官八百員吏  
千四百員會月中李德裕復奏省事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吏若能省冗官減濫本也於是令柳仲郢等  
裁減州縣佐官凡二千餘員衣冠士者咸然焉噫亦  
少裁青弊矣然大者未暨權節卑小亦奚多益乎且

嘗試論之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以  
事任人事官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  
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

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六十。總而計之。爲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益多也。今員觀省內外官六百四十員。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壯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未流之弊。執非太宗啓之哉。魏鄭公常以周典爲太宗獻太

治平類纂

唐史官制卷一五

宗以爲不井田封建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是六典者太宗且未之能行。其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伴。開元依宗手寫六條。命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母喪甫述。韋參樞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而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然則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伴。六典特象周爲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編延十六年哉。况唐自高宗迄

爲肅宗。官名與有因革。而依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門下。爲黃門。侍中爲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主爵爲司封。天寶元年。盡易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之類。先後自爲異同也。如此其制安得典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政。邢理以宣。邢教門下以和。萬邦以弼。唐詩中書以應萬邦。以度百揆之文而已。呼六典象周爲制。既非其實。元豐又

治平類纂

唐史官制卷一五

後唐書以正名。各修勅宗之法。爲不允。皆

宋代官制

宋初官制有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其名秩無慮皆唐舊三公三師不常置亦獨爲親王使相加官三省長官亦不設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並副於外別於禁中置中書爲政事堂與樞密院爲兩府蓋析一相而二樞密王兵而天下財賦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焉蓋同平章事於樞密不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蓋同其大行三司使其相也官名仍唐而義類

五類纂

卷十五

四十九

依倣先漢者如此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前之內職殿前都校之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楚祿二等而監軍總管亦比親民焉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稱祿秩叙位者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以別流品則有階而文階之等二十武階之等五十有六以至幕職州縣之等七散官之等四凡四色焉以叙年勞則有勳而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有二級焉以叙封

五類纂

卷十五

五十五

爵有爵而自王至男凡九等焉此其畧也初太祖以節使登極慮異時方藩專恣乃用趙普計安諸鎮節布腹心徙其兵賜璋進秩奉朝請而命尚書郎及監寺官樞密知州軍事於是開帥外不待擅土而州各置通判一員軍民之政令紀焉其定考用之制京朝省寺曹監及外州郡百官並朔數往燕於內衙主判於外稱奉使即楚庫皆京南名銜親其事咸出命於中書而禮局於前代人變矣太宗特置朝官奉使出州縣判知者受代還令中書舍人考校年勞品量才器天顏用臺臣者改補閣給道爲司諫正言爲諫官置起居院專左右史之職修起居注送史館置諸路提刑官爲監科州縣吏治益漸漸議正官名事矣當時自省曹寺監類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以故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缺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儀衛尚書丞

衛遇大朝會皆遣官攝事爲容而已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稅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非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選領事不親本州務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願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遺要刺爲貴途而不以階級爲重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事登壇不爲卿卓地紫不爲監蓋名實抵牾一至於此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四年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選舊制並建群司

治平類纂

宋史官制 卷十五

五十一

然徒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員法今是資政典出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掾秩曹評擢自餘租庸莞樞由別使以總領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糾矯察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司於掌執自國威著於規程照然執儀布在方冊國家處銓擬之不允故置寄官之司更議議之或遺故設審判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委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

士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郎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判辟屬於司寇即審判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台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墜端拱而天下治豈難也哉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寵下羊頭形於嘲詠斗量車載播厥風諸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竊觀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有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皆普

治平類纂

宋史官制 卷十五

五十二

引藩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今宜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昔者秦人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令刺史以領之然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常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就此制權宜豈可經久宜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與常參官此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日但置從事之員建康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而又復置支郡隸於太府量地

元豐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釐也。此崇寧所以自承。直至將仕。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又增宜奉。正本中奉。本直。四階。政和未又改從政。至通功郎三階。於是文階始備。交而武階亦謂易新名。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宜正。校正大。大郎。凡十階。而文武官制益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與曹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與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蔡

里而分。創如漕運之統。臨則名分有倫。官衆自舉。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恩澤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萬世之通規。近代以來。宰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爲輕重。不可遵行。所宜稍除。以明憲度。蓋當文化誕敷之際。正書章成秩之時也。奏上論者。嘉之。然以因襲既久。難於驟革。既而言者。相繼請復二十四司之制。然朝論異同未遑。祿正熙寧未始命館閣校勘。六典久之。尚書新省成。帝自臨幸。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詔勅焉。所謂元豐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務。皆以類別。如省曹寺監。以長治屬。王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爲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畧。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於是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應流品之無別也。乃詔尚祿官悉分左右。而詞人爲左。餘人爲右焉。已又慮其且人爲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制監以上。不可不分。則在其正焉。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唐及國初。已有之。

盧稱道揆之名遂定然漢時多缺政尚權宜御營置使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樞密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創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計掌機務踰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焉建炎四年齊用度曆故典其後兵典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開禧初始以宰相兼樞密爲永制蓋自元祐以逮致和已未常因元豐之舊建炎若始成憲二者並行而不悖故大而分政任事之臣祇而兼庫監局之官沿襲不齊皆先

後所同便也。或始耕而終罷。或欲韋而旋興。有各當其可者焉。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都察野處。幸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羣族。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備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矣。世祖卽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附古令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叢

兵刑者曰樞密院司馬陳者曰御史臺臺設院五其  
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  
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  
曰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  
副則漢南人焉此一代之制如傳大德以後承平日  
久輻文之有勝而資簡之意微僥倖之作尚多而方正  
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勢固然也真集曰天子  
操筆相相標百官治下之要用人而已我國家之初  
得漢惟其并能率養家餽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

有入楚門第有貴賤才學有大小其得官也或大  
而華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得官者注  
最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爲遠方天下未定軍  
所與介冑之士與先死故取有功之士皆世存其  
罪而官之事在相府不統於吏部惟傳書期會金帛  
登造之事供給應對習於刀筆者爲通用於當時  
有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大才者亦

於其間而政治繁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始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變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世祖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畧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焉。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乃宗王之有分地官。

中華類纂

宋代官制 卷一五

五十七

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使者。爲守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遺荒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過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果樹益。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楊誠齋曰。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任一官也。以一

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統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能於官。而趨於附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

中華類纂

宋代官制 卷一五

五十八

不冒于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足于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有無位而制祿。此以人棄恩之病也。且夫那有常賦。賦有常人。一吏運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一聘。運是矣。今則有使有副。面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官。祿盤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卒執侍從之斥者。



歸者老者與夫建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墮者  
客者高之爲置使爲提領卑之爲主官爲監臨  
此何職哉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  
不病也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  
患於歲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教人肩其輿  
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爲得策矣旣而鄰里  
之稻生而已之稻不生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  
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爲不踐而忘其數  
人之踐爲踐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一

位臨民者則自說以清高而下視幽遠多能之  
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以鄙俗而難以得  
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  
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給紳位而官之  
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建官分職緣天趣馬俱  
顯後之流官伯內宰盡聖賢之侶逮夫漢代此  
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爲郎署如同  
目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  
宴私陳前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  
必辭辭相爲國家狂傲事權光顯身世是也中  
漢以策此意不存於是非閭閻要術不得以侍  
中宮庭而賢能結紳特以之備員表者漢初宮  
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  
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楚  
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出可以將人可以  
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特問荷戈可以前驅  
漢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詞文墨者不能知戰  
車被介者不復談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

楊秀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  
 中之官而未常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常司兵戎之事是名武  
 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常寄祭音將作有  
 監丞而未常諸營繕不過為備臣養望之官是  
 名屬而實清也向喜今在漢為司隸小吏而後  
 世則為大官所不敗當之等官校尉在漢為兵  
 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尚之冗秩蓋官  
 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

明代官制 附歷代錄

明代建官鑒秦始建丞相專權橫放之禍罷中書府  
 不設而做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做六官置六部糾以  
 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錯  
 以百司文事悉歸翰林耳目專任臺諫俾輻輳並進  
 分猷熙績而統于一尊體統正矣乃內設六部九卿  
 以統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內設  
 都察院以振肅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察以分考  
 勅兵部帥府以相繼于內而布按都司以相制于外

通鑑綱目

則名實當而所增為加矣是故以關武功則有  
 而公侯伯凡三等焉以職職勝則有官而正從凡九  
 品焉以冠諸勳則有號而開國靖難顯運文武凡三  
 列焉以叙崇卑則有階而文自榮祿大夫自將仕佐  
 郎者凡十有八武自驍騎將軍至昭信校尉者凡有  
 九焉以奠勞能則有勳而文自正一至從五為左柱  
 國以及協正廣尹者凡十有一武自正二至六為上  
 護軍以及雲騎尉者凡有九焉然階勳惟空名而給  
 俸則視品以分隆殺職司則又視官以別輕重即品

亦非所論矣。今且以公孤言之。初罷太尉以下官而李善長徐達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徐達坊閣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丞相史官欲特置三公府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審安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傳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雄亦絕響矣將下視博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吳文永樂代不置仁宗初卽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稽見師傳卽移末何敢于是并張輔太師沐晟太傅陳

治平類集

卷十五

六十三

懋太保。義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楊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原吉進少保而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獎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少傅士奇等俱觀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康養若直授矣。而士奇榮領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若乃武職則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者于義或可采云。以勳官言之柱國古勳官也。明典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

曰初授特選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古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徐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衡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貼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瑺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今甲爲虛設而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曰榮祿而已正統間

治平類集

卷十五

六十四

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皆勳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丹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帝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彰言之惜

志帝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薦  
后中以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  
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  
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  
卿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考清柱  
國亦不易得故備志焉若乃初因元舊置中書省令  
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  
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叅知政事從二品叅議  
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卽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  
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  
十三年以丞相制惟庸久專權詠之因罷中書省散  
其柄于六尚書而係之令甲日後有請立丞相者文  
武群臣劾奏其人變遷處死然天子不獨斷必有所  
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據丞相之柄而  
出其上萬曆初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重矣是  
不可不變而通也至于學士之制國初已亥年置禮  
賢館命陶安劉基章溢宋濂葉琛王禕等居之甲辰  
年設起居注乙巳年設太史監吳元年設翰林院俱

爲侍臣洪武二年定翰林院官制三年又置弘文館  
學士九年罷十四年定學士爲正五品講讀學士爲  
從五品十五年十一月徵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劉  
仲賢等分掌其固然大學士之職階不過五品特以  
崇重文儒備顧問至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固未有  
相道之責也文廟繼統注意文學于壬午年舉建內  
閣于東角門內召解縉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某修典議  
徵務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職入直陞講讀等官及仁  
廟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以後縉廣畢訥胡儼推  
陞祭酒而楊士奇等五人終永樂之世亦官止大學  
士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例至洪熙初年以東宮舊  
臣特加題擢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于是華蓋謹身  
武英三殿之名全繁後委任日隆置三公三孤之官  
又加至三孤領尚書職隱然有鈞衡之重禮與百僚  
殊矣自此官制一變陳山以左庶子張瑄以洗馬各  
陞侍郎兼大學士入閣然殊恩非可爲例亦未有由  
蒞部事而復入者故正統年間陳循高穀苗衷馬愉

曹偶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自景泰初年俞剛江淵王一寧以侍郎改兼學士入蕭鎡以祭酒陞侍郎兼學士入王文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書兼學士入于是成弘以來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者日久因襲不可復改矣然計資敘遷亦未有陞至尚書已理部事而復入內閣焉者自正德初年逆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以附瑾取入內閣于是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入劉宇由吏部尚書入曹元由兵部尚書入而祖宗官制不可問矣初太祖下江南卽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卽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置六尚書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制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權案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子部各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後以戶刑二曹煩委又分設十三司焉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蓋隱然周世六官之任而獨兼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

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僕議者以爲未然至文皇卽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明初設御史臺時中丞劉基章濂理臺事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丞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薦免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永樂後移于北而置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制大約遺稽成周做卿士都官設左右都御史做小學設副食都御史做御史設監察御史凡四等皆以言責做保民之掌諫委以代巡做揮人之巡行天下復掌萬民治令之舊也令清軍巡監省惟三人做王制歲使大夫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其巡撫自永樂十九年勅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

官吏宜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舊歲八月  
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向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  
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  
以後國家多事于各方面設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  
鎮撫而其制益周于前矣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  
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于是改爲  
都御史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爲巡撫兼軍務者  
加總督督理軍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衛  
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

處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尋大都督坐罪  
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進階有差三年章則  
使歷食事正二品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  
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陰移其權亦漸殺矣至永樂而  
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  
已外此則出納帝命通達下情者通政司也而有正  
使有左右使及參議之列焉審駁刑獄辨晰冤濫者  
大理寺也而有卿有少卿及丞之列焉典祀百神寅  
清陰禮者太常寺也而卿少卿丞具焉監視羣牧蕃  
養乘賦者太僕寺也而卿少丞簿使具焉掌飭膳餼  
會計豐約者光祿寺也而卿少丞簿錄事四署二局  
具焉若乃隆儲貶之任則有詹事府有春坊有司經  
局諸職輔導不憂乏員矣重成均之選則有祭酒有  
司業莊園子監教訓不憂失職矣專耳目之寄則有  
都給事左右給事隸分六科規諫糾駁不憂曠官矣  
不惟此也而以專奉使之事則行人司設焉以主書  
錄之事則中書科設焉以主朝儀班位之秩則鴻臚  
寺設焉以守寶璽符牌印章之用則尚寶寺設焉以

主牌數星紀之事則欽天監設焉以督畜牧樹養之事則上林監設焉諸寺司監各有正副及丞簿吏日俗從之職而品亦各不同焉武職自五府而外內設錦衣衛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又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其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隸屬而他諸衛則分轄于五府焉以至內官監門司司庫分職于教庭者為監十有一為門四為司二為司六為庫三各有正副使而東宮王府亦有司典之職不一其人焉外則分天下為十三省而財賦

官制卷十五

七十二

官手類纂  
屬之布政有使有政有議則承流宣化之職克舉也刑獄屬之按察有使有副有僉則糾劾平獄之職克舉也兵伍屬之都司有使有同有僉則訓練防閑之職克舉也下此則府有府正佐焉州有州正佐焉縣有縣正佐焉而循良迭出則親民之職無不恪者也府有府教授焉州有州學正焉縣有縣教諭焉而俊秀時升則造士之官無不允者也以至相府有司指揮有衛千百戶有所而稅課織染通運河泊茶鹽草場倉驛莫不或司或局或所各分其職守者焉故權

殺下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于唐而職任之綜理甚周祿涼于宋而獨復之恩禮愈厚是以即有廢旋興陳臬登無充贊亦復汰除別文武夾維內外交感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輟組不違亦可謂精詳者矣若乃為官擇人匪專于法固分宜力惟託厥心則又存乎其人焉

前歷代爵祿之制

司官太宰八柄之詔曰祿以取官司徒十二之教曰以庸制祿是祿祿有定數矣後司祿則有

治官類纂

官制卷一五

七十二

中下士喪之內史則贊王以乃出志不穆導也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貴有采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未有采地者必相圭田如載師之土田是也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焉后宮之太民則內宰均焉至于士庶及家塾在外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之及夫國師府史之吏在官中則校人等之內外則官吏吏薪治文書者則鳴人共之若此者需有常數給有定員而一皆出

于原人之所藏以特匪獨賜者。失周人之  
班祿必使司祿班之而使宮正內宰等官給之  
不獨可以杜官吏之侵欺而且可以養生夫失  
之廉耻若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索食豈厚官之  
所容哉是故官正月終則食其稍食歲終則會  
其行事焉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而  
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焉豈有食浮于事  
邪不惟是爾豎師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藥  
人則乘其事而下上其食一豎工之微且必求

給平類纂

明代官制 卷十五

七十三

其事與食相副則三百六十官屬登鄭攻子  
祿者耶至管子相齊爲賦祿之制賦祿以果按  
田而稅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爲食夏大  
食采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魯議食祿官  
宰食家其後卿大夫祿地多賂晉侯傳卿也  
管仲書社至于三百宋與左師齊與晏平也  
六十魯施氏之宰邑至百室鄭子產之賜食  
八邑晉頃公時秦后子楚公子干來求仕桓  
賦祿韓宣子問之對曰太國之卿一萬石上

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爵  
以進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  
何以富賦祿也可謂允矣至若以厚恩爲宰而  
粟九伯孟子爲齊卿而祿十萬鍾則是三代以  
食人衆寡爲差蓋無不以較粟制祿也漢制列  
侯有食邑有餐錢其吏祿自三公而下至百石  
吏祿各有差其見于百官表之注者皆以較計  
也至所謂丞相大將軍俸錢亦月止六萬是漢  
祿多而錢少貢禹拜諫大夫之秩八百石俸錢

給平類纂

明代官制 卷十五

七十四

月九千二百蓋寬饒以大中大夫擢爲司隸校  
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以爲祿厚惟小官卑秩  
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則不能自奉此東方朔  
所以借僂僂而諷上也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  
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袁帝  
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光  
武中與其千石以上秩千石京六百以下加王  
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也晉武



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各有差梁天監初定九品令一品萬石二三品中二千石四五品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祿京官文武月祿別得廩食者過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至唐初外官無祿貞觀中始有上考乃給祿其後遂定制京司則有公廩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而祿米以民地租充分官爲九品有正有從視品數而給凡文武官每歲給祿以石計者總一十五萬有奇而在外者不與焉其俸錢之制則以公廩錢充公廩錢者官給錢本置令史府史回易納息以充考之通典凡在京文武官每歲給俸食等錢以千計者總一十五萬有奇而員外置不與焉是唐初俸錢與米相等矣尋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廩錢今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養其廉也永徽元年以租駒直爲百官俸料其後又薄一歲稅以高戶王之月

牧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又有所開唐僕開元初從崔沔之請始加賦以給官俸大抵唐制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而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于開元大曆數倍于天寶時方鎮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州刺史亦至十萬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變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從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是此大曆制祿又厚矣元和中李吉甫并省冗員因言國初官一品俸二千職田祿米大抵無過千石至大曆而溢極常袞始爲裁限李泌又量增使相通融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減之詔始行焉遂爲常法自此至會昌以復不復增減此唐之大略也後唐同光租庸使孔謙以軍儲不充

太平新纂

明代官制 卷十五

七十七

百官月俸萬數雖多而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虛折順德三年復給實錢宋朝之制大約俟後唐所定數其非兼職者有一分實錢三分折支開寶三年減州縣官而益其俸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雖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太宗雍熙四年詔內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入分為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

太平新纂

明代官制 卷十五

七十八

俸給未有實錢也而彼給以實錢自官益俸見于開寶優祿養賢見于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實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奇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實以省言也雖日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舊反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

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于慶曆。按支外官供給見于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親視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爲念而從事于農。自積金始非所望于君子。是故所給俸券請之于府。在職奉使。不官原給。天下未始無

屬歷事官。三年無私遇者。給全俸。一年給半俸。永樂初。令京文武品米鈔兼支。以品次分有差。初皂隸力役。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凡一兩。宣德中。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訐。帝同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百。折炭馬芻。咸資皂隸。遣半取直。藉其用。彼得歸。得人情爲便。京官皆然。臣亦然。自是遂爲例。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數。按洪武初。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餽酒米錢。永樂都燕。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及十之三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間。胡濙始請米一百折鈔十五貫。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支。成化五年。御史李瑄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及書畫銅錫等器用。皆委積廩中。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聽分授各屬。然日後亦數歲一行。有終弗及支

者若鈔則支者日益鮮矣又官吏折俸布舊于  
甲字庫折支者每潤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  
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  
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遇貴石值銀一兩已  
自懸絕後又以粗綿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  
粗布一疋唯價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正  
德元年部臣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  
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  
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嘉靖二十八



事四日以敘制其食五日以敘受其會六日以敘選其情當其時敘數于司徒士造于樂正官辨于司馬版掌于司士其始也拾材度德不遽進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僥倖之極其既也謹法取柄不苟客也司士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

治五類事

帝王經世卷一六

三

而朝廷鮮冒濫之失至于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太宰則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政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天子則又以三年大計百官府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故其時官得其人能稱其職士不得懷餘力于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于君故衆正效能而萬幾理群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于是節彼繁霜之刺興而北山兩無正之詩作蓋任官之制素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乃任

管仲爲相仲爲之立五卿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選而修德進賢正月之朔公親命之鄉屬之賢公親見之凡役于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代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黃端恐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者公召而與之語嘗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則授之又設之以國家之恐而不疚因退問其卿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屬乃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晉文公始蒞政屬百官賦職任功舉善拔能官方定物正名育

治五類事

帝王經世卷一六

四

數諸舊族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于是胥藩狐其樂卻之屬實掌巡官諸姬之良季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故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獨至秦用商鞅爲政務于富強舉仕進之途惟闢田與勝敵爲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選與斬首之功相稱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然究使其俗急首功而棄禮義于賞賂利冒上凌等致干

大臣持祿以養交、守令暗利而鬻國、其弊可勝枚哉、

兩漢銓選

漢典定制、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于王廷、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稱校牧守、居開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于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至于郡縣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初高惠之時、疎節

兩漢銓選

卷一六

六

濶目、視成周、沈恂之制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婚、及吏坐贓者、俱不得推擇爲吏、而弘、易、簡、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爲多循、武帝卽位、舉賢良、策之、董仲舒對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省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郡中、中郎吏二千石子

舉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而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是以有司竭力窮智務盡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賈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實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而又無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于是武帝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選用或補博士弟子而群士翬集異人並出卜式拔于朝牧弘羊擢于賈誼衛青奮于奴僕日碑出于降敵斯亦養時版築飯牛之儔也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笑則桑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率則衛青霍

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碑其餘不可勝計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歟然帝性嚴急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又其時外事征伐內關用度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度選廉耻相目已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賦稅既竭猶不足供戰士乃置買武功爵吏道譴而多端雖招尊賢良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慘急俗驚功利云至宣帝勵精圖治綜覈名實常稱口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怨懣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民共此者其惟良吏乎石千每拜刺史字相必親見咨問焉又以太守吏民之本衆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以聖書勉勵填祿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奏以次用之而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漢世良吏盛于此時賡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先祿歲以此科第郎復官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



侍曹尚書一人至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  
卿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統欲匡成帝  
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以爲聖王之功在于  
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沛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  
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  
格而資格甚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  
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  
然後爲御史大夫至于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  
者不遷此其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爲尚書

治平類纂

兩漢餘論卷十六

九

次者爲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爲郎中文學掌故稱  
屬備員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  
試守一歲然後爲真則稱號有常格矣有市籍者不  
得爲官入財爲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然  
其間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爲升降故士  
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  
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  
未離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歲中

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  
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  
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一出  
于上固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幹而等級  
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  
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  
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則多除大僕或中郎將  
驍乘如夏竦英公孫賀衛綽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  
進退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爲內史後爲廷尉皆法官

治平類纂

兩漢餘論卷十六

十

也黃霸以入果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爲卒吏後  
爲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  
可任固未始有流品之格也第至于大臣不職去之  
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  
光竟丞相爲博山侯久之復爲光祿大夫位次丞相  
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復爲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  
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爲他官彼常執天子  
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  
之與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

備者爲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而其後亦惟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沒點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蓋有激而云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稱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而爲卿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尚書爲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于郡國屬功曹。于公府屬東西曹。于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選

治平類纂

兩廣錄近

卷十六

十一

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時帝以二千石長史多不勝任。有纖過卽見斥逐。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因曰。食上疏。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願游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于浮。自是張守代易頗簡焉。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治平類纂

兩廣錄近

卷十六

十二

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率非次。尚闕閤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請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浸疏。常彪諫以爲天下樞要在乎尚書。而開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賢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尋至順帝。楊賜初官。作用事。引援子弟。吏事日非。故災咎屢臻。盜賊見告。上書者率以爲選舉之失。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詔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荷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彈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亦何益。前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蒞仕。尊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招廣群儒。罷退官官。則升平可致。帝見其對多所納用。朝廷爲之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謀改察舉之制。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冒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若被劾亡不曉法者。從家邊郡。以懲其後。郡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祿秩。職滿之歲。宰府州郡。乃得解舉。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

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殘。朝野嗟怨。于是大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千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久之。帝倖南陽。左右通姦利。多特赦除拜。秉疏諫曰。先王建國。廟天制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衛。出牧百里。今道路拜除。恩加堅棘。爵以貨成。化由賂敗。是以巷議途刺。自窮遠遊。穆穆清朝。達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從欲之路。及後綱紀墮素。凡所選用。莫非情放。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使有云。至其後。禁絕益嚴。應舉舉。其三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五。經時不補。缺者愈衆。其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錢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提騎營士各有差。恒帝則占賣官錢。各有差矣。至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自關內侯虎賁羽林皆入錢。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千。石。二千。石。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園五貯之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

開鴻都門後，貴官督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到自通達，是時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于是聲譽衰減。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車馬，得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輒迎執禮敬厚，加贈賂，結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細袍示之。日臣之所責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

趙雲集

兩廣金匱

卷一

十五

公位劉陶爲京兆尹，列職當出修官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攻帝重陶之者，特原其罪，然乎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乃望其展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

魏晉鉉選

魏初毛玠與崔彥、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時有長吏還者，垢面敝衣，常乘柴車。魏武嘗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人人如玠，風俗之易何難？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卽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唐大吏或自擊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

趙雲集

魏晉鉉選

卷十六

十六

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乃崇一繁難堪之行，以御珠塗，勉而爲之，必至疲瘁。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乃下令禁之，勢稍衰止。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王選舉吳郡，置鮑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以卽著混淆，多非其人，鮑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校，置之營府。于是怨聲盈然，競言鮑用私情，虧公法，鮑坐自殺。惟劉丞相諸葛亮辟舉俊乂，集思廣益，一本于公平，時健爲太守李

蘇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禮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焉。魏文帝初。吏部尚書陳群以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庸。遞相標目。而夏侯佐諸葛誕何鄧之僑。不四聽八達之稱。司徒董昭疾之。謂帝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業。國

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爲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適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問其次。康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晉興。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則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有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乃行。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化漸壞。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無復銓衡之實。尚書劉毅上疏。以爲今立中正。定九品。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尋隨愛憎。所欲與者。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優至同時。實爲亂簒。宜罷中正。除九品。素親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亦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選使舉善進才。各自郡論人。知善否之數。不在交遊。則華競自息。各求于已。又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然

後明奏而所用者、或非事首、衆情不察、以落任意輕重、或出諸言、而落行自若、一年之後、衆情始服、嗣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覓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滿罷王戎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拔用、然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世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及劉頌爲吏部、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然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尼不行、至惠帝之後、祿在朝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乃至趙主倫之亂、一時希附賊黨、贊拜卿將、叔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謗曰、貂不足、狗尾續、應侯者多、貂印不給、或以白扳封之、蓋名器之濫、一至于此、及三王起義、又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元帝時、陳顯典兵法、二曹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欽、遂相波扇、乃至凌遲、今宜張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擢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盛治可期耳、然俗弊已久、終不能革、簡文帝時、舉

官漸多而遷徒每速、王彪之議曰、得賢之道、在于蒞任、蒞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則天下化成、是以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關多、關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遷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同應有并省者矣、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貼而領之、若未能領、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虞、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士風趨競、禮教陵遲、大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群言、獨不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哉、

唐宋銓選

唐制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遇者有闕。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府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于省。過其時不敘。其以時至者。乃攻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爲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議之。刑家之子。丁買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果錯。隱倖者。敘放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治平類纂

唐宋銓選卷十六

二十一

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願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手者。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

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其補者謂之藍綬。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註擬。從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給之。其後李敬玄爲少常伯。委事于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狀樣銓歷等程式。而

治平類纂

唐宋銓選卷十六

二十一

銓總比法。資業。然是時入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偶至符告而僞爲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奏調者。有遣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假手。幾非其實。至武后時。天官侍郎魏徵同族。因請復古辟舉之法。不報。永隆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關御史著作佐郎太理評事衛佐。凡有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滿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試官之起自此始。中宗時。常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于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厭事以居。當時謂之三

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帝氏敗始以東環  
爲吏部尚書。李又盧從僞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蒙先盧懷慎爲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關留入  
牌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  
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  
環元之等罷。又蓋復斜封。別敕官。玄宗即位。厲精爲  
治。詔擇京官有著政者補刺史。凡官不歷州縣不擬  
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殿。退歸問以治人之  
象。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

人。視官資書判狀。越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  
審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  
爲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侍郎至  
試判而已。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吏益濫。而銓  
法無可道者。至僉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極  
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其失之者四。太而已。人仕之門  
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  
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請令五品以上及群  
司處官。宰臣進敘。吏兵三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處  
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結奏  
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  
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賢者。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悉聽遐視。  
罪其私目不任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  
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棄而自進。不肖者不抑  
而自退矣。天子雖嘉其言。然重于改作。說不能用。初  
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乃數歲一集。選人狃至。文簿紛



雜因得以爲奸利。士至黜陟或十年不得官而關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爲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開集人歲以爲常。是時士入大率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陞遷之法浸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復定改選之格。著爲令。甲焉按唐之迭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早殺貴來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郎督府得卽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選。補僕

唐朱軾選卷十六

二十五

卽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宋設官分職。其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自京府留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舉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日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日三

班院。元豐定制。前後銓注之法悉歸吏部。于是吏部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文臣之升朝者歸焉。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以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自副尉至從事歸焉。初藩郡監牧每遣朝臣攝守。往往專恣。太祖始創外權。命文臣往蒞之。出是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命陶穀考正選法。

唐朱軾選卷十六

唐朱軾選卷十六

二十六

之遺復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倫矣。帝又專銓曹。惟用資歷而才傑或沉潛乃歸吏部。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其才可則計權者。進書引驗拔擢之時仕者愈衆。願委積不可遣。乃令選人屬格者到卽赴集。不必限四時。先是常參官皆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開闢爲月限。歲滿敘遷。無以經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犯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爲循資遷。又

今諸道節度觀察使于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敦  
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遣詣闕庭觀其  
播業而進用焉凡被舉禮官于部命署衆王姓名他  
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太宗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  
親權又時或臨軒注選常謂宰相曰朕欲擇一河  
北轉運使聞班部多不詳操展朕何自悉知今夜臣  
檢校任並詳具最舉狀乃引對庶幾朕斷得諸職考  
觀其行能各自淳化以前資敘未一至是始定遷秩  
之制內外升轉雖然可考時帝尤嚴牧守之任諸  
道使者奏部內履行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  
長史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驛召引  
對按之知縣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各籍  
擇其有德譽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  
歷任嚴最以聞不得有隱如舉狀者有賞典無驗者  
罪之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  
詔下詳之馮拯等請令臺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  
授說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  
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著爲今至真宗時選人須三

任六者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  
直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初吏員循簡吏部奏天下  
州縣期滿無代者八百餘員而川廣尤多帝曰此豈  
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帝性仁恕尤矜憫下吏命  
銓注選人有私罪者放免勸進臣門謝後至者與引  
對放班毋遽以爲員銓注引見率常至肝食時中書  
可否多用側人學士劉沆進言三獎曰近臣保薦辟  
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  
貿易遂使校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  
常而或臧選出官超資擢職堂除便蒙先次差遣之  
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  
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  
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句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  
管庫之勞捕盜招安之賞常格雖存徒俸猶甚以法  
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  
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三事毋用例事行衆頗不悅  
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弊德治爲甚時舉官擢人  
不常其制自天聖後進者頗多始戒近臣非受詔毋

輒舉官又下詔屬毋薦舉為阿私。唐曆中宋與六  
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唐勸法用而銓選大臣任  
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  
給。范仲淹參大政。條上言。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  
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序遷。雖甚微鄙。而卿監丞  
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陞明之意哉。在京百司  
典金穀。治穰者。類為權勢子弟所操。每一員闕。爭覓  
者數人。具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凡初到  
職。則已當磨勘矣。縱無勤効。何蒙敘遷。此則人人因  
循。平類纂

卷十六

二十九

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  
命。為持恩自餘。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  
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略嘉謨。為上著信。及外任以善  
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  
任內有公私罪。磨勘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委  
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  
不世官。春秋誠世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  
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乃聽磨勘。有限度  
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興臣下同其大慶。許

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至有任子。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至  
矣。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不得陳乞。  
非時賜為特恩。不為此。諸轉運使遷任。文  
三年。無闕方聽。庶幾古為官擇人之意。今朝  
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  
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經吏以富民強  
者。每近名而賤物。則國本殘矣。英宗時。御史中丞賈  
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甚密。而磨勘

卷一六

三十

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幾十年耳。而獲  
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  
增。此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  
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已。當  
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真才實德  
未見。混干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  
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舉京官者。視原數率三  
分減一。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遷如法。所以分減舉  
者。數省京官也。大抵當時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

人其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何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甚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甚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又六月平日久上之人好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愛用柔弱多畏之人故能者不自憤發無以見其能不能幸益以起廢而無用且重于任法而輕于任人上之發于饑寒賑官而去者動以數百萬革六年之間考是而無過則又爲之改官

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于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自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使其一命者或無望于改官郎守者或無望于兩制兩制者或無望于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亦各安于其所而誰肯爲朝廷盡力者故已改官者其廉隅節槩之故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刑清臺諫之日且御史清刑固皆時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與擊排擯下權勢輕寬本無以相遠也然而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致身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至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澤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而朝廷之上無容姦無宿詐至兩制之臣雖端坐默容無所發摘其終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而千里之外貪吏日取人之金而美之禁違人容

嗟而無所控。則弊至于內難。而外不振。然其時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以舉官之數。不知蒞官六七考。求官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選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選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選。今之官吏考足而過。且有舉者。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凡今天下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免重非任法太過。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得執文墨。以反必乎。且夫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民之害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今有罪而推之于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貴。賤爲則。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始以鎮撫其朕。朕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不能。乎其心。況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保則爲天子。安可以有陞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

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難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就仇耳。是以當時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意。皆有所恃而遂之。此其弊始于執之不剛。而成于守之不公。故勢有所除。災民聞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惜。置亦莫不以爲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當時之行。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朝廷亦不敢以加于人。豈足怪哉。又其始也。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亦庶乎資望兼舉矣。至其後。將相大臣。自朝廷所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宦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恩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者。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故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豈非法使然哉。至若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于此。乎次補。執政于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時望者。莫得居之。可謂天下

之妙選矣。然其後中才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皆得假其名而校書正字。龍圖集賢之號。紛紛于繁采。不可臧別。又非太必于用資。而太不必于用望乎。然又有用人而絕之者。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至當時則一陷于罪戾。終身不還。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竊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胥吏爲國者。知其不

石平類纂

唐宋錢選 卷十六

三十五

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平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材。終亦不得上黃。子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于鞭笞殘辱。而不足以禁其貪。又何疑乎入貨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遲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絕之下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

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若乃吏之與民。猶工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飽歸。而不相得。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今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于苟簡。雖小吏不能一槩久而不遷。而京兆司農之屬。天下之所觀望。而化四方靡虛之所從受命也。其位不爲卑矣。苟有才能

石平類纂

唐宋錢選 卷一六

三十六

者。而老子此不爲不用矣。且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計者。其效未可以朝夕見。而始若迂闊。終必將有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是以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豪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

分職其中者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是以能者不遇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而  
汲汲以求去彼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  
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  
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凡此者皆當時積  
漸之流而深計者所欲亟爲變通者矣不知天之生  
材賢者固不若是其多也小人亦未若是其衆也凡  
豪傑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惟上之所使何  
如耳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遽定于始進之時而徐觀  
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  
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而不  
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  
心久而不懈故聖人鼓舞天下之人而常使其有孜  
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吏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顧  
竭其力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  
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  
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  
不暇暖汲汲于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

大小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  
皆理行也以爵祿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  
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今夫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  
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  
止于十百而其利亦止于此而已亦烏能強之使作  
哉故天下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  
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  
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大無法  
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投棄資格使天下無所執以  
遵吾法故法立而勢行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  
勉強以求成功當時惟知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  
苦于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  
可以使停于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所  
振且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幸于衆人之論  
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意  
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  
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

我者也。我以為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為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故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亦其勢然也。是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故曰。方今之便。莫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于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于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于終身。可以無憾矣。而人亦各知其分之所止。其清而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輟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警。何者。彼能通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臣時擇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吝達。

而容有冀于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勉之于功名。相遜于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使之有所愧。耻于天子之恩意。而不倦于事。此豈非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至若凡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衆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出以勸。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千奔亦離出于賢不肖之間。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法以遷我。收天下之利權。而歸之于上。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其濫刑之官。惟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乃至。兩制不然。亦不免爲常吏。皆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而爲省府者。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顯



其心不厭遷以奪其成效而其人知不可以舍卒而  
去則必深恩熟慮周旋爲經久之計吏知其久居而  
不去也則亦不敢肆爲欺詐以欺干法外不過十年  
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至于有罪則照而無所姑息  
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而屬法遂悉自大  
臣始何者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需獄其罪至于除  
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  
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其心固有所不服  
也彼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未盡出入之間也其  
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  
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爲  
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城者至于罰  
金蓋無幾矣夫遇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  
幽養于公卿之間而縱悉于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  
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  
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責之至重故所以約束之者  
愈寬待之至輕故所以隄防之者愈密夫所貴乎大  
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

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伐疑而  
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于誅  
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臨官臨民苟有罪皆書  
于其所謂歷者而至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  
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  
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職耶至于天下之吏不  
可以人人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  
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  
其過惡重者其罰均夫人之難知堯舜病之今日爲  
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  
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  
不已過乎且天下之人仕而求志也莫不勉強爲  
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  
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視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  
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凡  
今之法可謂責人以其所不能矣若乃一縣之長察  
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有察其屬郡  
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責其廉其寬猛其能與

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卹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資賦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竊劫良民以求苟免耳故莫若以職司

不領于中書先是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選擇百官者哉元豐四年堂選堂占悉罷初有司屬職卑者不在吏銓率命長吏舉奏都水監王鉉李士良言沿河幹集使臣凡百六十餘員悉從水監奏舉往往不諳水事干請得之乃詔東西審官及三班院選差于是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始立定選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人在功狀循格以俟擬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疏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常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傷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將淹

豈蔽賢之士至于其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于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勞于斯可見大抵名器得位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選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寸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剗折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闕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浸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處科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惟勾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

苟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陳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已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奸無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不聽時安石本福惡好人倭已而請新進喜事者驟登顯要握權過重又置官觀處老成舊弊不通用拾倒置法雖詳善終不能自行也況未盡詳哉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通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病之于是遂復內外舉官法及司馬光爲相奏欲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筆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諸獄科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簿記之異時有事須才卽執籍按科隨試官闕則取常試有效者授

職若在官無缺坐釋舉者紹聖初改定銓試格凡攝  
官初歸選散官權官歸司若新賜第皆免試務試者  
百人惟取一人入優等崇寧以從又復元豐制而隆  
補者累歲得上等優恩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  
外議者謂是陸補隸學者優于累世得第之人矣于  
是詔在學常賦試者詩如舊恩餘止免試注官已  
從吏部侍郎彭汝礪言乃罷辟舉高宗紹興元年赴  
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廢官不可  
缺者莫如吏部始置侍郎一員郎中二員胥吏二十

治平類集

唐李綱

卷十五

四十七

人則所謂磨勘封敍奏薦常程之事以授而舉矣詔  
曰六官之長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凡離以來  
士大夫有徒號而赴行在者注授勝餘坊第日滋樂  
士困苦甚可憫惻宜令三省議除其弊重立實禁仍  
遷能吏以主之御史加糾察焉于是三省定立八事  
日注擬藏閣申請徵侍去失艱難刷調裁限關會撫  
延審量擬似給付選求保明退難令長兼機樞之一  
年部堂除多使部注士人失職宜遵故事分歸部銓  
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所案律義爲五場

願試一場者聽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  
以所錄元豐元祐吏法來上乃詔僕射朱勝非等以  
省記舊法及續除指揮詳加考定二年書成爲吏部  
七司教令格式焉蓋自建炎兵興多事須才日急特  
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班多缺詔郎官以  
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東南媒家搜求多  
致沉滯令侍從搜訪以聞或以人才聚于兩浙屬吏  
薦員其狹增部使者薦舉改官之額孝宗時命內外  
選在任開居待次官舉可在監司郡守之人以從序

治平類集

唐李綱

卷十六

四十八

分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任注籍于三省仍作  
圖進呈以憑除擢又以武選之衆拔擢未廣立謀畧  
沉雄可在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號勇可鼓  
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凡五  
等科目令會歷軍功觀察使以上各舉人其通習典  
章河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瞻曉財計可裕民  
力待身廉潔可裨食部詞辨不屈可備奉使五等令  
莊軍功觀察使以上舉之並隨類指陳實迹毋得別  
撰褒詞隆興三年禮部尚書趙鼎請令侍從臺諫兩

省于知縣次序以上歲薦堪克郡守通判資序以上歲薦監司仍用漢朝雜舉之制三省詳加考察部知所請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于請反長奔競龔茂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于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今雜舉則雖衆論允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遠遜之道也孝宗以歲舉京官數滿于是內外薦舉改官俱減員數通籍之數弭省矣至寧宗嘉泰三年令內外薦舉並具實迹以聞自是薦舉之弊稍革理宗紹定元年臣僚上言

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爲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日常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方除待制由正將而邊守州銓由邊守州銓而邊帥路銓由邊帥路銓而都鈐總管官方選管軍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加後拔者官制既行資序止于吏部朝廷所除由于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特之士或拘格而遂回然專捨資用望則任釋之流堪坑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于資也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知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蓋資格嚴

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至，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選，指其遷選遞次，序曰：如此則爲敘選。如此則爲不次，意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意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至其薦舉之法，擇舉主于未用之先，察舉人于方用之始。責舉主于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但後之選官，不皆偉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厭汙者舉貪濁，此之匪人如薦賢何？他如高惠連之積用，而受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干顯，問者也。及後班引，特爲文具去，猶座于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又始嚴而終以寬，如邵餘慶受晉戒不及，猶勸舉主邵驥舉非其人，已經數省，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受，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其後有以罪犯已著，不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則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

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止與館資貢籍，普史所昭歷任書考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是權衡固有出于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入。

陳同甫論曰：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于下，而天下之法，日趨于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于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于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于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褻無用之虛名，以求合于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欲救銓選之弊則慘憺于  
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  
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于資格亦何有于察  
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  
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  
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  
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  
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者爲隋唐之盛典  
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  
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  
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詐而弊愈極積而至子  
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夫人  
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  
每○以○法○爲○恃○者○衆○其○有○準○繩○也○以○名○舉○取○人○人  
或○以○虛○誕○應○之○而○爲○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  
率○同○于○爲○舉○而○終○以○爲○名○舉○之○風○不○可○長○者○所  
恃○在○法○也○以○積○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  
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于○年○勞○而○終○以  
爲○積○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  
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  
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于○法○則○今○日  
之○法○亦○詳○矣○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  
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  
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  
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于○論○事○亦○不○過○勇○果○于  
嘉○祐○之○制○策○而○特○重○于○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

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制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於朕哉○聖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起○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清司○兵各歸于郡○而士自一令以上○難節○縣管應之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勞○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器○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書身言書判爲試○則猶爲登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勸懲黜陟○猶未有定法○

明代銓選

明典立制○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于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要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縣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之肄業太學者○領次以出○先歷事于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仍資考其高下而授以職○進士初亦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其功績顯著○則不資擢用○往往拓越常調○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如之○並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選教職者○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御史會都察院○凡陞必滿考○不能久任○不待考滿日○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食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都推上二人或三四人皆請旨以署職○此其大槩也○洪



武初天子寤寐英俊以開治統初定金陵辟儒士范  
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  
書充蔡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  
中翰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省幣徵宿儒宋濂  
劉基章溢葉琛至入見帝喜甚曰我爲天下選四先  
生命有司制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範倘上壽  
全恩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上  
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立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回  
蘇帝日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轉  
治平類集 明倫彙編 卷十六 五十七

資格用人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  
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處官有  
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嶺文自西安知  
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侍郎其餘九十五人  
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蓋一主于用人諸  
所定貢舉銓選考課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之然  
不專倚也成祖卽位申獎百官于吏部尤詳重畧言  
國惟求賢迫于饑渴其令內外諸司于稱臣百姓中  
舉重任而沉滯下僚舉朝頌而優游散地抱德懷才  
而隱田野者各以名聞時奏義又上言在外官職惟  
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  
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近侍及  
外任五品以上至縣正官各舉所知吏部考驗擢用  
其所稱非才或校職之後闕章食蔭則進坐舉主帝  
是其言命所司施行焉昭帝卽位首申重舉官之令  
命吏兵二部悉具各省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得親  
品騰之久之以武臣疎于事理而專軍法命遇任方  
面參政副使等官于各邊悉發軍務治章奏報

文臣協提督自此始也。已令得四子監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羅試振其尤授六科尋推爲給事中宣宗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悉既而賈誼下求賢詔出御製清廟標招應詩賜大臣以風教朝臣三品以上各爲所知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擇郎中况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縣常調古安等府上特召見晏勞焉是時重舉官人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藉之而廷臣趨懷無薦舉則降敕責焉至于各司府州縣官亦

治平類纂

明代卷之六

卷十六

五十九

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職罪連坐已合臨御舉三科進士親試文筆殿拔其尤後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廣官之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職罪即復職事所得無教舉追奪諸鼓舞人才之意蓋然備矣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舉保舉則愚出于下宜循漢武永樂初制歸吏部選除太學士楊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

爲百姓患苦蓋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故也宣宗皇帝敕命大臣保舉比多得人凡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奈何輕聽人言而改易焉于是乃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生之令已又教日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目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以聞送吏部銓用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至天

治平類纂

明代卷之六

卷十六

六十

願初沿行之然天下要職悉出于三楊之門吏部拱手而已大畧其間不無偏執而猶頗持公論嗣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王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內移于中官自是邪正倒置賄賂公行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缺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由已也籍籍譁保舉于是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

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而綱復言吏部遷受私外。請復保舉。而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錄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今惟布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時長銓衡者王文瑞直。以廷薦例罷。益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爲王忠肅翔。亦嚴加考察。公銓在杜請託。自是四方多貌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然主竟易儲官。

治平類集

明代錄

卷十六

六十一

陞賞量類。官方稍穢矣。英皇復辟。曹石佑奪門功。權威熾。奔一時冒黥陞秩者四十餘人。則名器之遺不問可知。自二凶授首。乾剛獨奮。而其時內閣李賢亦盡志巨翼。朝野夕沃。于是令冒職者自首。覓愆不數日。開盡歸。正堂開爲之一清。會重修通志。簡擇儒臣而禁苑雜流。推類外補。至是舉數年。開冗之風。掃餘殆盡。然僅能郡守以下會舉。例而兩司方面猶行保舉。至是賢始奏令方面官缺。吏部移推舉二人請。貴簡用。永遵爲例。由是銓部得舉其職。時帝又命吏

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王翱滋政。管以官吏起復。文憑過限多。舊乃行。覆勸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疎書下。綠爲奸。糊塗莫辨。輕易以墨弊達。絕。翔時膺眷甚渥。每用人必訪于翱。翱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馬故事。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審勿于用人尤謹。每吏部具跋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行之初。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中。傅奉方賓投兵。部郎日赴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韓臣言。重保舉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至成化中。選校私列。頗請

治平類集

明代錄

卷十六

六十二

復保舉。于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跋上。而親簡除之。已而權密下移。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宦官汪直梁芳等相繼用事。專進諸淫巧。引用方術。一時朝列亦植黨相援。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素鉉皆相繼還。其秉衡者萬安與劉珝劉吉而珝狂躁吉陰刻爭爲巧媚。以固梯緣。而爵賞之濫。傾彈帑藏。無一巨款之者。故時有紙糊三閭老泥塑六尚書之語。先時進退大臣皆出上諭。天順間。陞用大臣每舉宣。吏部發旨除授。成化間。始有部會官推舉之例。惟

逐歸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之。稍錯已意。必令再推。或輒所私言官論劾。故吏部多與內閣相黨附。孝宗改元。舉傳奉官悉革。而首擢王恕掌銓衡。恕在職。裁抑僥倖。褒獎名節。既拔淹滯。中貴無敢請謁者。而著輔吉安等。每有所軒輊。恕亦矜矜不輒撓。逮六年以後。頗多內降。官登冗時。太宰屠漸執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策駟。充銓錄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官。而白身之人。乃或奔競技藝。如拾芥然。非振飭官方之曉也。且今之傳奉。所漢西則之。唐則封之。

悉外補。工侍某同里。聞託關。管求改吏部。違對衆面語之日。君年尚未秩。已不早。猶資而往。不憂不貴。乃託斯人速化乎。行取推官熊鳳文。至文選司門。不脫文選短其倣。楚日爲推官。已能不屈。滕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強禦乎。卒用爲監察御史。先是銓選考舉。不列名第于卷。有請託者。因得上下進。每考畢。即看定卷面。而以銓簿按填。注選時。有爲輔臣內弟者。以上選。囑進口名第。業已判定。雖予亦無所藉力。竟不從。論者謂題法之公。自王端揆以來一人而已。然王處其易。進處其難。時逆瑾竊威福。自宰輔以下。多阿意承之。違獨正色不倚。一切請託泥不行。而有賄瑾致囑者。瑾亦往往難之。以故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紀綱不至大壞者。其清節儆望。有以鎮之也。已而學士焦芳黨張緣。共擠進。緣遂驟躡太宰。益倂倚閣。賣官鬻爵。名器侵濫。至文事則委之劉宇。武事則委之曹元。紀法素替。不可勝言。後至楊一清蒞政。稍黜邪祐。正凡逆瑾所構陷者。連茹以進。國是復定。未幾世宗立。凡正德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千一百九十。

九員盡行革罷。積年宿蠹一旦頓清。七年給事中陸  
繁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士。若舉人監生  
有賢能者宜取併用。教職之選仕時所重。此來甚輕。  
有志者多不舉。就乞于教有成績者陞擢。其歲貢仍  
服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通  
命坐監讀書。以中選取教職。王府官終身不遷。有厭  
薄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秋滿一體遷  
轉。邊方長吏視內外尤重。今有黷亂遠方之例。實徇  
苟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省。是薄其民而以

進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  
廣。及宜申明前旨。行十年吏部奏曰。祖宗求才圖治  
之法不限一途。歲貢不足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  
又求之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又取之。有孝廉則  
舉之。有儒士有秀才則舉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懷  
才抱德經明行修則取之。故薦舉一途比之科貢二  
途得才最廣。三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  
並進而野無遺賢。詔從之。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國  
費弗給而度支將作二曹至增納銀事例。鬻官賣爵  
幾同賈術。加以大臣婪恣美遷隆秩往往以私賄得  
通。則當日膺贊者不能辭其咎焉。隆慶時大學士高  
拱兼理吏部。究心人才。拾破資格。時天下重制科輕  
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  
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又舊例除  
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拱曰。民方無主  
何以留爲。于是命選司凡有缺卽揭諸門外。使衆共  
見。人服其無私焉。萬曆初置朝覲考察汰黜者以其  
公議僉辭故朋黨不齒。若歲時因言官論糾及言事

被讎者撫按官得保舉。擢用。又諭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圉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之。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惟以牧養宜民者爲最。其有剝下奉上。以冀浮舉者。考雖優。必置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劾。蓋。慎簡有位。與帝王忱恂之意。同。揆。迨末年。稍爲倦勤。章奏度闕。遷擢壅滯。考選之命。致曠時不下。吏部內閣。屢煩催請。以致九卿虛列。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在籍者不無稍有約結之嘆。合而論之。明

治平類纂

明代鉅述

卷十六

六十七

世用人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自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宜正成弘文教大興。士品乃定。大僚鉅任。多出制科之選。而負奇靚珍者。亦間緣他途。以起。時蓋有其格。而未嘗定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入。其以貢科起者。卽有長才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才者。親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牽之見。恢復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

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兵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選。云何。以明其然也。明代令甲。部國吏受難。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甚。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制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問者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明。卒晚而善爲客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昔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肯爲之士。一心營職。而親賴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李

治平類纂

明代鉅述

卷十六

六十八

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日上。固已限我矣。我卽僥倖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往吏議。國家之于士。非薄也。以科與者。受都邑。以貢與者。受子弟。假令與粟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耶。語曰。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旣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民。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

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稱僞也。國家闢三途之典。刺舉者藉以蒙其私。是借實也。宜詔監司御史。自今有論薦。務直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受若職而怠若事。雖刑科有不赦之事。居其位而棄其官。即舉貢有異常之禮。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俗之道也。至陞轉之資。則明初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亭諫。補其遺責。部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過。日大夫而下。必三考。

治三朝奉

明代鉅選

卷十九

乃遷二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固歸已。自宣德以來。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啻之勳功。而爲之分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濟。而多彙進之人。經久之計。恬不動于內。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倚門一啓。居亡回志。事至借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諫過。是以士節不勵。欲要不結。集其文策。可求牛腰。借其實績。僅同東翅。夫一人而效十年。則歲一羊而用二牧。則寧孔子讓官事之。獨老子著烹飪之喻。良有以也。中朝

官冗濫。未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黠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將可遠矣。有精其成。省臬可遠矣。省臬之職。別勤惰。嚴廉貪。于能而翼鈍者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捋。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皆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闕乎。且適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若代

治平叢書

明代鉅選

卷十六

七

丞。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教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盛也。無定主而貢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日善治。未由也矣。昔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即卿相。何資格之拘。縣雖方命。尚日試可。或在辟前日議能。何苛細之責。制資格。貴苛細。未有能久者也。官不久任。雖光舜莫治。今特議之。臣執不曰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愚以爲得在此二者。令內外官。循資而陞。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

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入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籌。此以官徇人。非爲官擇人者。也是必不貴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起遷而責効者。移持體祖宗朝仕者。誠知其人。或先起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起遷。以大慰其心。夫起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起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攘袂奮擊。卽老成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遽加。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大法。紆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冀車之安行。而棄其驅也。故持大體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都鄙之師。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

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郭層。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郭學成。否。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遷。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弊也。大衡清秩美。官人者之所愜也。則以愜而久。地開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歸于速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爲官擇人。願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弊可乎。太祖官制。損益處周。定爲二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例當其時。內外一體。遞相流轉。勞佚適均。非畸輕重。如谷祿與權食事也。得稱修撰趙瑄。知府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典陳敬之吏侍。王佐之僉議也。由知縣起才宜。外稱。卽編修翰學。可以藩參御史。法當內遷。御史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馮瑩典史也。一朝而食都。不爲驟貴。周丹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遷。特順民情。以故官無離局。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宇。蓋決決乎大備也。哉。延至建文永樂。以及熙宣。幸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正而後。漸矣。夫仕



者不期有成。限速化銓者。慮其兄滯。無俟積夢。何以居天下于登平也。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特倦倦。閣學士徐階自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得已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馭吏。大畧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寢不如固初。何也。則久而資未常久遷。而資未常起也。夫群天下吏。莫急于守令。藩臬為之。撫按為尊。禁羅星列。以翼戴天子。可謂盛矣。重乎曰。郡守縣令。民之

治平類集

明代鉅典 卷十六

七十二

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國家為民擇官。乃官為身擇便。一遇調察。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衛事。例週年以來。軍民詰問保衛者。幾人增秩。起陞者。幾人。前是孫玉揚薦二守。臣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蘇。署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為縣。正駁之。首應尾大。不裨竊聞。民為邦本。奈何目為尾乎。昔學士陳以勳。常議郡縣說假。貪殘數月。登露。即繩以峻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越可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

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商凡久任。事以六非為期。一繼起。陞至于民心。至公原不吝。強有保留。陞者。實陞留。夫然則為官者。不肖勤于且暮。可稱之功。而期于久道化成。不以簿書期會為獨。繼而以深仁厚澤為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于內。或分理于外。體乾綱。維所保甚切。陞遷太驟。亦不免草率。為弊甚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遷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

治平類集

明代鉅典 卷十六

七十四

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選陞副。副陞使。使陞左藩。議陞政。政陞右藩。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遙擢。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至分巡。食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事。民不畏官。刑弊注而誰何。今宜于考滿日。方許改道。仍覈其治狀為殿。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先陞。食後加副。勿移地方。令久任。專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宗酒兵備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

振矣其在巡撫宜德意布詔修蒞官固圍職司是  
必歷年久故家親國子視民殊賜焉矣脫建鈴未幾  
謬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  
歟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號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  
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  
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更其又不然  
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例未及舉刺度  
務未及興革席未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于外宜  
從巡撫始若乃邊陲之臣鎖鑰所寄保障尤不可一

治平類集

明代徐通

卷下

七十五

日乏人簡屬指瓜期郵傳宜舍敵國未驗其虛實地  
方誰闢其利害乎又使非渺小也以暫任  
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繞去  
而事復敗矣昔周悅來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  
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使也或者曰今天  
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孰與除授停缺者孰  
與填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按今仕版京  
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  
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為州縣正府佐及舉

人官陞京司者約二百三年之間共約一千五百是  
歲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  
廢黜亡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彼慮才湧  
官無以居之不為久任長便之法或數轉以申借或  
稍滿以勝缺或添注增設以疏任而士無固志雖欲  
痛裁奔競不能噫斯確論也況所謂久任者又非人  
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風勵其餘而已夫士自  
選舉而本其不賢特患其賢而弗克終也今歲一  
舉判三歲一點降而受之有終其清某慎其勤曉然

古之新集

明代徐通

卷下

七十六

知實跡所在而非將影憑虛尤必親試而覆再三咨  
詢使久者皆當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等不可得又  
安能久番在此位也夫考之仕版既可以盈補虛而  
仲紹任其通融嚴之難涉又可以難待涉而選銓何  
至冗踏安患其望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起補所  
以濟久任也其治行高等者吾超超焉起補所  
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任矣而超  
繼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繼之  
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而使可以久任也

嘗觀之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  
重于輕是以棋枰爲梁棟委小于是以鍾虜盛斗  
筭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才器使宜簡  
宜繁宜迨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其所不足  
而任亦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起遷相爲流通補助  
恩謂情起遷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起遷之一補  
助也慎斯以往治與虞周比隆可矣卽五臣十亂何  
以加焉

豫章

朱

朱  
僊子美父原訂

考課篇

三代考課

考課之法尚矣。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曰。羣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曰。黎獻將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之定。

治平類纂

三代考課 卷一七

法。其視敷言明試爲尤詳。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于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茲道。夏則道人。徇以木鐸。其不共者。刑有常刑。商則三風十愆。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至周而法尤詳備。今考其太宰之所掌。有八法。以治官府。有六計。以辨羣吏。而一日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聽。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則官府無不恪之職。一日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則羣吏無不聚之功。於是

日必有成。則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必有要。則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必有會。則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必有計。則通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小宰贊太宰者也。月終則以叙受要。歲終則贊會政事。一歲而月月考焉。宰夫次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句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旬考焉。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于會酒也。在司會則以參五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

治平類纂

三代考課 卷一七

歲成。是詳于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官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官府之宿衛也。在官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節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旅師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太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

事掌皮會財衛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  
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食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  
人稍食典絲典泉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冠  
令計欲聲訟士師令正會要方士省縣法而誅賞此  
所以考其訟獄也舍人之計其飲服浸之弊其事占  
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  
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實  
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  
廢之誅之故策宰既總提其綱而六官又自考其屬

治平類纂

三代考課 卷十七

百官又各考於一職之所統而司會又從而遵之以  
周知四國之治凡夫蒞一職者莫不考於其一職之  
長既考于一職之官而後考于一官之長既考于一  
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策宰是以各考其  
屬于下則寡而難欺總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  
又合考于司會則精詳而通察有以防其隱蔽故當  
其時司會以族之成質于天子天子則齊戒而受釐  
焉天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策  
宰則齊戒而受質焉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

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齊戒而受質焉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則齊戒而受質  
焉誠重之至也夫周人考課之嚴如此然豈遽行其  
法而逆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有次第非汲  
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日要雖不廢於日月而  
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條戒之  
嚴必勤勤于正月正歲之始蓋太宰張其紀綱於上  
而六卿羣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法之所在固已彰  
彰于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

治平類纂

三代考課 卷十七

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  
申明之在大宰則正月始和休日而後賦在小宰則  
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衆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  
夫則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而勸之  
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鄉大夫州長  
黨正亦致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  
憲而禁令焉凡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曄曄然常  
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應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  
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勸正而無玩弛能否

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此所以考績於三年。熟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不妨寬。而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不嫌密。何哉。蓋唐虞官簡。兩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同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之法。同宜密。此其所以不同。歟。雖然。成周所以考之之法。皆以歷為本。此所以從行。歟。史治之本也。故以考績為一。非治道之得其中者。然則後世欲行成周考績之法。當以六計為首。

治平類纂

卷十七

兩漢考課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受。以史考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頗墮官長。焦延壽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令長於歲。計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課功。效。故茂陵令黃育為令。治其風。然則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殷以為方。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治平類纂 兩漢考課 卷一

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殿最。歲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薛宣曰。左馮翊宜考課功績。隨在兩府。則御史得察考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侯早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其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親奉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課吏。皆每事而改。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為天下要。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為內史。租稅不入。富免。後民爭輸。

租而更以最此租稅課也卜式爲成臯令將漕最此  
漕運課也陳立爲天水太守勸農桑爲天下最此農  
桑課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  
及至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勅奏其言考試功  
能待中尚書功勞賞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  
孫終不更易振機同器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及拜劉史守相輔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  
察所行以實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卷二

西漢考課

卷二

七

飲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高元帝時賢吏異召  
常房問狀對曰古帝王以功課舉賢則萬化咸而臻  
稱著末代以發稱取士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乃奏考功課吏  
法賈部刺史奏事京師上訪之成以爲不可行唯傳  
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善其言房欲試考功法  
將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而石顯五鹿充宗宜  
忌疾欲遠房建言宜卽試以郡上乃以房爲魏郡太  
守得以其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得業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去月餘爲御史所階下獄生死東震之制司徒掌人  
民事功課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  
課歲盡則皆奏其最最而行賞罰建武十五年詔考  
實二千石何行不平者爲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  
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遺釋吏按驗然後黜退光  
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舉之吏朱浮  
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  
於有所數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登

卷二

西漢考課

卷二

八

察陛下勤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  
善也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務苛刻各自爲能兼以  
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服服無咎者坐獲空  
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久之大司農江革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疏稱方今四  
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親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  
武之聖典與風采之遺德傍心下士庶爵待賢諫不  
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順帝陽嘉六年詔遣  
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舉杜周

胡、桑、巴、張、桐等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罪過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以狀天下，號曰八俊。與等分使按察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遂令勿考。又有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皆特拜不後選。試大司農李同，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謂選舉置司，詔威其官，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稱復將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焉。大抵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

九

左內史。諫治平第一，而卒不開其提用，豈非若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乎？故或受計于京師，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內庭，其所受之地不一也。或令以列侯居相府而領其事，或置計相而領郡國上計，或先上太史而後上丞相，或察之以御史，其所掌之官不一也。然當計罷，尚以差功六級，廢實守王三年，不上計至勤，詔書督促膠東，僞增戶口，至以爲餘而守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界供減田四百頃而康衡自領計簿不能正，他如倪寬以負租當免，民爲輸償。

十

治平類纂 內史考課 各五  
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史既有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職，不以謠言舉按輒赦，黜免大事於外爲詳也。至于內則不選三府者，先祿黜陟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雖以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爲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爲黜陟也。焦延壽爲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實罰若甚，公矣，然倪寬

治平類纂 內史考課 各五  
諫更以最古扶風會課，漆令郭丹殿，藩有致爲之請，夫始殿終最，使人得以用情而無一定之法，固無可議，乃會課既定而人猶得爲之請，賜則其法將安用？黃是漢之上計，雖役役于簿書期會而亦未免於其大也。



三國六朝考課

魏自明帝太和之後，常用浮臆，迥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郭之儔，有門曉八達之稱，帝深嫉士大夫之有名聲者，式禁錮廢黜以懲之，因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焉。王于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大議考課之制，黃門侍郎杜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唐虞之君委任

治平類纂

三國六朝 卷十七

十一

覆獎，憂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鯨而放四裔，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時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有明王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熟以爲智，實宜苟在於充實立朝，不怠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事，而重飾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謀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太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

二曰勤百姓，三曰無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五年杜預上疏曰：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皆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衆採衆，其六載處優舉者，起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王者同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

治平類纂

三國六朝 卷十七

十二

於風聲，六年頗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數，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豈同將六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零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于黜陟也。疏奏時不能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然者不足爲選，可遷者大成除，緩是以展今三載一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秀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開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由獎勵後帝臨朝堂嘗謂錄尚書兼廷尉羽日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勳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類於朕聽今出女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日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累與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後任官如初十九年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年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

治平類纂

三朝六朝卷一

降焉時文帝又常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論忠佞之真僞以爲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與忠佞之境豈是儼然易明者哉宣武帝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閑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數

向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考拔悉則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解國發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肯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張黃儒學如王鄴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恭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遷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能從隋文帝開皇七年侯射高頻定考課房參諫曰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

治平類纂

三朝六朝卷一

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率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僞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議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先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偏然觀者屬目類爲之動容深見鑒賞

唐代考課

唐考功之法，掌於吏部。京官之考，則郎中主之；外官之考，則員外主之。而又有監中外官考使，以蒞其。事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之功過。州牧刺史縣令，每歲亦上其狀於考司。監領之官，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而唱第於尚書。然後奏之，代流內之官，叙以四善。焉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焉大所謂四善者，何也？德義有聞也，清謹明著也，公平可稱也，恪勤匪懈也。此之謂四善。夫所謂二十七最者，何也？祿可替否，拾

加平類纂

唐代考課 卷一七

十五

遺補過，是近侍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置才良，是選司之最也。楊清激濁，褒貶必當，是考校之最也。禮制儀式，勸令經典，是禮官之最也。其於音律克諧，不失節奏，則爲樂官之最。其於決斷不滯，予奪合理，則爲判事之最。其於部統有方，警守無失，則爲宿衛之最。其於兵事調習，戎裝充備，則爲督領之最。若乃法官之最，則以推鞠得情，處斷平允者爲之。校正之最，則以警校精密，明于判定者爲之。宜納之最，則以承旨數奏，止納聞敏者爲之。學官之最，則以訓導有方，生徒

加平類纂

唐代考課 卷一七

十六

充業者爲之，以至於賞罰嚴明，攻戰必勝，是之謂將軍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是之謂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辭理兼舉，是之謂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是之謂糾正之最。日夕稽日監掌，曰役使，曰屯官，曰倉庫，既各定其最矣。而歷官之擢步，方術之校驗，關津之檢察，司司之不授，亦莫不各有此焉。雖牧官之徵，鑠防之遠，亦以教養之肥碩，邊境之清肅者爲之最。此之謂二十七最也。故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一善者，又次之。善最不聞者，斯爲下矣。甚而或臣於愛憎之任情，或背公面私，或居官之貪濁者，皆列於下之三等焉。觀其九等之差，猶詳於其所謂善，而畧於其所謂最也。蓋善者德也，最者才也。唐之法，猶可嘉焉。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又所以寓懲勸之微意也。初高宗武德二年，上親閱群臣考績，乃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太宗貞觀時，帝以養民之職，惟在都督刺史，皆疏其名於屏風。冷起



中侍御史十八月監察使十五月三省官並三考餘  
官並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三品已上品秩  
既崇不可限以此例並臨時奏聽進止其准知官須  
至兩考然後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  
轉其中祿官關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不在常格  
叙遷之限穆宗立召李渤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  
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既文呂旗不  
推至公陳道德振舊典邪正弗彰比辛丑出不先事  
以諫陷君於過僥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

拾年類書

唐代考課卷十七

十九

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  
幸驪山鄭覃等諫敗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  
畧常考上下前考於聲不實聲以貶死請降中中大  
理卿許李同仁聲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開稟家以  
歸宜請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  
以封母拾嫡而追所生請中下奏入不報時穆質策  
曰更道念滿者吏不精也今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  
資歷爲優試才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  
彰簡賸禁狃贖耗淹滯吏緣爲奸事壅於上權獲於

下晉徒末品得擢官府所以賄公行不殊市道皇  
家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  
古害今其弊如是故當其時如陽城刺史道州治民  
如治家民皆如化可謂刺史之最而時反以催科政  
績而下其考何易于不督賦役三年獄無冤囚可謂  
縣令之最而時反以在官無異稱而中上其考然則  
吏治固貴於考覈而考覈則尤貴於得人哉

宋代考課

宋法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乾德二年趙普疏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逐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西月寵挾私陞出有泛濫之弊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伏請先自宰

考年類集

宋代考課卷一

三

相次百執事至於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選不肖而進賢才則太平之期可待諸下考功按今式詳定條奏由是考式漸加詳明太宗勵精圖治遵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玉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據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據

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牒多所闕

畧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於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職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詣部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報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四年趙普復相畏嫌選事詣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於是

考年類集

宋代考課卷一

三

以京朝官歸審官院以幕職州縣官歸流內銓以三發使歸三班院舉大臣之道授付之有司之法守難有才品至庸下而資考既足莫不例遷論者以爲非便久之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舉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凡流內銓至常調選人考課院主奏舉及歷任有殿最者明年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之言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且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奸之言恐諸臣未諭因而生事可語之曰

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至道初罷考課院併流內銓二年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人蒞事公正惠愛及民皆降璽書獎諭真宗卽位舊制郊祀推恩臣僚多獲叙進至是諫官孫何等請罷之以塞僥倖上從其言郊祀止加勳階爵已選定三年考課磨勘進秩之制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然議者謂先經磨勘以前雖有甚惡更不舉問磨勘後有職犯罪只增添年限苟應近格亦得改官事一出于有司殊無黜陟之實其非祖宗進賢

范仲淹等奏更定磨勘保任之法詔兩府臣素非有勳德善衆不得非時遷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頻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磨勘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兢非所以養廉耻乃罷之至和元年以賈黯判流內銓時承平日久多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美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歿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言之于朝澤坐磨晉州推官李元初以入錢得官已而以私罪然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丞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奏罷之奪其勞考嘉祐六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六年司馬光初爲諫官上劄子曰國家所以鄉羣臣之道徒累日月以進秩無益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僥資塗相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至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逼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歲已易六如七而望職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昔時如是而已故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盡其職尋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

官年類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官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好邪之臣銜奇以譁聚養交以布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思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好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共失在于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罰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末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避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所以求治歷載而太平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調帥明于職者

典禮明于法者王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而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未有不尊萬事未有不治者也於是詔自今諸守令有清自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州若州保舉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失許令再任英宗治平三年始異爲四年磨勘及定少卿監員額亦以救舊時之弊已而人流至多員額俱衆既無引對之法又有減年之令雖任官祠以

官年類集

宋代考課 卷之十七

三

至待次無功可考無聲可述但計歲月並與遷秩其與國初之意大戾矣至神宗卽位循名責實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守臣課不及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績優異者增秩賜金以詔書獎勵之監司以上則命御史考之又以縣最近民未有勸沮約束於是定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賑恤機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參用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以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其



入優劣者賞罰尤峻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最  
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備差殿  
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  
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元祐初御史中丞劉  
摯請申立監司考籍之政以常賦移耗守縣勤惰刑  
獄當否民俗休戚爲之殿最歲終用此以誅賞之後  
改立縣令課有四善五最之目及增置監司爲更課  
格守令爲五等減磨勘法總而論之南曹之廢殿最  
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

沿革類纂

宋代考課 卷十七

三

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  
天子其在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  
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宋初文臣屬  
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  
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  
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  
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  
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厚薄一定之資墨  
遂爲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

之諭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  
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  
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無貶黜事權軟靡  
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  
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際文武諸臣考滿則遷  
夫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草之故能可旌  
也權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濟之漢利並  
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  
無私心天下無廢法局嘗以資歷爲遷進淳化中

沿革類纂

宋代考課 卷十七

三

天子處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  
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可至之然天  
子實爲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  
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  
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王  
真宗仁宗朝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  
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  
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次非勤  
沮之道天子猶加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寶三年

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  
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覈引對此制未嘗  
缺焉其叙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歷年以來其權  
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餘量  
官秩則計歲月久近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  
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爲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  
餘矣意始也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  
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爲有司之事則朝廷  
不過奏鈔畫聞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

各平類集

宋代考課 卷十二

王元

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至判之官而委之以銓  
選之權庶乎共可矣高宗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  
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  
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五年立縣令四課曰糾  
正統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勸勉孝弟三歲就緒加  
勸賞無善狀者汰之臣僚上言守令之治其畧有七  
一曰宜詔令二曰厚風俗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  
五曰理財賦六曰興學校七曰實戶口得人則七者  
皆舉今之監司實古刺史比年守令斯貪監司未嘗

按發玩弛之弊日甚乃下詔戒飭監司考察守令而  
舉按馬頰之有詔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者帝  
曰朕昔爲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  
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爲去計今  
止以二年爲任雖有阜治之心益亦無暇矣可如所  
奏是時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取四善四最考校縣  
令達限不實者有罪二十五年以州縣令吏爲率監  
司郡守不河察送命監司按郡守之縱容臺諫劾監  
司之失察而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

各平類集

宋代考課 卷十二

三十

淳熙三年廣西提刑張維考舉本郡守令以政  
績論理爲臧以政不平論不理爲否而職石之中復  
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天子審其法頒  
之諸道視以爲式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  
實聞于朝其有貪墨庸懦此而不發致登諫論列者  
各有罰其冬禮部郎官胡元質論其法猶未盡上問  
其故元質曰治效赫然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  
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  
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

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曰善八年詔臧否分爲三等治效顯著爲臧貪刻庸繆爲否無功無過爲平令詳加考察明著事實如不公令御史臺彈奏淳熙二年因臣僚言添造七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分舉其職各奉其功任必加九歲考優劣一年視其規畫二年視其成效三年視其大成重議誅賞臧否分爲三等於見得實者皆增秩升擢而監司牧伯舉案添造者就降黜行之十餘年不免有弊帝因論輔臣曰臧否亦有喜怒之私如諸司以爲臧一司以爲否必從衆爲公亦在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可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議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滯廢多徇私情而廢公法臣常考承平舊制于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爲中無所刺舉爲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

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於上以詔黜黜其貪墨昏惰致臺諫奏劾者生監司科守以容庇之罪詔行焉

明代考課

明代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凡官滿者則造為碑冊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自送御史臺御史考核亦書其最目上計部考功因稽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初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滿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黜陟無過二等大臣不註考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檢三年考

百五類纂

明代考課

卷二十七

三

敕官及流外冗官九年考覈其功過而黜陟之陟無過一等京官五品以下已亥年考察不職者除名降調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去留聽上裁外官辰戌丑未年考察不職者亦如之下至典史承差其不有政大畧以開創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訪舉搜遺逸以保兩達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誡戒糾罷閑官吏立法可謂簡而要詳而盡矣洪武五年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六年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八年彭中書令

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于教者論如律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假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假辦是額外剝削至薄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依違為州之考非是吏部其移文訊之九年六月日熙知縣馬堯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

海平類纂

明代考課

卷十七

三

職銜任督責以為能非豈弟之政也為令而無登勞之心民受其惠多矣宣降黜之使有所懲十一年嚴天下布政司及各府官來朝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廣聖德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察官職病吾民多矣於是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

有司知所激勵十三年。類臣戒錄已作到任須知首  
視神以時修飾。致其誠愼。次恤孤親。爲存恤。無令失  
所。次獄。因平允折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欸分間場。上  
備國用。次制書講讀。通曉。一一施行。次吏典。時驗勤  
息。以爲勸懲。次倉庫。檢察。用。毋致乾沒。次會計。量  
入爲出。毋使折闕。次公廨。補治。修葺。毋重勞民。次學  
校。以時考試。勸勵成才。而重舉書宿。旌揚德能。除去  
奸惡。簡飾衙役。凡諸條目。俾除校者。既至官畫一遵  
守。毋具文。爰頒責任條例。凡布政司於所屬。必歲月

新平類集

明代考課卷十七

三五

以類知內事。目。稽其勤惰。有項慢者。驗實奏聞。遺者  
按察司清之。府臨州治如藩課。遺者布政司清之。州  
縣縣治如府課。遺者本府清之。縣臨里甲如所課。遺  
者本州縣清之。苗苗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  
清。縣縣不能去惡安善。遺者按察司清之。按察司遺  
者巡按御史清之。諸司置立文簿。書其所行事蹟。季  
上所司查考。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而布政司歲同  
本司。率賸齎京通考焉。十七年八月吏部尚書余燦  
定考績法。乃令天下諸聞官史來朝。明年正旦。各造

新平類集

明代考課卷十七

三六

事蹟文冊。仍舊土地人民。皆本如期至京。令方。面勿  
侵郡縣之職。十八年吏部引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  
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部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  
稱職者。降。食污者。革。聞。聲者。免。二十五年。頒。醒。貪。簡。  
要。錄。二十六年。又定學官考課法。二十九年。吏部尚  
書杜澤泰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正後。  
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奉。勅。定。奪。其。存。留。者。  
俱引至御前。刑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  
時。誼。責。宥。免。皆。出。各。賜。勅。一。道。以。申。飭。之。二十九年。  
始以九年爲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  
實。授。在。任。三。年。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焉。當。是。時。舉。  
下。用。重。典。有。賊。罪。懷。印。綬。未。獲。輒。被。逮。去。非。滿。戌。卽。  
門。誅。一。時。仕。者。循。法。奉。職。居。恒。惴。惴。恐。不。能。愾。民。以。  
稱。塞。上。意。其。不。願。爲。才。者。或。陽。者。爲。病。借。名。他。屍。以。  
達。難。而。辭。不。免。也。成。祖。卽。位。命。吏。部。選。郡。縣。官。考。滿。  
至。京。議。達。治。體。者。於。六。科。辦。事。俾。各。陳。所。蔽。郡。縣。治。  
舉。其。令。吏。按。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自。蒞。官。半。歲。  
以上。各。食。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

生行臺已不諸庠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上  
 謂尚書蹇義曰往處守令不職故命御史分巡考察  
 今御史不博詢從寄耳目於人黜陟豈有當乎宜嚴  
 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焉仁宗蒞政未幾即命擇御  
 史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詔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  
 今遇冗矣且賢不廉汙混淆無別其在內諸司令堂  
 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者留  
 否者罷自是吏道一清又所屬瑄宣德三年上問朝  
 臣中令誰可使掌其事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蘇公

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  
 謹凡四而已然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  
 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  
 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調簡僻衙門上以其有愛  
 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然人亦無容之者  
 嗚呼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按此法  
 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止使於流遷遠調而  
 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一起上官恣私喜  
 惡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  
 弊一起在位臣國裹僅以防速退之弊此法不罷此  
 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弘治六年正月吏部考察天  
 下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請如例罷黜并調用國初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遇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  
 言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大學士  
 丘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  
 而黜者所黜從信人言未必皆實非祖宗舊制上深  
 然之遂諭吏部諸勞退方面知府仍舊陳老疾等以  
 聞毋虛文泛言以致狂人十五年正月朝覲考察命

被黜奏辯者奉內旨再覈實。蓋時嘗昇平，主於寬厚，羅才雖見枉者，喜千得直，然後求還，益擁而貪殘，吏亦自此益滋矣。嗣後賢否任意詢訪，矣實浸非祖宗舊制。至嘉靖三十五年時，嚴嵩父子專政，趙文華附之，每欲排擠異己，以攝泉志，而攝吏部學士李本承其旨授，亦借以行其私。遂奏請考兩京九卿堂官及各總督巡撫，凡所遺百十有三人，別為三等。上者，吳鵬、趙文華、殷世蕃諸人，中者鄭汝卿、徐履祥諸人，下十有五人，宜斥免。所黜雖多，固皆不稱，凡疏達不

歲之前，撫按論劾，俱不聽。夫為不善者，方其不露，積或有微，倖之心，少存顧忌，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留之半歲，民何以堪？自今撫按官，凡有糾劾疏，既具印，華在聽處，疏下即覆其去者。如考察例，不得復用其自言，徹到乃復。至于考察懲汰，必大奸惡，一切隱細勿論，斥去，不從其多寡。惟求至當，毋襲故常，上是之已。而并命考察科道，洪言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事。於是命與學院趙貞吉同考，黜科道中素行不謹者十餘人。夫六年一京察，為成化以後典章，其他有以主上初即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書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忌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至萬曆中，賁實政保玉楊上疏曰：國家之永命，繫于民生，故周室康讓，田里先視於入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于登耗。今國家以民務貴守

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閭閻者至矣然察吏則民天下稍交病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爲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漢之計吏者治法而舉刺無以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賴乎一日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二日責守令以開兆民之荒蕪三日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四日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五日責守令以循兆民之忠款大率以五事習修者爲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聽其考滿陞遷離任爲任事者勸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爲下等毋容考滿陞遷爲息者懲如是則善政善教既可圓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于民生國脈關係豈渺小哉

治平類纂

明代考課

卷十七

四十一

高京山論曰國家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治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至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卽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卽後世之考課也茲唐虞之

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于名實之綜核是雖下不告朔而猶有犢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獨爲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浮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益而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談于無賢而漢于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

治平類纂

明代考課

卷十七

四十二

制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興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隸之張晉陽召募之士一且皆起而爲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爲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求於條格之謬障於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明代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又會比於京師所得益千二



百餘人此千二百餘人者同論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讀之莫不宗聖而推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非三王之輔不纂於籍滿曹易杜而下事致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間得尹說且與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又內治之未修外策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然猶可議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施

治五新集

明代考課

卷二

四十三

之用者猶如是也外則有郡長考其銓幹而觀之以制使內則臺省各考僚屬而領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覽而酌量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于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勤者或偏于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須以才力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欲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裁薦者之罪其甚可哀者則遷秩之後復以

前在而罷之夫果不肖耶胡為而遷也果賢耶又胡為而罷也乎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為舉之疏給由之籍就不自康曰能日勤敏曰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述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餘部錄此而進退是年黜陟而歲登明也是國家又得尹說且與者千人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又內政之未修外權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下繫上之考後雖前弊往事已非復憂

治平類集

明代考課

卷二

四十四

萬永然則天下將何勝而治乎

果草堂治平類纂卷十八

豫章

朱 健予張父原者  
朱 徽子美父原訂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吏使  
各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閭胥則以

治五類藝

三代貢舉 卷十八

歲時比聚讀法而書其微敏任恤者族醴賔以月吉  
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則以四時  
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歲屬民而書其德行  
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衆以禮禮  
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  
貳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三  
曰至皮四曰和齊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

之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也遂大夫三歲大比率其吏  
而興振亦如之是以凡士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  
而不征者曰選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  
曰進士大畧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繇鄉學而進者  
有繇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  
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繇選士  
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繇俊士  
而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大夫士此其

治平類纂

三代貢舉 卷十八

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諸子所謂春令  
諸學教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在外則  
有諸侯之獻貢射義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  
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  
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虞數不與于祭而  
君有讓數有虞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也夫論成  
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  
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

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  
于平時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解歲斯  
可以考之于三年其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  
時而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局民讀法  
之禮而所考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  
雖類有學問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  
中物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與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  
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  
而強之道藝延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  
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  
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  
爲賓與之地興之之日尚何預于賓禮之隆哉大哉  
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官衛必曰糾  
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  
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况于三  
年賓與之選乎後世選舉之法求人自科目始可科  
日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可農謂興賢

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  
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  
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  
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  
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郡舉里選之爲可復  
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  
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策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較者，曰博士弟子。下至士書射策，論別時政，及林史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介。其間大抵當時文網希闊，搜羅從淺，鉅人至意爲之初，無定額。至其後，諸帝因循，地變山川，竭諸天地大變，輒詔郡國舉士以充數，失率以爲常。而其有要任，特使各標其目，而今舉之于是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愈于武勇，又任子入貨，從軍。

漢中類纂

兩漢貢舉

卷十八

五

良策于諸目不一，初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得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兵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賢士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侯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能者，必身勸爲之。

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見年老，遂病勿遣。此選舉之始也。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廉令，豈賢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賜賈山言曰：「今陛下念思祖考，追追厥功，國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所祈焉。日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治，不類纂。」

兩漢貢舉

卷十八

六

功矣。天下之士，莫有不櫛白以承休德，令方正之士皆在輿途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史，而乃與驍馳射獵，十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夫士彥之于家而蒙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慙之。陛下願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以成就大業。帝嘉納焉。至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今吏既亡教，綱于下，或不承用至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于

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貨所貢不肖者有罰大如是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二人焉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弘先將以賢良後爲博士使塞外還報不合上意罷至是荀川國復推上弘弘乃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治平類集

兩漢書

卷十八

七

對策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門門是年又復吏民有明當唐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興廉舉孝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闕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發行之君子塞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屬蒸庶崇鄉黨之訓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南之好德再適南之賢賢三適南之有

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上下者死附上下者刑與開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五年制詔精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皆親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字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焉久之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不滿

治平類集

兩漢書

卷十八

八

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遺事不惑明中央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先武以科目取士太僕朱洋以國家詔書徵試博士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之學無所興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後選舉皆特拜不復備試士或矯飾諛議漸生章帝建元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

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奉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田畝。不察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述。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始復前漢四科辟士。凡所舉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不舉者。待言者多以郡國貢非功次。故守職益繁。而吏事浸疎。因詔朝臣議貢舉法。大鴻臚韋詵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

治平類纂

兩漢書

卷十八

光

孝行為首。益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用之故也。才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在子選三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蓋建武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賢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猷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察舉之制。疏口。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

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虛實。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曉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嶺南子奇。不拘年齒。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嶺南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建詔之。昔嶺南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

治平類纂

兩漢書

卷十八

十

對。乃遣還郡。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落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瑋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漢安帝元年。此書令黃琬以前左雄而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者。為四科。事竟施行。至靈帝時。紀綱廢素。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帝乃詔諸儒。皆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

蔡邕等書爲古文彙錄三體，立于太學門，謂之石經。於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皆郵書其版奉主保之。然後得預試，大抵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較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丁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辭此途，出然愚以爲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治平類集。西漢貢舉 卷十八

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難，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才而有不拜。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選，同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于鄉者，雖不錄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諱也。

考索曰：人之實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述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滿堂，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爲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日知之矣。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于鄉，而達于朝廷之上，蓋如其不可掩也。至于鄧食其家貧落，縣中謂之狂生，賴信家貧無行，不得推舉爲吏，陳湯巧貨無節，不爲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齊嘉捷其所不知而用之，冀君哉？是故能自持于鄉者，然後州郡拔爲幹佐，曹史能自立于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爲曹掾，能自效爲五府者，然後爲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于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率爲善，而又設爲孝廉之科，以取士。其殆有意于鄉舉里選之舊乎？故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

治平類集。西漢貢舉 卷十八

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爵祿則無以盡其才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家貧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者之千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備風教若其兩端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而端之理而以家法

魏晉南北朝貢舉

魏文帝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竹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之以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于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擢勿拘老幼大抵儒選經術吏達文法判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貧者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孝廉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大抵當時治魏九品之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浸以門資閱閱爲序所引用者衆可知也東晉元帝敕揚州或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在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著既經舉經房尚書陳頴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檢揚



歷選試以經策字是書中明制皆令試經有不中  
將者刺史太守俱免官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  
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  
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齊因晉宋代限年  
之制然而郡舉里選不累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門  
籍爲先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尚書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補五閒並得爲上四三爲  
中二爲下一不令下第詔從之梁初無中正時鴻臚  
卿裴子野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遺義可尊無

治平類集

魏晉南北朝 卷十八

十五

探囊取物非其人何取哉後自晉李平專制開閣自  
是三公之子微九族之家黃散之孫茂令晉之室特  
倚重李銓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實能爲且其修成  
微優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選讓廟德興化之道也至  
是七年州置州正郡置郡宗郡置郡宗各一人專典  
選薦無復齊梁之隔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  
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徵之文帝嘗詔百官曰  
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俗朕意所爲可復以爲  
不利宜較量之李中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

晉策見地爲欲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仲曰若欲  
爲人今日何爲專崇門第不有拔才之節帝曰苟有  
拔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行純篤是  
以用之仲曰傳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  
一兩耳秘書令李彪曰舉之三鄉若若四科帝曰若  
有高明卓爾才具偶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則當時所  
選可類知矣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其課試之法  
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親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樞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

治平類集

魏晉南北朝 卷十八

十六

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滯劣者飲墨水一升支理孟  
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  
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  
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  
明經修行者爲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  
以詩賦至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錦謂州縣選舉  
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  
苟合猶且損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述俗隨時作  
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假誕競一韻之音爭一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棄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此錄縣令刺史不聞風教挾私踵獎而然也請諸司禁妨至隋賜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以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而貢舉之榮極矣

通考曰古之用人爲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黃宋亦有九德周家貢典老其德行于才不屑也而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下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

治平類纂

卷十八

十七

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至于隋而州郡僚屬皆命于銓曹諸紳發軔悉歸于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造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至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以勸籍小吏而專收其資格于是選賢

與能之意無復有存者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倖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益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閉簡紀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

治平類纂

卷十八

十八

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于禮部而不得官者有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職亦且二不可止而同之也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貢○舉○館○日生徒、○州○縣○貢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吏科、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為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算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

唐平類纂

唐六貢舉 卷十八

十九

學凡館有二、曰弘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送之尚書省、此之謂縣學館之生徒也、不課學館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登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草莽將畧、遐關夜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為各目、隨其人至一時所欲而列為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

典、達于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

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

舉也、三者大畧如此、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

公瑾、有時名、考功員外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

故、對曰、二人皆文、承浮華、擢之、恐誘後生、而獎風俗

其後二人、率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

取已及第而應教者為之、永隆二年、考功郎劉思立

唐平類纂

唐六貢舉 卷十八

二十

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稷、以為今之舉人、有爭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謝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投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附近、治化之替、靡不踴茲、祗如才

應經邦。雖本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學。若其文擅。請  
便。竟軍第。深恩。優。師。使。罷。歸。以此。收。人。悉。華。事。  
實。何。者。樂。廣。假。筆。于。安。仁。靈。運。高。于。穆。之。平。津。文。  
芳。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或。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  
曹。馬。必。居。荀。樂。之。右。若。使。協。贊。機。謀。則。安。仁。靈。運。亦。  
無。禪。益。之。功。跡。此。言。之。固。不。可。一。槩。取。也。其。於。武。藝。  
亦。然。故。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安。于。射。策。伏。願。降。  
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  
言。觀。行。終。又。循。名。責。實。則。僥。倖。盜。吹。之。伍。自然。無。所。

太平類集

卷十人

三十一

藏其發。又按漢法。所舉之士。終身保任。楊雄之坐。  
田使貢其月。薦成于太。君。魏。相。關。于。得。賢。實。得。之。命。  
行。則。請。師。之。心。絕。請。選。之。義。著。則。食。蔬。之。路。塞。矣。陳。  
藏。賢。立。至。厚。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  
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解。職。者。受。薦。賢。之。賞。盜。舉。  
者。抵。其。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實。而。若。子。之。道。長。矣。依。  
年。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范。請。國。子。監。詔。  
先。師。學。官。開。講。同。義。有。司。為。具。資。五。品。以上。及。朝。集。  
使。咸。往。屬。禮。焉。及。茲。老。子。道。德。經。成。諸。天。下。家。藏。其。

書。貢。舉。人。以。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自。開。元。以。後。  
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  
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閱。試。之。日。皆。嚴。  
設。兵。衛。薦。棘。園。之。搜。索。衣服。誠。詞。出入。以。防。偽。誣。及。  
得。第。者。大。抵。百。幾。一。二。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為。舉。  
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拔。貢。舉。子。禮。部。以。侍。郎。  
王。之。禮。部。選。上。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佐。學。習。老。  
莊。文。列。亦。曰。進。舉。天。寶。十。二。年。轉。天。下。罷。鄉。貢。舉。人。  
不。縣。國。子。及。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二。年。禮。部。

太平類集

卷十人

三十二

楊。紹。廣。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  
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然。俗。自。叔。世。滯。詐。華。道。廢。  
徵。爭。尚。文。辭。互。相。誇。街。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  
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此。文。章。于。鄭。術。益。有。錄。  
也。近。湯。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  
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寢。轉。  
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  
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常。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

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于州州以禮送之于省不得令與人輒自陳牒必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行業不著所繇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丕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教罷自動教人之本責在茲焉詔付外議李栢筠賈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過而不窮肯義豈能知遷怒敗過之道考文者以聲

海平類纂

唐代貢舉

卷十八

二十三

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詭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千祿之徒趨馳不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致使祥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愚明再亂而十年不復何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淫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今宜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增其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議上大臣以爲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同翰林學士對日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代宗廣德中兵旅頻興學較湮廢是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于登第而用蔭平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詔宜陳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裴敬發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初開元中禮部考試舉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特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

海平類纂

唐代貢舉

卷十八

二十四

選錄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欽伯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于六經此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焉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乃以策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用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

待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謬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信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人之才固亦未能開習也蓋持論偏激如此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

治平類集

卷上 人

二十五

特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爲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初時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用趙贊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策論表贊是果合于古乎至其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概拘者如狄仁傑徐有功以明經舉而配欽州明元振亦擢明經杜牧

治平類集

卷一 八

二十六

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貞之裴珀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賢傑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選爲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獨襲武宗之治大抵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惟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竇應中難以楊綰之議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是以鄭覃姚之干前李德裕思輩于後而議卒就寢則歐陽公所謂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旄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趨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能復易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

莫能行也。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何加耳。轉移受  
東。盤無其道。張昌齡王公。禮有時名。而王師且惡其  
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駢字。王文章。爲時冠。而裴行  
儉。謂其浮。孫和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  
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耶。

唐代貢舉  
卷十八

宋代貢舉 元附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  
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  
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  
賢。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  
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  
員三舍之法。闢諸於此。王安石承開官王制之所積  
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  
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  
以處顯職。士而淺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書  
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深廢衆  
。然新經字說。頗令四方驅學以宗。已其後。廢  
。排力低。于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明至南渡。復兼  
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云。史  
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欲取解。冬。集禮部  
。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自唐以來。  
。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廢其科  
。而不過者。其法特重。乾德元年。定諸州貢舉條法。及

殿罰之式三年間殺子郎擢上第帝曰聞殺不能訓子郎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優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復試蓋自此始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廌才皆最聞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詩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昉等皆坐責殿試遂爲常制帝常語道臣

治五朝事

宋代貢舉卷一八

二十九

曰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久之又罷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卽位恩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十拔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政治之具矣自是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章章八句日肝儼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利久廢特賜及第以勤來者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

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理林苑構拱初禮部試已帝實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錄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口考較遂爲例既廷試帝諭多士更勵情文采無墜前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第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常作錢賜使堯叟至是并賜

太平額蔡

宋代貢舉

卷十人

三十

爲自淳化來停貢舉五年真宗卽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書預貢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又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鄉鉅公皆錄此選而仁宗亦擢用之登上前者不數年輒轉然顯貴矣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今陛下欲求聖道而不以雕琢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



加平較而每場觀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  
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大帖經墨義而勒有司  
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  
續稍施行焉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  
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  
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  
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  
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  
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隨故事尋復如舊時范仲

治平類纂

宋大興集

卷十八

三十一

淹泰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語  
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則生不察於鄉  
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於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  
不足盡人才參考衆說得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  
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  
錫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舊常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  
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留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  
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

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其衆而進士望則  
習爲奇僻險怪之文號太學體鈞章棘句湮失淳淳  
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爲患痛其抑之仍屢禁挾書者  
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舉皆不在選流薄之士見修展  
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  
卒不能求其王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王洙  
侍選英閣滿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  
夫廢典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其  
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

治平類纂

宋大興集

卷十八

三十二

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弊焉舉數既減  
半王司易以詳彼得士必慎且人少則有司易爲簡  
察保舉自不能容使來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  
同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辟舊制之考增設明經詩法  
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衆舉至顯擢復下詔定  
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  
及其風靡北齊亦浸衰矣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禮  
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詔令議試之  
格令兩制兩省傳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律議以聞

直史館蘇試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賢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待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繇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待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

治平類纂

宋仁宗

卷十人

三十三

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舉。重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升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腐墓。上以廉取人。則散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

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常。不以言試人。何常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佖。楊億尚在。則忠清顯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腐矯誕

治平類纂

宋仁宗

卷十八

三十四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閒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括畧盡。臨聘劉竊。宸易首尾。以駭有司。苟司其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率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陌。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服服其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恩去王室。懷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勝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易常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特願罷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出庸同。總觀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帝詰執事曰。吾固疑此。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五

得執議釋然矣。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學。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康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用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

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出身。而罷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安石尋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令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莫不傳習。至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點春秋之書。不列於學官。至詁之爲斷。獨朝報。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皆試法。以見他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帝謂執事曰。對策亦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六

何足以資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特明法謂之新科。中共選者吏部郎注司法。敎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

已者。然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青銅。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是。先儒果非。何思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言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宜。合者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氣。練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萬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詩孟義及詩賦。

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殺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如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皆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繇學校。五年又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達士卽聞之。自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正和之初。公議不以爲足。蔡熈舉客彥達等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舉以漢唐歷代事實爲開從之。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然雖流聞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諸道杭州司類試。三年庭試。手詔論考官當崇直言抑諛僂。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摩九成南更置第一。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僞。九成所對無所避。具宜權首選。五年初試進士於南省。戒飭有司。商榷去取。毋以幣贈章句爲工。當以淵

海平類纂

宋史

卷十八

三十九

深學問爲尚已又申禁程文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詩書全句者皆不考自神宗朝程頤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科舉之文稍用頤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諫願學乞加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依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次用程說者並從之初秦檜專國其子檜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歲檜孫頊舉進士省試廷試皆首選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後降頊第三檜死帝怒其弊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故並令覆試仍專項出身改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悉放程王之學數年以來宰制議論不一趙鼎王程頤秦檜王王安石至是解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常日向爲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日對策有指陳時事頗亮切直者並置上列無失忠諫以稱取士之意已而得王十朋爲第一以前後廷對忠真未有其比

海平類纂

宋史

卷十八

四十

上爲宜諭等臣致慶壽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典離令處時更章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凋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註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於是始有定齋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紳士習射論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按文士第舉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射奏各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具襦劬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子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歐多有中焉天子甚悅寧宗慶元二年韓侂冑襲秦檜餘論指道學爲僞學臺臣附和之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尋申禁用僞學之黨會鄉試消司前朝取家收必令書不足僞學四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

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令爲一題以杜挾冊營僞之計開禧二年以舉人奸弊滋多命諸道發解舉人合格試卷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二三對字畫開卻藥院內侍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別勝駁放至理宗朝奸弊愈駁有司命題苟簡或純偏見應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外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得之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終種流傳復客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舉人之美凡五日傳者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日曆錄滅裂迨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瑞常奏防戢之策帝悉從之且命精擇考官而先得聲促費用事意專鈴制遂以三知舉外別差同知一員以諫官爲之事童試事於是約束峻切氣譴薰灼嘉泰間更名監試其失愈甚製造簡牘嚴立程限至是復舊制三知舉內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官量加考較而日力不給卽展其限時場屋士子日盛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觀追於日限去取不能皆

當蓋士人既以本名納卷或別爲名或易以字一人而納二三卷不禁狹書又許見囑問所諸賢又問日引試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於是經義可作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考官困於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奸詐百端真僞莫辨乃責鄉鄰覈實嚴治虛僞縱容之罰其獎稍息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通年科舉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與潛奏乞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有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請太常寺丞牟澤以爲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首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較雖在下天子亦擢置上列鎮獨壯于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號列其後進退出處爲世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自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薦而得若人則奔競者華心矣然則獎

治平類纂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十三

恬退抑奔競蓋正士風之第一義也至度宗咸淳七年買似道欲削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佑大請置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劾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約卷又嚴後省覆試法特選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天祐宋之得才爲法不一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開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先加程試格業可觀而後觀策四年試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棟出焉天聖七年詔六科許

治平類纂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十四

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纖彖茂明於體用科薦仲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拔萃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此科日者不十年登第從慶曆二年錢明遠中才纖彖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報難其選皆取碑書博注疑例之說以爲題而吳之慶曆中齊唐雖開試已通言者以其無優行而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舉隨貢舉開試矣嘉祐六年執政亦欲順政彖傑之士時移開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適半於此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志有司請黜之仁宗日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然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崇尚德化王夔孫惡其說自是利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既而臣僚言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廣附貢士院試取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

蜀山李希始出。且及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  
勸駕焉。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大抵自太平興國  
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後二百餘年。舉天  
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皆杞梓。養  
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若乃四六對  
偶。銘贊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  
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  
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蓋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  
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謂天下之所能者。盡於  
宏詞。類集 卷十八

區區之曲藝。恐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羣。辭厚祿以  
與之而已也。故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  
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元太祖始得中原。即用  
耶律楚材言。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鶻欲計許  
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  
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哀然舉首  
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  
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  
學。同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

道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南衛懸  
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  
內官。捕盜者。以功敘入。舉者。以貨進。至工匠皆入班  
齊。而典謀亦躋流品。諸王公至寵。以投下。俾之保任。  
遠人外徵。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始所謂吏  
道難而多端者。然至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日隨朝  
外任。日省。選。而文官武官。日考數。日資格。一毫  
不可越。而或授。或借。資。或後陞。或回降。其經情破  
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  
所致也。類集 卷十八

所。致也。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平  
章江。新會行科舉。驛諸試官。供帳甚盛。心頗不平。及  
入中書。首罷之。泰政許有壬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  
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賂敗。又有假蒙古色目  
者。有壬曰。科舉未行。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  
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  
豈不愈于遇事知印等出身。今遇事知印等。天下凡  
三千餘名。自四月至九月。受宜者七十三人。而科舉  
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法于選法。果相妨



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遂罷之。時有壬雖力諫而竟爲伯顏傳命。人有過稱折檻之議。大抵元之用人偏于國族。賈齊黃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失意行之。雖此中華。縱拔之士僅得拔十千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彼疾其供帳之甚而請罷科舉者。真倖倖然小丈夫哉。六年復行科舉法。至二十六年。是科進士優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務郎從六品。第三甲授從仕郎從七品。兵興以後。科

布平類舉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十七

日取士。莫盛于斯。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馬端臨論曰。科舉不足以盡舉人之法。然自隋

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

賢否。則初不緣此。榜子厚言。今世尚進士。故天

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人。無也。惟其

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人也。

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言。以顏孔爲

心者。雖日視滿廡。莫能近其操。以榮邸爲行者。

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唐第舉里選。亦此

治平類舉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十八

詩賦無大相遠。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

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

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

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陳同甫策曰。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

際哉。早陋養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

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什舉之

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

之。未常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

事古學卒不能應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平  
儀因其格而加以現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  
謂之兒童體與修張景事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  
駢之語則亦不過與譙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  
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益知版之而天下之  
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其尹師魯之徒  
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益七八十年  
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戰學者以近  
古天下之士亦自然不覺以相上意於是胡瑗

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  
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  
書李者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  
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  
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  
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  
時而已○則大士之士○於兩章者○皆祖宗涵養之  
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  
述熙寧○亦非復其舊矣○士皆磨澣於經而類然

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素之責而  
 至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青歲屬有  
 胡異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  
 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  
 書季考以作歲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範則  
 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  
 之哉

宋史

卷八

五十一

明代貢舉

明太祖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  
 賞溫舉及蔽賢者罰已今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  
 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策試書算觀  
 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騎射次騎射保  
 求實效毋虛文洪武三年下開科詔發使中外文臣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開科舉取士  
 終浮文罷不設今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  
 十七年復科舉法令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然是時

五朝集

明代貢舉

卷八

五十二

科爲並行其科舉之制諸明經宏詞等科並兼存  
 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兩處  
 與之承舉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奏請選士之數  
 上曰朕卽位初若舉其多者後不爲例至三年會舉  
 士解額等選新進士才識敏者得說文淵閣進其舉  
 於是選修撰會舉等凡二十八人應二十八人而廣  
 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  
 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劄光祿寺給膳  
 禮部月給膏燭工部選近第居之仍命孫領其事上

或時至館中程課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且  
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沐浴使內臣隨之  
校尉備驛從人莫不欣其榮十二年北京諸鄉試始  
命侍讀分掌中允郭振王之應天洗馬楊祥編修周  
述至之此而京命主試之始仁宗時大學士言北人  
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選用北士長才大器  
多出北方乃南士往往才而浮上口然為將奈何對  
日試卷劍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種  
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  
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隨處而士薦  
宜德初乃奉行著為令宜德二年禮部尚書胡濙請  
臨軒拔士五年上復臨軒發策畢賦策士賦以示曉  
卷宜七年尚書張瑛上言人才氣運相為消長不可  
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而才多而數少其失  
也臨疏入下之所司又違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貴  
多製老不得擢用令擇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  
增開貢例以後累果行之正統初祭酒陳敬宗以為  
緣科舉取人之法愈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諸量范解

額取過於闕榜庶幾滿得得人賢才無滯於  
會試數鄉試各有差母泰元年令本館官給軍  
吏入學者許其試八月劉熙考頤天鄉試及明  
二入劉宜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熙準曰朝  
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熙論建之成化二年廷試賜  
羅倫第一程敏政第三陸簡第三倫對策引周程伊  
川語入至一日之間接賢大夫之賄安親宦官宣  
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殿廷奏  
各第一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  
奏請伸朝以諫元寶體為優得舉身調所  
該是科會試廣得入內賀欽察奏韓文憲繼  
林瀚黃德昭王繼賢為名臣從不待入卷有知是科  
貴論者北之唐韓愈宋冠華榜云十二年學士直  
豆會試韓士子有舉學道者或果為范典之行以  
名濟國發策宜之博士自趙於正故惠道商附明典  
舉奏願准自丘文莊知貢舉始弘治丙辰命學士正  
監主會試登取士專向經術除麗奇素清七初舉  
器治國文體一變士習稍端整有力焉嘉靖六年

學士張璠請各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者  
毋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賄通關節是科初變  
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云廷試上親  
策賜羅洪先程文德揚名及第上一一品題焉萬曆  
初首輔張居正莊其子登上第而次輔銓宰之子亦  
選提攜沿二三科外議所指射果皆得雋而後以權  
罷臺臣始疏論俱劾爲民馬十三年復逮京官於各  
省主試而內簾不許檢錄外簾不許閱卷蓋至司不  
分心於試錄則較簡精而去留必當監臨不分心於

治政類纂

卷一人

試卷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南京監試事許與  
同編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雜職減外簾以省奔命  
之煩扇各房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遺之奸  
與夫文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  
俱備矣然士日趨於範文體濫觴雖猶規矩喜劍新  
格以至離經畔道不可復挽信乎文運闕於世運斷  
不誣哉

王弼州議曰士之在天下也藉因章則聘召降  
而爲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爲漢之四科四科又

治政類纂

卷一人

卷一人

變而爲明經文學其不能使不變者勢也論差  
等則明經文學不如漢之四科四科不如周之  
書升書升又不如古之聘召其不能使之必同  
者亦勢也必謂今之不同於古是隨衆習非之  
人其道太濶而不可長矣必謂今之盡同於古  
是矯世戾俗之人其道太泥而不可行矣豈知  
核之以實則今亦古也而拘之以名則古亦今  
也今好古君子變科舉不足以盡人而議欲更  
之是無見於數納以言見於虞書合語言揚本  
於周禮也明初宋賢甚廣不拘常格或賢良方  
正或山林隱逸或懷才抱德或文學才行自洪  
武三年特設科舉務在博通古今文賢得中親  
策於廷而授之以官至十七年頒行科舉程試  
士各占一經經必兼四書惟主于濂洛關閩之  
學以端其本兼明諸史百家之言以策其才可  
謂得虞周之遺意矣二百餘年凡建澤勳彰茂  
績者皆繇此途以出科舉何負於人哉使居今  
之世而欲復古之聘召吾恐許爲僞生其弊又

明代貢舉  
卷一人

1994年12月

桑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九

豫章

朱 朱

傅山先生原訂

萬祥篇

三代萬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  
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  
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大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  
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士則

片石類集

冬  
一  
九

不難以玄纁玉帛起之。畝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舉。廷囑咨庸命。而師錫有繇。若采芣又而食。曰伯禹。此薦舉之始也。自商湯三聘及於莘野。武丁形求於千傳。豈此徵聘之始也。沿及成周。雖以學校養士。以使秀升才。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相也。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選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沫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素是故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  
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  
若得一獸治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  
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  
夫得聖人豈有埋骸哉降及春秋此風不替齊桓公  
自黃反于葵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棄僕則是君之賜也若  
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明管夷吾乎臣之所  
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

清平類集

三、萬科  
卷上九

11

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于軍。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死之。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勸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止。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來。人之望也。願得之。而說加乎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祇以翟火。繫

以機假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於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四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日使齊國得管子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實矣。晉文公問于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佳。』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佳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爲西河守，舅犯口，薦于君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晉五霸集

三代周時

卷十九

三

義子其去矣。願者射子矣。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親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餘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喜，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屨以賀。日君得社稷之聖，臣故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

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君今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適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是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乞公乃受，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是令尹虞丘子復

晉五霸集

三代周時

卷十九

四

于莊王曰：『臣爲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學賢路，臣之罪當稽于理。竊還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適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臣願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于法，孫叔敖放執而戮之。虞丘子喜而入見于王曰：



故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亂，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奚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吾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時趙

晉平公集

三代舊集 卷十九

五

文子爲政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峭峭然如不出諸口。其所舉于晉國，皆庠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迨于戰國，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璜，孰可？李克曰：臣聞之，度不謀貴，外不謀內，諫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出，遇翟璜。翟璜曰：吾聞君問相，與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璜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遠失望于我？我于子之君也，豈與我比肩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璜不說，曰：觸何遠不爲相？平西河之守，觸所任也。三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

晉平公集

三代舊集 卷一

六

進屈族附，觸何負于季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中是以東，爵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璜喏然而慚，曰：觸失對于先生，言未李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于是翟璜內慚，不出。用齊威王之時，成侯卿善舉士，王嘗遊于瑤臺，卿來奏事，從事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其說及至王以所言問之對曰忌舉田居于爲西河而秦舉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對忌舉然孫子爲賓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仰器而于齊足完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視民蓋當舉此數良人者王燒而降耳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時淳于棼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寡人間之千里而一士是此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棼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此居歡同足

顧盼者也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臣食淳于棼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悅孫子嗟夫火以吹蕤生烟鏡以鑒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鑒則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鑒爲鏡之華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節之行不顯未免于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免于凡俗無義之上也二子所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榮也夫棟木盤根鉤枝癭節蠹皮輪箇擁護則泉眼不願臣若林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書爲額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本性猶是也而背賤今貴者良工爲之零也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藏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盼以矜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且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樹非一木所構皜白之裘非一腋之裘宇宙之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界二八流彥得之風周保十亂掛濟濟

之訴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錢泰人罷兵官奇  
未亡獻公不侵于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  
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秦影  
荆山夜光之珠潛耀楚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腰而行  
揚美于華之臺炫耀于鈞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  
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索于由岫毀質于集華  
者蓋人不能自薦木有爲之衆也昔子貢問于孔子  
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亦  
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問進賢爲賢耶用力爲

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

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則復抑賢  
者乎故貪然碎首以明百里北郭綢頭以伸晏嬰所  
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  
之難也滅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寔位虞丘不薦  
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兩漢薦辟 三四六朝附

漢初薦士無定法薦何薦誰信孰無知薦陳平而宰  
相列侯皆得薦舉使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參爲相  
故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  
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  
田叔薦之故能新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  
除史之權盡出宰相又有舉舉之罰實要田蚡權轅  
趙絳爲御史大夫王藏爲郎中令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權移人主武帝嘗謂勃曰不除吏竟未吾亦微

除吏何如嗣是帝欲除殺其權恐不知其人可用遂

置侍中爲加官除宰相外常帶之朝夕在側以薦導  
人物厥助侍中則薦水買臣衛青侍中則薦主父  
楊得意侍中則薦司馬相如漢之得人于斯爲盛時  
公孫弘走徒步數年爲相于是起客館開東閣茂  
賢人一日致賢館以待大賢次日起材館以待大材  
次日拔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晚贊佐理監國者  
處兼賢之館其有材權尤烈以將軍中二千石者居  
冠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業者居拔士之館別

自雖簿所有條錄皆以給之。又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當時大司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有奉賜給諸公，然其饒遠不過其器。每朝候上，問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皆有殊乎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出。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而韓安國者，為人多大略，所推舉皆賢于已者。于梁舉臺遂藏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之。惟天子以爲國器，爲副張安世，皆增皆引薦多得。

其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不勸，情各察其所屬之長而黜陟之。故特佐曹吏，授于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簿，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宜爲從事，其吏高領尚書，而辟巨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

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若爲別駕。王浚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僚屬之辟于郡縣者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詡，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閭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然至嚴延年獄吏，厭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整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武坐虛僞，左遷。漢薦舉之路雖廣，而同生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初，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則薦舉漸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髻髮厲志，白首不棄，智畧謀慮應朝之調，藪則杜詩薦之，謝夷吾之奉法作政，有開君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德量積謀等，于管晏。關弘道與倫乎京史，則第五倫薦之，嚴參之勇謀不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德博備，爲百僚景式，則裴舉陳忠薦之。黃瓊之軌道樂術，清亮自然，李固之察有忠貞，卓冠古人，則郎頭薦之。邊讓之心道性達，見本知義，足以決疑審分，檢括奏合，皇甫規之仗節義，

行御衆忘死武勞則漢室于城文德則王朝心膂則  
蔡邕薦之是皆其卓然者至若虞翔之薦左雄左雄  
之薦周舉杜喬之薦荀淑皆極一時之選而左雄薦  
周舉爲尚書也後雄爲司隸校尉舉爲直任將帥直  
常坐委任受罪舉以此勸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  
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  
也雄曰選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肯道宜子任韓厥  
爲司馬而厥贊其侯宜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  
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

卷一

卷一

十三

廢罪之意與宜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豈  
似此賢之蓋是時雖行薦舉尤重聘召自光武以安  
事至魏時故人嚴子陵于賓客中至而不屈卒遂  
棄去天下鳴唱想望其風采至順帝時又僧玄纁玉  
帝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輿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  
開得夫憲聖賢之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歸生忘  
其前滿拂巾袵得以金鹿車之招矣後延聘中處士  
舉孝廉彭城姜肱汝南袁安京兆韋著潁川李膺  
俱舉行義備官尚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

上疏薦之桓帝乃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帝  
因問蕃曰若輩孰爲後先蕃對曰周生出公族聞道  
漸訓所謂不扶自直不俟自辱至于稱者原自江南  
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雖然方其初徵之  
時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他異三國時諸葛亮治蜀  
尤集思廣益時健爲太守李嚴辟得洪爲功曹嚴未  
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謂  
其能盡時人之器用焉晉武帝時羊祜所選人皆不

卷一

卷一

十四

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累也馬薦  
杜預自代卒成平吳之功其後權漢下移勢位之家  
更相薦記有如互市惟漢江後孝武帝時朝野方以  
委危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  
兄子玄應詔却起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遠舉推觀  
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開未嘗不得其任  
是以知之玄卒敗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每屬  
桓彝允一佳吏部後娶去職適與縣宰東海徐寧

通明博涉英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其所在晏曰人所薦有而不必有人所薦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薦之卽遷吏部竟原顯職謝必居官謙讓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達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圍雖有才筆未爲時所知孔珪嘗爲草議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益鴻儒系有而文人比肩將相長吏

治五類集

兩漢書

卷十九

十五

安可不費豈徒用其才力游文于陳賦議源以未盡力者則姓之伯賢舍而舉他族之孟未爲得也俗好高若面稱所聞前人之業某果甘甜後人新造安得若若士生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釋于前人豈爲若若若差役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必之份者非却而退置于後見是雅令進置于前則所謂心明智昭不惑于俗者矣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法者難移不足各杜如晦王佐之材也大王若終守舊節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後嘗令群臣舉賢封德彝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莫術而退非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

治五類集

兩漢書

卷十九

十六

中書將常何之家僮以早來有刺武人張安之張安之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國家客馬廐爲臣具草爾土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爲機密當勿厭訪賢士此間閑閑訟數百豈暇訪人未哉其說乎以用如此高宗最封中書黃侍郎以不達賢長許相李安期進曰聖帝明王莫非勞于求賢老于任職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其者但此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譴謫以爲朋黨沉屈者未

仲○而○淮○位○者○已○報○所○以○人○患○溺○矣○。○故○爲○緘○默○者○虛○且○  
招○納○李○牛○等○防○不○悉○報○使○惟○能○是○刑○。○護○毀○不○入○誰○不○  
獨○謀○逆○事○由○朝○廷○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後○  
武○后○復○國○欲○延○名○舉○以○市○天○下○人○心○。○任○用○特○廣○嘗○位○  
重○秋○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一○日○問○仁○傑○曰○。○朕○欲○得○  
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嘗○陛○下○欲○何○所○用○之○  
太○后○曰○。○秋○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有○荆○州○長○史○張○東○之○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東○之○爲○洛○州○司○馬○。○數○日○  
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

治平集

卷十九

七

封○關○臣○所○薦○者○等○謂○非○國○屬○也○。○遂○秋○官○復○馳○急○之○  
奏○用○爲○相○仁○傑○又○書○薦○爲○樞○密○使○等○。○數○十○  
太○后○爲○患○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推○李○悉○在○公○。○公○  
保○日○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時○元○帝○謂○秋○仁○傑○曰○。○  
定○事○上○書○之○官○第○儲○積○以○自○資○也○。○願○腰○展○以○供○滿○  
解○泰○本○之○桂○以○防○疾○變○。○門○下○充○爲○珠○者○多○矣○。○願○以○小○  
人○充○備○。○集○石○仁○傑○笑○曰○。○元○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以○用○也○。○其○師○德○性○忠○厚○定○知○秋○仁○傑○之○入○相○也○。○師○  
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願○。○師○德○太○后○覺○之○嘗○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仁○傑○對○曰○。○臣○嘗○與○師○德○同○傳○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仁○傑○出○款○曰○。○妻○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寃○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及○至○德○乾○元○以○後○。○天○下○  
取○計○。○啓○可○填○委○。○故○官○賞○終○素○。○永○泰○後○稍○稍○平○定○。○及○崔○  
祐○甫○爲○相○。○則○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員○。○莫○不○謂○允○。○帝○嘗○謂○曰○。○人○言○卿○疑○官○多○親○舊○。○何○耶○  
對○曰○。○陛下○今○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

治平集

卷十九

十八

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德○宗○始○任○楊○炎○虛○  
杞○引○樹○私○黨○。○排○斥○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德○宗○失○  
驛○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乘○  
致○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  
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  
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管○仲○對○曰○。○得○賢○不○  
能○任○官○。○霸○也○。○任○賢○不○能○固○官○。○霸○也○。○固○始○而○不○終○。○官○霸○  
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謀○之○。○官○霸○也○。○所○謂○小○人○者○非○  
悉○懷○險○詭○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足○以○沮○讓○爲○出○衆○。

自謙爲不羣。趙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  
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  
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殊也。今乃謂不能進  
一二屬吏。置後位。宰相則中擇天下材乎。今擇宰相  
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敕言長吏  
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  
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傳薦士詔。憲宗謂宰相  
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  
言。非親非故。不請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若

唐代高幹 第十九

避親故之嫌。使聖朝幹多士之美。賢才有沉寔之嘆。  
此乃論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尚所用非其人。則朝  
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吉甫同平  
章事。謂中書舍人裴伯日。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  
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  
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伯取筆疏三十  
餘人。數月之間。悉用焉。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及伯若學士。引李絳崔羣與同列相仿。又擢韋貫之  
衆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薦爲輔相。號名

臣。久之。京兆尹元義方。相事吐突承壇。李絳惡其  
爲人。出爲鄆州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例。  
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于情何  
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  
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  
徇公也。上曰。善。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  
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  
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

唐代高幹 第二十

遂以救其用。至唐則仕者多出科目。然然勝者亦時  
有之。而其法亦不。有既爲主官而破辟者。若張  
籍之勝。此蓋客。籍爲籍起。籍鄭。自敵中之勝王。籍  
是也。在登鎮本釋利。未任。籍破辟者。若董晉。忠廉  
退之。是也。有雖起。隱逸之士。若若鳥重鳳。之于石。洪  
溫造。張搏之于陸。龐參。是也。有特招。招舉之士。若  
裴度之于柏耆。杜佑之于李。謙。是也。而所謂隱逸  
舉之士。多。自白。承。劉。貫。甫。有唐有天下。諸侯自辟  
舉府之士。雖其才能。不。則所。來。而朝廷當救其



傳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被拘寧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拘僥斯進之士其不請尺繩于科目受羈馮于銓書者少得以自達矣

韓昌黎曰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近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

唐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三十一

惟其舉黜之當者不以親疎遠近疑乎上故上行志釋誼坦乎其無憂于下也下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詳而舉也是一不善焉可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舉仇舉子之事傳之數籍而稱忠見一善焉若親而近不說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踴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持志之言有內

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嗚呼今之居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議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舉天下人焉又非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固其本有根生于一已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降之也貴難非百年累世不可得而用非如命不惑不可得而改己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柳子厚曰大凡爲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唐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三十二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于矜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大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綽爲令史是皆終日嗷嗷而幸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盾得以代庖師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于世將相大臣

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寡矣。無之而不言者  
土木類也。則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  
而位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外思無害者其于田野鄉閭爲匠夫雖  
稱爲長者可也。自也聞擊折以往則必數其事  
其事迹上則及於功名。名迹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土木樹木而致之巖  
廊之上。衆以爲是賢以從其趨走其左右豈有

唐書卷一百一

二十三

子萬民之勞苦。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  
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  
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來吾信而吾告之以阻  
必有三問是謂曰彼誠知十數知十數知而來  
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欲交以利歟。二問  
也。又曰彼不足我而吾與哉。三問也。吾事三問也  
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也故曰隱  
信之難。雖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以然  
一不至則不可莫矣。然而君子不以言隱之難

唐書卷一百一

卷一

二十四

而不格。取士士理之本也。若有司之不善作而  
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乎者矣。有知之雖無有  
信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  
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然  
講之卒然若有問焉宰相有者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闕矣。今之世言士  
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  
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章之  
士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章希屈焉者可得數人  
潘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  
之北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  
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  
取信。猥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天下方運平今之  
文士咸能先理理不立斷于古書宋王立趙堯  
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古之文古之所難有者  
豈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未取何如耳。

宋代薦辟

宋初科目既設，猶虛不能盡致天下之才。或藉辟而不屑就者，往往命州郡牧伯與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拔著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爲鄉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棠以下二十二人，試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廣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布衣，樵定而

宋代薦辟

卷一

二十五

辭以養志，久辭廷，其後康鼎之聘，若王忠文之忠，節服志行之高，劉魁之初，憲之力學，劉鄴自身，傳教養本，謝處士就，以龍之，所以振清節，屬類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葵卿之麻，陸九淵，高寧，樂安，院則蔡元定，以高明之，表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袤，楊萬里之薦召之，同以疾辭，竟以爲學，貶家，咸惜之。其後以後，因勢用，賢者，配選，迨無聞焉。至其薦舉，則初上，皆侍從大臣，下至帶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至縣官，知縣之爲，陞調官者，皆得以薦

治不數集

宋代薦辟

卷一

二十六

舉其路至廣也。有童舉，有御禮舉，有一人而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以數者，其爲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轉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爲法至畧也。不至有膠舉之患。自天祐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寶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如樞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部舉官罷之，而路始狹矣。仁宗康定，雖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局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德張易，罷舉之，又併部使者舉員差定之，而

嘗脫而拯之他日稱探者張俊奏如初又有得  
在嘗還官太尉罷不與音聲以爲請太祖怒曰朕聞  
不與卿若之何昔日卿資天下之公臣下豈得以音  
怒辱之必得會允乃退太宗時呂文穆公奏正爲相  
漢策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謂見必同其有何人才  
落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聚之囊中故去爲相文武百官各  
解職者以此後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象正尚  
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  
對曰臣諸子皆庸懦不可用有侄夷簡在穎州權自  
守相也嘗記其語述大用之王公且爲相于用人  
遂以名譽公求其實術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  
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別人未嘗知故參知政事  
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  
穆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居真  
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使人知行簡公所居也公自  
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其宗室  
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王沂公

嘗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逆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  
色却之既而程用罷口未嘗與言子弟日獨不使之  
知乎公日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面  
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歸歸韓魏公琦薦歐陽  
公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  
以爲相而愈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諫者  
至今以爲諫歐陽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  
唐論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觀天下後世也  
上從之韓魏公嘗用知各士次不識其面既用之其  
入亦不始與韓魏公談處定公諱爲分有范張費李  
願車張兵過盛發公問曰天使路徑往還曾見好家  
其否范張曰昨過東州薛韓魏公中張看張者雖不  
識志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范張曰自入朝  
環驛傳橋道皆完其田萊墾闢野無積慶及至邑則  
暴肆無賄市易不取喧爭取宿郡中則更設分新  
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目美受天使亦  
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初范公仲淹廢中上宰相  
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面諫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

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謂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宜求識而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爲執政者數日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富公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知人之才德無者見必憎忌歐陽公之言三獎亦曰守廉謹者舉清幹之人賦污者舉貪濁之人徇私者舉請求之人太

清平雜錄 卷一

二十九

蘇軾謂大臣以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真宗嘗謂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求此人擇舉之法也大抵舉職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舉職身而已上以公取以下以公送一毫之私心不與焉愚自己出王公皆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鄭美之于午也呂蒙正薦之薦其侄謝安之于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彦博而文彦博復薦唐介此爲元之子薦孫解後之于刻伯柳也劉安世以

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鄧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哉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蓋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以呂奔從者謂勸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者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頻行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爲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曰日村館錄如汪應辰趙鼎胡銓

清平雜錄 卷一

三十

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大抵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凝范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潛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延舉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于宋代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神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誠悉無遺矣然其初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嘗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嘗爲第一而令與兄則

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爲文。則猶有禮意也。李、晁、張及三人直解。則猶未立類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愚。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從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皆儒夫姚嗣宗之官。猶出於常法之外。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須臾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行。且也可勝嘆哉。

明代薦辟

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舉辟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曹監。援蘇、洵于蒼山而進之客臺。擢程頤于西洛而真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若晁、張、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啻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才。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移讓者。舉、際、天、人、建、全、體、朋、者、安、肯、決、榮、辱、于、三、場、競、是、非、于、寸、晷、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虎、運、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明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太祖初定金陵。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洪武元年。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爲省保。商略經緯。九月詔起。

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適夏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命禮部訪求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足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棄太學以次除用。登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喜文士。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試。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論戾者。十二年詔發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

衡數之士。于是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尋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與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終過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薦送京師。上諭禮部。所中斷居貞日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議。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

老猶足傳經。豈可集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益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學士吳江薦。召徵至京。試重之。甘霖論上。每面贊。衆可。輒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還還至。是役。致至上方。中。其志存教化。頃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洪中府教授。蘇太祖立國時。有臺。毀。地。俱以。然。有。充之。其所聘用。如劉

誠意朱文憲輩。雖禮皆優崇。而頗循資序。自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排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受高爵。趨資以收天下之資。俊而有朝徒步。募金紫者。一府輪。莊王昂。衣。其。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上意。舉所知以備揀擇。如宋謙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也。王梓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杜彥良以徐木薦。擢正字。劉三吾以孫常薦。除左贊善。開濟以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光弼。樞薦。擢漢中府教授。天下應徵

至者如審恭從龍自漢江往孔克表自溫州往東池  
自寧國往來賓自臨江往陶凱來訪劉崧之倩簡然  
畢集飽胸全忠誠余詮張年各入見命坐加以茶議  
至若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傳之薦以宋景濂稱技  
茅榮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仕者顏子中也以  
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此不同堅  
立各異然一時譽起與潔而耀光明如機沉學博  
則基濂留其宗文章忠節則韓孝孺爲之伯其餘諸  
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雄風胡遐實惟嘉賴斌斌然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梁聘家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者常戶有民皆得  
見焉嘗有即權不吝委立賢無方如此建康初詔舉  
優通文學之士拜唐愚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  
孺萬能姚善及萬段并拜衍軍司馬靖難時愚士先  
已物故并得要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元年秋  
內外諸司各舉所知二年三月吏部尚書饒毅解奏  
有千戶奏薦士者初命既臣不預今千戶建制宜異  
之上曰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  
知人今能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耳用舉之音焉

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體  
授官不則罷之洪熙中建弘文閣事又舉吳訥于儒  
賢除御史累官副都宣德時所徵士有苑希正盧忠  
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樞臣起撫  
譚復薦之命召月四日范仲淹常言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堪師  
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上曰與其戎伍得人  
何如學校得師擬爲太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知府  
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吏部官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非例上曰安知軍任中無奇才異能召至京考之五  
年上與學士楊澤等語曰近代有異舉主之法大抵  
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  
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于舉之者矣大  
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遺人才自出若  
但責放于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置  
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此誠知本之論英宗正統十四年詔各處舉到儒士  
照永樂年間事例廷翰林院嚴加考試選用不中者



發原籍爲民。至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之典。詔處士中學貢天人才。甚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時曹石等頗用事。欲邀名譽文飾其退。其門客謝顯者。傲張魯教。蔡京召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梅州吳興弼者。乃司業吳澤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上遂命行人聘至京。亨即辭去。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郎選。舉人陳崇章爲翰林簡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延撫御史朱永字薦其學行可選。

嘉平奏集

明倫彙編

卷一九

三十七

臣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此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疏辭。授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日。爲道學二十年。徵處士胡居仁未就。居仁江西餘干人。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等集。孝宗弘治十年。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時僑士審辰以廷臣薦授翰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帝諱親明代之初。有訪舉有保舉薦徵公之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以所舉

之精澁純駁。嚴舉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步下注。而受舉者適當其才。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卽來流異品。亦爭自剴濯爲名臣。如葉養王典宗。諱卒也。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縉流也。而並列華津。徐典祖。厨役也。而直拜光祿卿。况錦黃子成。以吏胥守蘇松。萬棋徐勝。皆盛官尚書。自資格拘而士始束手。遂矣。且玄經鉅典也。天順一舉。遂爲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繩以試例。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問起以安車。遂令二千老干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

嘉平奏集

明倫彙編

卷十九

三十八

王恕稱銓衡多所薦拔。儲璫疏薦諸藩。遺才盡被簡用。汲引豈不以人哉。嘉靖八年。從給事中劉世揚之奏。命兩京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訪才。行走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至南郊詔下。言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廢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于世。不專于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入尚洋辭。不修實行。宜真才不可見也。其令吏視二

部備按舊典問奏舉行然終四十五年之間被薦惟  
文敬明生員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處其故  
何也○大抵奔競日盛廉恥道衰益庶官固多干進而  
大臣亦必求讓面呈身者而後登薦○予是薦舉路  
塞吏部之權益重雖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勝其積重  
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巖穴抱膝長吟已耳豈有  
肯倪仰體備輕為萬乘之器者哉○隆慶元年命各處  
撫按訪訪境內人才及南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  
訪有才畧過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

清寧類集

明代薦舉

卷十九

三十七

兵備有司或堪任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  
薦三年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友建綱名實相孚  
者請授之官時趙象吉張弘道袁祖呂潛並薦授國  
子監學正萬曆初勸政朱登允祭酒趙用賢之請召  
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王之仕長以官元錫病不至授  
待詔于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涑薦布衣  
章潢而黃梅罷九思以學行薦于直指徐兆魁鳳陽  
李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史盤田司馬樂又巡撫郭  
子章特薦西蜀舉人宋知德上嘉獎特授翰林待詔

辭不就蓋窮鄉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嘗上下二百七  
十餘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率  
以用之卒以放後或薦而不辟辟而不用用而不  
能建功立業此何故哉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銜  
士者以文章為甲乙甄錄者以書制為得人而泉  
器選之士或方而少圓或寡而少文或率其舊習修  
矜之位而不當于應悅聘之具是以往往不合于  
當時當世亦譚然排之間有以科場嚴束無待士禮  
終其身不官就如漳州陳真者又有以文章對偶

清寧類集

明代薦舉

卷十九

三十八

為選舉選謝舉子○如南朝若子者選竟以陸  
宋人胡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於  
是為探本之論然說者又為太公不古家鄉舉行  
事也則應教天下相率以鄉行立名于舉鄉舉所  
為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剝殺怯者虛墓上以廉取人  
則儉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況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累  
德行而寧取異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然是固然  
矣不曰名者實之實乎好名而矯強為善猶愈于不

好名而安肆爲惡也其間萬一有偶行欺人家修是  
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遷舉  
主選坐之條就敢不畏詎可以不肖繩人而廢先王  
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皆後而  
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  
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  
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按成法而行之是在後之  
居問其意者耳

榮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敬子美父原訂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卽學以藏策而命之曰序又曰米廋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以窮達士如行輩矧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崇道士如養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啓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廣序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而前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濶官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于大秋冬學羽

治平類纂

三代學校 卷二十

一

爲下庠夏后氏以窮達士如行輩矧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崇道士如養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啓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廣序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而前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濶官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于大秋冬學羽

衛在焉商學以祭衆祖春講夏弦秋學禮在焉齊宮

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

脈賦賦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庠序凡州皆立

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

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壁上泮宮亦有大學有

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

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共國

學官之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日至德教德

孝德教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民養以道而教

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教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

廷食紀軍旅車馬諸子掌鬯子之律使之修德學道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

子弟有違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詩

曰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成大聲大

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以樂

儀曰行以肆夏起以來齊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教

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教

治平類纂

三代學校 卷二十

二

令而此之願其不散者，巡舞列而捷其怠慢者，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其造士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特觀而弗誦，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

治平類集

三才學教卷二十一

三

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縱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其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崇辭焉，五年視博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遷，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節操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典之，乃垂教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飲，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于是比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役令，用起教于徵，朔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若春秋祭樂，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

治平類集

三才學教卷二十一

四

視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皆是時，教始于比，閭設于州，鄉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遺棄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技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

被遇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有不待問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而當其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夫之所道鄰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悅蓋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

治五類集

三代學教

卷二十一

五

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爲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曾子教于典樂殷之太學藏于賢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職是爲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爲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爲

和非禮無以爲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兩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禮之爲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設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後茲豈非禮樂之相爲用耶常觀大司樂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養而後合舞蓋釋奠于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

治五類集

三代學教

卷二十一

六

舍養者所以典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常並行也既舍養合舞于其春而後頒學令聲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遺士受業必詣太常爲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訪學典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大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賢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

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勝於此。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臻乎學校。所教不臻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學。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黨正。州長。各屬民而誦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

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空。降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益未嘗驟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兩漢學較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小者爲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越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親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缺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遘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

治平類纂

兩漢學較

卷二十

九

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毛合造戍，旬月以王楚，不濟牛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及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處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魯中諸儒尚講編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

者，咸著遐首，遂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初使掌故見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賢清淨慈儉爲道，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知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治平類纂

兩漢學較

卷二十

十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原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及貴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納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示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  
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卓道之選  
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今陛下茲勸學修禮崇化風賢以風四方請因舊官  
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  
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  
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  
今相長承上屬所一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留平類集

兩漢學校 卷二

十一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取試能通一藝以  
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  
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才及不能  
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日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請於尊  
卑培公於齊則韓國生於燕韓太傳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曹川田生言春秋於  
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皆得列於  
學官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濮陽翁及卽位乃詔

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  
平奏帝稱制臨決而經學高者增立博士員以傳  
習之元帝好儒詔郡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  
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  
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  
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隄爲  
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刻何因是說上宜興辟雍  
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益拱遜之容以風化天  
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

留平類集

兩漢學校 卷二

十二

立辟雍禁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  
以定讞而已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  
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  
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  
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臺爲學  
者築舍萬區爲東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  
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  
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

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太小夏侯氏詩齊魯禮大小戴春秋嚴頗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遇相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諸諸生雅  
 吹擊磬壺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管明堂辟雍禮臺未  
 用事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傳法  
 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  
 雲物祖制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闐闐門  
 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開蠲祿賜  
 別立校舍搜選尚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  
 令通孝經章句異國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  
 平矣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肅宗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閣書棧永  
 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  
 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  
 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誠非詔書實選

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  
 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  
 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順帝  
 初將作大匠程璜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  
 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  
 者頗廢至爲闢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  
 從之詔總太學更開拓房舍焉陽嘉元年太學新成  
 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  
 而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  
 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于鄉  
 射月一舉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  
 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  
 桓帝延禧五年太學西門白壤表指上疏曰太學天  
 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畫諾  
 坐肅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逄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誦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肉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治平類集 兩漢學政 卷二十一

十五

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惜言果驗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願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易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馥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吾儕方俗間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牧州郡三公，專用碑石，武

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相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賢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積廬翬建，麻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廷，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

治平類集

兩漢學政 卷二十

十六

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竊其聲說。夫書契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推所謂譏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治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批弊，朝綱日陵，凶險屢啓，自中智以下，靡嘗其角離而權強之臣，息其圖盜之謀，豪俊之夫，風于鄙生之議也。人謂先王言也，下畏遵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策可移翰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制挽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北于殺逆其則有意乎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先武邇漢中

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

樂繼以明章延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

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

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

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

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

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而發視死如歸夫豈特

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奸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缺袁紹之徒從而搆難遂使來與播延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嗜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強抗如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人久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跡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晉六朝學校

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禁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卽位，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選除限不通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中。公學士銳精漢唐卓茂，精神競慕，臣以爲博士者。

給事顧華

魏晉六朝 卷二十一

十九

進之淵數六書所宗，宜隨學行優劣，特以丕吹之位，敬崇教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制之時，有詔議國丘。晉延學士郎中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暑氣幾止，至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員，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學業廢隕，乃至于此。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署，應帝元康元年，以人多，復欲辨其涇渭，于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

給事顧華

魏晉六朝 卷二十一

二十

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稍脫之倫，易以玄士，溺虛格放，而戒修警視禮法，繼觀名狀，流溢無節，貪食溺女，視爲性然。時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教儒教，頗尚刑名，常著廢莊論曰：「夫獨搆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譁于衆，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須子者不具德以應備，故庸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夾萬不同，孰知正是，靡首陽之精，三黜之志，磨頓之甘，落毛之憂，枯槁之垂，賈石之死者，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以情之難肆，權道行以致訟，悔司微之貽悔，督虎帝之新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教雖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邪根而微息，滅功過，率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無無，執道以離俗，張網于不逮，節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官默所求，究就焉之以爲風乎？夫養生者，望大庭而撫焚，尊

獨高于不足其言說謂其義概說衆人困籍之以爲  
美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  
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  
作而風俗頹然與浮雲俱征與利爲並肆人以克  
已爲耻士以無恃爲通時與履德之譽修有蹈義之  
愆驟語實罰不可以造夫屢擗無爲不可與適變可  
勝悼哉又李克深抑虛浮常將受以爲道不可以  
一日廢亦不可以一刻擬不可爲下哉則亦不可  
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風仁義固不  
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然陵夷已久辛莫能正晉  
元帝初立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王導上書言夫  
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序今若  
律遵前典與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府  
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處修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  
時戴逵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典禮修學  
于沐浴之間四方聖俊哀然何風身遊者七十餘人  
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于魯衛賢哲之于曩  
時廟與不廟故也自頃強敵飲馬于長江兇徒踰張

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勳爲茂草文章散滅圖讖  
遺此蒼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今或以天  
下未一非興理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儼道  
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此  
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神視作樂者  
衆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新將率旗之士亦未有從軍  
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堂之功  
刺壤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誠窮道崇儒創立  
大業明至治之千上宰輔贊之千下夫上之所好下  
必有過之者焉是故殷創之節舉而兼白之修成挾  
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虛之爾也謂宜以三  
時之隙漸施修造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校孝武  
太元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  
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耻與其列庠寧以世方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流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  
浮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  
後世鑒戒耳豈能傾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  
浮譽資膏粱之傲誕莊矯馳以爲巧弱無節以爲俗

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製邦，信矣哉。吾國以爲一世之禍，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數小迷衆之惑大也。崇崇儒抑俗，率皆如此。又征西將軍龐參在武昌，置學宮，明爲條制，欲令法清而入貴，又辦造禮器，粗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竟尋卒。又廢宋高祖受命，明年建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始立國學，至二十七年，廢廢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虞江何尚之立佐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嗚呼學者所

者，錄是元冠翁然更尙儒術，及東晉欲廢學，國子勝教曹思文上表言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上，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無謀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年原明山賓吳郡陸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玗補博士各至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原共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遣學生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臨典駕，釋典于先師，先聖策試，曹子盼謂授之司各有差，帝亦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尙佛，自天監改元卽不肉食，此躬行也，而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人主心術所尙可不慎哉。陳文帝天嘉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興，學士沈不省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尙于尊儒，威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

璵林璧水業盛于兩京，蓋忠孝之理既明，則君恩之道攸固，執理自基，尊公所以維解歌樂已細，鄭伯于是前亡千戚舞而有荷至，淳宮成而誰夷，長想洙泗之風，數懷淹沒之盛，有因有家，莫不商已，梁太清季年，數鍾石剝兵戎外，侵好問內，曷洪儒碩學，解散甚于喬黃，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幕，咸均自斯墜業，皆宗于是，不修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歡，陛下繼曆升統，擬鏡臨宇，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訂述儒官，過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禮登負笈，錯劍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寧可使舊教偏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蕪堯年，詔付外施行，然時裡喪亂，衣冠珍碎，冠履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隋文帝既平一寰宇，稍責群儒，于是四海九州，輿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觀釋奠之禮，自京邑達乎四方，皆磨費較齊，尊趙魏學者尤多，員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稍華宿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

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雖存經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問奏焉，于時魯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板辛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所教諸經說疏，縉紳咸宗，師之既而，窮者種族，休業邊疆，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益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于亡，傳曰：學者將墮，不

隋志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正化之本，源繫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漢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楚楚，叔孫取貴于墜，漢其餘處環堵以窮，富貴安隨



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湖之爭，徑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籍紳碩學，濟濟盈朝，統核巨儒，往往傑出，其雅節與義，雖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右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書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奧，窮其枝葉，考其

清江類纂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消，通達乎近古，巨儒必歸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茹諧，康懷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黼黻，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必委弃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賦之士，安肯滯于

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鵠石之宮，群英自遠，是俗易風移，必錄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清江類纂

卷二十一

二十七

唐代學教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監學生三百人。有大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八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爲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爲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吏主焉。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亦甚詳矣。太宗稱風沐露。銳情經術。卽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卽位于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開輒召計古今述前王成敗。至日晡夜爰不息。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制大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佐貳也。皆飛騰皆鼓博士授

自正類集

唐代學教 卷二十一

三十九

治平類集

唐代學教 卷二十

三十

之經四方秀又拔策員素。坐集京師。而文治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十餘人。修秋方扇。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鑒五正經說。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幸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共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節六學生徒于東都。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祿閣。律學隸詳刑。玄宗卽位。重儒學。詔群臣及州府縣舉通經事。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忤諫入勸。諫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老造。腰與使內侍昇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陸堅。願以爲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帝王于無事時。往往肆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爲益者大。爲廢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各置一學。而擇其貴教授焉。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殷博彙群書。以故經緯大  
儒。又稱開元。至二十九載。始置崇文學。習老莊文  
列。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廢  
第。國子舉進。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  
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祿山之亂。兩京所藏一傷  
矣。埃于是。開帝區。臣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  
事。義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  
殺不登。兵革戎動。而粗豆之事不廢。須卒戎車屢駕。  
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蕭昕時  
治本類纂

唐代學以卷二一

三十一

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教教本。帝悟其言。詔薛臣  
著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錄業者。聽補生員。二月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  
將往聽講。子弟皆服紫。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  
講經爲文。僅能執筆。章句。遂自謂才兼文武。人莫  
敢與之抗。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  
者領之。不聽。蓋自天寶後。學較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西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憲宗元和二年。始

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老佛盛行。儒道  
瑜。未。濫竿。儒紳者。顧相助波。頹翼其幻。惟昌黎韓愈  
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喟然引繩爭。四海之  
惑。屢踰而復振焉。大抵當時上之奸尚。與下之婁習。  
類多疵駁。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  
而崇元亦有學。文宣有祠矣。而位元亦有祠。嗣至元  
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義者。篤  
于詞章。自楊綰鄭餘慶鄭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  
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雖文宗定五  
治本類纂

唐代學以卷二十

三十二

經鑑之石。張參等。是正詁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該李  
觀所謂德字。將推。教源將乾者也。

舒元典記曰。昔。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  
下。可以允。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唐堯知  
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教胄子。誕敷文德。  
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蓋也。則  
必濬之。其奉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  
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仲尼承之。孜孜日夜。靡

不敢緩祖述之憲章之。侯于師尊張于誅酒上  
序。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人室者升堂者  
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奸臣賊子  
猶解曰周公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  
可須臾弛耶。至意政犯之望其源源未絕而已  
自絕于天下矣。漢初機息于戈復濬其源而董  
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事之漢  
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  
用于支取天下其道正于漢氏及關儒官立索

宋○代○學○統○元○附  
朱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  
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太學生以八品  
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大  
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  
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廡月書其  
行藝于籍。行誨率教不展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凡內  
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舍取旨授官。一  
優一平爲中等。以候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平爲下等。  
以俟省試。元祐開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  
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  
崇寧棄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  
下。于是縣州郡貢之辟雍。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  
之制益詳。初國子監因周舊制。頗增學舍。以應落石  
孫棘學受業。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即仕  
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諸輔皆得立學。度曆四年。藝  
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于是詔曰。儒者通  
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泰  
得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  
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凡懿德敏行何以見  
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愚夫遇人以薄者  
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導子大夫之行更  
制章敎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  
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  
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  
宿學有道業者錄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  
其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  
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大學就發學愛得其顏子  
所好何學論大異之令分主敎事淹卓然有得于古  
守約達才之敎者如此神宗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  
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意欲以差次升  
金其最優者爲上舍免奏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  
送額以此取士罷廢科舉四年命諸州置學官給田  
十頃賜士初置小學敎授特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  
爲帝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當養時言道  
學者程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而蒙明允大  
之會歸于六經頤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  
爲洛學古學蔚然勃興傳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于  
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  
人並蓋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神宗于頤爲甚  
信用會王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下尼不行至徽  
宗政和間宰相因事免敎散元祐學術之禁學官轉  
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博士弟子語稍及於兵節



之變。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誦。決之使天下志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臣疏而討論。諸先儒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三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二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至諸史時務附焉。則士無不遍之經。無不習之史。德

卷二十一

三十九

處者遠可爲世用存學誠之謂品器實有建勳之人  
飾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業必用領會通融之意  
以漸積勝之塗蓋古之教學主乎教人而不固階級士  
獲士之來者爲業而不齊和且以事朝政事而之推  
信薦呂希哲之言曰保家之端太學之治尤簡庸于  
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選擇其  
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專教場規矩之事故舊是時  
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  
藝稱弟業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德有古法之遺意

卷二十一

三十九

治平類集

宋代理學  
卷二十一

49

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求于學，其奔趨權勢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溢，舍路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常問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悉以促其嗜利苟得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溢，以還諸州罷去含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治平類集

宋代學政 卷二十

四

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潛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貸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貢以教導之資，則州縣之學亦稍加義理之

宋代理學  
卷二十一

49

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然獨其私議云：「備議雖未止，議者慮之。」自崇紹王熙豐，故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專用程氏之學，潛居教授，循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陸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士咸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忌惡，上書言大學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廢發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不傳而傳之頤，任官推託，淫說波辭。」曰：「此伊川治平類纂。」

宋史卷之二十

卷二十

四十二

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勅教遺既就，道問之留不達，懇辭曰：「學程氏者，教也。生事之十二年，設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盡程氏所教，得不得其師說，使令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留不達。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言：「君父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

義可想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廢。孟之言資口耳，取世養微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願學，是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自嘉祐來，願兄弟及邵雍、張諒，皆以道德召世公卿大夫，致珠玉而師尊之。爲王安石、崇寧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諱官，言治學加封爵，著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用有策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于是公輔等交章痛誡其學術，所備送罷去。前治平類纂。」

宋史卷之二十

卷二十

四十三

道學之禁始于此。初，秦檜本從游，既爲程學，靖康中京師失守，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梟圖奸黨，爲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是以自快，右正言何若、同翰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幽學，請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申禁焉。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議，搖激徒爲名高心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願安石之說取士，而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



頌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已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願部中外痛革。于聽納除授間。損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實宗社無疆之福。會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林栗與論易。兩結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尊尊。所至輒爲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擬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求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送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諱而傲脫不滿。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既除郎官。于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傳詔以爲事君無禮之戒。帝謂衆言過當。相肩必大曰。熹上殿日足疾猶未瘳。率勉登對。非有傲脫。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而襲鄭西陳賈誼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第恐游辭一倡。謠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

文閣奉祠去。追韓侂冑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已也。欲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達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蓋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勅學士。尊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燬而泯。洛閩之書。送爲世大禁。有胡絳者。故常謂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菰不能有加。大不悅。日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常掠熹語。蓋說以自售。至是其誣証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簧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詔熹落職。罷元定道州。後禁稍弛。其後言自韓札存。救備建中之說。急于承奉者。取僞黨文爲覆用。建中靖國之專事。爲承鑒。茶馬使丁逢樞論調停之害。且引竊轡任伯雨之言。以爲證。務視之俾不通。于是願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命壽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誦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耳。蓋侂冑僞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詠死其黨。其獲罪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淳祐中。詔

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惟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諫不  
報而武學京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  
事輒京尹趙興善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  
明日遂行與善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紛紛帝曰學校  
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  
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其一氣之脈後寶祐四  
年丁大全逐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鍾林訓祖  
曾唯劉鑑陳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因取旨削  
六人籍編逐州縣司索率二十番生風帶逐出關  
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  
爲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  
絡之于是加太學贊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嘆其  
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橫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  
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則視藥之忠直又大不  
侔矣豈下之志趨歸上屬率乎曩者勵之以明道正  
說之學故下亦以明道正說自勵似道誘之以利利  
足陸者雖然士之在學校者講聖賢之書受教養之

恩訓何而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已非運世所宜况乃  
操持不固終以利見奪則豈不羞聲序職永冠之甚  
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鈞黨同日而語也矣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  
八人入學按此元道學之始也世祖二十四年設國  
子監立國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  
紙幣飲食仍隸集賢院又史院諸官亦領上議曰  
成周國學之制畧見于大司樂其禮可法者見于  
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問焉漢武表章六經  
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  
詳齊今可考也宋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舉至  
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  
所謂三舍法者學宜和之獎也至秦檜而復增之  
月書季考又甚于唐明經帖括之獎唐楊綰嘗曰進  
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  
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  
既廢而國學定制深有典學教胥子之意倘得如唐  
制五經各立博士傳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

義至于當時之要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勸樂刑政。兵農。清選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邱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孫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廢諸書。定止于四書之說。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迨者江南學校。故法止于四書。髣髴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微。靡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

治平類纂 卷二十

四十七

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述也。于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向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清源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當以儒術誦。雖國學而化。成于

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如何能以病工。世教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進化之地。各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來。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之。臺憲考

卷二十一

四十八

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是年司業司上。諸路所設學校。凡二萬一千三百餘人。崇時集賢。修撰虞集爲考官。謂同侪曰。聖經漢遺。非人之見。可盡不必。先有定意。若先有定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服其言。故所取多得人焉。泰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集典前法畧同。而防閑少加嚴密焉。

明代學校

明太祖未即位時即建國子監興學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者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今朕統一天下復古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講聖道使日漸化于先王之舊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日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間闕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見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

卷二十一

明代學校

卷二十一

中華長學優者在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才于是選林伯璽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遺之而廢翰林院修撰檢校為郡學官已後命將官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益重郡縣學如此力帝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訓先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廢既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曠去郡稍益遠可轉學使士得一耳目專于學竟然喜因此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命江都築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甬教路視為位置規畫明年成帝親詣學祭孔

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莫倫堂論祭酒顧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古聖哲不偏名而德行實膺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事天下于中正故為萬世師鄉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為教婦天下于道復尚書大禹洪範親友覆開諭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為祭酒時初設學學律家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曹國公李文忠以熟臣親重領監事勸繩糾訥也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于恩義並至恒寢食

卷二十一

明代學校

卷二十一

堂廟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導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又常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查常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日然未對曰未也帝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器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遺也蓋時帝方創制天下而有才造士顧勸備如此一傳建文代飾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則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樞之化將歟盛哉

永樂初，諭學士胡廣等請楊榮金幼攻日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誼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御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修葺。于是遼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歲等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序。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勅書心講究毋虛文。于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祭祀孔子子釋老官會鄱陽儒士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一 五十一

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帝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鎮州，會司府推縣官鞫其罪。建文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奸惡端士習如此。至正統中，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為李文忠時，南為陳泰酒敬宗。于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為勸懲。且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幾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英國公輔儲侯伯二十餘人至，告諸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誦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

咸讓坐。惟英國公以青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議生雅歌投壺如古儀，退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舊宗之政肅于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浸濡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諫劾御史十三省按察司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為申督者而進。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總業為三等，德行優文學醇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有能而細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一 五十二

經義優治事長而德有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徵務士于木實而例廩生考職者俱退，庶為民父兄咸憚惜不務子弟于學。提學御史開禹錫請停進學，乃與先是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政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與歲貢同。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盡其心也。近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于卑陋，安望有資于治理。

哉憲宗口祖宗以來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竊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當是時陳泰應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冠昏器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聘肄習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奉之已徐行結視周旋整折裁繁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香燭燭如白晝晤晤之聲猶然這時以二燈前導省勤之學士旋奮前後三年章庭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筆之威即與見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于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當時督學使者之冠蓋身先之也弘治初監規積弛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繼南祭酒以編修羅欽順爲司業皆宿儒經先後祭酒兩雍律已宰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美金爲祭酒錢錫盞籍于官均

瞻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豎廟街派監蓋市地闢其邪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贍槨皆美金不自私一錢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自首餘經史付度外故學專而謙益恒而郡縣學列官闕冗未論即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之文蓋程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濫洛之微言大義既絕咄嗟循循者非心到自得徒囑于空言而已于是新會陳獻章始復追沂程門主靜與欲之緒而悅有得焉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其後尚書湛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林爲編修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廣釋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論者頗訾其質行時王守仁講龍場實始悟知行合一深旨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誠意特傳之旨日弘席簡易真切高明奉季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向往至數千百人于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陳而風俗一變至嘉靖初載垂意于興學明禮之務製敎一箴注朱熹程子四箴范浚心廣頌天下府州縣學

風士蓋先天下以聖學如此時用大學士張璠、謝  
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  
蓋、顯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通  
廉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授精極意、研索  
探討、歸于古雅、爲作人取士之隆云、始祖宗時、重國  
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願望者、以  
充、諸體體遷陟于他司、絕等、卽博士學、正錄學、博行  
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別坊局、已乃真內臺、當是時、國  
學生、非強學登科、必須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

如異時、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選學以克、迨  
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榜者、凡推選坊局、纂修  
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  
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于陞陞無等、故廷臣薦士、  
以起家、學官爲美、試後久利笑、師儒之職、益輕、會試  
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  
心焉、因取克、征精力、既應學、術既修、無能爲諸生、先  
于是奔走有司、結縻富豪、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  
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濫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  
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  
終然、始祖宗朝、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簡點身心、  
爲文一主典實、諸劉翰老莊、及獵奇圖異者、概不錄、  
于是文治漸開、自弘治起嘉靖、初最盛、其後學、叢所  
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卽及經、昨義者、皆徇、時又  
學、無師法、縱有成說、講貫粗通、以爲取足、行文而止、  
于微義與辭、固無深解、爲也、于是嘉年、舉力、獨取  
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卽異時所  
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

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益靡盬。而少俊者多得售用。猖狂自恣。甚至淫聲酣歌。伍俳優不耻。彼其以國家設科取士。直爲祿利資。旦夕致高第。取右職。試官異時。業棄如弁髦。卽从昔受學師。升沈稍異。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他追殿閣。哉萬曆初。輔臣自降詔。申勅國家用經術造士。爲實學。禁勸書院。標門戶。聚黨爲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勅造茂貢士。若附學生。勸嚴遠以充。然謬悠日久。未易卒遷。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修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衛道之嘉謨也。則凡有教士之任者。不專責記誦。而導之以潤身。不專試詞章。而稽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選。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聚語之。第令于聖經賢傳。字釋句解。沉潛反覆。以身踐之。以心驗之。奚患人才不古哉。

本朝

明代學校  
卷二 一終

五十七





量是和樂亦如之至其分樂而序也冬至圖丘則圖  
鍾爲官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六變而天神  
降夏至方丘則圖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  
爲羽八變而地祇出宗廟之中則黃鍾爲宮大呂爲  
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九變而人鬼禮是何所用之  
不同而迭變耶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  
細入氣散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  
也其道在樂則三官最著天宮取相殺父道也地宮  
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圖變

卷二十一

圖變

卷二十一

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簡韶之樂九  
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官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  
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於羽水徵宮又羽始終  
水也水爲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  
九其變八起奏徵火徵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  
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  
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  
音而動故蕭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  
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雲蒼升  
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  
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八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  
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  
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鬼陰而  
抱陽覓升覓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  
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  
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微居之天市垣在辰  
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  
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

卷二十一

圖變

卷二十一

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實爲鬼戶。亥有木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於官。五人鬼宜可禮矣。後世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也。之合。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

清平類集

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五

百物考神納實也。曰曰養實。所以安靖神人。歌。酬。交。酢也。五口爽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流伏而出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宜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宜中氣也。四間姑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彝物也。細均。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均有鐃無鍾。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蓋其致謹於律如此。漢興北平侯張敖首治律曆。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曆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萬物者也。而黃鍾爲律。元黃鍾之官其數九。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釐。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官。故曰音始于官。竈於角。數始

清平類集

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六

於三。成於三。終於十。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然其始不言律。而不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極。及言兵之極。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蓋當文帝時。罷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軟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固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介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

是數。元帝時，即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似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蓋陽以員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皆參天兩地員蓋方覆六個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

清平樂 卷二十一

其鍾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其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總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而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特姑蕤之實，惟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蓋管編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鼓而應者矣。然音聲精微，綜之者鮮會，房制而後，元始中，王莽秉政，欲

權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與領條奏，言之最詳，其言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宜氣有三統之美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者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于未令，標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合陽之施，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

清平樂 卷二十一

地之道曰剛與柔，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茲萌，通族出于寅，人率而承之，仁而養之，義以行之，今事物各得其理，實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人卦，伏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三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未易

日東北喪朋、週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行五 新集

周禮律呂

卷二十一

七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入爲伍、其法皆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不特此也。夫律、律生曆、制器、規、圓、矩、方、權、衡、準、繩、嘉量、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其不用焉。度量、短、長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

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辰、未、戌、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量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合、用度數審其容、以子、辰、未、戌、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合、以井、水、準、其、榮、十合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備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如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合容皆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備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爲五則、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此所以爲萬事根本歟。東漢元和元年、殷形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特加嚴崇、其以準法教子、宜、宣、通、習、願、召、宜、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宜、選、罷、自、此、律、家、其、能、爲、準、施、絃、候、評、莫、知、復、見、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問、舊、藏、乃、得、其、器、形、制、

治平類集

周禮律呂

卷二十一

十

如易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敘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辨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太雅常數及候氣而已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圍布緹縵室中以爲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莖夾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動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今鑄銅工朱玉巧有慧智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人見知夔今玉鑄鍾其

清平類集

卷二十一

十一

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故作玉其厚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自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謬也至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則其聲樂多不諧令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變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加各用發實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方之一而以本官管上行度之則宮定也因宮完以本官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

相因隨完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殷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曷爲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嘗識曷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曷自以爲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乎相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勘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徵咸歸宋元嘉中大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

清平類集

卷二十一

十二

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十二歲之日律曆起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合一律所建日辰分數通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廷

實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之。考聲微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是將武帝既素善律，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立為器名之為通受聲廣九寸，宜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律施二絃，一日玄英，通應鐘二日都陽，通太簇三日朱明，通仲呂四日白藏，通夷則四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屏笛以宮通聲，考古鍾玉律，并開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故以

其聲遠不辨，準須杜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九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置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後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畧，而張光等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道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苟有毫釐所得，皆開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

尋奇貴，時以商音蕭實黃尼而止，此齊錄藏辨府臣，與秦彈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得觀雲色，常與入對語，明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雲，飛來也。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江州四壁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往，與管夾相應，若合符筭焉。

隋唐律呂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宜若合符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號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古譯之且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商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發聲更紐柱相飲爲均惟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官乃用黃鐘宮聲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展其于十二宮七十七音制皆乖越其有通者又以編縣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

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音越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編解六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合于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絳柱之變爲八十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四調百四十律變化終於十二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其事皆明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嘆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正不爲時所好太常善知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咸人及月今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問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



律漢七始之文。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告闕。四時不備。是故舞官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官以小呂爲受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以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五分。正定律呂。時何妥駁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并十

治平類集

隋書律呂 卷二十一

十七

二律旋相爲宮日。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休艱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惟取黃鍾之正官。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簫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七調之謂。曰近代書記所載。漢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則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有三調而已。肝牛弘總知衆事。不能精究音律。實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聲製。設之崇牙。懸入用

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俾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長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與及蔡子元於普明等。以候節氣。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八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

治平類集

隋書律呂 卷二十一

十八

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笑之。曰。臣擬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也。今于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是時鄭譯牛弘卒。彥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譏定。依京房六十律。而面六之爲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

爲七音、音爲一調、凡十二律爲八十四調、其說甚詳、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二、無、登、歌、易、中、等、十四調而已、豈易言哉、唐興、武德九年、祖孝孫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李孫又以十二月放租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商呂、迭爲網紀、作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

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結以宜其聲、長九尺、張結各如黃鍾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大焉、而發調歌奏之曲、由之以出、其說曰、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鼓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得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平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道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神理人、厚風俗而恢教化、宗周以上、胥山斯道出也、噫、言似精矣、然不再傳而律遂過於高、何耶、由是言之、樂有所謂本、中、聲者、樂之本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乘本以正末、若琴瑟、振頌之易也、就末以濟本、猶治絲而紛之也、先王之德、樂竟徒事其干戚羽旄、鐘磬管簫綴亮疾徐、以爲世俗觀美、哉、探天地之至賾、收陰陽之妙美、得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揚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黃鍾倍乎其爲樂本也。黃鍾以一而生三以三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之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書之辭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倍乎無不在其中。是則元之文高極蒼天深入黃泉大地也。珍藏也入歲良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爲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法猶足以華元又混以是而制作焉不足以考中聲。

裁黃帝之雲門、顓頊之五聲、帝嚳之六英、堯之咸池、舜之韶部、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大有、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黃鍾，也是以奏之圓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搏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來翔，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爲博識之士，相與論撰定次多矣。由漢以來，則有京房之六十律，由唐以來，則有祖孝孫之八十四調，因而轉相傳述，又從而損益高下之，其間祖意決若眉睫之論，無所考者，類皆稟經。

任備後紛紛爲此贅疣也彼烏知所謂中聲哉古語有曰黃鍾妻蕤瓦釜雷鳴吾知始爲此曹設也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本不過宮絀不過羽當以黃鍾之中聲求之也

宋代律呂

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  
隆初用王朴樂、藝祖嫌其太高、遂於哀思詔重加考  
正、時判太常寺和峴取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校  
朴所定尺、短四分、則聲樂之高、益出於此、乃令匠古  
法、以造折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按其聲、舉下  
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柅黍累尺、校  
律亦相符、合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景  
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

嘉平樂書

宋史律呂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嘉平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宋祁李照范肅等與  
其事、照以爲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棚部  
樂高二律、夫樂而高五律者、二律也、是謂冬與蕤、今  
春召秋氣也、安所得和哉、五代樂壞久、而外以其意  
創修、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幸以短絃、其編鍾鐃、無  
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氣失度、大  
浸小抑、非器也、臣請依神舊律法、鑄編鍾一虞、樂可  
實和、詔於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湖州求上黨黍、  
由黍以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茅灰以候氣、

之鍾成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

樂四律、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以爲  
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  
十二倍於龠、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鍾鐃之容、差大、更  
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時照以  
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鐃、絕中太簇、樂與  
器自相矛盾、皇祐二年、復置局於祕閣、詳定、而胡瑗  
阮逸房庶皆驛召預議、而議者安所習爲、至常、鏡用  
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寸

嘉平樂書

宋史律呂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  
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  
之龠、固徑容受四者之法、皆相譬而實可得也、今驗  
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  
圓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  
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圓九分者、空圓圓長九分耳、以  
圓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圓九之法、  
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  
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

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鐘磬本爲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錡註單之制，皆抑而不

清平縣志

宋代律呂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則於長九寸不合。見地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寸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解音樂，獨傳銅斛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尤。而熙等用上黨秬黍大者累尺，小者實倉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

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論互異，時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十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衆莫之

治正類集

宋代律呂 卷二十一

二十六

作，而秘閣范鎮獨是之，乃爲言曰：熙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空徑千二百，而容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臣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底說造律尺，會律徑三分，則九分，長十九分，會徑九分，長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千二百黍，帝召輔臣觀底所造律尺，

俞又今處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今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皆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行相成。非是。當改徵爲變羽。易變爲間。隨加言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加以其國選謀定。所是時。暖溫制樂有定議。乃補虛試校書郎進之。范鎮又上言曰。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

治平縣志 卷二十一

二十七

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相黍也。律也。尺也。合也。強也。解也。華鼓也。惟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

不。相。然。後。爲。得。今。皆。相。反。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存。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矣。可。得。哉。請。以。臣。章。下。有。司。同。黍。之。二。米。與。一。米。就。是。律。之。空。徑。以。牙。牙。與。三。分。四。釐。六。毫。就。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是。當。黍。圓。制。與。方。制。就。是。律。之。方。尺。與。其。外。深。尺。是。當。尺。是。解。之。方。尺。與。其。外。深。尺。九。釐。五。毫。與。尺。有。末。五。分。就。是。惟。衡。之。重。以。二。米。相。黍。與。一。米。就。是。

治平縣志 卷二十一

二十八

律。律。之。論。往。反。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衡。論。之。鎮。得。蜀。人。房。庶。言。謂。制。律。之。法。必。以。一。黍。爲。一。分。黍。實。黃。鍾。九。寸。之。管。九。寸。分。其。管。之。長。可。爲。一。分。是。度。自。律。起。也。若。則。律。長。黃。鍾。平。本。之。度。起。黃。鍾。之。長。以。子。較。相。黍。中。有。六。黍。之。廣。九。十。餘。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本。無。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其。意。謂。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九。寸。分。開。得。黃。鍾。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鎮。之。就。是。面。先。之。說。非。也。

然庶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則非必如其說則律非起于度而起于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樂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光與爭論在復前後三十年不決大槩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開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數安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且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

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衆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衆黍之法漢制特以校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合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焉耳。未嘗專言衆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禮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而方俛俛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蓋亦疎矣。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所易阮咸張文放之後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衆黍或專求之於周禮漢斛與尺之屬何異刻舟而求劍哉。元豐時楊傑言大樂七聲并上十二均圖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官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

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  
無變聲均德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  
於一隅故官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官樂章具  
著於圖因召范鎮劉几參定凡條所奏下舊樂三律  
范鎮以爲聲難鄭衛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簇爲  
黃鍾官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采獻復下  
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徽宗崇寧三年正  
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  
中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  
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  
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  
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  
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圓乃容盛也則度量  
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大者清  
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  
宜用帝三指爲法先鑄九鼎爲鍾均絃裁管爲一代  
樂從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大小不合備書請罷大小  
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因請

帝指時止用中指不用徑圓爲容盛之法遂爲正聲  
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  
蓋以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官六  
商六角六徵六羽六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官商角  
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  
有災變則黍酌歲氣運講以調之此謂歲會氣之平  
也而禮部員外郎陳騭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上所  
撰樂書二百卷其說曰本乎乾反者爲六律本乎坤  
反者爲六呂六律左旋而生同爲同位所以象夫婦  
六同右轉而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隔八而生所以  
象八卦旋之爲官所以象三才丈之以聲不舉乎五  
播之以音不遇乎八展之以舞不遇乎六要之土會  
鍾中聲而已太極旋宮之制與易者卦六氣之數  
相爲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爲三以象而後制以象  
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初以象閏而後受  
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則知陰陽之律分而  
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官則三亦象三才之德也  
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



也。分樂之序則秦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聲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應天神以國鍾爲首。禮地祇以商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在辰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世以先儒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寫尊卑之意耶。政和末蔡京引

言三類集

宋代律呂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沈宗堯爲太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大少之議時京子欽挺舉太晟府又奏曰爲爲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半之始爲曰此大少律也爲信之以自故故因執爲是遂不用製廟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派聖傳義理精究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敬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

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輕焉至治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背秦代廢新聲導欲增惑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棄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生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和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贊吐

言五類集

宋代律呂

卷二十一

三十四

絲而商弦絕水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觀應季入東古樂太陳始以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萬宗甫渡時胡銓著書律論曰夫律度量衡者也淵源於馬遷灌陽於班固劉昭紀其流蓋康京房欽樂之之徒相其泥而極其波遷者言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爲宮五以九爲法實如法得長樂寸則黃鍾爲九寸矣又曰五二實八卿十六辰六寸四夫正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二

所謂下生者修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才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乎。馬遷乎。固之言黃鐘之實八十一。十分益還意也。然以林鐘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爲六。百四十。林鐘太簇之實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魏曹王製律而與黃鐘商微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益還術也。然其言三分難實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夫。所謂兩倍之。豈大呂實之比於大呂。則樂實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蕤賓之論。至於夾鍾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淵源於莊周乎。遷固之意。屬則詳矣。然樂實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蕤賓。則何也。蓋雖之說。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蕤賓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蕤賓。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蔽亦由夫不知大呂有兩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挹其流於劉昭乎。若夫

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爲黃鐘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初未嘗有徑三閏九之說也。康之徒惑于八十一分之實。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徑三閏九之論興焉。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鐘進於鼎。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焉。以下生。由依行進於僂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焉。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法大相抵牾。自遷固而下。至是雖然。莫適爲主。是不亦沮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千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譏議。洋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實辨者。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箴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

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間得九分。發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於是而度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二律由是生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術。林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鍾之

音五類集

宋氏律呂 卷二十一

三十七

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數三分益一。以上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而數不可行。故玉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日變徵羽。宮之間。遠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日變宮。古謂之和。經故變聲非正。不爲調。夫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者也。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後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

音五類集

宋氏律呂

卷二十一

三十八

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所謂純律中之純粹。而不役於他律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爲宮。各具七聲。合之爲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爲調。故六十調。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二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曰辰之數。由天。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十。爲六十日。樂有六律。有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有然。豈願強哉。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吾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如雷。震。網至。幾。噪。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寓黃鍾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

八則審起衆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  
聖人所一矢以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太史公鐘  
若氣散若聲望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  
鐘爲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天地  
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  
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  
不勝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爲準則其若多截竹  
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  
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圓徑  
如黃鐘之法而夏楚以吹則中聲可得滿深具理則  
竹無可驗有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鍾者信矣黃  
鍾者信則十二律與度量權衡可從而定也宋太公  
景讓其書以爲明自而深其密而通暢響聲可凡  
之行也景讓宋公者訂禮者定鍾律詩樂樂舞樂舞  
等篇而鍾律篇大事本元定所著而其流之稱曉達  
矣其論有曰五聲之序官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  
清商之大次官微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  
律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

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陽故不可用上而  
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因其發  
聲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  
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  
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  
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  
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輪之又角變徵以居焉  
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  
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  
不可以爲宮於是說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  
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  
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  
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  
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  
成也黃鍾之與應鍾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  
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  
鍾之官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官始之次而中少  
過也應鍾之官始之終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如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也過乎輕清之甚則又  
 外之外上之五而不列爲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  
 之難不在聲而有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  
 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  
 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安以爲本律之官也今有極論  
 官聲之妙而無目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  
 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概而猶有未盡  
 則雖言黃鍾大角之系於倫而樂之作亦如之何徒  
 十而可以議大衆之和哉然書雖具備而卒托之空

明代律呂

明代以土德王聲尚宮初制樂時吟議謂用四清聲  
 故編鐘編磬皆爲十六成一代完樂成化中丘學士  
 議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  
 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  
 以寬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修法之所依模尋古調  
 之所抑揚然後徵之於絲吹之以竹宜之以金收之  
 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合作於一堂之上而有  
 相應之美不徒備奏者之心而且詣聽者之耳然後  
 不可以爲官於是說其兩而細分之則其兩其十  
 而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  
 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官而上下相生以盡十二  
 變之用則官聲當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  
 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四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  
 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諸  
 鍾之官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官始之次而中步  
 退也應鍾之官始之終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大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定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操論官聲之妙而無目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輕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然書雖具備而卒托之空

揚古本鐘律之無傳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  
說繁重有成如其法製竹爲筒以求黃鍾之聲雖是  
以制律每音而遷器焉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爲聲  
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使其各器之中聲  
律自然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樂器之調  
自然齊合無相奪倫庶幾得古人之彷彿矣是其意  
一本于蔡元定朱晦菴之意而推廣之至嘉靖中李  
叔捷又利實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以各  
少之文謂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

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辨官聲極濁之誤以左而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始泥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

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謂其不然，以為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應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官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官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官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官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唇乎？惟以官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律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皆足考察，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律，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存一某三十四枚之說，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音來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如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微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于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

是不用于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購清商，雖師曠何自而學之？謂于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器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板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稱之。況後學無日，然則十二律還相為官，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旋各自為首也。如黃鍾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化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邪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官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出主也。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誤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不達聖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

聲本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古人無  
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又  
論曰夫人有性情則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  
樂必有律呂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侯永律和聲此  
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  
縣黍以存其法鍾既正則琴瑟笙簧依類而正合而  
奏之黃鐘作而林鍾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  
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  
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

聲學新纂

明代律呂

卷二十一

四十七

元律呂之始於要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謂  
律本黃鐘是也漢志以黃鐘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  
周徑其長九寸圓九分徑三分十二律雖有長短其  
徑三圓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衆  
享無餘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  
所謂本也何謂律度中聲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  
傳所傳者審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  
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鐘  
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損陰以生陽

聲實與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  
生陽律呂之義蓋矣論樂者皆以黃鐘大呂爲大音  
而不知大呂之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鐘同論故爲  
上下以減清濁期於中聲而止所謂度也如是而五  
音可以辨矣聲出於肺謂之宮宮主喉出於肺謂之  
商商主齒出於肝謂之角角主牙出於心謂之徵徵  
主舌出於腎謂之羽羽主唇此五聲之內外象也辨  
其大節卽知其相生故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  
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此聲氣自然

聲學新纂

明代律呂

卷二十一

四十七

聲也聲者以漸而清者也如黃鐘爲聲元其管最  
長諸聲俱不能起黃鐘之上故以順而後其音自清  
者以應鍾爲宮終黃爲徵大呂爲商夾鍾爲角夷則  
爲羽則四聲俱濁而宮獨清雖有韻亦不成音必須  
寸聲湊合乃始成調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日旋相爲  
宮何也八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振  
氣必及於舌本及舌而振於唇與舌中是七律旋轉  
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鐘發聲自喉或



自林鐘而及黃鍾或自太簇而及黃鍾或自黃鍾而及林鐘其聲之屬官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宮之外復有二變何也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俱清然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要非十二律之外別制此二聲無此二變則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不成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蓋聲有二變則

者京房氏之說也建旋宮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借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陽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旋宮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梁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歧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爲測平影響之際勢綸乎簡冊之間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鍾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臨十月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間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環轉乘除見闕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皆未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鍾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誦也范鎮與劉昫幾迭相排也卽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庠其太濁私減銅斛律乃稍清而熙寧之知揚保定元豐之樂欲改舊鍾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

爲樂工一夕易之而陳勿之知視漢津定樂家之樂  
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貌而  
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歌歌者爲也遂使近世輕  
於變古若前田李支利氏獨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  
以太極陰陽五行從一生二從少及多故言黃鍾數  
少爲極清以辨宮聲極濁之誤其所著律呂元聲二  
篇雖一時有驚爲天授者要本之呂氏春秋而長孫  
無忌劉恕亦宮主之然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  
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

洛平類本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一

覆也倘執舍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  
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辨異  
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結黃積慶氏也有作  
律呂正聲者卽墨王邪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  
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律之其言本之  
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程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  
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  
質諸曆質諸數莫不勝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  
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

自三寸以上至于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懸懸  
無不巧爲漆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  
十期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  
必欲多爲聲調卽制而爲京易之六十折而爲歐陽  
秀之百四十四有四蓋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  
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僅東諸河圖書參諸周  
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卽不中宜不遠今不必窮理  
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古  
斛俞或求之古泉布而大要多集承於河東之墨系

洛平類本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五十一

輒於子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子二百則易以少此以  
黍爲方分致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  
生律一主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以累歲  
窮年而猶猶不解是何爲此紛紛也余特論一歸本  
於理卽度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叶恐亦  
實難絲竹以就理理不當合理而始爲運就以爲絲  
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其合造化  
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此亦超解創見矣獨  
其盡疑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清聲之皆不足信欲損

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爲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則非亦好爲持其駁案由而就珍錯之故與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呼嘯嘯嘯借聞於天而爲人音六律之制以爲之氣豈啻飲均屬乎物而爲齊室綴轂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

卷二十一

明代律呂

卷二十一

五十三

以調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穆矣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鸞鳴赫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滿而魚腦滅故草知歲莠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氣浸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林士志神以序身意以時變與非候哉葭琯之制取數於顯托驗於必非有他謬也然琯承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氣於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爲君聲因天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爲調故足

也而邵生小僞務新聽見附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在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諸解非從沿襲未辨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項應時發動未聞其率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微而無聲李通之謂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

卷二十一

明代律呂

卷二十一

五十三

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宜人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說而深言之附厝律總論

葉臺山曰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聲音可以器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厝有實積有差數自加減以至章部紀元不爽分秒而法始密律有元本有正變有倍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班固志律厝曰推厝生律而洛下閭布算又以律起厝夫以

曆生律是也。而候氣則非蓋黃鍾始於一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安始衡。候素必無六律並理。應止一管。假室移數武。卽子午易位。且地有南北。則濕燥不同。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鍾。而卽以日至之分秒。歷期實則十二律之關位。固可定也。所謂天效以景。非地效以聲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解。則不可。蓋黃鍾之八十一黃鍾。自爲數耳。何關於曆。今以九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

無等差。晦朔平步。尤多錯繆。然以黃鍾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用十二律之應節。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爲京房之六十律。取八卦之變。因而六之。則爲錢象之之三百六十律。以當期數。京固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無定論。隔八隔九。未免乖次。立卦而截去其四。徒取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盡之算。錢象之則推演其術。愈加傾碎者也。劉歆三統曆

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於占。傳一行大衍曆。用通法相乘除。強附於易。而時維於緯。劉歆附經傳而失者。月策取於爻。何開擇法。歲實得於測景。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費無憑。氣至朔至之義。吉凶安在。若一行所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蓋曆法疎於四分。病在斗分太強。音律備於五調。患在旋宮不足。聲度不合。先天本漢儒之偽譏。卦氣出於易緯。豈孔氏之授言。京劉輩不知律曆。而竊取其數。以成文。

一行頗稱知曆。而寬入於易。以眩衆。總之於二。者無當耳。至如楊子雲太玄準易。以牽牛起冬至。周旋牽牛。卽鑿度律曆相得之說也。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卽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甲。周而復達。斗分小焉。一年大焉。一元亦四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三方九則。省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曆志數也。傳弄造化。繫籍聖賢。劉歆用以覆瓿。承天譏其謬妄。所自來矣。邵堯夫儒者。顧惑其說。曰太玄知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

月星辰爲聲。加水火土石爲音。亦如八卦六十  
四以十二與三十相參起元運會世氣盈朔虛  
一章而盡亦祖四分身在堂上固不能辨堂下  
之是非矣。洪範昔言敝洛書而今云攸河圖者  
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西九之福極經緯錯綜爲  
數皆四十有九以是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  
南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  
之相生自子而亥始黃鍾終於林鍾右旋一周以  
象洛書也。以是占曆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  
之正南四之爲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爲  
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爲三十日而  
月成焉。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爲  
天之四象五十土爲衍之中數與諸家同也。謂  
範有五衍無七衍則律有五音無二變與諸家  
異也。氣朔交食取大衍而乘剝欸與諸家異也。  
異者五有是非同者並歸舛錯何者曆與律非  
山易範也同紀陰陽而已。曆與律不相用也同  
資度數而已。今曆家名易差者盈縮遲爽之度

諸如步日躔步月離七政四時十二會宗焉而  
其要乃在先辨歲差長短之度歲差真率本循  
環消長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  
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猶冬  
夏寒暑之承短相禪故名歲差今律家名未定  
者損益連反之數諸如互相例互相生五均七  
始六十調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黃鍾短長之  
數蓋黃鍾本律實九九八十一分當其爲宮則  
用全當其爲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爲七十八  
分併吹口爲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聲出三寸  
九分之間名曰合少者半聲也夫律家之法  
濁之徐清而必以蕤賓爲九寸最長則清濁之  
數與聲音之理一切相反也歲差定而後可言  
盈縮遲疾日之盈縮由日運最高最平於今最  
高適在鶉火故冬縮而夏盈也月之遲疾由月  
離入交入轉行道南北曆分陰陽故陽疾而陰  
遲也究之則日有盈縮月無遲疾月之本輪恒  
有平行於白道內外循環出入外與列宿偕行

則疾內與列宿運行則遲。又推之則五星之行。視月而遲。於是。有疾。醫伏。與其推步之術。與月同理而已。黃鍾定而後。可言損益進反律之有損益也。銅錙長大小。爲清濁高下。而安維。習辨與無窮也。律之有進反也。因陰陽逆順。爲環轉旋官。而出入周流。與成文也。交之則。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乘五。而數終於八三五入之用。不可勝言。損益固不安於三百進反。亦不止於八。又極之則十二律。與其長短。皆可通加減。

其相傳法。數特宜用。以爲例而已。今律曆二學。廢壞已久。必欲明時書聲。無先於明理。理者。物之所由然也。是不可虛揣。不可空譚。要當於數之中。究極其元本之處。夫是之謂明理。理明而後。可以御數。數者。物之所不得不然也。是其多寡各有度。損益各有故。必先之較然。盡一乃可。今形然錯比。夫是之謂御數。御數而後。可以制器。器者。曆所自成。聲所自出也。曆之器。先立。儀七政各有儀。而無要於日月。今之儀。象畢所。

宜詳求之者也。樂之器。先立均。入音各有均。而無精於絲竹。今之均法。亡矣。所宜創爲之者也。器成而後。使明理御其之。各放其能。以爲曆則實測焉耳。以爲樂則和聲焉耳。夫天行有曆之本也。實測之法。在悉去牽合之說。而燕察夫往來遲速。逆順之數。人聲者。樂之本也。和聲之法。在悉合律同之音。而一京於上。抗下墜。則止。循句之節。則律曆之義明矣。

朱 龍子張父原著  
朱 微子美父原訂

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  
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  
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  
伶倫造律呂。大桡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客成總斯六

治平類集

周漢曆法

卷二十二

一

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  
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  
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于是因  
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飲以作調。曆而是歲。已酉  
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實。陽焉乃迎日推策。積餘  
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曆。于是時惠而辰從。前十少  
吳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爲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  
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命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五春之月爲曆元。是歲正月

治平類集

周漢曆法

卷二十二

二

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  
蟄。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目。人日作惠。鳥獸萬物  
莫不惠和。是爲曆宗。其後堯立羲和之官。日欽若昊  
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辨三百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帝舜承之。在曉璣玉衡以齊七政。  
嗣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用  
君術。乘窮則反本。大抵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  
則日行可準。振古如茲。莫之有易也。自魯文公閏月  
不告。閏至後數百餘年。吳能正曆數。故左氏云。先王  
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  
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經于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  
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  
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  
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  
如閏不告朔。棄時正矣。至于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  
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爲獲水德之瑞。  
正以十月。色尚墨。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五改。初製

蔡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能觀其  
真而勝朔月見張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  
漢興百有二載公孫卿壹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  
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  
也其以七年爲元年于是詔卿遂與侍即尊大典星  
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  
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  
星度姓等奏不能爲笑顧導治曆者更造新度各自

梁覆校陵渠言太初曆癸朔張望最審而冬至之夕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  
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賁始行夏時也其後元  
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歸于安人蒯  
岡壽王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于上林清臺課諸曆  
疏審十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自漢  
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  
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  
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要審其書曰夫易春秋者  
天時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  
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  
成是以禮樂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闡正天地之中  
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與曆始日元傳日元者  
善之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  
三統而爲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書玉元之三  
統也三統合于一原故曰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  
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  
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



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黃○鍾○其○實○一○會○以○其○長○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二○以○目○虞○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月○

前平類集

周禮注疏

卷二十二

五

必○書○玉○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衆○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爲○圖○法○以○參○天○九○兩○地○十○爲○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爲○朔○望○之○會○是○爲○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斗○端○之○綱○建○其○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

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佈○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三○統○合○于○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统○常○合○而○述○爲○首○登○降○三○统○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统○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地○統○受○之○子○丑○初○人○統○受○之○子○寅○初○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曆○數○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统○首○三○微○之○統○既○若○而○五○行○與○三○统○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

前平類集

周禮注疏

卷二十二

六

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也○水○合○于○辰○星○火○合○于○巳○星○金○合○于○申○星○木○合○于○酉○星○土○合○于○戌○星○故○曆○三○统○五○星○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象○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者○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爻○而○成○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统○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

而伸之五星會終觸數而長之歲與日月會三會而與三統會三統而獲于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一千五百二十萬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而曆稍後天朝乃或在月晦永平中詔曆官張盛景防鄧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謀望而盛等所中多學六事四分之法而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蓋違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望無差而以庚申為元然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于是差矣會稽

曆年製事

同曆曆法 卷二十二

七

曆年製事 曆以四分法而者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街道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參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遵作相變潛處相求為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于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于前法轉為精密嗣是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凡五改也要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日遠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度曆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每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逮二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夫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東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建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飲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

曆年製事

同曆曆法 卷二十二

八

曆年製事 建曆正春秋分為日周于天為一歲四歲為一運轉事畢矣極從遷改皆龍辰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謂之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與六節謂之紀歲朔及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月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季以部之紀以紀之元以原之雖有變化萬殊庶朋無方莫不結無干此而事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建日以察發驗光過生焉孔登為滿浮箭為刻下滿數期以考冲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

焉朔會望衛降千所交虧薄生焉日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衛生焉金木永陽先後日下連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連連而後連連與日競競又先日連連順超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類類而長之揮靡索隱鉤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情著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卷二十二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野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傅瑒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群等言朔所造皆用漢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蓋二曆皆爲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以爲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

卷二十二

三國六朝曆法

十

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一日爲此諸家既景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大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運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始失于毫末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者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晦言會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日月之食以

考曆溯以推時驗。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重  
度已之路而欲創他人足哉。咸平中李紆上顯依甄  
論爲衍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  
始參較。乾度殊勝。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  
曆。穆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  
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倍以爲古曆。斗分  
強不可施于今。乾象半分細不可追于古。家初近之  
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雖  
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調于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

曆平曆集

三國六朝

卷二十二

十二

知日度所在而遷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  
始而餘曆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  
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  
極以爲朝望弦望不辨。知也。于是卽朔弦望皆承  
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竟時。冬至日在須  
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躡乃當在斗十  
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月五時日視  
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銷用焉。  
然齊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

曆。未上。而河西王牧健亦遣使獻趙歇所撰甲寅元  
曆。亦未施行。梁天監中冲之子顯政言。先臣在晉。仰  
觀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  
執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卽輕重不得不  
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  
于此。而一陽滋始。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  
曰星紀。甄曜度及春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  
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  
爲度。此多故。月令皆月中。獨卽此建星以爲的。而斗

曆平曆集

三國六朝

卷二十二

十二

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  
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  
以廬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疎密冲之。曆皆密。田是施  
行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庾民造大同新曆。未及用。  
而遭候景之亂。陳氏亦用祖冲之曆。蓋南朝之曆。日  
永初日。元嘉日。甲寅日。甲子日。大同新曆然甲  
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  
甲子元二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  
沮渠得趙歇。始曆時人以爲舊行之太武時。崔浩

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治許遂廢久之世宗以佳婦  
漢疏命更造新曆至顯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  
見家所上曆候得失令爲一曆以甲子爲元應魏  
之永德命曰正光曆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曆漸  
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與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業據  
舊識作天造曆遂以爲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而施  
行後黃陵鄭元儒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平人  
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其年諸曆家據  
朔日食疏書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于卯  
張孟賓言食于申鄭元儒言食于辰宋景業言  
食于巳至日食乃于卯辰之間其實皆不能與衆論  
未定遂屬國志西魏高澄行其元曆至周明帝武  
成元年始造周曆于是諸日者擇祖祚舊禮通前南  
北之術依周曆造時而曆差一日頗視其誤故庶  
歷而天祚作矣天和曆上手製其後大業年間齊  
趙馬頌等上景寅元曆施行之隋高祖輔周欲以孫  
命歷天下道士張貴知其意自南歷星有化謝忍  
及更造新曆名曰元曆其法依何承天法觀測星

損行于開皇之四年寅曆既行劉孝孫劉焯張胃依  
並稱其失議論蜂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今參開日  
食事曹佐所造前後裏時起分數合于是令參定新  
術而劉焯開曹佐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第七曜新  
術奏之與曹佐之法頗乖莫肯佐害之焯遂罷而曹  
佐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集曆算之  
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  
官不稱意稱義歸蓋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依始曰  
正光曰靈憲此元魏之曆也曰典光曰天保曰甲寅  
元此東魏高齊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巳巳元  
曰皇極此後周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  
年輒復差故南曆則以何承天爲宗而北曆則依趙  
氏祖冲之以爲據總而論之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  
十餘家皆由氣朔推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則  
曆法從而受也夫黃帝始創曆顓帝爲曆宗至漢賈  
不能無疎密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  
乾象或曰章焉而復有興害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  
乾象則甚密也乾象爲推步之師表而韓翊楊偉成

過其法不及其深妙。胡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待此耳。齊宣悅來景業。識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傳代測之說。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悅後耳。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集為劉焯所排。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胃位所容。是下之人所以逐曆者。月寵利耳。初不探其法之是非也。換是心以往。其矣。以議曆為哉。是以知天道高遠。應法推測。不能每事申程。其日日食不故。更考日度可也。其日斗分有差。更定答率。

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躔可也。何必紛紛然因其貴而易其名耶。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為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曆也。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為七曜曆。後又更為皇極曆。皆沿襲舊法而增損焉耳。君子病其已私也。

舊書編日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日象日氣日數。均之不可缺也。皆讀充典。知古今之曆法定于斯。而吾曆者宜取法于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

之某者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之有定某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於。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為之數。以集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諸紀元不差。而曆無不著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服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度歲非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廟苑廟文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益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屬曆也。明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審度之差。蓋志焉。下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笑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解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笑不。

審欲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  
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舊世  
曆法之祖也。至舜與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  
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  
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于今則  
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  
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  
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于今則非也。因其不驗

于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  
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衆之以治曆也。惟衆有不  
合則安罪于歲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  
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衆之以授時也。惟衆  
之有不合則安罪于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  
順天象以立時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  
知欽若敬授之道者。傾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  
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  
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衆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

曆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唐代曆法 五代開闢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書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大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卽其法損益中曆術以考日爲本爲本渾崙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翟雲翬所上經緯曆參行至開元中日食彼此不效于是詔僧一行作新曆層層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層官陳佐景等次爲大衍曆術七篇畧例一篇篇層識十篇上之頒于

卷二十二

禮前時善曆異者屢變誤然不得與舊例並等言大  
將猶述宋歷九執曆而其法未盡右司禦南宮說亦  
弗之聽令孫宜于奎臺課候大衍寸得七八韓德三  
學九執歷六二而是非堅定高宗時用山人韓頌言  
歷曆儀增二日爲至德曆而不與天合實應元年臺  
官郭獻之等更曆日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該頒用  
茲建中又改曰正元初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繼  
續必更曆紀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宜明然皆因大衍  
舊術于昌胤文會館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

32-  
17

卷之三

聖帝述惟宣明象焉遂以遵周至舉宗將數亦優  
差少詹事遂聞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則用其巧能  
辨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按之術與而經  
嗣建大表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于本原  
至其氣朔孫欽盈縮牘胸定朔弦望等術皆大衍之  
舊餘雖不同亦殊途而一致者蓋自太初至麟德凡  
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術數立法皆本易  
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而曆貴其善于大  
衍其本漢日易大傳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44



地中之積令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則六  
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  
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  
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令也善數之變  
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千之象也故爻  
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為天  
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為神居之大紀也大易象微于  
三四而章于七八卦有二微象有則象故二微之令  
在始中之際焉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令在  
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開合之交而在章  
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兼之以  
四為父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為二章之積三千以五  
積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  
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陰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  
法而齊于代執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  
四所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十五百二十  
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  
積連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

八卦章三爻皆剛太陽之象三爻皆柔太陰之象一  
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  
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  
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周周  
矣數之從圓故紀之以三而變于七象之德方故紀  
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開盈虛之變則間餘  
之物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運大衍之算窮其地  
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余之得中率四十九餘  
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強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  
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于終極之際射十而從天所  
以連陰陽之職也乾盈九陰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  
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  
周歲之四分與一章之弦一華之月皆合于九百四  
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探之  
分七十六而孫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七以通教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  
相及于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  
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大終于是與

卦歷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  
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  
之年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  
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  
十三期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期十有二期所虛也餘虛之數五歲而再同中節  
相節皆當三五弦望相節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飲  
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既勝之變  
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日麗其差日盈縮積  
盈縮日先後月行日離其遠近期屈行不中遠近遇  
遲速不準其常遇中則為遠不及中則為遲遲速謂  
期屈積遠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合章  
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遇則益之月不  
及中則益之遇則損之尊卑之用證而及中之志同  
觀日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曆名并而為合  
矣中得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  
其陟降謂之消息消息曰交會交而周日交終交終  
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日

陽曆裏日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年以分從日謂  
之終日其差為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藏以  
為曆氣始于冬至無所取之取于晷景也二分為東  
西之中二至為南北之極而晷景遲退有至不至者  
乃日行盈虧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于常數  
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行之準則可以兩齊先後之  
變今曲執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  
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諺言日月合度謂之朔  
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互  
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者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  
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  
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  
曆日者二日則屬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  
家之所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  
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誤也新曆本春秋  
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遠近之  
中以立常準然後以日麗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  
益之故經朔與曜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符而

十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虛度。與時消息。告諸于經數之表。變常于潛逝之中。則聖人然且不質。非善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歲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乎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便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爻。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于二十四氣。次至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而凝固之。

曆平類纂

卷二十二

二十五

氣清坎運終焉。春分出于震始。據萬物之元。為至于內。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完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示兌。始循萬物之末。為至于內。群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完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藏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為歲終。故繫星度于節氣。其說似

是而非。故入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失。後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經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盡追之。然而未盡合也。大抵古歷分年。簡易歲久。輒差違。曆數者。隨時運革。以令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擇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秦體守文。時人代。謂漢承先王舊制。而當行之。與固其理也。春秋起歷。而郊龍見而等。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角。船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

曆平類纂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薄展之月。據縣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等。則龍角過中。不勝矣。故唐禮書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等。傳曰。凡土功龍見。而藏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我日至。而畢以農。差推之。則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農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飯幹。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為得時也。據縣曆。立冬後二士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洛城。墮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

制宜以女界中大興土功其日經謀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藏日君道也無融魄之變月臣道也連日蓋明近日蓋漸望與日軌相會則變而後連連極又從而逆交者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經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疾于位以常其明陰合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陽為之食矣且十月之交于曆當恆而詩人諱之何也以為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而詩人諱之何也以為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

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軌中以追變曆道通數常軌中以俟變天道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固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于中斜射而望之今中國余既則南才戴目之下所虧總半外此反照又交而不食故當失九服日曆以定極分諸晨昏漏刻與地皆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衡以齊之矣其五五言言日月所以若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熒熒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于時而衆之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夫則大變事微而衆教事章而衆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以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理從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乎下民而警悟于世主哉故較推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異于常者為占舊法以二星相並為失行三星以上

爲失其失位層以爲五曜之精皆有其所好惡所禁  
之星則無之焉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者避凡皆以  
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同二  
十人舍之變其推法密要如此五代初用唐曆去層  
而晉高祖時爲重積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  
子冬至名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  
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新者曹士蔭柏安  
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  
然世謂之小曆祇行于民間而重積乃用以爲法迷

海軍新報

二十九

施曾朝廷賜號詞元唐行之五年韓愈召復用李吉  
 用慶順宰相博士王處誨私拱明玄宗曆子紫微閣不  
 實全曆而尋有永昌曆正算曆則唐有齊政曆韓休  
 宗時監明魏博士王朴通曆于是以春日正月庚辰  
 黃發欽者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日飲天曆而  
 曆唐自咸亨案言其法誤日雖差度爲盈縮二曆分  
 月雜起添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庚序之漸以嘗脫  
 滿而朔望王叔亦道九限又其平數以庚黃道俱日  
 雖有常度分清起八節辨其內外以新元道俱月行

得于虞喜日食衡得于姜炎定朔得于傳仁均九道  
得于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于堯之  
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于術數也善乎歐  
陽公之言曰曆起于數數者然之用其用無窮而  
無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乎候  
天地之氣以如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  
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天日月  
星有形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  
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  
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後多疎而不  
合國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  
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  
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于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  
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變變通以  
久固有待于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于武  
帝之時至孝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  
用于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唐高祖始用戊寅  
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逮明皇

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  
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  
其紛紛耶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  
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皆因天以求合不爲  
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而已矣善言曆者  
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日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  
矣雖然太初之曆本于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  
數起于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  
本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笑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  
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  
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  
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  
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十分韓翊造黃  
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十分  
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十爲算是非  
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乎至若太初曆爲張壽王  
所詆清臺課疎密是非乃定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  
說所非重臺校簿實否始決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

宋元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詔吳昭素徐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時趙昭遠請覆之而不從閏二歲果差昭遠言其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

治平續纂

宋元曆法

卷二十二

三十四

察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以充備詳定惟琮曆最審乃用之號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術補遺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已學爲之觀明天曆較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奉天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失于後天遂改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廣輔改曰占天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卽位之日

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巳卯曆成名以紀元蓋來自關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三年更造號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然京月受命年月日之失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若用賄用紀元法推其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于是改造乾道曆已又改爲淳熙曆時孝宗務知曆法崇奉朝廷益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于天道不合久之趙汝洪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元年頒新

治平續纂

宋元曆法

卷二十二

三十五

曆名曰會元至歲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紀天然自淳熙以來三曆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所用之初卽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精算造者皆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異之而開禧新曆議論始定尋錫佐胃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而開禧曆附統天並行于世淳祐四年韓祥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後爲閏不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

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入。嗟夫。使其立法。昭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數更法。以求牽合玄象哉。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至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閭之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何承天因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足。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述不妄。其言曰。昏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閭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閭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于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久廢疏。世祖欲登正之。命王恂楊基。悉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曆宜精。于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于曆。素特精。諸曆事。突成焉。守敬言。司天莫大于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術為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表宜逆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于汴京所造。與

大都天規模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量。宜可。精于是。制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權勝極。而動者。人嘗疑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儀。僅儀。辰辰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于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無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自有中道。月有九行。月為測驗。其致。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開象。非其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圓象。層法之數。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端低昂。標以指之。作星宿定時儀。諸皆刻。以意為之。又作仰規。覆矩。圖。吳方。渾蓋。圖。日。出。入。采。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置。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旗。池。南。輪。朱。厓。北。盡。鐵。勒。足。五十七所。而守敬作。應正儀。生。並。儀。少。行。四。亦。測。景。有用之。仰察。羅。離。近。取。景。儀。小。刻。於。建。周。家。海。偏。



參曆法酌情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街守敬具疏言帝  
王之事莫重乎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舜在囿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及三代曆無  
定法周秦之間閏餘年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  
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  
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曆月行有遲速  
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謀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  
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曆  
始曆以月食虧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

宋元曆法

卷二十二

三十八

元嘉曆始曆以朔望及弦望定大小餘及以舊景祿  
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曆太陽之歲差  
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  
始曆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習過又三十三  
年張胃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  
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曆日行有盈縮及立權  
貴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參舊  
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  
邵章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則以還勝辰月

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曆以朔有四大三小  
定九服執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  
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曆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  
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城相乘法以求黃道月  
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選留逆行  
舒至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曆日法積  
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曆食  
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  
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

宋元曆法

卷二十二

三十九

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  
凡七事一日冬至二口歲餘三日日躔四日月離五  
日入交六日二十八宿距度七日日出入晝夜刻所  
創法凡五事一日太陽盈縮二日月行遲疾三日黃  
赤道差四日黃赤道內外度五日白道交周詔賜名  
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  
次篇類整齊分秒為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法  
積算年月傳會之誤則回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  
法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建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

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舉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卽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卽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弊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乃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

宋元曆法

四十一

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三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不及劉焯折衷二家出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何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則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

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齊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滿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

宋元曆法

四十二

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月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剡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鄰何拘于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審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素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

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不誣哉

清平類纂

宋代星志

卷三十三

明代曆法

明太祖吳元年閏推蒼劉基各聘至都以爲太史令基于是率其屬造成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凡曆註帝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王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計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

占平類纂

明代曆法

卷三十三

四十三

專志天文之變辭吉向之占聖臺正如漏孔蓋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帝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漢典籍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帝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所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即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而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臺修天文分野書書成賜蔡晉燕周楚齊六王俾

續焉是歲博士元統言校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  
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紀云大約七十年而差  
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  
爲曆元書奏報可權統爲監立十八年築欽天監觀  
星臺于驕陽山乃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  
時法推策如初三十年革回國監正正統中造已巳  
曆負白之面疎尋廢不行至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  
事華湘言曆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  
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昂中而日在虛七度經玄

明代曆法 卷二十二

四十四

稱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其三度經折木之寅計  
差覺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前黃道考之  
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分令遇  
至度五十二分五十分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  
八秒今遇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  
以寅日食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後方位類與推策  
迥異代極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磨太  
所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  
亂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脆見非事

實已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  
門之術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委吏皇皇  
周知所指伏乞教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  
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欲赴京  
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萬曆初鄭世子載堦疏  
請改曆兼採衆說之所長輒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  
其學大旨出于許衡而與舊曆不同彼以大統授時  
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  
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

明代曆法 卷二十二

四十五

朔此可驗之于近也故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  
矣故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茲望亦宜各差  
一日今似未至此也要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  
爲准嘗聞前禮官解縉之有言欽定歲差宜定歲法  
可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虛一晷之  
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  
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庶  
幾無弊之道與二十四年河南會事邢雲路奏言窺  
天之器無論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

大統推在申正二期。臣測在未正一期。是大統實後天九期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疎密難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期。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

曆不審

明代曆法卷二十二

四十六

天爲二期。而計問應及轉應若交應。曆發宜與激壤。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風。曆案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陰曆交前初虧。西北風。其食七分餘。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寸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蓋此八月事若或值元日子午。則皆退後端于朔。第兩期實大體宜在月正二月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思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噤不止也。臣故曰。商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收也。然其時相離疏附

以曆者紛紛。竟爾中不行。

律曆融通序曰。日。下。問。造。太。初。曆。取。法。黃。鐘。律。數。而。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伯。一。行。造。大。衍。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然。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曆。之。典。也。測。景。十。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替。之。始。也。候。氣。于。地。氣。有。深。淺。因。之。以。辨。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

曆不審

明代曆法卷二十二

四十七

治陽曆居陽而治陰伴曆迭相治也以河圖緯書言之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治陰也十二辰以之推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健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律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今河圖與律書共得百數若陰陽之交媾化壯之相衡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併之而起數歸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

二官調其轉則曆有七。曆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律書律也。故有三分損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律書而為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為度。母經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是知律者曆之本。曆者律之宗。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輯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依。

治平類集

明代曆法

卷二十二

四十八

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典民。事而帝王為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亘古今而無變者也。且亦有盈縮跳躑之不齊焉。星辰有遲速。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于二道之間者。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于天運有常之中。而察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于數曆也。庶幾乎自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專臣占星。象。

大槩作甲子而春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為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為元。是為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定四時。是為曆紀。舜察璣衡。禹衍曉範。周官設焉。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告天道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

治平類集

明代曆法

卷二十二

四十九

便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時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至漢末。凡五改。張倉用顓頊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為善。蓋。

其說本于錢律以黃鍾八十一為日法復自前  
 曆上元推之得開逢攝提格之歲為甲子冬至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  
 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孫魏文帝  
 詔隋末凡十三改錄唐高祖周未凡十六改晉  
 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虞曆何承天之元嘉新  
 曆崔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績之開元曆隋劉焯  
 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祖有李淳風  
 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  
 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  
 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  
 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為最蓋其說起于著  
 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  
 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中紀閏餘以卦氣定七  
 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  
 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于易而  
 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錄宋太祖詔宋末凡十  
 八改錄金熙宗詔元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

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應天明天曆曹望  
 之會元曆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儀天  
 崇天曆皇居鄉魏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  
 之統天曆楊紱初之大明曆元許衡之受時曆  
 耶律楚材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而惟授時為  
 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為之  
 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  
 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湖景之  
 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  
 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可  
 謂度越前古矣冷而觀之隨時更改代有損益  
 而推驗精者不過三家耳即曆代長于曆者亦  
 不數時而輒差何哉考之竟時冬至應在虛一  
 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  
 戌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應在斗廿度  
 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  
 度宋統元曆冬至在井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  
 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數

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差一度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差之，借一行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殘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至精密矣。今據其法步而又弗合也。此歷代之不可廢者也。或者曰：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

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不能無差，求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勢其能有合乎哉？然其所以差者，緣天月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月有餘，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昂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經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其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經于析木之寅也。是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古

曆之簡易者，今安得微而求之哉？或曰：定朔之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行平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來，日食多在晦，其弊益坐此耳。張衡分九道，何承天定小



命也。春夏秋冬。卽唐陶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攷博士元統之議。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初是其言。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末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勅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崇護之疏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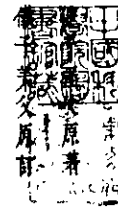
知天之度。卽有環衛一事。夫環衛卽今之彈儀。通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之際。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壹遂司馬遷。諸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鄭平唐都洛下。獨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獨精采而推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審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審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尋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問郭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

行厥層之法底循一代之制而櫛未來之華

葉草堂治平類集卷二十三

朱 朱

朱 朱



天文篇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蒼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蒼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三

星轉。少者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舞衡周。環。天之長。如張焉。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虛。行。虛。月有行。應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故西。行。譬之。轉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磨右行。磨疾而石。遲。故應磨而左。同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人低故不見。惟在天之中。而今在小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其故。夜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是。冬陰多陽

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蒼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鄭南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週巡仕情。其無所繫可知矣。晉虞康中虞喜得宣夜之說。作安。天論。高深開而議之曰。苟辰宿不運。為天。天為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雅川可謂知言。

治平類集

卷二十三

之。還也。應是有虞。等作等天論。與姚信作新天論。皆。其之說。不足取信。至於渾天理。學。者。多。疑。後漢張衡。衡。鄭康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注。南。極。星。宗。彗。之。集。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既。被。惑。矣。謂。有。足。驗。也。其。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氣。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而。地。各。隨。氣。而。立。故。水。而。得。天。地。之。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渾。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

度。南極。各。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極。極。極。  
 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  
 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結。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  
 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  
 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  
 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半。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  
 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半。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  
 在。十。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  
 最。遠。故。景。最。長。自。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于。  
 至。北。極。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  
 至。南。極。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南。  
 至。南。至。而。復。初。焉。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  
 處。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最。至。至。長。強。  
 起。於。此。而。入。西。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黃。道。日。見。  
 於。滿。五。十。刻。不。見。之。滿。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  
 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  
 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  
 是以。晝。夜。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

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  
 知。天。體。員。知。彈。丸。也。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氣。彈。  
 儀。云。舊。說。天。從。地。下。通。今。揣。地。一。丈。輒。得。水。天。何。得。  
 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觀。日。  
 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員。也。望。之。所。員。者。去。  
 人。遠。也。焉。洪。輝。之。曰。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  
 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為。晉。以。證。日。出。  
 於。地。離。下。坤。上。為。明。夷。以。證。日。入。於。地。至。需。卦。乾。下。  
 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  
 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損。哉。以。日。入。水。  
 中。之。故。但。當。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實。宜。聖。見。其。  
 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大。蒼。星。衆。衆。今。見。北。極。  
 之。水。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春。日。以。  
 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入。之。間。應。當。微。小。而。昧。方。  
 人。將。乃。大。非。轉。遠。之。驗。也。又。云。水。火。者。陰。陽。之。會。氣。  
 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知。日。月。之。員。非。  
 今。火。出。於。陽。陽。燄。員。而。火。不。員。水。出。於。陰。陰。燄。方。  
 方。而。水。不。方。又。陽。燄。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

之理此則日精之生大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者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者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今且仰天象而觀之內而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西則奎胃昂畢觜參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轸列焉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

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轸列焉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

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後者其經星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緯宿布列其中天之文見矣三垣日天市明堂位也日本微朝廷位也日紫微宮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起居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官廢位者諸虛之居也天市歲廟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連黃道星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

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星以其紫微之帝居於中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蓋周天以紫微垣為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象星其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極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微不覺其動耳謂北極為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凡周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為正所以亥子之月占於昏巳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宿皆正矣謂斗為帝車運乎天

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之中各有命星果有四乎曰廣一也紫微其中官也

太微其朝廷也故紫微宮獨稱帝者帝朝亦在焉太微天市則皆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四星及日系星大帝肅得非帝之至宰受大樞帝在紫宮萬古居其所而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為之樞也苟乘帝以宰之則四輔五師尚書大理女史柱史皆從各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并參至三十餘度皆乎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見天帝有常尊天樞

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折舉其大者言之第一星  
主月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  
星主五星庶子也鈞陳后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星  
日女御官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北極四星日四輔  
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日華蓋  
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日扛蓋之輔也又下  
五星日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日六甲所以分陰陽而  
配節候故有帝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日  
柱下史北一星日史傅令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宿  
客之宿南河中五星日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日  
鈞星天一星在紫官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極星  
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官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日紫微大帝之座也元帝之常  
居也東垣下五星日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  
樓五星日尚書主納言尚書西二星日陰德陽德至  
廟急振撫門左內二星日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日天  
東西南角外二星日內尉東北維外六星日天府此  
北極紫宮之次也北斗七星在太極北七政之樞機

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  
行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應四  
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八君之象號令  
之主也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日天樞爲  
天二日璇爲地三日璣爲日四日權爲時五日玉衡  
爲音六日開陽爲律七日室光爲星一至四爲魁五  
至七爲杓石氏曰一主天主泰二主地主楚三主火  
主梁四主木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水主趙七主金  
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坐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  
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王母  
星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此北極  
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大府也一曰上  
星曰目次將三日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日司命六  
曰同亮北六星日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總領百司  
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日勢主紫太星  
在北斗階下此文昌官之次也太微天子庭玉帝之  
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太微爲衛  
衛主爭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殺得列宿受符

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將。四上游。西蕃四星。一上將。二次將。三次相。四上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王賢賓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此

清平類纂

歷代錄卷之三

九

太微之次也。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座明。不男。人至衆賢士以輔法。四帝星。火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德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拒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史記曰。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昂爲之閉。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辟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障蔽帝庭。即

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北。貳貴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常陳七星。在帝座北。天子宿衛以聚。彊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日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日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三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遠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躔以。上下一日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

清平類纂

歷代錄卷之三

十

星爲衆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內平。近微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此三星之次也。其餘雜星。繫附各有義。取不應紀。焉。二十八宿。和蕃。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房主。攝育萬物。花日疏舉。辰爲天機。房天子之機。機。鉤鈴。兩威以防淫。兩護內也。心天子衆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後御於主。所其承帶。帶又攝殺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龍。龍自色。其也。斗至。萬賢受祿。斗爲量。所以

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且璽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天田。天狗天雞。教樹蒿也。羅經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祕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張以俱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而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畢主邊兵。昂畢之間。有天街分華髮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

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日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中漢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雖別也。故作曆者。緣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其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之可得而名也。二十八宿之度。或謂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謂狹。於是分也。故能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宿。度之與星。於是生焉。并斗之令。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也。游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闕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且諸星有以十星爲一座者。有以二十三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枉附華蓋。凡十八星焉。







夫此各以其變異言也。其行或入黃道之裏，從月行有陰陽也。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五星相陵，曰闕。行各宿次，合其環域，曰入。爾其左右，曰守。其逆行，逆掩，合度，犯變，色芒角，越次，疊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雖災亦輕，逆則災必甚也。其行度在古曆惟主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漸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遊虜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疾。

占北類纂 歷代儀象 卷二十三 十七

裏遲速五星伏見有威召向背故曆家因之而節時焉。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七五百歲大變三。上下各千歲，然猶天人之際，雖至於五十年，金主士子相承，承之而後來久矣。秦之遷也，係在太保占於狼狐吳楚之強，候在受政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禍，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禍，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奎井吞三晉燕代月河山以肅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兼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昂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龍尾，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至中國而塞外諸部落獨占辰星，此其大經也。乃近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婁胃昂畢西方宿也，而屬之翼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衛東而玄枵姬管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鄭乃位於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於東南，遂疑分野為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商，則鶉為陽，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為晉，百知鶉為陽，得而釋龍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去衣而褚先生求之，將星則鶉尾為地，大大為宋，天可知。後世知此者，蓋漢唐以前，主木國，善擇之而符秦滅四里，聚守女孫晉元王吳孫秀而齊祖王魏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然，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証哉。且九州上應星土，則為百餘度，皆有共躔，豈特十二次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又言天文者不

占北類纂 歷代儀象 卷二十三 十八

可保祥也。都守曰：氏南高，術北不是，以望之，如荷焉。  
 爲魁東南，平西北高，是以東南饒象，西來多山也。天  
 機處處，載天矣。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渾  
 於地，渾不可測也。故觀斗較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  
 道行也。魁建，斗杓建，寅星以寅爲黃也。斗有七星，是  
 以黃不遇乎十分也。天行所以爲黃夜，日行所以爲  
 寒暑。夏淺冬深，天施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  
 之交也。天一周而起，一月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

古本集  
 歷代集  
 卷五十三  
 十九

正午正，正應日之交也。日辰運爲運，且以樂  
 爲運。日月會而和乎日減半，日是以爲兩倍也。月  
 未運，運減六日，月未運而過六日，是以爲兩倍也。  
 也。皆節歷度，則運行舍度，則綱有主之道也。月去陰  
 則陽，陽去陰則陰，生而和君臣之義也。陽淳則  
 其陰散，君臣而星西出也。陰盛則散陽，故曰望而月  
 爲陰，其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有行，日爲夫，月  
 爲婦，故月東出，月西生也。日月相舍，虧本交也。月望  
 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水之相掩也。日隨天

而轉月滿日而行星隨月滿見故星法謂其並道而  
法天天半朔半滿日午厥半朔月半朔半盈星動  
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而昃於晚  
而轉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月晝可見也故  
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天齊而地  
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巳察地理者觀山河而巳  
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漢子曰地廣  
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  
儀而象之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  
若牛觀繫歷代集要卷二十三

者第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此日而發故其遷徙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圖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祖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幽神之理。頗有地斯

石年類集

歷代集

卷二十三

二十三

預人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輕舉。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短。然於盈滿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如輪然。人視其將初知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於盈盛之事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和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聯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從順之差焉。星月金木受光於太陽。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

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遷。升降相求。網羅相攝。蓋相象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乃後世之言天者。皆奪焉。蓋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况斯繁煉石。猶爲不經。日月運行。晉志之妄。燭龍鄭火。天問之誣。揮戈棄扶。尤爲不稽。蟬吟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天樞。未知天演地

石年類集

歷代集

卷二十三

二十三

証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登漢龜。事靈寶經。徵也。銅鑪玉馬。言雪者非真也。以十二那係十二次。鄭依之分星失之拘。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罔。月令作於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則屬修。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

○測○知○天○之○事○者○惟○有○彗○衡○二○事○則○求○夫○得○天○之○策○者○  
○惟○渾○天○儀○近○之○矣○蓋○彗○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  
○察○之○以○疇○爲○我○而○用○以○轉○勳○是○之○謂○彗○以○玉○爲○管○而○  
○橫○置○其○中○是○之○謂○衡○彗○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卽○今○  
○之○所○謂○渾○天○儀○也○是○取○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  
○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  
○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  
○漢○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焉○衡○則○以○青○白○黃○而○別○  
○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

卷二十三

三

四度則知爲寄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水火  
而其餘莫不肯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春秋之  
後其法蕩然○前漢則有落下閭渾天儀○東漢則有張  
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  
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貞觀間有  
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  
中之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爲可考也○  
觀者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十

人密與夫日月五星之屬其不歲在轉之以應水衡之於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值若合符節焉渾儀之機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璣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樞至衡遊以橫簡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爲光道發歛不時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算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

卷二十三

三

新羅薛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宋置於儀  
而用以測候此則薄風之渾儀爲可考也漢劉歆  
衛鄠儀在外而洛下閭之儀君子亦有取焉唐自李  
隱孫太僕梁令瓚之黃道渾儀若于漸有弊焉然他  
如德業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矣後魏之銅儀  
則有以鐵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中儀則曰小渾天  
李淳風之本渾則曰本渾圓唐明皇武成殿之本渾  
天則擬以木者也張平子之候極地動儀則用木  
以測地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







之南。南與。東南。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  
 之。美。者。有。衡。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  
 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  
 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  
 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  
 有。岱。宗。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為。輔  
 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凡。地  
 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精。德。川。為。精。刑。高。者。為  
 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員。折。者。有。珠。方

代。于。東。方。也。南。方。為。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大。陽。用  
 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之。為。言。護。也。言。萬  
 物。成。熟。可。收。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  
 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  
 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霖  
 雨。焉。能。大。欸。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為。霖。雨。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為。施。日。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於主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  
國三十三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闕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  
三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閭田凡  
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六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  
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

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七

爲方一里者才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一千里。聖  
井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衛田九  
萬億畝。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隸南河至于江  
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近。隸東海至于東  
海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  
于流沙千里而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海。此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是極短。方千里  
爲田八十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王南自豐。徂  
至成王時。陳作禹貢。徐乘舟于青雍。其野杭于曲

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  
分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州  
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  
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  
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潁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  
女畜及穀宜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  
澤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滎其利林漆絲象民  
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  
曰沂山其澤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

新集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四

48

民二男三女。首宜爲尙。穀宜稻麥。河東則充備。其  
 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登。川曰河沛。浸曰盧。維。其則  
 澤。爲民五男三女。首宜六復。穀宜四種。正。應曰寒風。  
 其山鎮曰秋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渾。納。浸曰洛。堪。  
 其則五男三女。首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  
 曰曲。其山鎮曰醫。無間。其澤藪曰穉養。其川河沛。  
 其浸。首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首宜四復。穀宜已  
 種。其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其川  
 澤。其浸汾潞。其利稻稻。民五男三女。首宜牛羊。穀宜

秦穆至北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數國聯餘祁其川漳沱漳發其澤澤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種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又其外蠻蠻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爲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采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鎮藩卽禹之荒服大率二

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先武投戈之歲郡國蕭條未嘗有入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朔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各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入焉恒靈順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邑涿鹿虞舜南陲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運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岱承同焉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

後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和黃帝登空兩虞舜改蒼梧夏禹東巡會稽垂不動遠也秦始皇登之梁山漢武帝登卑于臺隋煬帝幸屬門亦素不動遠然然先王之所以勤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逮也秦漢盛思雖老而無歸後王之所以勤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後王民盡國靡敗亡而無悔此古李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狹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言化矣

論曰。省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于攻。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于周室。甚惟宋忘之。此晉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衛甲山處于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于人。則

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錄此言之。聞龍居高建魏。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鄰。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嗣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劉項羽角鬪轉戰于滎陽成臯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叛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今成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卒之高帝因以之擾襲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之地矣。鄒食其術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通五

達之郊。盡言其于夷洞達而坐九間之中也。按  
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重。傳稱夏禹有鈞臺之  
享。今陽翟縣有鈞臺。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  
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  
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  
榮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楚  
敗晉師于鄆。即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  
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  
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

前年類聚

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四

十三

魏冷之雍丘縣也。南北朝方爭河南。薛潘臺無  
爲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實堪  
求。易經舉則荀卿之言。不謬矣。尤或補其遺  
者。而明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據  
鄭老渡。河鎮他州郡。所至輒除莽苛政。復漢俗  
者。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陳金甌。得  
以北收上谷。定遼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車  
征以平齊地。李康帝業。期河北因其取孫之根  
本也。是以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

百年。而秦滅。楚漢定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  
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瑯南渡。繼爲南北。朝  
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申  
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強弱。剛脆。固不等哉。

前年類聚

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四

十四

南北疆域

三朝興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圖歸一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四口前城爲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泊苻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寇姑賊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

二

南北疆域 卷二

十五

堅敗再覆梁益密徐兗豫司之地其後著克限于蕭齊陳陳同陷于魏興以彭城爲北境番荻後梁梁蕭齊陳唯大陵上明陳陳夏口武昌合鳳陽陳陳皆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及後齊克司陳梁益之地則政移于宋矣宋武克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長安遷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胡運物所陷至主帝克洛達將北伐水軍入河寇碭散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復失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爲北境備徐兗于淮南

連齊冀三州皆治被擒其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強盛時南鄭襄陽荊城東陽皆爲宋藩杆鳴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之世雖未嘗想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柝之素志庾翼之志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褚哀大舉而終以自困殷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奮然以興復爲已任東滅南燕西

平桓慕容

南北疆域 卷二

十六

秦魏燕北固滑臺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蕭齊陳陳皆以悉克盡畫而不可得者在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甚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享形勢以長國威其東之師未及旋旆而秦隴之變已觸發而不可禦尤夏運物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及魏大武一振其威而青兗司豫之兇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舉無以閱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到彥之統帥舟師驅逐河洛魏人飲席而退司克之地常一平矣宋魏既後夫諸侯景以襄陽之師克復遼關向義之後所

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安入夫我而後失蓋文帝雖  
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敬成之初豈  
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況當  
之所任者乃王侯貴戚之徒不問好畧竟以退怯  
失利如趙道濟恭世威名正欲人所深畏反加猜忌  
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之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  
也然觀晉宋以來凡皆困于北方亦未可謂不若劉  
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魏轉石動之力未幾而反  
爲石動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滅河南而稱  
趙是世于盛衰之運未幾而竟爲冉閔所敗歷三十  
有二年而亡慕容氏之興與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  
中山阪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  
苻堅之興秦王猛之西地駐以洛陽于關東以豫中  
原之地然肥水幾敗之後遂分封于慕容垂姚萇之  
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後趙  
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諸起隨  
滅而不自知也至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  
洛之後七朝已見其後有胡六鎮之變纔起而東西

江表類聚

南北朝魏 卷二四

十七

分裂之禍卒移于南氏字文亦可見矣齊氏淮北之  
地全孤州郡悉附宋代其後稍爲後魏所侵至東昏  
永元初焉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  
退屯彭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主高澄也前詔樂  
城襲陽義陽壽春淮陽等城邑口胸口爲斬鎮梁氏  
州郡多逃舊制受降數年卽失漢陽及淮西之地其  
後諸司類乎梁氏軍交民丁得免者有勝兵難得  
垂瓠彭城使而又失又克壽春大破切大樂北伐城  
鎮相次克平直至今爲魏馬宗有其後又復漢中至  
江表類聚 南北朝魏 卷二四 十八  
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守逆抗相尋有名無實及景  
平後江北之地悉附高齊漢川野川沒于西魏大抵  
雍州下洛成白河淮石以合州鎮淮陰彭山爲  
重鎮陳兵見于梁代上守備覺西不爲對漢北失淮  
肥以長江爲境自齊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果捷盡  
復淮南之地更封吳淝北大破齊軍于白淝及旋師  
歸齊齊主堅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擄其衆  
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周軍東  
伐遂將可狼足難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



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王  
遣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  
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奕敗，遣將南歸，地至清臺，青  
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清臺許昌置兵鎮守。太  
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大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  
賊，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  
重輒彭城青州之南，而巳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  
東魏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寶初，自河之南  
東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

行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河東，高  
河東南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  
于九歲，定江表，羣臣戶口滋多，析置州縣，賜帝  
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郡，尋即改州爲  
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王年平定吐谷渾，更置  
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  
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  
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  
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衆行宮于新野，或  
駐大軍于豫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  
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  
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千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  
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入姓，割裂分爭，有南朝  
者，五代亂亡，踵跡劉氏，暴骨于閭河，符姚染血于淮  
南，慕容拓拔關閑野，驚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  
非無憂可乘也。王敦蘇峻，隨遣上，遂孫思慮，征

海濱桓佐侯景荼毒江湖李特獲獲燦亞巴蜀是南  
國弄無鋒可乘也然而此人終不能併南人終不  
能併北是初耶蓋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與常試之  
而乃敢未有鋒則速逃功利紛擊以足虧或幸而還  
發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陽元  
英掃北方之衆沒于煙難青泥之敗厚騎劫跳呂宋  
走役匹馬無反舌之退舍資實為然魏武之逼懼見  
關羽齊人如涓皆為江浙之魚堅卒若林血作淮泥  
之鬼其餘或笑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入敗而還

自本朝奉  
南史 魏 卷二四  
 雖不期雖絕其謀計其功乃所以成敗也解  
 國在君臨示朕時恩民休兵邊務待後  
 衆於數路臣民衆用之心與湯后之惡  
 實新入關王商祖之令漢河布光武之  
 勝陳原華以此等民何民不服哉是其  
 所以遠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却取之爲  
 取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乎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與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海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珍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北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光祿縣東北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  
餘里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  
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  
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監中  
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  
又實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  
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  
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富縣分裂莫之能一  
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



路粗闊三歲調變旋作中平板蕩故府治設驛分所  
記漫不可考及高宗倉皇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市  
盡入于金東盡長淮西劍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  
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  
路而已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于得人也江淮閩  
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湖山夏禹東巡  
而登會稽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是東南之域振  
古而通中國也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路

十之五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甲之饒見諸載史者  
莫盛千載而宋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  
以實關中不寡二百萬石而宋初運漕大增歲至六  
百餘萬石唐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  
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初鼓鑄大增歲至百  
餘萬緡唐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  
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初鹽利大增  
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與自唐季  
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而宋茶利大增歲至  
百萬緡五萬餘緡而昔東南至李昉李穀爲  
東其西漢盛時縣邑之增錢至五百萬緡而唐  
十倍財貴之增則數千百倍蓋五代以前茶運至  
西土而鹽聚東南高陽運糧水而名產聚黃河運  
糧運長淮運高宗單伐于鬼方文王遷城于朝野  
其集腋成裘乾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於于蒼梧  
禹東巡則浚于會稽有苗之征旣以逆命昭王南巡  
亦復不反大抵經營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宋漢高  
下天書作于東南而西北以陵曾是以秦漢開萬

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開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至于晉都五部則發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慈嶺重開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邊微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雖然荆楚削弱王霸渡江高濟虎蕩明師入鄴是善用國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鳩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活虜王潛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帝輕敵項王渡河挑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觀起河北則本關

善事類集 卷之四 三十七

新遠東鄰南皆能奮負孤傲然雖強而此疆土方志地利皆可以與池育受暴虐黃河無潤則有惡象。秦蜀開關則實此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夫兩水之風潭其失也悍東南之修為其勢也激故自古以來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盛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東南之人計其得也易故自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以兵之各有所失也。西北之風法便難而宜盡

秦東南之地多田墾而利耕布故縣古以來西北之人多于賄而愚于饒東南之人苦于食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此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強勁其失也暴肆東南之兵驕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千持矢東南之兵輒于連戰常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壁挫強敵及征曹操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千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之兵利于

善事類集 卷之四 三十八

之理問天下大勢然可知矣。則以各能履地便得險耳。張良賈充雖精忠德義長其鋒而莫敢爭也。韋是以論則大運之所為事之成後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仲觀俯察則西北不得重千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天人百泰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  
道。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如立國乎南。則守江  
以爲家。戶俱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  
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  
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滄上。流江陵。隨峽。則襄  
陽隨鄧。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新先黃  
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盱壽爲  
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  
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特姚之亂。長淮

以爲仁。彼一。而合肥壽隨濟。廣爲晉。歷幾  
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表。劉裕  
自陽盧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遷也。漢之歸  
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北淮南之楊  
朱。兼江左之吳。危危。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  
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遼。自淮而西。以壽  
隨隨陽爲之表。則建康始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其重于壽陽。而舒新者。壽陽之表也。湖北之  
鎮。其重于武昌。而壽安者。貨武昌之表也。常觀

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中。皆從事于此矣。惜其  
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于  
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原  
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  
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  
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  
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  
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  
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

陳時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梁。陳。梁。陳。之南  
互有勝負。而難難此守。元英退。蕭。梁。陳。而不敢  
爭。世之識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  
志。獨也。而不知用淮以爲蔽。拓之計。則其所失  
殆與孫長劉氏等耳。愚者之孫。權。應。孫。策。之遺  
緒。而無爭衡攻取之才。觀孫策。竟。成。附。屬。之。孫。  
誠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  
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  
流。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

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興初，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肝貽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劉有基業，初年吳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際之禁，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元魏之勢。元澄之圖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圖鍾離，雖以常叙之故而自解，不過僅僞自安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西，樊城自丹陽而西，廣陵自廣陵而西，淮陰自淮陰而西，盱眙自盱眙而西，鍾離自鍾離而西，新蔡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西，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河之關梁也。故淮陰、肝貽之城固則

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河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殷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之勸浩固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開拾淮而守江，豈不謬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徐帶荆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運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平里，控秦扼楚，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為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然知有巴蜀之險，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秦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

罷把漢之師而啓周師之囊蓋棄淮而守江則  
 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  
 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嚴城中  
 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  
 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  
 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中則  
 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衛淮以  
 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  
 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

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  
 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隄則漢中之形勢  
 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  
 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  
 四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  
 爲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  
 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  
 而其鎮則九江是也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  
 下變岷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岷家導漢  
 東流爲漢漢西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浞湖東  
 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浯潯吞納而匯于隘口  
 則九江爲之都會故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金  
 吳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鎮  
 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  
 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  
 河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



川陝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襟襟以荆襄爲肝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吟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荆襄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障一城告奔則黃馬奔鋒馳于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襟襟以并汾爲肝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逶迤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障一城告奔則越檣吳兵勝于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者正此之謂也蓋自周季以至宋與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幸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并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并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就德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洲流固江南可冀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

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帝克長安旋卽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蓋百年關諸將士日夜圖同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徵河朔之功而勝前敵服如代墓終無益也夫然彼南人之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河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以還謀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管之爲尚謂天下國家

薛離舉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雖賜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次初未聞爲要官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南京威福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堦之下俾江淮克全如斯昭王暨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賊賢乃固守時貽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

唐李嗣仙

三十七

下氣吞關陝而肅孝寬乃固守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黃巢亂亂則擊萬里字內瓦裂而趙犖乃固守兗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魏器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賔或環天下兵東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

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而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草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鎮墓

唐李嗣仙

卷二四

輿圖近考

盛京、古幽冀州地也。周曰幽州。秦爲上谷、漁陽。漢曰廣陽。曰燕國。晉唐曰范陽。宋曰燕山。其形勝負重山。而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蔬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居庸紫荆山海。皆峰古北黃花鎮。華嚴險。虎故薊州保定。實爲重地。焉廣平順德大名。爲山東西要。魯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東

輿圖近考 卷二 日

三十九

安霸州武清而東野。騷人稱遼山一帶。則雄探耕牧之利甚多。而野人竄其中。江寧古楊州地。南六朝都也。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爲最。惡江北則徐謂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孫邸俗悍業鹽。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江南。則安慶當長江。鹽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故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蘆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投地不盡利。狐陽亦淮南一都會也。其習俗故與蘆同。易以告饑。蘇松賦重役繁。徽州多山少田。民各習健訟。還未利。風俗

輿圖近考 卷二 日

四十一

用。倫池州在山麓。江計軍民從理。不一寇盜。因以宣。匪揚衝而俗。侵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闢水。游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海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順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便。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兗州水渚。爲虐。青濟依山多寇賊。武定爲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爲疆域。而登萊。皆在膠東。三向臨海。利盡魚鹽。系續農田亦足自贖。爲海東保障。山西古并冀州地。有治太

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衝挹。州之勢。爲人樹建。映俗向勤。食果穀任氣。其天性也。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皋奧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原一帶。豈草平野畜牧。蕃滋。雖外乏屏。故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寧夏勝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爲一區。甘涼以西。處勢最危。風汚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而安關中會府。關隘有千午。監田武關。而潼關爲最重焉。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周國中夏。四方輻輳。恭彰

德以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衍河。可以濟山東。沿汴泗可以濟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隄矣。歸雅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帶非一。奸人常藉以守。勦捕則潰。逃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匪。歛逐而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謀農宣化。加意耕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浙

治平類纂

卷三十四

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並相表裏。嚴衛以傲。饒為郭。郭左信鄉。右開關。大海東蟠。總淮楊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而薪米足惡。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其修實者力作。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籍成。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時出沒。剽掠是不可不治者也。嚴衛金華處。竹山引泉。生業為優。溫台並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

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也。冠也。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其都會也。修羅五方。以保境。和民為上。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通南康。濱臨巨湖。不可無備。豫南轅之間。汀漳雄都。諸山聚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袁州地。通長沙。通民客。戶喜欲好爭。頗難議察。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實儉苦。有憂勤之思。湖廣古荊州地。南濱江湖。北擁元陸。武昌其都

治平類纂

卷三十四

會也。襄鄧古稱重鎮。扼其首。斬黃下。歸吳會。控其尾。江陵既沃。南嶽効靈。河足鍾秀。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敵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之扼塞。倚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乘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而楚俗。悍輕。鮮思。積聚土。墾不耕。四方流民。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皆。家。麗。狹。而難治。通此。則永州。保慶。之間。謹備。苗。患。而已。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練之饒。劍閣表雲棧之固。暨

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坤維井絡斗絕諸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好究內作縣車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若桐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海珍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衝僻處四微自爲奧區人民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濱則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群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福興漳泉爲溪湧要害而海傍五市妖孽爲興則沿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嶺聲勢聯

古今類纂

卷一百一十

四十三

四十三

聯。悉。簡。僻。莫。如。邵。武。置。松。莫。如。漳。州。與。其。文。物。地。利。軍。牙。八。郡。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秦。北。負。雄。運。以。臨。荆。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關。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人。而。形。勝。寓。焉。廣。州。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惠。州。提。封。廣。表。悍。客。礦。徒。勢。難。收。最。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然。肇。慶。據。上。游。雷。州。西。孔。道。瀧。水。地。界。梧。欒。盡。在。焉。高。州。海。澳。植。衛。關。地。除。兵。耕。守。並。務。可。也。廉。州。眉。山。山。水。爲。海。北。要。匪。雷。州。炎。微。多。平。地。朕。壤。通。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盤。海。

而五指腹心之地無爲黎穴可矣廣西古百粵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賸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府江左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盡遠而苗民附隸每爲寇竊者與安西延六洞與武岡州陽關接壤循豫之爲桂林北境患榔慶以西又多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罹其毒而賓州其襟喉矣雲南古梁州舊境也崇岡叢嶺激澗崇紆余碧米鹽之產隨稱稱隨而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

古今類纂

卷一百一十

四十四

熱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空麗巖靖潭壘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其東境則曲靖之潯河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則索嶺達貴陽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卡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乘突鳩張荷澤復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理也貴州西南夾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箐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春已甚況省城會區咫尺荒裔若思南石阡銅仁敘郡界在鎮草西番夷峒之隅地雜東川烏蒙諸部獷悍難

駢元不可不審定者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王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蜀廣也。交廣漢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欲強。足無踐。靈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好也。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安如者。凡以能制重輕之勢哉。

策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五

豫章

朱

朱熹  
朱熹父原著  
朱熹父原訂

都會篇

古今都會人新訂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昭漸于儀農之世，用長祿元  
本平陽，南華表聖，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遑弗臻  
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為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  
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

帝

古今都會人新訂

始自襄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虞  
商辛既，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既即帝位，都于  
平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  
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  
乃遷于囂，至河寬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  
乙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為水所圯，復  
自耿而徙于邢，茲頻為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  
征欲復湯之舊業，遂所以遷河患而計長久之者，帝  
乃作誥三篇，論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

治平類纂

古今都會人新訂

二

河遷于亳，從湯所都，成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  
后稷以來，公劉遷于邠，至古公直父，遷居岐下，及文  
王為西伯時，聞崇德，遂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  
王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此之謂  
也，既又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相貢道里均，于是遷  
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  
公召公管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郊  
廓，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犀水東為下都，日  
成，周即以處，處遺民者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  
京，周常居之，命周公治東都，蓋洛邑，天下之  
中，豈獨天下之至，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既  
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土中以泄四海，其示天下也  
公下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懷天下，形勝處也，  
以鎬六合其處天下也，遠復至幽王不道，虜於驪山，  
平王即位，乃東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遣之，王遷  
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秦，始  
小國僻遠，諸夏損之，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  
皇，遂有天下，喻秦之暴，民不如魯衛之德義也，豈秦

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盡若天所助焉。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姜敬說上以維陽勢弱，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不如入都關中。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爲益天下之亢而損其背也。許、卓臣皆由東人，爭勸上都洛陽。上以問留侯張良，良謂姜敬言是，于是上卽居鄴。西都關中，至東漢光武復定都洛陽，而以前所都長安號曰西都。獻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以陳紀米價言不便而止。已而卓誅董卓，董卓西竄，董卓因會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愍帝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昔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

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羣是不復徙都，而以藉畀爲丹陽尹，爰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瘠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到，訖陞下驢蹕漢中，所以繫德宗之心，威滅賊之勢。若魏小創大遷，都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宋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梁，開寶七年，太祖親征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留都焉。羣臣咸諫，雍熙中，晉王趙義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聞其故，帝曰：吾欲西還，操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



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鄴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闊之論也。及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敵畏壯。傷怯。連城洛陽。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代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非。及蒲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

古史集

古今事考

卷三十五

六

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生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夷簡曰。此曩瓦城野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瑪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得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

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藉以都洛爲未足。而駕入關中。周德至矣。然藉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矣。焉攸賴哉。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尉秦以降。繼宅南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或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基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

治平類纂

古今事考

卷三十五

六

無槍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備。俾其進足以無諸侯之變。退足以保罔宗社。拾長安其利也。故宗廟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廢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罷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王之王之制。俾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遵。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拾洛陽其便也。故周成漢光。趙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爾意于倚古禮文。

之事故遠近乎我中宅洛邑。然新一王之政。遠傳  
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使代  
朱。強發外訌。邊隅暫竊。必也德刑兼修。戢守兩備。  
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  
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未乘而下。以迄于宋。仍都  
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稍農。險  
阻遼絕。如禦侮于海隅。而忽懸處于京輦者。長安之  
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西戎實亂之。山東  
義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翟人不能犯函谷。而

始五類纂

卷三十三

七

至。勢實暴漢。燕晉不能隱符秦。而姚萇實并堅。以至  
輔長謀而新莽。臣師亂而德宗奔。豈非長安忘戒  
之故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  
不當舉。故安八面。而險不敵合。一方燬成。九重震動。  
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畫卓魯而東漢亡。爾朱弱而  
北朝亂。偏師犯關。如履門關。以至興午失。取薄侯弄  
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令。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  
也歟。燕安起于無虞。興盛生于悠久。故載戰載棄。而  
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瘠憊。兵多難用。將逸難

使。可以隆安強盛。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  
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也。宋明靖康之變。  
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  
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國未可恃其所便。而遠  
卸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備車屏蔽之地。又不  
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蔽。輔而屏蔽實在河東。  
大梁之制。以河南為蔽。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雖古  
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  
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繇

海軍類纂

卷三十三

八

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  
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趙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  
寒者。此之謂矣。雖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歸。不  
可一槩求也。且夫建邦設都。皆焉險阻山川者。天之  
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為固。大  
河自天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  
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  
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為固。吳越依大江以為  
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

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事、  
今皆爲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  
今平州也、所以幽冀之邪、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  
五年以後、河道湮塞、漸徙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徙  
頓州入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或則以宋河南之都、惟  
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鄆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  
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  
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計、與議都之臣、惟以此  
三都爲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  
此則唐來博士朱朴還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德玉

之王、有取于襄郢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蒞  
險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葉縣  
獨不可信乎、

卷二十五

九

人物便覽

盛京

暇天

周左伯桃 燕人 今角哀 燕人 秦蔡澤 燕人 漢蒯徹

字通 韓嬰 燕人 宅洵 字子翼 盧植 字子幹 晉張華

字茂先 南北朝鄒道元 字善長 唐盧照隣 字景之

同安 南齊雲 范曄 賈島 字浪仙 劉蕡 字士奇 五代賈禹

釣 宋趙普 字子平 寶儀 字可象 呂端 字晦叔

邵雍 字堯夫 張世傑 元鮮于樞 字伯機

保定

周郡魏 燕人 田光 燕人 漢趙廣漢 字子都 王莽

晉祖逖 字士雅 唐陽城 字元宗

河間 魏董仲舒 廣川 衛不疑 字史卿 鮑宣 字子都 三國

邢頤 字子昂 吳質 字季重 晉石崇 字季倫 刁協 字

兗 南北朝高允 字許都 封隆之 燕人 邢邵 字子任

丘 唐李綱 字文紀 高適 字達夫 劉文房 字長卿 宋

劉攀 字季老 東光



三國顧雍 吳人 晉顧榮 字彥先 雍之孫 張翰 字季鷹 陸納

吳人 南北朝張緒 字思曼 唐陸象先 字景初 張

旭 字伯高 宋范仲淹 字希文 范純仁 字堯夫 米

帝 字元章 吳人 米

松江

漢陸績 字智初 三國陸績 字公紀 陸遜 字伯言 陸

抗 字幼子 晉陸機 字士衡 陸雲 龍 宋荀勗 字叔

人 常州

治平類集 人物便覽 卷二十三

漢彭修 字子陽 晉周處 字子隱 顧愷之 字長康 唐

劉子翼 字子翼 劉緯之子 宋郊 字志完 陳敏 字

晉 元侃 字元榮

鎮江

漢包咸 字子良 唐戴叔倫 字幼公 宋陳東 字少陽

揚州

秦邵平 廣陵 三國陳琳 字孔孝 五代徐鉉 字鼎臣

宋胡瑗 字翼之 秦觀 字少卿

淮安

漢韓信 淮陰 枚乘 字叔 枚舉 字少卿 陳登 字元龍

藏洪 字子厚 唐徐鉉 字希功 宋徐積 字仲車 陸秀

夫 字君實 龔開 字聖子

廬州

唐唐果父 秦范增 字亞父 漢毛義 廬江 三國周瑜

字公瑾 宋包拯 字希仁

安慶

漢朱邑 字仲卿 南北朝何點 字子晉 宋李公麟 字

字 治平類集 人物便覽 卷二十三

徽州

唐汪華 字子華 宋謝泌 字子華 朱松 字子華 朱熹 字元

子之

徐州

漢蕭何 豐人 曹參 沛人 王陵 沛人 季布 楚人 樊噲

沛人 周勃 沛人 申屠嘉 梁人 周亞夫 勃大 丁寬 字

張昭 字子布 丁儀 字正禮 卞劉伶 字伯倫 唐劉知

張昭 字子布 丁儀 字正禮 卞劉伶 字伯倫 唐劉知

張昭 字子布 丁儀 字正禮 卞劉伶 字伯倫 唐劉知

張昭 字子布 丁儀 字正禮 卞劉伶 字伯倫 唐劉知

張昭 字子布 丁儀 字正禮 卞劉伶 字伯倫 唐劉知

山西

太原

周孤突 晉人 孤偃 笑之 公孫杵臼 太原 程嬰 太原

漢周黨 字伯元 閔貢 字仲叔 王允 字子師 王烈 字

方春 晉溫嶠 字太真 王濟 字武子 王承 字安期 王

述 字微祖 孫楚 字子荆 王坦之 字文度 趙至 字

州 孫盛 字安國 孫綽 字興公 王恭 字孝伯 南北朝

溫子昇 字屬舉 唐王珪 字叔舟 狄仁傑 字懷英 王

維 字摩詰 溫貞筠 唐王全斌 太原

李陽 人 郭景純 卷三十五

上古風后 解 周虢 帝老師 夏商龍 文范

巫咸 漢 周傳說 平陸 周百里奚 平陸 伯 叔 叔

公子推 姓王名趙衰 字子春 鉅鹿 晉人 祁寔 祁

靈 漢 董狐 晉史 段干水 晉 魏德 晉 范曄

解人 漢 鄧都 漢 衛青 不 霍去病 霍光 字

王去病 河馬 通 字子長 尹翁歸 字子兄 張陵 字子

五國 關羽 字雲長 賈逵 字梁道 晉裴楷 字叔則

衛玠 字叔寶 郭璞 字景純 郭牧 字伯道 南 柳惔 字

王通 字仲淹 薛道衡 字玄卿 唐薛收 字叔 子

王勃 字子安 裴行儉 字守真 裴有 字弘中 柳宗元

字子厚 裴度 字中立 司空圖 字表聖 宋孫復 字

解人 司馬光 字君實 趙鼎 字元鎮 周事

大同 南北朝 古弼 代人 唐尉遲恭 字敬德 宋畢士安 字

中 雲 南北朝 古弼 代人 唐尉遲恭 字敬德 宋畢士安 字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潞安 周保讓 上 漢馮野王 字君彰 鮑永 字君長 鮑昱

字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兖州

周展會  
魯人  
顏河  
字  
在  
自  
字  
水  
潭臺  
滅明

費人  
曾點  
字  
子思  
魯人  
冉雍

魯人  
商瞿  
字  
子木  
孟軻  
字  
子輿  
魯人  
秦

魯人  
迷卓賢  
字  
長通  
魯人  
公儀休

丁定國  
字  
長安  
魯人  
夏侯勝  
字  
長公  
魯人  
西吉

人  
魏相  
字  
定萬  
魯人  
黃遂  
字  
金鄉  
魯人  
朱雲  
魯人  
貢禹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勛  
字  
德功  
曹州  
宋  
張齊賢  
字  
師亮  
曹州  
晁補之  
字  
無咎  
王禹

東昌

周計然  
姓  
辛  
名  
孫臏  
齊人  
漢  
趙苞  
字  
叔家  
三國

吳  
字  
季子  
晉  
劉實  
字  
子真  
劉智  
字  
子房  
吳隱之

人  
南北朝  
崔浩  
字  
伯玉  
北魏  
馬周  
字  
季常  
孫揆

宋  
王祐  
字  
景叔  
王旦  
字  
子明  
孫奭  
字  
公著  
李延

人  
張詠  
字  
復之  
人

青州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字  
叔子  
南北朝  
羊皮  
字  
張文  
宋  
石介  
字  
安  
趙庭

周淳子兒 貴縣 漢劉龍 字祖蒙 太史慈 字子義

萊州

周安嬰 字季仲 漢鄭崇 字子游 逢萌 字子康 王吉

字子陽 鄭佑 字康成 高帝 三國徐幹 字偉長 北海

遼東

唐李崧 字元選 元耶律楚材 廣寧

河南

開封

商伊尹 名契 周桓考叔 封人 寧越 中牟 國倚 字子

名平顯集

人列禦寇 鄭人 公子無忌 信陵 虞廩 大梁 朱亥 蒙

韓非 韓公 漢張良 字子房 陳平 字福子 賈山 陳

屈錯 陳州 鄭當 字子莊 邊部 字孝先 黃霸 字次公

鄒長 字桓公 申屠 字子龍 董宜 字少平 李膺 字

城 荀淑 字季和 陳實 字仲子 李容 字季偉 荀爽

取之子 蔡邕 字伯喈 阮瑀 字元瑜 荀彧 字文若 范

丹 裴 三國毛玠 字季先 鍾繇 字元常 晉阮籍

字嗣宗 阮咸 字仲容 潘岳 字安仁 謝駝 字幼興 庚

亮 字元規 褚裒 字季野 庾翼 字稚恭 謝尚 字仁祖

殷浩 字深源 袁宏 字彥伯 荀勗 字公曾 謝安 字安

從 南北朝

阮孝緒 字士宗 謝朓 字休暉 庾翼 庾亮 庾

字宗仁 宋呂誨 字獻可 開封

歸德

周老子 字伯陽 原憲 字子思 莊周 字子休 漢權嬰

馬 虞翻 字子平 南北朝 江淹 字文通 宋陳搏 字南

彰德

漢 蔡寬 字文公 宋韓琦 字聖圭 岳飛 字鵬舉

滑州

周建瓚 字伯玉 卜商 字子夏 寧威 字高榮 字子

人 喻木 字子貢 吳起 字子高 荆軻 字次春 三國孫

登 字公和

懷慶

周 聶政 字巨源 山簡 字季倫 子向秀 字

期式 眉 裴休 字公美 韓愈 字退之 盧公 字濟源 元

許衡 字仲平

河南



南唐 許由 字武仲 周申伯 仲山甫 落人 蘇秦

洛陽 賈誼 字人 尉孟 洛陽 卜式 河南 晉王濬 字士

韓擒虎 字子通 唐長孫無忌 字輔業 姚崇 和

元之 張說 字道潛 張守珪 次 元德秀 字紫芝 房

瑄 字次律 元稹 字微之 五代桑維翰 字國僎 宋召

蒙正 字聖功 富弼 字彥 程顥 字伯淳 程頤 字

尹焞 字彥明 神放 洛陽 直不疑 南陽 張釋

南陽 范蠡 字少伯 漢嚴光 字子陵 直不疑 南陽 張釋

北齊 李邕 字伯華 車茂 字子康 張湛 字君 左

雄 字伯華 陰微 字次伯 宋均 字序叔 朱穆 字公叔

高鳳 字文通 張衡 字平子 三國何晏 字平叔 晉樂

康帝 字文通 張衡 字平子 三國何晏 字平叔 晉樂

張建封 字本立 韓翃 字君 南陽

汝寧 張建封 字本立 韓翃 字君 南陽

固 孫開 孫人 孫叔敖 光州 陳勝 字勝 漢張方遠

上蔡 袁安 字邵公 袁壽 字仲泰 黃憲 字叔度 周

舉 字宜之 袁紹 字本初 袁安 字安之 許都 字子

與 晉周顒 字伯仁 畢卓 字茂世

汝州 漢馮異 字公孫 賈

西 秦王朗 字官 漢魏尚 與 蘇武 字子卿 田千秋 陽

袁安 字公孫 張安世 字子孺 龍述 字伯高 陳遵 字五

安 馬援 字文淵 楊寶 字公孫 班彪 字叔皮 廉范 字叔

去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班固 字孟堅 第五倫 字伯魚 朱弘 字仲子 馬融

鳳翔

周公 召公 肅 李泰 枝 字子象 白起 郡人 漢井

丹 字大泰 三國 法正 字孝直 唐 李淳風 岐山 段秀

實 字成公 宋 張載 邠人

張壽 城固 李師 字孟節 李固 字子堅 唐 權德輿

平涼 皇 皇甫規 字成焉 皇甫嵩 字義真 隋 牛弘 字里仁

字 體 字思賢 卷之五

章昌 李廣 秦州 趙充國 字翁孫 秦州 唐 李賀 字

漢 辛慶忌 字子真

上官 岐伯 北地 漢 傅舍子 義 晉 傅玄 字休明

延安

宋 韓世忠 字良臣 韓彥直 字子溫 世忠子

澧州 唐 李晟 字良暉 李愬 字元直

陝西 衛 漢 金日磾 字翁叔 張奐 字然明 字伯英 蓋勲

字元固 晉 索靖 字幼安 南北朝 陰鏗 字子堅

浙江 杭州 漢 孫堅 字文臺 唐 許遠 字子遠 錢鏐

字 義 卷之五 宋 林逋 字君復 張九成 字子

嘉興 漢 嚴忌 字 嚴助 字 米賈臣 字 唐 陸

湖州 南 孟郊 字東野 錢起 字仲文 元 趙孟頫 字子昂

紹興

字 義 卷之五 宋 林逋 字君復 張九成 字子

嘉興 漢 嚴忌 字 嚴助 字 米賈臣 字 唐 陸

湖州 南 孟郊 字東野 錢起 字仲文 元 趙孟頫 字子昂

紹興

字 義 卷之五 宋 林逋 字君復 張九成 字子

嘉興 漢 嚴忌 字 嚴助 字 米賈臣 字 唐 陸

湖州 南 孟郊 字東野 錢起 字仲文 元 趙孟頫 字子昂

紹興

字 義 卷之五 宋 林逋 字君復 張九成 字子

嘉興 漢 嚴忌 字 嚴助 字 米賈臣 字 唐 陸

漢鍾離意字子阿王克字仲任孟嘗字伯周鄭弘

山陰三國虞翻字仲翔晉謝玄字和度王徽之

字子猷王獻之字子敬南孔朝謝靈運主之謝超

宗靈運孔稚圭字季博唐虞世南字伯高宋杜衍

山陰

寒波

周文禮字子會秦夏黃公字亮賀知章字季真

宋陳禾字子實豐稷字相之

嚴州

太平縣志人物表卷三十五

漢方儲字聖公唐皇甫湜字持正宋方維殷字叔

金華

漢劉烏字子安唐李賀字長吉宋宗澤字汝霖呂祖

衡州

宋趙抃字閱道

衡州

宋吳安國字鎮孫王應麟字伯厚

衡州

宋吳安國字鎮孫王應麟字伯厚

台州

唐項斯字子遷宋陳公輔字國佐葉夢鼎字夢之

溫州

宋王十朋字龜齡葉適字正則林景熙字德

江西

南昌

漢徐輝字番子宋黃庭堅字山谷陳恕字仲方徐

鹿鄉字德大元揭傒斯字曼碩

杭州

始新縣志人物表卷三十五

漢吳芮字長沙王雷義字仲公晉雷煥字孔章陶侃

字士行宋洪皓字光弼趙汝愚字子直馬端臨字

黃帝

唐王貞白字有道宋張叔夜字德仲陳康伯字長

陽謝枋特字君直

南康

晉劉麟之字子驥宋陳端字可大江萬里字子遠

九江

宋劉麟之字子驥宋陳端字可大江萬里字子遠

宋劉麟之字子驥宋陳端字可大江萬里字子遠

宋劉麟之字子驥宋陳端字可大江萬里字子遠

晉陶潛字元亮 宋陳兢 德安

建昌

宋李觀字泰伯 曾鞏字子固 南豐

撫州

宋晏殊字同叔 王安國字平甫 陸九齡字子壽 臨川 王安石字介甫 陸九齡字子壽 陸九淵字子靜 吳澄字伯清 虞

集字伯生 元吳澄字伯清 虞

吉安

宋歐陽修字永叔 胡公弼字邦色 楊萬里字誠齋 吉水 周

必大字景道 文天祥字宋瑞 廬陵

瑞州

宋蔡用之字宗賢 劉恕字道真 新昌

來州

漢陳重字景公 唐鄭谷字若愚 宜春

贛州

唐鍾紹京字可大 宋王奇字漢嘉 贛人

湖廣

武昌

周顯子 孟宗字季武 孟嘉字伯恭 王質

李邑字太和 宋吳中復字仲慶 馮京字廣濟 王質

襄陽

周下和南齊 漢王延壽字文考 龐德公 襄陽 三國

馬延字季常 龍鏡字元龍 何遜字仲言 晉習鑿齒

字彥休 東之字季恭 杜審言字公簡 孟浩然

人杜甫字子美 皮日休字襲美 柳渾字夷瑞

德安

第五刻墓 人劉景文 參二十五

周國穀於菟 平人 漢黃瓊字世英 黃曉字子映 宋

鄧舞字敬夫 安陸

荆州

周伍員字子胥 申包胥 楚人 屈原字平 宋玉楚人

唐岑文本字敬仁 宋唐介字子方 江陵

長沙

三國蔣琬字公琰 晉易雄 謝陽 唐歐陽詢字信本 麻州

街州

漢蔡倫字仲康 三國劉巴字子初 晉羅含字君章 涪陽

宋趙葵字商仲 李希字叔章

常德

願善卷武陵 周黃歇春申君

永州

唐懷素僧 宋周致顯字茂叔

承天

唐陸羽字鴻漸

四川

成都

治平類纂

卷二十五

國真弘人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 楊雄字子雲 王

因襄

何武字君公 任昉字文宣 唐袁天綱

李白字太白 宋范鎮字景仁 范祖禹字淳夫 張浚

張栻字子晦 張商英字天覺 虞允文字允文

休寧

漢格下問 字長公 誰位字君貴 三國費律字文偉

宋陳亮字同甫 陳亮字希元 陳亮字希元 鮮

于孫字子嬰

順慶

三國 應周 字允南 晉陳壽 字長裕

叙州

漢任永字君業

潼川

漢王渙字稚子 唐陳子昂字伯玉 宋蘇易簡字太

州 蘇舜欽字子美

眉州

漢張綱字文紀 李密字令伯 宋蘇洵字允明 蘇軾

字子瞻 蘇轍字子瞻 李燾字仁甫 任伯雨字德翁

治平類纂 卷二十五

嘉定

宋田錫字美聖

中州

漢嚴遵字君平 宋魏了翁字華甫 常安民字希古

溫州

周尹吉甫 江陽

福建

福州

宋鄭俠字介夫 黃幹字直野 陳剛中字夢柔

泉州

宋蘇頌字子本 吳克家字叔子

建寧

宋張喬字伯雲 楊億字大年 胡安國字康侯 胡寅

字男仲 蔡元定字季通 游酢字定夫 劉幹字安

劉子羽字彥修 真德秀字景元 柳永字耆卿

延平

宋楊時字中立 陳韋字聖中 羅從彥字仲素 李侗

劍浦

人物便覽 卷二五

興化

唐林廬字復夢 宋蔡襄字君謨 鄭樵字孟仲 陳良

龍溪

邵武

宋薛嗣字伯龍 李安期字泰甫

廣東

廣州

宋張鑑字德仁 宋崔與之字正子

韶州

南雄

唐張九齡字子壽 劉軻字希仁 余靖字道安

南秦鐵杖 保昌

唐莫宣卿字仲簡 宋譚維實字子欽

高州

唐馮益字國達

廉州

唐姜公輔字德久

人物便覽 卷二五

廣西

桂林

宋唐則興安 李琪字溫之 蔣允濟興安

柳州

宋韋長上林

平樂

宋周渭字得臣

雲南

大理

虞盛覽 字長通 張叔 葉協

嚴江

三國李恢 字德昂

曲靖

虞尹珍 字道真

永昌

虞呂凱 字季平

貴州

貴陽

治平類纂 人物便覽 卷三十五 終

漢濟火 辟邪

恩州

宋田祐恭 恩州

纂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六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儼子美父原訂

兵制篇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炎、鐵、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黜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麗之誓，商有亳野之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

治平類纂 三代兵制 卷二十六

官，設六軍之衆。田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族師以時覈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閭，五人爲伍，十人爲兩，若作民而

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王。其在六達亦如之。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閭，五閭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籍修其卒伍，及期以可。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逐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車徒異賦，均起法於州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采，

治平類纂 三代兵制 卷二十六

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人，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閭閻術路爲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為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  
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  
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  
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  
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槩卿約二十五軍、猶後世  
之京軍、主居王畿、為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  
世之義勇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  
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練  
之、故凡致民用之軍、縣田後、竹山、鄉、遂、至於都、卿此

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故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並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  
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  
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為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  
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為師、為軍、蓋以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然此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鄰、族、黨、州、  
鄉、會、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力、長、兩、司、馬、即平  
日之比、長、兩、司、馬、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族、師  
也、蓋至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即平日之州、長、卿、先、施、也、  
坊、年、居、無、事、之、時、人、隱、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思、義、足  
以、相、結、及、其、舍、卒、有、事、之、際、簡、車、國、徒、無、損、呼、之、極  
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吾、民、將、不、味、置  
昔、吾、史、有、事、則、賦、之、于、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畋、里、  
澤、藏、于、六、卿、而、弗、謂、軍、將、藏、于、六、卿、而、弗、謂、將、以、  
其、獨、待、而、勝、其、振、旅、爰、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開、  
其、鄉、而、易、其、伍、兩、年、旅、師、軍、之、名、以、比、邑、兵、  
而、陽、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

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宗伯以軍樂而  
卿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參掌於法象  
之垂汲汲于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至其  
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蒐舍  
簡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  
而已爲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生之不樂用兵也凡田  
蒐澤取獸曰蒐爲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  
不擇曰待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殺苗之始已有  
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而又仲春則

衛而其別有四居則有官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  
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官正官伯之所掌是也  
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  
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與馬督扈從  
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  
從周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應以衛王之門外朝在  
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  
荒之隸是也至于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委隸之兵雖  
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之師氏帥之  
司隸令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官虎  
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各爲兵而不聞一武夫  
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爾踴其間是雖有郎衛兵衛  
之別屬常有文事武事之判耶合而觀之任征伐之  
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召募之擾無團聚靡餉之費  
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既固富而力強處宿衛之  
兵多出於士則無長番導邪之失無徂內過道之累  
而士以折衝之餘均叙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  
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哉周道衰

法度舉至齊桓公任用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執里連鄉師之制自王家爲執積而至十連爲鄉爲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鄉之法制鄰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鄰屬之制自三十家爲邑積而至十鄰爲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爲三軍者四如連之法通國之數而通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鄰里之民爲農兵不能束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

治本新義

三代兵制

二二

七

其意主矣齊桓既設管仲文接之蒐於穀應侯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實六軍矣清軍本蒐蒐得五軍豈自知其精而稍替其一手是時楚強水得玉號自武王始爲軍政作刑尸以伐諸廣而爲至軍成王時所謂車官之甲若散之六卒申息之子弟往往非古至穆王爲厭翟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五左五兩駟之制莊王厲新鄭之戰軍制編焉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游閱爲海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在

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於陳則分左右三拒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蔭齒牙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衆物而勤軍政不戒而備楚是以強若魯成公作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克於紅自根卒至於商衛華車子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適力矣自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

三代兵制

三代兵制

八

爲在魯軍爲什百里一里里有馬五里一里一鄉有金尉十鄉曰聚聚有膏夫凡民年二十以上者爲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鄉縣月而更謂更卒是復給中鄉卒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半賞賜爵一級蓋皆以戰功相若長邪王始有銳士虎賁八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摩甲以上皆結爲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輪時作爲權詐以

相傾覆。異有孫武。齊有孫臏。觀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會敵立勝。垂著焉。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  
代爲雄雌。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膏。秦以銳士勝。世  
涉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勝唯孫臏明於  
王。而非之曰。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  
亂昏殘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衆謀不覓。故可變  
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術父兄若  
手足之行頭目。何可言也。鄰國望我。數若親戚。芬若  
椒蘭。顧觀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惑。而

法年類集

三代兵制 卷二十六

九

攻其新好。而故以累攻。衆猶有存樹。以辭除。亮藉  
投石失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旂。有虔秉鉞。如魚  
烈則其我。數言以仁義。兵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亡首則受賜。金無本貨矣。事小敵  
弱。始可周也。事鉅敵堅。則決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  
魏氏武卒。承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金。  
置其左。冠帶帶。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  
敵則復其戶。利其閭。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集。  
其麻。其穀。年而產。是危國之兵也。秦六其生民也。歷

國其使民也。酷烈。知之以勢。隱之以防。抑之以費。處  
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實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吳爲有數。故能四世  
有勝于天下。然者。千賞錫利之兵。庸徒鬪賣之道耳。  
未有安制。若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而常恐天  
下之上合。而共執已也。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  
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說也。故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和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法年類集

三代兵制 卷二十六

十

可以旅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亦有仁義而  
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措。兵廢而  
不聞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采四世之  
威。既滅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聚天下  
兵器於咸陽。銷之。示無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爲角  
抵。而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凡在  
里門之左。一切摘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

三立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情  
臨然而勝廣起矣常追維之始皇混一字內罷諸  
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彌患不  
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屬殺往往皆賈勇豪  
傑也養戍戎心因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  
習何有於秦哉盜逾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  
邪計遇高阻深以示衆大章卽百萬之師勢在呼吸  
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  
以亡也嗚呼豈盡錄兵地哉長城五嶺阿房驪山之

役使健卒壯士後虛耗於無用之地靡爛於不切之  
工是自潰其衝也且此降而坑於諸侯者夫非輕棄  
情勇貪以之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耶固有與衆而  
士之勇怯頗殊何也況使爲者畏境憚難勝責而  
降初亦未甚敗也然則豈兵不勝之勢歟

章氏考索曰周之太官司馬掌兵而其色軍旅  
之法乃周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  
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  
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釋其

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操  
其旗鼓錙銖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  
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率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卿  
迷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  
以正邦國而不及蠻貊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  
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  
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  
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勦兵之勞此宜王逐獸稅

止於邊境乎王遷洛邑晉鄭釋以同樂至室也  
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去蒐  
被廢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  
公存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制下矣  
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  
能斥遠人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惡之技  
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鬪  
民以利圖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  
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

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計矣  
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  
未遠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  
勢轉輸之費也至秦而置郡縣裂侯國則外無  
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土與邊地為鄰  
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  
之固黔首窮瘁於下而中土與邊地為敵所資  
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  
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  
養兵烏得無推剝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  
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廢  
之故亦必稱所本矣

管子地員篇

三代兵制 卷五

十五

兩漢兵制

漢興天下既定雖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磨  
講練修武備云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王之者衛尉  
北軍所以衛京城也王之者中衛大抵衛尉至南軍  
以衛官城實居乎內中尉至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  
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至  
若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  
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  
實之徒則衛尉之在國亦周虎士諸子遺意蓋漢  
承虛及衛率平諸呂方初執戟坐折董袁盎以東  
原而却竊夫人之坐日磬以入侍而縛莽何羅之逆  
蓋衛尉得人故也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北陸至以  
東關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  
為五校進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  
營兵而屯衛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趙  
新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邊騎習邊事  
者與長水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置城門校尉

兩漢兵制 卷五

十六

掌禁城門也。兵也。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既又  
恩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  
爲宮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  
南軍皆郡國者。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  
習知遠方之人充之。則其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  
爲之。則常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  
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但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  
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龍之屬。隸於光祿。以  
爲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疎遠外庭之後。

後漢書

卷三十六

十五

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于軍馬。往往以中  
驛任之。而大匠皆無預焉。異日宦官傳威專兵之禍。  
於是始甚。武帝布給更急所給也。若乃郡國之兵。初  
時選無非顯職。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  
船。皆以秋後。講肄課法。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  
前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  
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  
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  
瀛之勢。手刺楚之劍客。各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

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  
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是  
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  
番之休。而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其賦於  
民以丁。而不以田。自年二十二爲正卒。於是傳之。爵  
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給於郡國  
則爲材官。給於縣。則爲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  
縣。則爲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其  
更代往來道中。承襲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調民

前漢書

卷三十六

十六

之畧也。自元狩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  
鮮。於是發及諸吏。次及諸民。次及諸戍。次及七科。諸  
異時以材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  
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  
以郡宜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  
擊金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  
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  
又選郡國史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  
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陳刑者。及應募。依飛。財士。孤

見楚騎詣金城而以爲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  
及羽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伏飛越野從事  
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就非自武帝啓之  
耶東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充天下始於黎陽立  
營領騎常千人以渴者監之監黎陽兵而京師南北  
軍如故北軍省中晨邊騎虎有三禁止爲五營謂之  
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尤祿勳省  
戶騎車凡三禁及羽林令都尉省於黃衛士領于太  
尉建武六年始罷都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李平類纂 卷二十六  
唯京師募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十  
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  
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  
書朝廷一切務從簡便詔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  
候之職然於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  
尉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  
募兵不隸難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固有  
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衰邊陲

交馳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募兵留屯越年暴露  
奔命四方而禁放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  
入錢發得爲虎賁羽林縱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  
成帝遷嘉問詔戚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  
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  
盜起一方則羽檄發於三邊與發甲卒取辦臨時戰  
非素習每出輒北於是先寇轉盛發兵赴遠民不堪  
命永建間始令郡縣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  
徵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自召號蕩無良法徒列  
充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蓋滅諸羌而  
中平元年黃巾起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  
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乃勸靈  
帝悉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振甲介馬穆無止  
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  
統之蹇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威宦更領兵權迭相傾  
奪五營長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  
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  
且怒竇武之事欲藉外兵以除之故內置閹校陽專



官制重州牧實召邊將閭閻雖除而黃車之期已  
其兵四起羣牧爭致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  
蘇而老武實爲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  
食將有權而導兵先王必于其所自出者深恩而典  
權設鄉是弄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寓  
將於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鑼鏡獨之  
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款款之際而猶不忘  
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  
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

卷二十一

兵制

卷二十一

兵制

兵制

兵制

兵制

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  
根黨數綱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備兵者甚  
聖其別又有四焉通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滿  
焉諸侯能什一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爲兵伐  
楚以割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制民以成  
是藏卒而征而卒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警其盡  
恐其一旦有急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藏兵  
不以有敵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

之深意焉諸節目者又如此自周衰一變而爲齊之  
內政再變而爲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  
地盡矣漢興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  
法之建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  
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無不閱軍旅者或爲卒更  
或爲踐更或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  
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  
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  
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

卷二十一

兵制

兵制

兵制

兵制

兵制

兵制

衛霍數大積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體  
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可取者固有軍事不取專  
斷是以輪臺之書福示百官屯田之奉初終下議卑  
于和親而四百石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鄰國入  
至親爲擇將相而代地焉所急則委陳稀淮陽兵之  
助實握權灌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得  
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誅金  
布著令尤卹死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臣饗遺孀上  
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合罷酒其卹兵也不亦寬乎

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借上者必殺上功增級者  
幕府已察亭徽不治者出巡已錄要傳行奏因以歸  
家者詔勅已以至禁號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  
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屯而不詣也所者  
以乏典論則嚴明爲何如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  
辛廉明之政善用之將帥故蘇有復弄有減更有貸  
蘇成之法可謂恕矣乃宰相之子不免成邊敗將之  
家均於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  
泉太守卽拜破羌不爲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掄衛  
霍行刺得喪相除則均一爲何如至於上下相維提  
防必資涼師之兵繞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或而  
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本  
穿都尉事屬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主  
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僞伍符者僅以  
正升伍而膠西欲振發兵則高詭之自居嚴助以  
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卿置游獵亭設三長  
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亭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夫  
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察儆以寬御待士卒故勢不

致怨以嚴明取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  
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將立兵防故奸宄無以生  
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  
備禦素具北邊南越連兵數年而邪本不揭誠有以  
也獨其時平輒弛備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則  
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尉  
北軍亦出討擊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內其節  
目不謹者蓋如此是以漢之兵雖少近古而卒不能  
遂如古也建武之後則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  
霍罷本主校尉之官不廢廢者廢也示是郡兵不練  
而專倚南北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未盡  
孫卿成霸系強邊將以爲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  
青冀其綱維木植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乎

三國六朝兵制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器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  
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然國小壕迫大兵數動及  
諸葛亮卒蜀兵耗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  
部及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武射之  
名非一調度亦無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  
經制累如東漢南北軍如故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  
府以領軍王之及文帝增制中營于是有武衛中壘  
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自孫綽司馬懿之言

三國六朝

卷二十六

三

黃初中復令州郡兵皆置都督都督郡縣兵  
魏志載其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權實重矣  
蜀魏群臣未嘗自文王置二衛王都督以領之  
事顧之及武帝代魏余左右各置將軍不置別將  
漢書顧與力四部皆領騎兵者左右前後復置  
將軍顧之凡二衛及驍騎七軍皆置將軍兼領  
驍騎之吏吳平之後即謂天下刺史為去州郡兵太  
郡提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永康以後盜賊羣起  
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為京畿荆

州江州為重鎮而三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  
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  
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啓變為國憂其勢也後魏  
天和中閭門之誦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  
兵興於薛虎子而戌兵資絹自隨之困皆世業定于  
李安世而豪強匿附逸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武勇  
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鎮優  
復府戶儼然可觀其後良法浸弛至於宿衛相率焚  
大臣之第朝廷懼不敢問致啓高歡驅逼之心則

三國六朝

卷二十六

三

綱陳晉豈非征於承平文飾逼盛之弊哉高齊廢  
內外領之二曹雖十八受用二十充兵有世襲之  
遷古意然武帝之略政以賄成十府領軍至二  
無謂其兵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徹廢無  
本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傑材力之士以為首蓋  
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令為百府每府六郎將至  
之分屬二十四年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  
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  
都督以統焉屬至克齊之後并前各置六府京兆

別爲七總管。自此始。戶有選。丁有餘。府兵有復丁。以十二軍。役以一月代。稱舊以六家。備民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兵之舊。而加酒色焉。其十二衛。日靖衛。日馳衛。日武衛。日屯衛。日禦衛。日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郎將。坊至團主。以相親治。其外又有驍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驍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肅。至我高祖之役。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

三國大事

五十五

十人。唐代兵制。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隋。唐因之。武德和龍置軍府。以驍騎中騎兩府軍府領之。折衝中爲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爲一軍。軍置將。則各一人。以督精戰。以中騎府統之。六年天下。置驍騎。計三年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副將。驍騎統軍。置將軍。將軍。分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置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唐先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定有六計。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皆置折衝都尉一人。佐若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額。額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

唐代兵制

五十六

戎具藏於庫有所在行則觀其入而由給之其年  
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魁騎其餘為  
兵每歲季冬折獵都尉率五技兵馬之在府者教  
見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  
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殺行少則別  
府行平居無事則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  
有事則令將以出事解軍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  
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涇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  
之萌也凡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唐代兵制 卷三十一

三七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番番手是也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手是也番

下漁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駟馬銅  
糧根並廢蓋自是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  
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  
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  
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  
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  
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  
人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  
永徽以後都督使特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

唐代兵制 卷三十六

三八

年勦實振延嗣為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  
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  
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拒遂陷兩京  
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武失戰卒  
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  
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  
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  
令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令于朝  
而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合取合拆因而撫之期之始

忠者報知特為朝廷忠者報知河朔三鎮其求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自固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夫唐之制兵何其虛內者曲盡而處外者猶疎戾哉從今觀之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知皆以總之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處為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

唐書卷三十九 唐書卷三十九 唐書卷三十九

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時李林甫專寵位社選帥人相之路奏請文臣為將法當矢石不若朔寒族邊人以為邊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爪立無靈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邊人而邊陲有偏注之勢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輪取苟安至王佐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赴主帥亦因以襲位而爵

唐書卷三十九 唐書卷三十九 唐書卷三十九

葬也。德宗委而弗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必至耶。洎反都巨而挫。軼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藩鎮之禍。蓋矯結不可解。軼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而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今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潼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是王承宗。以德林獻程權。以滄景歸。烏重嗣。以支郡屬。向之相與跋扈。拒命者垂六十年。皆拱手以遵約束。而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稟命于朝。慨然爲諸鎮倡者。豈皆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得宜。威累未覩。故也。惜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蕭儉輩。皆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者。衆皆滿。聚山澤。轉爲盜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云。卒皆集。始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既少。率臨募。召募爲合之衆。不能兵。遂弄克融。庭湊以節餽授之。由是再失河朔。屹于唐亡。終不能復。又初時諸節度既有軍。軍調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故。主將不得專號令。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相。

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而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審。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會。不勝。薛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盡。遂無成功。由是言之。豈真方鎮悍不可制耶。直以制馭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至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而諸衛府兵爲南衙軍。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唐宗改萬騎爲神武軍。神武軍改左右龍武軍。用元功功臣子弟。以充其家。子避征伐者。或稍得餉貲。隸焉。分日更止。如羽林軍。神武軍。唐宗卽位。以禁旅草創。稍復舊制。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兩軍。曰左右英武軍。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駐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沒于吐蕃。不得歸。卽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

度使將所部屯映而令中使爲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涼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驕然與北軍並也○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先是時邊兵未嘗多不賒而親衛卒出屯防者諸侯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說自請願延緣神策軍得自竭旣得請卽募邊將舊二信由是諸邊幸往往稱制策行營而遣軍皆內總于中人矣○順宗卽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

唐代兵制 卷三

太平類集 宣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殿爲神武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神武殿殿尼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至德後神武軍兵化關諸王遇害已而神武軍廢○德宗時神武軍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募人悉歸禁軍而神武軍左右軍從此廢矣○昭宗時禁兵起百數兵之屬兩廂衛者本爲兵立制非爲制置兵其後左右兩廂神武及神策神威兩總名北衛者皆本宗初置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二軍之制也而漢以衛

尉爲護南軍以金吾總北軍今十六衛皆已消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自禁羽林衛將軍之制所關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衛衛兵爲南衛以備漢制豈不逼觀北衛旣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諸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諒言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歸宦者而爲忠至是也○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

唐代兵制 卷三

太平類集 洪親周人以禁衛屬禁軍之意又何止焉○漢書章氏曰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及志之以唐兵有并田獵者也○唐書亦不志禁軍禁軍之制亦未見于諸方天下旣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諸關近北衛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衛衛兵是則北衛即漢之北軍而南衛即



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于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除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園。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由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廢於春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牧。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騎。騎者亦勢也。也。現北衙禁軍。自唐宗平韋氏之亂。始有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募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館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安得不墮。墮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騎也。然則騎弱變。爲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孫虜虜。諸道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節度使。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尙可支吾。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強騎之爲禁軍者。又復。賄。僞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至武。士不滿百。

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諸于上。而藩鎮強于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變。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于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杜牧之曰。貞觀至開元。不過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道集。此聖人所能統制。輕重制。障表裏。聖籌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募四萬。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創。邊兵外作。戎臣兵在。滿奔矣。往內無一人矣。起。遠走蜀。縱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以百萬。人尾大中。乾元。盛偏重。而天下。慨然。張萌。熾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於健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城。居內。則。使外不叛。內不。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領。無。望。約之。論。古今以還。

注新北兵與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講也  
解復爲舊人意曰廷詔命將矣召討視之車市  
兒輩蓋多路金玉資待函臨折券交貨所能也  
觀不識父兄體義之教後無使能威集之氣百  
然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便勃者則挽制法制  
不使縛已新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德固不  
爲寇其陰泥巧伎者亦能家算口飲委于郡特  
由卿市公去釋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  
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累市天下是以天下  
解軍兵亂滿溢齊民並表無靈風俗蕩穢哀痛  
教化思澤播柳不下召來夷孽被後牛馬然乎  
自是而和之人其盡知忠乎又義論曰兵彘脫  
在戰與解也而戰與解北是目不循其道也改  
作戰論焉河水視天深猶珠璣珠璣後下視河  
猶珠璣也珠璣有無豈不活身而支荷去吾不  
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尚氣悍無所  
不生朴殺堅強果於戰鬪名威堅壁竊輝相責  
高山大河盤互交環加以土息後焉便於馳驅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規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  
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失則精甲銳卒利刃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寇敵驚四道塵封疆出表  
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邊衝是六  
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屢數三億仰首供給橫拱不爲則  
沿淮以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即洛經數千里  
亦地盡取終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成陽  
而北部落大屯周秦軍師不能辟關於是盡割  
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  
稍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常無以資齊民無以  
養四夷體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  
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  
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  
則下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發寄  
大臣倚處樂地爲家治具戰士離巷兵甲鈍弊

車馬列諸百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  
發則疾賊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  
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  
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將藉其餘威以敵  
壯爲幸以師老爲嫌是執兵者常以廢食者常  
多策墨未乾公囊已虛此不實實料食之過其  
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歡狀以  
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  
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帛溢矣于孫官矣  
焉肯搜奇外死勤于戎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  
也夫多喪兵士顛覆大都則孤身而來何邪而  
去起視刀鎗棄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環  
堦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  
柄不得專恩罰諸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  
殿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僵尸一則曰必爲虜虜  
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恍惚之間寇騎乘之遂取  
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  
時天千悉太平嚴約以律下常關兵數十萬以

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  
所長慶初盜據于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  
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  
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鼠且不暇復焉  
能加威於境外哉

宋元兵制

宋制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伐，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戍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兼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廩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肆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著人內附，糾而用之，謂之義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四十一

宋制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伐，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戍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兼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廩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肆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著人內附，糾而用之，謂之義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軍都校自擇自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

選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直以下第等差之。凡廂兵教閱者，有月俸錢，下者給糗糒，或食鹽而已。凡三歲大祀，有賜養，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饟，郊寧環慶緣邊難于糴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成運者，別與裝錢，川廣通鋪卒，或給時服錢，戍屯兵州軍官，賜錢宴饗，將校謂之詢設，蓋養兵之厚若此。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四十二

宋制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伐，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戍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兼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廩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肆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著人內附，糾而用之，謂之義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兵雖多而無素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嘗其時禁衛軍製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于殿前侍衛兩司爲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有二其兵有三衛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于御前忠佐軍頭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面者非屯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萬而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于樞密

宋元兵制

卷三十六

四三

然有握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于三衙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于州郡節度使防固守職雖居京師臂之遙邇至于一郡則得以重行軍制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所以事建簡之兵不足制會諸州逐簡使之兵又不足則答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焉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哉然而不可犯者是雖婦果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應者誤矣天聖間嘗節度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緣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

有邊勞至于河清迄捕牛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差使給發者有賄而違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閱亦如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論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閱而召募不已且徑管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餉糈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或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

宋元兵制

卷三十六

四四

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縮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往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假執生事以觀恩賞違者重監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然法制稍弛宿直取庫兵何刻兩疏以行熙陵皇城埋藏器械候方遠七書

求其根柢而東軍不知戰鬪能衛不能拔甲出況又歷歷言之蓋國家怠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至兵者頗行姑息之政故衛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雇人擔荷甚且操白挺而聲呼蓋雖名爲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入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逞悞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健中格然不能因其水土而摧陷後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卽撤退不及等而號勇悍戰於是議者欲舊募

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允行知該院司馬先持以爲不可反覆力陳琦雖語塞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于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于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禁籍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承平百年然征調之外又有役之兵日需餉餼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特檢汰號善論兵者其言曰古者兵一而巳今內列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頗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雖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酒餼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隸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生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很多於今日者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驍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甚哉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致於斃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致於斃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平居無事賦歛之厚至下可復加而三司之供待者其不給其費皆以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荷郡縣之士兵漸訓而磨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者者不通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平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美附者脫有緩急亦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四七

何是時黃滔至熙寧廂軍很多自騎射至步城其名二千三百為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餘萬而冗及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法較所可操不在禁兵者降廂兵不在廂兵者免為民而陳師陳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二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目公獨陳薦皆言未便司馬先亦曰在京禁軍生長京畿親如脂膏若屠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戾減其請結徒之准

南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和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與時或小有警急正者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頻大加召募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是養已費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之眾本代戍死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重非計之得也顧且仍舊法每歲揀禁兵不在戰者免小分小分額不在役者放今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弱者當名籍處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四八

復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備成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專兵雖無柄國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柄國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

部各制將兵平居專于訓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機密可為使便於是部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郡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圍結東南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都將除將押隊使訓練等官實始變禁軍之制又請以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

宋元兵制

卷三十六

五

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可壯勇者亦附焉其家資優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審其本縣收輸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移使事爭官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縣頂外來雜居者改為保戶滿十家別為保置保長其戶數姓各以番始行之後推孝五路以通於天下諸路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詳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農隙所諫官於鄉村都試騎步射分等以賜賞始變民兵為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役且

戎遠有截指斷脈以避丁者有逐養子出贅婿者其母兄弟折居以求免者於是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訴於公庭比比是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巡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飢餓以至于斃雖後放言其或主家偏因推出一諍借供遂有追呼管責之害或因官捕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元祐初司馬光陳其害言兵出于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

宋元兵制

卷三十六

五

諸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之法以除盜乃更資盜耶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皆兵動以官賞是激民為盜也又撤夫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然則保甲之法











樂心水論曰自唐德宗以後節度使皆稱節度使  
其節度使服法寺署刻而節度使之稱皆廢  
天論矣然國體于將猶可守也夫夫而節度使  
其節度使之所為雖兵之職是以將者節度使  
其將入會知之將擅于兵財不姓也夫唐貞元  
之間節度使固也為其卒所立唐末節度使  
授于本朝之節人重之與唐皆謂李勣之繼  
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取授而節者將以為  
其受在于節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節度使兵

和平親王

宋元兵制卷二十六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其備  
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也宋以  
縣者也其某之目所供佩之日增蓋雖極  
以備其備不可轉而然耳康定康慶節度使  
其備兵為國之說大機不察而天下故其  
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始無可為者夫  
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  
用幾世衰刻之術取于民以唱之而節度使  
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使首以事強而使之

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不為神宗講所以  
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帶韓兵之不  
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  
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  
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  
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班士以銷姦  
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  
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  
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

宋元兵制卷二十六

宋元兵制卷二十六

六

無盡能知之義至于節度使之稱亦未嘗  
復治兵自書內外俱執本末並重太教  
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立法增兵其  
節度使之職而士卒率皆老弱其將皆  
節度使之職而士卒率皆老弱其將皆  
有敵者會卒遣人自使以動生涼海  
勤王之天寇控遏天下矣嗚呼節度使  
節度使以自稱不用兵以自取求其  
者也而議者猶曰特兵之同制兵之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師而重誤國  
家也自項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  
創天下達者命令不通延者潰懷其制國家無  
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英雄劉  
光世張俊吳玠兄弟皆世忠兵服各以成軍雄  
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遊事  
無若張俊當是時也應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  
所奏將校之祿多于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  
王黼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益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敗光世兵相割  
取無策呂頤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  
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于求和以屈辱爲露  
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  
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吏遺之  
數分天下之財特令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  
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  
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  
之大將或殺或聞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爲誤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  
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  
措者爲大功度豈南方之財力以發此四夫兵  
情憤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  
久于其位老病而灰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  
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國大兵爲命而因民財因  
都訓統制因之而使制兵食因臣實牛田之以  
樞制將權盡歸相承無甚于此而況不戰既久  
老疾甫耗新補將偷墾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後使回易交踴債負家小日增生養  
不足怨嗟蒙散聞于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  
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  
之財以養因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閱守弓手爲縣之巡檢土  
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職有兵巡徵有  
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  
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  
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

居其一焉。恩賜開視借請參合者居其一焉。結兵之數弊。窮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不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皆書以上供者。及其所通辦酒稅。案各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常月度者。又盡以養兩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年任充當。亦州郡所食。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白五類集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六十三

兵而後言。今養之于無事。竭州縣之力。以養食之。固非所以養也。則雖有百萬之兵。不免自既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處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去一慮則得二利。二慮去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決重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彊。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

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募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繫于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于民之強弱。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于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漸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治三類集

宋元兵制

卷二十六

六十四

李晟澤瑛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梁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易祚。移于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貴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權于將。將權于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與矣。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

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金兵南下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正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為寇盜之淵藪而所謂冠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分領重兵論功行賞

自五

宋元兵制卷二

六

視前代稍霍霍鄂○曾○無○少○異○然○究○其○數○庸○亦○多○是○創○平○內○寇○撫○安○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于○魯○港○皆○以○數○十○萬○之○眾○不○戰○自○潰○於○是○實○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

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勞弱而不可用猶病癰癰之人恣其傷斃以養癰腫之四肢體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選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于

自五

宋元兵制卷二

六

律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蓋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盡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釋其願應募者謂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衛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梓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



明代兵制

明代兵制大槩有四曰京兵曰衛都兵曰腹內衛所  
兵曰邊兵京兵者拱護畿輔營衛王宮其制有二衛  
官禁者錦衣等十六衛番上宿衛為天子禁衛之兵  
如洪前軍之制則指揮使領之衛京城者留等四十  
八衛遇有征伐則調發之為天子征討之兵如漢北  
軍之制則五軍都督領之是也留都兵者起自太祖  
先定金陵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洪武元年所定  
衛所官軍乃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于郡縣

太平類纂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六十七

皆立衛所大事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手千五百  
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衛每百戶所設  
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餘卒通以指揮使等條  
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者是也邊兵者提舉各邊  
戎要地如蘭遠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大槩於京師設  
都督府五衛七十二於畿甸設衛五十餘於四方設  
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  
率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要害設宣慰安撫長官  
司十五都司衛所百有七凡有事征伐則部總兵佩

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軍歸衛歸節  
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至其後積累之兵又大事  
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明代  
單伍之畧也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  
臂左右掖為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  
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番騎司寶嘉令旗立三千管  
後征交趾得神機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總三  
太營管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管有分管官坐管曰  
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其錦衣衛至禁廷衛簿儀仗

卷二十六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六十八

主事旗手司五旗蓋金鼓之令衛衛營總軍卒  
其衛領校衛力士並肩之虎賁赤衣也諸軍皆五  
率而府軍獨食切軍即漢之方輿家也其衛衛  
皆世獨領衣不世以彼族騎乘羽衛衛以底禁衛  
專食太都親軍十三衛衛官禁以五府四十二衛  
衛京師又以錦衣二衛親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  
勢又以制錦衣軍而令親軍歸衣與五府兵又遠  
當蓋彼此相屬維之局也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  
要以為繁簡疎密而京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

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遇此而拒諸省之兵亦不  
 克當此亦內外相應制之局也。已天下承平武備日  
 弛至中官王振專竄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  
 定言國家養兵之費至矣乃令軍受粟公門納錢私  
 室名日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  
 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或有販而為商  
 或匠作而為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  
 費是民之膏血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姦究也一  
 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當是時兵部劄書于議議以廢  
 軍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十營者雖各有總兵等以統  
 御之然不相統御一有發調獨挑選索結以行故兵  
 將不相知今于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  
 十木圍營擇之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其管勝把  
 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充使互相統轄  
 通圖操時即各項本隊卒以來驗其謀認與否比較  
 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強弱為軍者熟  
 習之號令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親士伍熟習易

於問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平日混操奏撥驍騎  
 不辨號令不習者萬不律也制曰可於是定分為十  
 大營而圖營之法始于此英宗復位罷兩營復三大  
 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兵部言自  
 景泰初設十團營以來僅踰二紀其將兵等官責放  
 日弛於是選京衛驍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  
 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其十有二萬定分為十二團  
 營曰番武翊武練武顯武敢功果勇効勇鼓勇立威  
 神賦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圖操看征  
 調狀擬以行其老弱不在戰陣者曰老家伍管傷作  
 使不服戎而帝又欲于畿輔地各團操萬京師操閱  
 番兵則書劉大夏對曰甚善今京師備定府備設都  
 司總兵衛本和宗意蓋如此進發保定京操軍回衛  
 標復勅都指揮紅漆之於是十二團營外北隸山東  
 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圖番上面禁旅益強武宗  
 既元奸瑞劉瑾既黃掌司禮尋提督兩營威後監軍  
 大瑞張永谷大用陸岡等皆積不可制至六年設東

西兩官廳于大內其規制倣國營選宜府大同遼東  
延綏驍騎充之曰國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廳都  
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輝張洪神周而令  
都督江彬兼之帝自領闕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  
中軍旦夕操練呼噪砲礮聲徹九門鐵丈組甲懸旗  
宮苑帝親閱之名曰過錦後以南征帝自署號威武  
大將軍而以江彬許泰爲副將軍其十二營自如騎  
驍四衛舊舊禁軍正德中募中官詭目依附爲奸欺  
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官前一體請考

於平輿事

明代兵制

卷十六

七十一

選論嚴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已兵部侍郎王邦  
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舊營  
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而爲兩  
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  
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  
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臣以爲卒伍之不  
足其數不在過于而在古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  
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縱橫不聞軍  
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容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

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  
有意整飭之矣○薄頌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  
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膨傲至極安  
差風力科道通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  
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檄  
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訓練勿爲學議浮言  
所惑庶幾營務可飭矣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各  
目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  
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戎政官一員以佐

於平輿事

明代兵制

卷十六

七十二

禮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遂章提督監檢內臣既  
而後營後諸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  
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後各設參將官  
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事  
則以奇兵出征從之古何威寧好漸露以備練至三  
十五年罷團營仍復三營設總督武臣提督理京師  
人而單用外提督官矣隆慶朝復追司禮監一人閱  
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內外兵分隸五府乃萬  
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損兵之害永幾

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  
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王統  
未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  
又添置東西兩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  
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  
政廳指內外籍騎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別  
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衆統于一人  
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  
可測也合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五  
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延要  
寧歲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據得  
奏聞賞罰行焉要令所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頒勅  
兵勇聞外事畢則納印歸卒于營中如是則兵  
柄獨持于上面軍機下有數萬精兵隨用而不可  
下兵部議尚書霍驥言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  
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  
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論大將  
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亦可行驥

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機神  
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以文職  
大匠一員總理之既而以定西侯蔣祐領神機營平  
江伯陳王謀領神機營恭順侯吳維壽領五軍如故  
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  
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  
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  
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  
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  
侯伯故而用三大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恐有  
十羊九牧之患况軀處異同不惟文武不相協即文  
臣亦自相矛盾千把總受差遊今營馬漢文提督  
之各軍又倣焉而式提督之令至者續續觀者見  
聽者常猶忌况以之臨諸將不度夫乃復復底後  
解罷六提督更推總督總理大臣如故以後雖將  
廉合政有義舉風弊大約未改至若諸處之制歷朝  
寬恤亦有可言者洪熙時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河南  
山西軍調陝西甘肅道交違勞苦帝聞之謂兵部尚

嘗慶曰王道在順人情命陝西官軍就牧備禦河南  
山西軍備京極不雨便平非徒費自仰且安民其地  
行毋以道路廣軍宜德中教天下衛所軍離辦井在  
伍給業難共免原籍戶一丁縣令專一供軍家在管  
者一雙行之已罷遊衛士歲辦柴炭之令令得辦邊  
而服邊將受賂放軍勝伍不差操之誅正統初大學  
士楊士音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  
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人往  
北極邊補伍者各不宜其水土北人歿於瘴癘南土

將有丁之家放免空軍伍進者生之宣德中軍樂漸  
軍乾役罷者率用略規脫而饒傳平民於籍逮老期  
被枉者衆於是天子置書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  
道清理御史銳意得軍以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尚知  
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曰置書徧清軍民實非軍奈何  
遂置書毒民乎御史怒侵辱之憤恨死然帝之人類  
以免于枉者十之七八蘇佐郡者力助御史雖得軍  
而枉民以千計嗟怨盈路彌年不解帝聞之召本兵  
論曰近民有訴矣解充伍者有司過也朝廷於軍民  
營休養體厚章可編策其勅有同家費薄枉民驟好  
於是知軍戶有重役三五歲者果入丁消耗得士處  
冷補給應期結其丁盡戶絕曉親族爲焉軍被知  
張者有月從賞牌勸解之正統初復置勸募廣補建  
兵部領清王蓋用至孝王學益盡請停衛所軍樂  
之令製軍年令廢故軍士用整自得應廣補  
即給爲軍錄部者廷部謀部司者類送都轉勾進  
都送都府都其後每年將新進故軍士填年類進總  
計以類統所各一冊百戶游原親學教其滿外上

之部一存衛一類選各司府州縣有司不必歲造逃  
故冊登答及未奉單勾者吳勾俱禁上焉而弗照部  
發單單逐一清查內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而赦免  
及無勾者卽與開豁各清軍伍以完銷單明白無  
弊及不枉民爲賢否不至于糾軍而各衛所撫軍糧  
造冊不實之費省矣又總冊一立百年不改勾單之  
發無事煩復而衛所記寫妄勾之弊革矣武庫得案  
藉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糾軍衛該勾者有丁在所必  
勾無丁在所必空而前司虛文應放及刻薄取功之

卷二十六

明代兵制

卷二十六

七

實紀矣愛御史張慎奉命江浙福建清軍觀文藝守  
歲滿之日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銀吏有細需懷  
戚者要承挾估者長指下吏都督者衆人所苦極無  
爲有積經以費利卽庸淺者長然議承風旨傳歌樂  
似以求賞其解茶妻家破身殘而新軍伍在者與  
面逃也蓋萬姓受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利國典民  
交病奈何弗爲一厘正之乎廟堂成規非可徒議但  
戶絕族無逾清查者五則列聖既久宥之矣而奸胥  
蟠紲神出鬼沒里運歲輸一不滿所歛輒誣而制之

是利不在官不在民而獨在於貪黷之胥胥也宜廣  
奏罷換無軍以宜上德又爲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  
史與改無名籍軍戶絕若例免勾者稍展實上兵部  
請罷勾移各衛所板勾者以違制罪久之帝爲下停  
差內軍御史之令寬管解逃軍與軍赴衛違限之科  
蓋思總茶深厚矣其民兵之制明初胡漢在籍軍官  
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族殘殺皆民出也而  
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今有田者米十石出  
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

卷二十六

明代兵制

卷二十六

七

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行若第  
年使所在強兵而財阜正統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  
壯就所在官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後歲募千  
天順初令邊民有強壯願報効者募爲兵兵收贖近  
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夫與日頗卷夏  
務農征支免其本戶糧五石差二丁以餘給之成化  
二年延緩守臣虛辭等官營堡兵水而襄安慶陽邊  
民多執勇副閩若選作士兵練習謂用必能奮力各  
盡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請勅御史點閱其法取

民丁壯者編成什伍。爲主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各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贍其力。役。五百以下者三丁。三百以下者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此陝西土兵之始也。弘治二年。令州縣選民壯。凡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者。州縣選。七八百里者。里僉二名。五百里者。里僉三名。三百里者。四名。百以上者。僉五名。春夏秋月操二冬。則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每兵二十五人。設總甲一人。小甲二人。而議者曰。此寓兵于農。庶幾成。

明代兵制 卷二十六

七十九

始年。則募。明。代。兵。制。卷。二。十六。周。禮。意。舉。行。思。者。無。從。導。引。冷。混。歸。類。華。夏。役。兩。並。無。實。用。地。蓋。真。朝。初。分。軍。籍。而。亦。民。力。最。養。兵。兵。卒。武。衛。民。天下。永。平。新。府。軍。日。壯。而。變。制。五。統。兼。令。府。州。縣。舉。民。壯。所。在。寧。寧。領。操。練。有。警。調。集。而。民。復。無。兵。舉。雖。時。結。大。度。又。制。州。縣。舉。里。數。以。食。兵。舉。而。兵。類。甲。以。備。正。德。中。始。可。報。編。練。兵。數。人。康。平。食。至。七。兩。南。清。沐。縣。至。累。子。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贍。果。而。爲。兵。其。幾。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脫。衛。軍。體。名。額。漸。幾。於。使。虛。文。力。不。能。有。裨。弊。每。幅。裏。盜。發。輒。請。調。客。兵。

以。行。難。而。所。調。兵。惟。狼。戾。多。暴。又。羈。旅。愁。曠。所。過。騷。動。致。奉。有。司。不。敢。詰。將。領。其。能。制。故。訪。有。盜。來。猶。可。單。來。殺。我。之。謠。而。靡。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冠。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後。王。文。成。守。仁。提。督。前。敵。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令。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臂。力。聰。智。曉。勇。者。大。概。十。餘。人。小。縣。八。九。人。爲。精。兵。每。歲。率。各。五。六。百。人。侵。邊。嚴。署。精。額。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爲。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令。在。所。屬。其。民。十。家。爲。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

明代兵制 卷二十六

八十

以。廣。軍。生。產。藝。業。及。往。來。寓。宿。姓。名。其。中。凡。各。縣。一。家。臨。門。接。牌。爲。稽。察。奸。盜。無。所。隱。已。又。今。在。所。各。推。衆。信。者。一。人。爲。保。長。於。要。地。創。樓。鼓。有。警。輒。擊。之。你。長。號。各。甲。并。力。掩。捕。而。嚴。官。吏。科。罰。騷。擾。之。防。食。是。無。督。官。守。爲。成。法。日。有。申。嚴。已。復。立。黨。正。黨。副。街。長。村。長。隣。長。等。自。相。維。轄。而。要。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共。進。胥。一。寧。之。於。民。蓋。自。嘉。靖。外。患。充斥。邊。兵。不。足。往。往。調。省。直。客。兵。以。成。邊。如。以。浙。兵。戍。蘭。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民。不。堪。擾。隆。慶。中。議。者。

是請罷客兵以資訓練主兵以濟實用臣竊惟  
初侵夷裔勦擒巨謀調練鄉兵戶科趙完壁止秘曰  
鄉兵之利有三而生糧有五嚴社其五害獨存其三  
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輸之勞士免征調之苦  
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袍鼓一鳴倉卒可集二  
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  
也然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且擊其弊者不能知  
也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民誰肯應之  
者勢不得不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

平類纂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十一

者財錢神而漏貧者以圖私而徵者不爲實舉其  
此錢以募兵人而日於一稅十矣此其擾也派有  
參總兵參校所當官不給予資力自備在鄉食給  
吏受辱而爲查驗之說民有改等者而資之者不  
有兵者又責之可等百方計數必資而後募此  
其擾也器械驕兵例應造冊以報上報上之費委  
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役索官而派之兵及  
時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削而重  
徵造矣此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按有司之官

隨意嬰疊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終  
驟查不到則有罰不申則有贖被民賣田宅鬻妻子  
而償此其擾四也標有期矣說言或至不查的實張  
皇四顧輒集城守處處皆立墾日靡工而民不獲息  
此其擾五也夫笑笑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爲哺  
今饒羈其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保  
百擾之費然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而  
走越則多漸池之兵也是可不爲之慮哉臣愚以爲  
欲練鄉兵必先五提欲去五提莫如寬厚之意矣

平類纂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十一

而察總之政簡官家大姓計口分夫單丁獨戶事實  
是也應周縣核官爲給子或應給之費近引募兵之  
例可也此冊足以記名籍移字之美惡移式之參否  
不必太拘官爲之亦可也定保期盡舉勿失有過  
復忘玩兒戲視之像日放之歸農不得放爲募制  
也中者有實不中者不實少示懲戒薄其餉科身  
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羈病而鄉兵之結可  
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如矣帝是之十八年兵  
部尚書則奏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送服者並





願發不即召募召募不如清勾諸勾不如韓民非用  
土兵之為便也兵食必賴錢貨

蕭光升保甲議曰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  
之屬邑邑具矣乃奸盜如故護察無效十甲聯  
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籍而稽姓  
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屬  
矣十甲為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盜九  
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  
律亦已脫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

明代兵制 卷二六 八十五

其悍不顧也守匪無虞歲八月甘肅有警動  
輒徵發民即百死功不盡報則同下獲罪其人  
獲牛衣肉則生歲時民豈敢以死博金哉族  
聚怨金屋而匿之貧漢治之愈急而獲高倉視  
其勢然也輪吏慢若無狗斯為吏畏者固不為  
法民吏抄無左驗報効而為之者不假名虛庫  
不復之文法故亦卒固成功而保甲之說猶矣  
愚嘗反覆維之豈其法之罪哉說者謂始于宋  
相王安石富時攻之如孫湯故焚而宋以第以

為鑄冰影脂未可必行而不如非始于上也  
公用之周矣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  
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  
救五黨為州使之相嗣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  
王管子凡之齊矣五家為族故五人為伍十族  
為里故五十人為里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十連為帥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  
為一軍祭祝同難死喪同恤人與人時家與家  
時此齊之保甲也而相以顯魯成公為齊難作

明代兵制 卷二六 八十六

立甲三句增乘無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  
韓汝勝之田斯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盧  
盧佐與忠儉魯奉後則鄭恃此以抗晉楚而存  
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非連  
坐告奸者賞同斬敵匿奸者罰同降離而幸  
之後日強此國伯之石書蘇康相隋五家為保  
保伍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副畿外置里正比  
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象日隆  
此混一之前筭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

論則擊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教。閱審什伍以相連挂。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然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行法病在必不。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籍丁壯漏名。則家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八十七

戶費最也。保甲設矣。而強宗。神手。貧于。荷。勞。遠。空。均也。保伍聯矣。而創。不。利。而。除。無。則。訓。練。空。精也。核。援。約。矣。而。鉅。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空。畫也。子弟兵矣。而。道。呼。擾。之。征。調。煩之。則。挫。他。宜。勤也。庶。幾。比。落。衆。自。急。徒。皆。得。千。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存。而。不。可。離。力。可。用。而。不。可。廢。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豫。者。事。息。動。衆。民。難。應。始。則。騷。擾。之。諺。空。禁也。賊。已。就。捕。分。員。保。結。則。

黨惡之餘宜絕也。匪奸不舉。罪止。簡。扶。則。連。坐。之。法。生。峭。也。寇。至。茶。毒。趙。蜀。泉。保。則。生。視。之。律。宜。汰。也。郡。邑。選。候。不。行。其。罰。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效。不。寬。于。贖。而。鉅。殺。之。夫。赴。之。若。鶩。用。之。若。狂。國。車。不。出。于。調。組。甲。不。越。于。索。則。子。牙。所。云。未。報。之。守。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無。以。收。苟。且。之。効。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倫。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道。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

續集

明代兵制卷二十六

八十八

源杜甲以內。臨。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踰。而。山。寇。之。陳。塞。竊。意。今。日。守。內。之。勢。命。是。無。以。爲。治。矣。雖然。什。伍。糾。察。勢。無。所。容。于。陸。不。得。不。嚴。于。舟。東。南。之。地。其。川。處。而。桀。獠。者。與。半。愚。以。爲。漢。清。丹。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郡。可。濱。衆。伏。險。于。順。衆。勤。于。靜。愚。以。爲。漢。清。哨。兵。之。難。當。防。之。川。焉。審。察。絕。糾。幾。見。湖。魚。而。化。海。蛟。道。不。若。鸞。鳳。思。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每。臂。六。博。爰。及。干。槓。子。未。勝。冠。弁。是。詩。書。萌。牙。

未○勇○達○屢○斧○柯○愚○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靖○之○  
社○焉○事○制○由○防○虞○盜○手○足○天○災○流○行○饒○饒○尊○璽○  
魚○樺○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  
管○鄉○之○保○焉○辟○之○保○甲○若○也○保○舟○哨○兵○鄉○約○社○  
學○義○倉○在○也○若○以○主○之○佐○以○使○之○若○是○而○風○俗○  
不○同○巧○拙○不○齊○性○情○不○親○聞○訟○不○弭○者○蓋○未○之○  
前○聞○也○